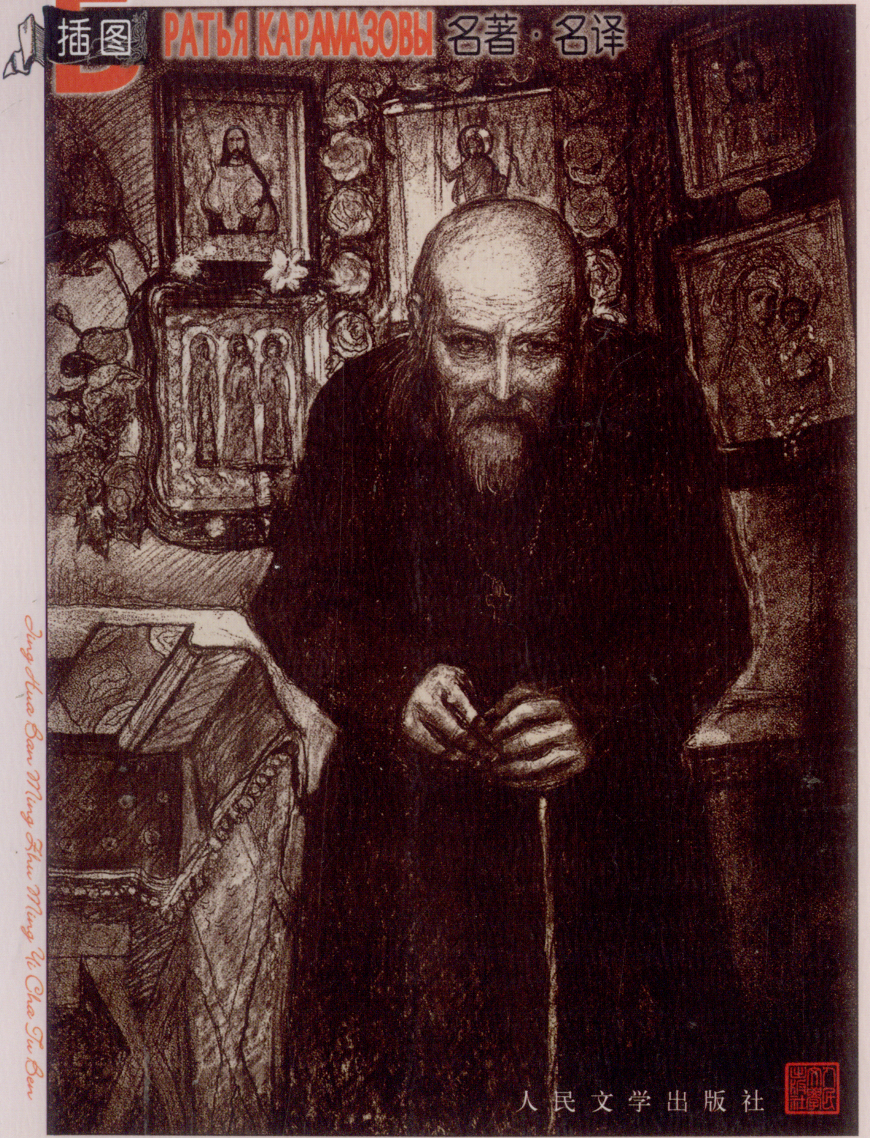
名著名译插图本·精华版

卡拉马佐夫兄弟（上）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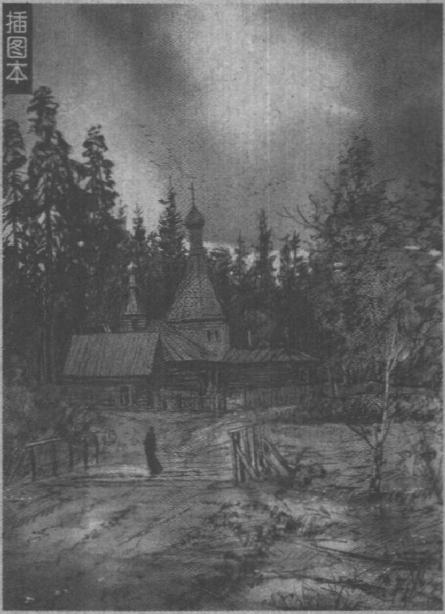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

插图本

名著名译插图本·精华版



名著名译插图本·精华版

卡拉马佐夫兄弟

（上）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耿济之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

据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МОСКВА, 1958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拉马佐夫兄弟/（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耿济之 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著名译插图本：精华版）
ISBN 978－7－02－007158－6

Ⅰ. 卡… Ⅱ. ①陀…②耿… Ⅲ.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Ⅳ.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9237 号

责任编辑：张福生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刘光然 杨益民　　责任印制：张文芳

卡拉马佐夫兄弟
Kalamazuofu Xiongdi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耿济之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 //www. rw－cn. 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73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28　插页 2
1981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978－7－02－007158－6
定价　44.00 元
（全两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 版 说 明

2003年以来，我社先后分四辑陆续推出“名著名译插图本”总计140种，这些图书一方面以其深厚隽永的内涵、优美流畅的译文和典雅精致的插图博得广大读者的厚爱；另一方面，也有读者认为其规模尚可精练。为此，本着优中选精的原则，我们从中精选出80种，组成这套“精华版名著名译插图本”，并增加了精短准确的著译者及作品简介文字，以软精装形式推出，以飨读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8年6月

前　言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俄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所写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一八七九至一八八〇年在刊物上连载,一八八一年单行本出版后不久作者就因病去世,当时和后来的俄国国内外评论界都有不少人把它看作是作者一生总结性的作品。

小说写了旧俄外省地主卡拉马佐夫一家父子、兄弟间因金钱和情欲引起的冲突和最后酿成的悲剧。也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许多作品中一样,作者借助于对人物心理鞭辟入里的分析刻画,深刻地揭示了当时俄国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尖锐矛盾。

十九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是俄国社会激烈动荡的时期。一八六一年沙皇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的"农民改革",名义上解放了农奴,实际上丝毫没有减轻农民的悲苦命运,而资本主义和伴随而来的一切弊病,却使广大城乡普通人民所受的压迫更为深重。与此同时,上层社会的腐朽和知识阶层的彷徨也更加明显。旧的生活基础和道德准则正在迅速瓦解,而新的生活及其前途对多数人来说还非常模糊。俄国向哪里去?——这是当时俄国知识、文化界许多忧国忧民之士所思考焦虑而得不到解答的苦恼问题。

也正是在这种心情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贫病交困的晚年,用全副心力酝酿和写成了这部《卡拉马佐夫兄弟》。他以先前亲自看见的一个年轻军官的杀父冤案为情节核心,塑造了老卡拉马佐夫和他的三个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志趣和思想倾向的儿子的典型形象:"一家之长"老卡拉马佐夫纵欲、贪婪;大儿子米卡粗野率直、狂暴任性;二儿子伊凡对社会抱着犬儒主义的怀疑嘲弄态度;最小的儿子——作者的理想人物阿辽沙却真诚地相信用爱可以战胜世上的一切邪恶。在作者寓言式地托名为"畜栏"的一个外省小城市里,这一家的父亲

和长子为争夺共同的情妇，再加上财产的争执，竟至于势不两立。而老头年轻时同一个被他欺凌的穷苦痴女养下的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因为受了伊凡“既然无所谓善恶，就什么事都可以做”的玩世哲学的感染，又为自己在长期卑屈处境下郁积起来的怨毒情绪所驱使，终于利用那一家父子兄弟间的不和，冷酷地谋杀了自己的生父。米卡涉嫌入狱，葬送一生；伊凡内咎自责，神经错乱；斯麦尔佳科夫也因精神崩溃而自杀。只剩下阿辽沙孤身一人弃家远游，继续用基督教的博爱去拯救这罪恶世界上千千万万“迷途”的灵魂。作者想通过这样一个家庭悲剧，就俄国当时所面对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的病根问题，提出他自己的治疗方案。离开社会根源，单纯从道德的角度去看生活中的罪恶现象，自然会得出远离实际的错误结论；把抽象的爱作为拯救社会的良方，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只会掩盖病因，贻误生机。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错误立场并不是偶然的。在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初期，以小说《穷人》(1846)赢得广大声誉时，他曾站在革命民主派的阵营，并因参加青年革命团体“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而遭到沙皇政府的流放(1850—1859)。但在此以后，他就逐渐离开原来的战友，在自己的创作和言论中愈来愈突出地宣扬抽象的“人类心灵的两重性”，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赞美驯顺、受苦和博爱的宗教精神，怀疑和否定六十至七十年代蓬勃兴起的俄国革命运动。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中这些反动的因素在他最后这部作品中都得到了明显的反映。难怪小说一问世，反动势力就立即表示欢迎，千方百计渲染和夸大它思想上的弱点，利用它作为反对进步思潮的武器，而进步评论界在肯定它的优点的同时，也尖锐地指出了它有害的一面。

然而尽管如此，这部作品在十九世纪俄国古典文学遗产中仍旧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价值。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的那个道德沦丧、人欲横流的外省小城(“畜栏”)中的地主家庭，它的迅速破落就仿佛是从农奴“解放”到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俄国旧秩序瓦解的缩影。法庭及其陪审官们不顾证据的含糊矛盾，可以任意武断地判处无辜的米卡几十年苦役，而凭着金钱的神通，又可以在押解途中受贿释放同一个“犯人”。这实际上是对沙皇政权下整个官僚机器的辛辣讽刺。从

四乡到修道院来找佐西马长老的那些丈夫酗酒肆虐、爱子夭折或被征当兵的妇女，米卡“梦”中所见的那些守在被焚的家园旁嗷嗷待哺的村民，和他们怀中所抱的面目黧黑的枯瘦的婴儿，这等于是对俄国封建残余和资本主义的有力控诉。所有这一切，都鲜明地表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憎恨，对人民痛苦的无限同情。尽管作家主观上竭力要把它们归因于人类本性中“永恒”的善与恶的斗争，并且连篇累牍地向读者进行他关于爱和宽恕的说教，但读者从他对事物的形象描写中，却总是会得出“决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的明确结论。更有意义的是，他笔下的人物常常正好与作家的主观意旨相反，以他们的实际言行驳倒了作家自己的说教。作为作者代言人之一的佐西马长老对于伊凡就上帝的存在问题所发表的怀疑论，提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反驳；而阿辽沙听了关于一个退休将军驱赶大群恶犬，将一名无辜的农奴小孩当着他母亲的面撕成碎片的事，却愤怒地断然说出了“枪毙！”这两个字。这些例子，再一次雄辩地证明，现实主义的力量毕竟会克服作家本人的主观偏见而获得巨大的胜利。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中最复杂而独特的一个，他这部小说又是最突出地显露了他的长处和短处的代表作，然而就是这部作品，也同样令人信服地证实了文艺创作中这条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

同时，也跟他在自己其他的作品中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小说中充分运用了他独特的心理分析方法。通过心理分析来刻画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外部世界，也是其他同时代俄国文学巨匠如托尔斯泰等的显著特点，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把它深入地推进了一步。这跟他总是将人物置于尖锐的戏剧性冲突中的手法结合起来，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常常造成了能使读者屏息凝神、心灵震动的巨大艺术效果。这些创作上的特色曾对后代西方文学起过很大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但无论如何很值得我们加以研究和批判地借鉴。

本书译者耿济之先生是我国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首先较有系统地介绍俄罗斯古典文学并卓有成效的前辈翻译家之一。这个译本曾在解放前出版过，因译者早已病故，现由秦

水、吴钧燮同志据俄文原著代为校订，重排问世。这不仅是对济之先生的最好纪念，同时也是贯彻党关于借鉴中外文学遗产的政策，有利于繁荣我国文学创作的一件可喜的事。

吴 钧 燮

一九八〇年四月

献给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
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

作 者 的 话

在开始描写我的主角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的时候，我感到有点惶惑。事情是这样的：虽然我把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称做我的主角，但是，连我自己也知道，他决不是一个大人物，因此预料不免会有人提出这类的问题——你的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使你选他当做主角？他做了什么事情？谁知道他？他在哪些人心目中、由于什么而出的名？我这读者为什么应该浪费时间去研究他的生平事迹？

最后一个问题顶要命了，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只能回答："也许你们自己可以从这部小说里看到的。"可如果大家读完这部小说，并没有看到，也不同意我的主角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有什么出奇的地方，那又怎样呢？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很悲痛地预见到了这一点。对于我来说，他是很出奇的，然而我很担心自己是不是能够向读者证明这一点。问题是：他也许是一个活动家，但他是个还捉摸不透的、并不明确的活动家。但话又说回来，在我们这样一种时代，要求人家明确，那也未免太奇怪。也许只有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他是一个奇特的人，甚至是个怪物。不过，奇特与古怪只会令人生厌，不会博得人们的青睐，尤其是当大家全都想把个别凑成一致，以便在普遍的混乱之中，竭力求得某种整个的涵义的时候。而怪物大多是个别和特殊的现象。不是么？

假使各位不同意这最后的论点，而回答说："不是"或者"不尽然"，那么，关于我的主角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的意义，我倒可以放下心来了。因为，不但怪物"不尽"个别和特殊，而且相反地有时恰恰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而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人，却好像遭到一阵狂风袭来似的，不知为什么被暂时从他身边吹散了。……

我本来可以不做这种极为平庸和含糊的解释，开门见山，直入正

题，反正只要你喜欢，就会凑合把它看完的；但是糟糕的是，我所写的传记虽然只是一个，而小说却是两部。第二部小说是主要的，写的是我的主角在我们时代，即我们目前的活动。第一部小说写的是在十三年以前发生的事，几乎还算不上小说，而只是写我的主角青春时代某一刹那。我不能略去这第一部小说，因为如果略去，第二部小说里的许多事情就会令人不可理解。不过，这样一来，我最初的困难处境就更为加重了。因为，既然我这个写传记的人本身都认为给这样一个微不足道而捉摸不透的主人公写一部小说也许还嫌浪费笔墨，那就更不必说再写两部了，而我又如何解释自己的不自量力呢？

既难于解决这些问题，我就决定听它去，不做任何的解决。显然，目光锐利的读者早已猜到我从一开始就怀着这个打算，只是恨我为什么尽说废话，耽误宝贵的时间。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很确切地回答：我所以浪费笔墨和耽误宝贵的时间，首先是由于礼貌，其次是出于狡狯，因为我可以说：反正我已经预先做过声明啦。不过，我甚至还庆幸我的小说"在整体的基本一致中"，自然而然地分成两个故事。读者看了第一个故事，可以自行确定，第二部有没有一读的价值？当然啦，谁也没有非读不可的义务，他也可以只读了第一篇故事的一两页，就把书一丢，再也不去打开它。不过须知也有一些客气点的读者会一定要读完它，以便准确无误地做出公正的评价，譬如，所有俄国的文艺批评家就都是这样的。正是在这一类人面前，不管怎样预先说说清楚，心情总会轻松一点：无论他们怎样认真和诚恳，我还是想使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在刚读这部小说的头一段时就把它抛开不读。序言至此打住。我完全同意说它是多余的，不过既然写了，那就留在卷首吧。

现在言归正传。

目　次

作者的话 …… 1

第　一　部

第一卷　一个家庭的历史

一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 …… 3
二　被扔在一边的长子 …… 6
三　续弦和续弦生的子女 …… 8
四　幼子阿辽沙 …… 14
五　长老们 …… 21

第二卷　不适当的聚会

一　来到修道院 …… 31
二　老丑角 …… 36
三　有信仰的村妇们 …… 44
四　信念不坚的太太 …… 51
五　将来一定会这样，一定会这样！ …… 59
六　这样的人活着有什么用！ …… 67
七　向上爬的宗教学校学生 …… 77
八　乱子 …… 87

第三卷　好色之徒

一　下房 …… 96
二　丽萨维塔·斯麦尔佳莎娅 …… 101
三　热心的忏悔（诗体）…… 105

四　热心的忏悔(故事)…………………………………… 114
五　热心的忏悔(“脚跟朝上”)……………………………… 122
六　斯麦尔佳科夫…………………………………………… 131
七　争论的问题……………………………………………… 136
八　喝着白兰地的时候……………………………………… 141
九　色鬼……………………………………………………… 150
十　两人在一起……………………………………………… 156
十一　又一个失去了的名誉………………………………… 167

第　二　部

第一卷　折　磨

一　费拉庞特神父…………………………………………… 179
二　在父亲家里……………………………………………… 189
三　和小学生们相遇………………………………………… 194
四　在霍赫拉柯娃家………………………………………… 199
五　客厅里的折磨…………………………………………… 205
六　农舍里的折磨…………………………………………… 218
七　在清新空气里…………………………………………… 226

第二卷　赞成和反对

一　婚约……………………………………………………… 237
二　斯麦尔佳科夫弹吉他…………………………………… 249
三　兄弟俩互相了解………………………………………… 256
四　叛逆……………………………………………………… 265
五　宗教大法官……………………………………………… 276
六　暂时还很不清楚的一章………………………………… 298
七　“跟聪明人谈谈也是有好处的”……………………… 308

第三卷　俄罗斯教士

一　佐西马长老和他的客人………………………………… 318

二　已故司祭佐西马长老的生平，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根据他的自述编写（传略）…… 322
三　佐西马长老的谈话和训言 …… 350

第　三　部

第一卷　阿　辽　沙

一　腐臭的气味 …… 367
二　那样的时刻 …… 378
三　一棵葱 …… 384
四　加利利的迦拿 …… 403

第二卷　米　卡

一　库兹马·萨姆索诺夫 …… 409
二　猎狗 …… 420
三　金矿 …… 427
四　在黑暗里 …… 439
五　突然的决定 …… 444
六　我也来了！ …… 461
七　无可争议的旧情人 …… 470
八　梦呓 …… 488

第三卷　预　审

一　彼尔霍金官运的开端 …… 503
二　报警 …… 509
三　灵魂的苦痛。第一次磨难 …… 516
四　第二次磨难 …… 525
五　第三次磨难 …… 532
六　检察官捉住了米卡 …… 543
七　米卡的重大秘密。别人对他发出嘘声 …… 551

八 证人的供词。婴孩 …………………………… 562
九 米卡被带走了 …………………………… 572

第 四 部

第一卷 男孩子们

一 柯里亚·克拉索特金 …………………………… 579
二 小孩子 …………………………… 583
三 小学生 …………………………… 589
四 茹奇卡 …………………………… 598
五 在伊留莎床边 …………………………… 605
六 早熟 …………………………… 622
七 伊留莎 …………………………… 629

第二卷 伊凡·费多罗维奇哥哥

一 在格鲁申卡家里 …………………………… 634
二 病足 …………………………… 643
三 小魔鬼 …………………………… 653
四 赞美诗和秘密 …………………………… 660
五 不是你！不是你！ …………………………… 675
六 跟斯麦尔佳科夫的第一次晤面 …………………………… 681
七 再访斯麦尔佳科夫 …………………………… 690
八 跟斯麦尔佳科夫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晤面 …………………………… 700
九 魔鬼。伊凡·费多罗维奇的梦魇 …………………………… 716
十 “这是他说的!” …………………………… 735

第三卷 错判的案子

一 致命的一天 …………………………… 741
二 危险的证人 …………………………… 747
三 医生鉴定和胡桃一磅 …………………………… 756
四 幸福对米卡微笑 …………………………… 761

五　突如其来的灾难……………………………… 772
六　检察官的演说。性格分析………………………… 781
七　历史的观察…………………………………… 790
八　对于斯麦尔佳科夫的研究……………………… 795
九　种种心理分析。飞驰的三套马车。
　　检察官演词的终结…………………………… 804
十　律师的演说。两头伤人的大棒………………… 816
十一　既没有钱。也没有抢劫的事………………… 820
十二　也没有谋杀………………………………… 826
十三　诲淫诲盗的论客…………………………… 833
十四　乡下人不为所动…………………………… 840

尾　声

一　营救米卡的计划………………………………… 848
二　谎话一时成为真实……………………………… 853
三　伊留莎的殡葬。石头旁边的演词………………… 861

第　一　部

第一卷　一个家庭的历史

一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

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我县地主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第三个儿子。老费多尔在整整十三年以前就莫名其妙地惨死了，那段公案曾使他名闻一时（我们县里至今还有人记得他哩）。关于那个案子，请容我以后再细讲。现在我所要叙述的，就是这位"地主"（我们县里这样称呼他，虽然他几乎有生以来从来也没有在自己的领地上住过），这是一个虽然古里古怪、但是时常可以遇见的人物，是一个既恶劣又荒唐，同时又头脑糊涂的人的典型。不过，他这类糊涂人却会非常高明地经营他自己的财产，而且大概也只有在这类事情上十分在行。譬如说吧，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起初差不多什么也没有，他是个最起码的小地主，常跑到别人家去吃闲饭，抢着做人家的食客，但在他死的时候，却积攒了十万卢布的现钱。不过尽管如此，他仍旧一辈子都可以说是我们全县中一个最头脑不清的狂人。我还要重复一句：他并不愚蠢；这类狂人大都是十分聪明和狡猾的。他只是浑噩，还是一种特别的、带有民族特色的浑噩。

他结过两次婚，有三个儿子，长子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第一位太太生的，其余两个，伊凡和阿列克赛，是第二位太太生的。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第一位太太出身于有财有势的贵族米乌索夫家，也是我们县里的地主。一个富有嫁资，既非常聪明美丽，又活泼愉快的小姐，怎么竟会嫁给这种像人们常叫的，不值钱的"废物"，我也不多说了，因为这种事在我们这一代里并不稀罕，过去时代也发生过。我还认识一个女孩子，也是属于过去的"浪漫派"一代的，她对于一位先生暗暗爱了好几年，本来可以用极安静的方式嫁给他的，结果却因为自己认为障碍无法克服，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里，从巉岩般的高岸上投

入很深很急的河里自杀了。她这样做也是由于一种怪念头，那就是为了模仿莎士比亚的奥菲莉亚①。假使她早就看中的那个心爱的岩石并不是多了不起的好景致，假使这一带是平淡无奇的平坦河岸，那么，她也许根本就不会自杀。这是千真万确的实事，我们应该想到，在我们俄罗斯的生活中，在最近几十年里，这一类的事情的确发生了不少。所以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米乌索娃的行为无疑地是受了别人的流风的影响，也是由于气愤所致。她也许想表示妇女的独立，反对社会的压迫，反对自己宗族和家庭的专制，而容易唤起的幻想又使她相信（哪怕只是在一瞬间），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尽管被人叫做食客，仍是日趋进步的时代里一个大胆和最好嘲弄的人，而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恶毒的丑角，别的什么也不是。更有意思的是这事居然落到了私奔的结果，而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却引为十分荣幸。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对于这类意外奇遇，即使从他的社会地位来说，当时也是求之不得的，因为他巴不得早日成家立业，为此甚至可以不择手段；攀一门好亲戚又能取得嫁资，是一件十分诱人的事情。至于说到双方的爱情，无论是新娘方面还是他这方面，大概是全都没有的，尽管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还很有几分姿色。所以这个事件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一生中，也许可以说是一件惟一的特殊事件，因为他一辈子最为好色，只要女人一招手，就会马上拜倒在任何一条石榴裙下，可是偏偏只有这个女人在色情方面却一点也不能使他感到兴趣。

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在出奔后立刻发觉她对于丈夫只有轻蔑，并无其他感情。所以婚姻的后果很快就暴露了出来。虽然家里居然很快地对这件事默认下来，给出奔的姑娘分出了一笔嫁资，但是夫妇之间开始了最无秩序的生活和没完没了的争吵。有人说，年轻的夫人当时所表现的尊贵和高尚，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万万比不上的。现在才知道，在她拿到钱以后，他把数达两万五千卢布之多的款子立刻一下子全部抓了过去，所以在她来说，这几万卢布从那时候起简直就等于扔到了水里。在她的嫁资中，还有一个小庄园，和一所相当好

---

① 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女主人公。

的、城里的房子，他长时间地千方百计想通过办成一种相当的手续，弄到自己的名下；只要凭着他无时无刻不使用的那种无耻的勒索和苦求的手段，来引起自己夫人对他的轻蔑和厌恶，好在她精神疲劳时为了摆脱他而答应下来了事，他原是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但是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娘家出来干涉了，终于万幸限制了强夺的行为。人们都清楚，他们夫妇之间时常发生恶斗，但是，据说动手殴打的不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却是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一个暴躁、敢作敢为而缺乏耐性、身强力壮而脸色微黑的太太。最后，她终于抛弃了家庭，离开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同一个穷得快要活不下去的宗教学校的教员私奔了，给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留下了三岁的米卡。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马上就在家里养了一大群女人，大肆酗酒放荡。间或清醒时，他就走遍全省，含着眼泪对一切人抱怨抛开他的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还说出一些做丈夫的羞于出口的闺房琐事。这主要是因为他对于在众人面前扮演一个可笑的受了辱的丈夫的角色，有声有色地描写关于自己所受耻辱的细节，似乎感到愉快，甚至引以为荣。有些好嘲笑人的人对他说："人家以为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加官进爵了，所以您不管怎样悲痛，还是十分得意。"许多人甚至补充说，他喜欢以丑角的新姿态出现，为了招笑，故意装出这副样子，似乎毫不在意自己的滑稽处境。谁知道呢，也许他那种样子确是出乎天真。他后来发现了私奔女人的踪迹。这不幸的女人同她的宗教学校教员到了彼得堡，在那里肆无忌惮地彻底"解放"起来。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立刻张罗着，预备动身到彼得堡去。为了什么？——自然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许他果真当时会去的，但是一做出这样的决定以后，他立刻认为自己有一种特别的权利来重新不顾一切地纵酒豪饮一番，据说这是为了在旅行以前，壮壮胆量。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夫人娘家接到了她在彼得堡去世的消息。她好像死得很突然，就在一间阁楼上，有些人传说是由于伤寒，另一些人传说是饿死的。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听见他夫人噩耗的时候正喝醉了酒，据说当时他跑到街上，快乐得双手朝天，开始呼喊："这可好了！"还有的说：他像一个小孩子似的痛哭了一场，而且听说哭得连对他十二分厌恶的人看了也要觉得可怜。实际上也许两种情形都有，一方面是为自己获得自

由而喜悦，另一方面则为对方痛哭，两者兼而有之。在大多数情况下，一般人，甚至坏蛋，也常常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天真烂漫得多。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样。

二 被扔在一边的长子

这种人能够成为怎样的导师和父亲，自然可以猜想得到。在他这种父亲身上，该发生的事自然也就发生了，那就是说他完全抛弃了和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所生的孩子，这倒不是因为恨他，也不是由于什么夫妻反目，而仅仅是因为完全忘掉了他。在他用眼泪和诉苦惹大家讨厌，同时把自己的住宅变为淫窟的时候，这三岁的男孩米卡由这家的忠仆格里戈里照管着，假使当时没有他来关心，也许都没有人来替这小孩换衬衣。偏巧，最初孩子姥姥家的亲属好像也忘记了他。他的外祖父，就是米乌索夫先生，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的父亲，当时已经不在人世；他的守寡的夫人，米卡的外祖母，搬到莫斯科去了，病得很厉害，姊妹们又都出阁，所以差不多整整有一年工夫，米卡只好呆在仆人格里戈里那里，住在仆人住的木屋里面。其实就算爸爸想起他来（真的，他是不能不知道有他这个人的），也会再把他送进木屋里去的，因为小孩终究会妨碍他胡作非为。但是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死者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的堂兄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从巴黎回来了。他后来曾一连在国外流寓多年，在当时还很年轻，但却是米乌索夫家的一个突出人物，很文明，有都市气，外国派，而且终身有欧洲习惯，晚年时成为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自由派。他在自己长期的经历中，经常和那个时代国内外许多思想最自由的人来往，亲身见过蒲鲁东和巴枯宁，到他漂泊一生的晚年，特别爱回忆和讲述一八四八年巴黎二月革命三天里的情形，还暗示说他自己也几乎参加了巷战。这是他想起来就特别愉快的年轻时代的一个回忆。他有自己的产业，照以前的算法，大约有一千个农奴。他的肥美的领地就在我们的小城外面，和我们的修道院的田地毗连。彼

得·阿历山德罗维奇还很年轻，刚刚取得遗产的时候，就一下子和修道院打起了永远没法完结的官司，争夺什么在河里捕鱼或者在森林中砍柴之类的权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但是和“教权主义者”打官司，他甚至认为是作为一个国民的文明义务。在他听了关于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的全部情况（当然这是他记得，甚至有一个时候很注意的），又打听出还有米卡留下来以后，虽然他对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新添了极大的愤怒和蔑视，还是立刻过问了这件事。他当时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初次见面。他对他率直地说，愿意把这孩子领去由自己教养。以后有好久，他把当时情况当作新鲜事向人讲述，说他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提起米卡的时候，对方曾一度装作完全不明白讲的是什么孩子的样子，而且好像有点奇怪，在他家里居然还有一个小儿子。即使说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的叙述有点夸大，那也总该有一些是实情。实际上，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生平就爱做戏，他会无缘无故在你面前扮演一个意外的角色，特别是这种做法有时并没有任何必要，甚至对自己也不利，譬如目前那件事就是这样。不过这类特性确是大多数人，甚至是十分聪明的人所共有的，不仅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如此。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热心地进行着这件事情，甚至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一起充当小孩的监护人，因为母亲身后总还遗留下小小的财产、房屋和领地需要处理。米卡确曾到这位舅舅家去住过，但是后者没有自己的家庭，又因为他刚刚把事办妥，自己庄园的银钱收益有了保障，就立刻又忙着到巴黎去久居，所以就把孩子委托给了他的堂婶，一位莫斯科的太太。恰巧他在巴黎住得很久，竟忘记了这个孩子，尤其是在二月革命来临的时候，——那次的革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一辈子也不能忘记。后来莫斯科的太太死了，米卡转到她的已出阁的一个女儿手里。大概他以后还曾第四次换地方。对于这，我现在先不谈它，况且关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这位长子还有许多话要讲，现在只能先说一点他身上最必要的情况，不说这类情况，我这部小说就没法开头。

第一，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三个儿子当中，惟有这位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一个从小就可以相信他总还多少会有点财产，一到成年，就可独立。他的幼年和青年漫无秩序地过去了；中学没有读完就进

了军事学校，以后到高加索服军职，因决斗降了级，服满军职后，时常酗酒，糟蹋了不少银钱。在成年以后才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那里拿到一些钱，在这以前却欠了许多债。第一次和他父亲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认识和见面，是在成年后特地到我们这里来和他父亲清算财产的时候。大概他当时对父亲并不喜欢；他住在他家不久，拿到了一点点款子，并且和父亲约好以后领取庄园收入的办法，很快就走了。至于这庄园究竟有多少收入，值多少钱，他这次却始终也没能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那里得到确实的回答——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当时一下子就注意到——这也是应该记住的，米卡对于自己的财产抱着虚夸的、不正确的观念。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很满意这一点，因为他另有打算。他只觉得这年轻人轻浮，暴躁，无耐性，有欲望，爱喝酒玩乐，只要能抓到一点什么，马上会安静下去，当然安静的时间不会长久。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开始利用这一点，用一些小赠与，偶尔寄去一点款子应付他。后来终于发生了一件事情：过了四年之后，米卡失去了耐性，第二次又到我们小城里来，准备和他父亲算清一切，但是使他万分惊讶的是，他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什么也没有了，甚至都很难算清，他早已向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取尽了他的财产的全部价值，支完了钱款，也许反倒欠着他父亲一些。又根据某年某月他自愿签订的那几件契约，他已经没有再要求任何钱款的权利了。年轻人很惊讶，疑心内中有诡计和欺骗的情形，几乎发起火来，好像失去了理智。就是这件事引起了一个大惨剧，对于这惨剧的描写将成为我这第一部序幕性质的小说的主要内容，或者说是这部小说的轮廓。但是在转到正文以前，必须再讲讲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另外两个儿子，米卡的兄弟，并且说明他们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三　续弦和续弦生的子女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把四岁的米卡脱出手去以后，很快就续了弦。这一段婚姻生活过了八年。他这第二位太太索菲亚·伊凡诺芙

娜也很年轻，是从别省里娶来的，他为了一桩包工的小事情，和一个犹太人结伴到那边去了一趟。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虽然荒淫，酗酒，闹事，却从不耽误各项投资，事情总是办得挺顺利，虽然差不多永远带点儿卑鄙。索菲亚·伊凡诺芙娜是"孤女"出身，从小就失去了双亲，是一个愚蠢的教堂执事的女儿，生长在恩人养母，同时也是折磨者，有名望的老将军夫人，伏洛霍夫将军的寡妻的富有的家庭中。详情我不知道，只听说这温良娴淑，天真无邪的养女有一次曾在阁楼的钉子上系绳上吊，被人家救了下来，可见她是怎样地难于忍受这位老妇人的任性和没完没了的责备了。其实老妇人并不见得多么凶恶，只是因为闲着没事干，才成了一个使人受不了的女阎王。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前去求婚，人家打听清楚他的来历，就把他赶走了。于是他又照第一次结婚的办法，向孤女提议私奔。假使她当时对于他的行为知道得详细些，她一定无论如何也不肯嫁给他的。然而因为是隔了一省，再说一个十六岁的闺女又能明白多少事情？况且她呆在女恩人的家里，本来就不如投河死了的好。于是这可怜的女人就把女恩人换了男恩人。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这一次一个钱也没有弄到手，因为老将军夫人非常生气，不但没有给予任何东西，而且把他们俩臭骂了一顿；不过这次他本来也不指望捞到什么，这清白的女孩的非凡美貌就使他相当满意了，主要是她的天真无邪的态度使他这个以前只知罪恶地玩赏粗俗的女性美的好色之徒为之惊愕不置。"这双天真无邪的眼睛当时在我心灵上像剃刀似的划了一刀。"——他以后说，无耻地、怪模怪样地嘻笑着。但是对于荒唐的人，连这也只是色情的冲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既没有得到一点好处，就和他的夫人不讲客气了，凭着她在他面前似乎是有"短处"，又几乎是他把她"从吊绳上救下来"的，此外又利用她那种少见的温顺和口拙的性格，居然连最寻常的夫妇礼貌也完全不顾。一些坏女人就当着夫人的面，聚到家里来狂饮乱闹，胡作非为。我要当作一种特性报告的是，那个阴沉、愚蠢、固执、好讲理的仆人格里戈里，他和以前的太太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是死对头，这回却站在新女主人的一边维护她，用仆人不应有的方式，去为她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相骂，有一次他甚至竟搅散了狂饮乱闹的场面，把所有聚拢来胡闹的女人赶走了。这个不

幸的，从小吓怕了的年轻女人犯起了类似神经病的女人病，这种病在普通乡下女人身上常见，得这种病的人被称做害疯癫病的女人。得了这个病，会发作凶险的，歇斯底里性的痉挛，有时甚至失去神志。然而她给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生下两个儿子，伊凡和阿历克赛，第一个生在结婚的第一年，第二个生在三年以后。她死时，小阿历克赛刚刚四岁，虽然很奇怪，但是我知道他以后一辈子都记得母亲，自然是恍如梦中一般。她死后两个小孩的遭遇正和第一个孩子米卡一模一样：他们完全被父亲抛弃、遗忘了，也落在了格里戈里的手里，而且也是住到他的木屋里去。专制老妇人，那个将军夫人，他们的母亲的女恩人和养母，就在木屋里找到了他们。她那时还活在世上，八年来始终没能忘记她所受的侮辱。在这八年中，她经常能得到关于"索菲亚"的生活的最精确的消息，听到她生了病，而且有许多丑事包围着她，老妇人曾经两三次对自己的女食客们高声说："她这是活该，这是因为她忘恩负义，上帝才这样罚她。"

索菲亚·伊凡诺芙娜死后整整三个月的时候，将军夫人忽然亲自驾临我们小城，一直来到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住宅，只在小城里一共留了半点钟，却做了许多事情。当时正是暮色苍茫的时候。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醉醺醺地迎接她。她有八年没有见到他了。据说，她一言不发，刚一见到他，就上去给他两下扎实、响亮的耳光，拉住他的头发使劲揪了三下，然后还是不吭一声，一直冲到木屋里去看两个小孩。一眼看到他们脸也不洗，穿着脏衣服，她立刻又给了格里戈里一记耳光，对他宣布，这两个小孩由她带走，随后就领他们出来，让他们还穿着原有的服装，外面用羊毛花毯裹住，坐上马车，回自己的城市去了。格里戈里挨了这一下打，像一个驯服的奴隶似的，没敢说一句粗话，还送老妇人到车旁，朝她弯腰鞠躬，恭敬地说，她"照顾孤儿将得到上帝的酬报"。"你真是一个饭桶！"将军夫人临走对他吆喝了这么一句。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把这事情全盘考虑一遍以后，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所以对正式同意孩子们归将军夫人教养的问题，以后也从未加以反对。至于说到所受的几记耳光，他自己还走遍全城，到处去说呢。

恰巧将军夫人不久就死了，在遗嘱里指定给两个孩子每人一千

卢布，“做他们的教育费。这笔款子必须用在他们身上，用钱多少以够用到他们成年时为度，因为对于这类孩子赠送这一点钱已是足足有余，假使有人愿意慷慨解囊，那就随他们便好了”，等等。我自己没有读到遗嘱，但是听说其中的确有诸如此类的古怪内容，而且辞句十分别致。老夫人的主要继承人是一个诚实的人，那个省里的首席贵族，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波列诺夫。他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通了几次信，当时就猜到从他那里是挤不出他的孩子们的教育费来的，——虽然他从不干脆拒绝，遇到这类事情时永远只是想法拖延，有时甚至说得很动人。于是波列诺夫亲自关心起这两个孤儿来，特别是爱上了最小的一个，阿历克赛，所以他把他收养在家里很长时间，几乎直至成人。这一点我要请读者最先加以注意，如果问这两个青年人所得的教育和学问应该终身感激谁，我要说，应该感激这个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最高贵而且讲究人道的人，这类人是很少见的。他把将军夫人遗下的两千卢布款子保存起来不动，到他们成年的时候加上利息，每人竟有两千了。教育他们则完全花自己的钱，而且数目远远超过每人一千。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还是不去多讲，只想指出一些最重要的事情。关于大的伊凡我所要报告的只是他长大时，成了一个阴沉而有心计的孩子，并不很懦怯，却似乎从十岁起，就透彻了解他们到底是住在别人家里，他们的父亲是那类连提起来都嫌丢人的人，等等。这个男孩从很早，几乎在婴孩时代（至少是这样传说），就显露了一种不寻常的，研究学问的才能。我不大知道底细，不知怎么，他几乎在十三岁上就离开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家，进入莫斯科的一个中学，到一个有经验的，当时极有名气的教育家，叶菲姆·彼得罗维奇幼时的好友家中去住宿。伊凡以后自己提到这一切时说，这都是由于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勇于行善”，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有天才的儿童应该跟天才的教育家学习。但是当青年人中学毕业，进入大学的时候，叶菲姆·彼得罗维奇和这位有天才的教育家全都去世了。因为叶菲姆·彼得罗维奇临死没有吩咐清楚，那位专制的将军夫人所遗给孩子们的钱，虽然已经利上加利每人增到了两千，竟由于我们这里完全不可避免的各种手续拖延，使他们迟迟领不到手，所以青年人在大学的最初两年内不能不吃了点苦，他被迫半工半读。值得

注意的是他当时根本没有同他父亲通过一封信，——也许由于矜持，由于看不起他，但也许是因为经过冷静明智的考虑以后，明白从父亲那里是得不到一点点正当接济的。无论怎样，这位青年人总算一点也没慌张，到底找到了工作，起初是每小时两角钱的教课，以后向各报馆投十行左右的小文章，讲些街头发生的事件，署名“目击者”。这些小文章听说总是写得十分有趣而隽永，很快地受到大家欢迎。单从这一点说，这位青年人在经验和知识方面就都远胜过了大多数永远受穷的、不幸的男女学生，那些人在都市里照例从早到晚踏破报馆和杂志社的门槛，永远重复着关于翻译法文或抄写稿件之类的老一套请求，此外就想不出任何较好的办法。伊凡·费多罗维奇和报馆编辑部认识以后，就没有同他们断过关系，到了大学的最后几年，开始发表评论各种专门书籍的十分有才气的文章，因此在文学界居然也逐渐知名了。不过直到最近，他才偶然在广大读者中突如其来地引起了特别的注意，以致有许多人当时就马上留心到他，还记住了他。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件。当时伊凡·费多罗维奇从大学毕业后，正在准备用自己的两千卢布出国游学，这时他忽然在某大报上刊出了一篇奇怪的文章，甚至不是专家也都大为注意，更主要的是，文章谈的是他显然并不熟悉的问题，因为他研究的是自然科学，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当时各处都在纷纷议论的关于宗教法庭的问题。他一面批评几种以前人家发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一面表示了自己的见解。特别是语气和结论不同凡响。当时有许多教会中人简直把他当做了自己人。但突然间不但平民派，甚至无神论者也同样表示赞许，鼓掌称快。终于有些聪明的人断定，全篇文章只不过是一个玩笑，一出粗鲁的闹剧罢了。我特别提起这件事，因为这篇文章当时也曾传到了我们市镇附近的著名修道院，那里的人对于大家议论的关于宗教法庭的问题是十分注意的。这篇文章到了那里，便引起了很大的惶惑。他们一看作者的名字，知道他就是我们城里的人，“就是那个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儿子。突然，就在这当儿，作者亲身到我们城里来了。

伊凡·费多罗维奇当时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我记得我在当时就曾带着一种近乎不安的心情这样思忖过。这次不幸的驾临，

引起了许多严重的后果，后来长时间、甚至几乎永远成了我弄不明白的一个问题。就一般推断，这位十分有学问，态度非常骄傲而又谨慎的青年，竟会忽然走进这样不堪的家庭，去找这样的父亲，真是件怪事。他的父亲一辈子也不理会他，不认识他，不想到他，而且即使儿子向他提出请求，也无论如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给他钱，却仍然一辈子提心吊胆，惟恐儿子们——伊凡和阿历克赛——会一旦突然跑来，向他要钱用。但是这个青年人竟搬进这样的父亲家里，和他一个月又一个月地同住在一起，而且生活得不用提多么安谧。最后这一点不但使我特别惊奇，而且许多别的人也为之诧异。我上面提起过的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前妻方面的远亲，当时恰巧从他已经长期定居的巴黎回来，光临故土，耽搁在小城附近的一所庄园里。我记得他就是诧异得最厉害的一个人。他和这青年人认识以后，对他十分注意，有时还不免以稍受刺痛的心情，和他唇枪舌剑，争论关于知识见闻方面的问题。"他是骄傲的，"那时候他对我们这样谈论他，"永远能挣到钱的，现在他就已经有钱到国外去了。那么他在这里干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他到父亲家来，并不是为了金钱，因为无论如何父亲是不会给他钱的。他并不喜好酒色，然而老人却离不开他，两个人处得挺投机！"这是实在情形。青年人甚至对于老人具有明显的影响；虽然老人十分任性，常常近乎存心取闹，但有时却几乎好像是还肯听他的话；甚至他的行为有时也开始显得规矩些了。……

以后才弄明白，伊凡·费多罗维奇来到这里，部分是由于长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的请求，是为他的事情来的。伊凡从出生以来，几乎也就是在这次到这个城里来的时候，才跟德米特里第一次认识和相见，但为了一件多半是跟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有重大关系的事情，还在他离开莫斯科到此地来以前，他们就已经开始书信往还了。至于那究竟是什么事情，读者以后自然会详细知道。话虽如此，就是在我已经知道了这个特殊情节的时候，我也还是觉得伊凡·费多罗维奇像一个谜，对于他的降临此地实在无法解释。

我还要补充一点：伊凡·费多罗维奇在父亲和长兄之间当时是以一个中间人和调解者的身份出现的，长兄当时已和父亲发生了很大

的争执,甚至提出了正式的诉讼。

再重复一下:这个小家庭的成员当时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团聚,有几个人甚至还是生平初次见面。只有幼子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住在我们那里已有一年光景,比两个哥哥来得早些。对于这个阿历克赛,我很难在把他引上小说正文以前先来一次像现在这样序幕性的叙述。但是也必须先介绍几句,至少是为了预先说明很奇怪的一点,那就是我在这部关于他的小说的第一幕里,就不得不把我未来的主人公穿上修士的长袍,介绍给读者。是的,他住在我们的修道院里已经一年了,而且好像准备在这里关一辈子。

四 幼子阿辽沙

他还只有二十岁,——他的哥哥伊凡当时二十四岁,长兄德米特里二十八岁了。最先要说明的是这个青年阿辽沙并不是宗教的狂信者,至少据我看来,甚至也决不是个神秘主义的信徒。我先把我的意见说完全吧:他只是一个早熟的博爱者,所以撞到修道院的路上来,只是因为那时候惟有这条路打动了他的心,向他提供了一个使他的心灵能从世俗仇恨的黑暗里超升到爱的光明中去的最高理想。这条路所以打动了他,只是因为他在这里遇见了一位据他看来非同等闲的人物——我们的著名的修道院长老佐西马。他在自己那如饥似渴的心灵里对长老产生了一种初恋般的热爱。其实,要说他在当时就已经十分奇特,甚至从摇篮时代起就不同于常人,我也并不反对。再说,我已经提过,他在母亲死时还只四岁,但以后却一辈子记住了她,她的脸庞,她的和蔼的样子,“就像她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一般”。大家知道,这样的记忆即使再小些,即使在两岁的时候也有可能记住的,只不过在以后一生中重现时,往往只好像黑暗中的光斑,又好像一张大画上撕下来的一角那样,除去这一角以外的全幅画面都隐没了,消失了。他的情形也正是这样:他还记得夏天的一个寂静的晚上,从打开的窗户射进了落日的斜晖——斜晖记得最真切。屋里一

角有个神像，前面点燃着神灯，母亲跪在神像面前，歇斯底里地痛哭着，有时还叫唤和呼喊，两手抓住他，紧紧地抱住，勒得他感到疼痛；她为他祷告圣母，两手捧着他，伸到神像跟前，好像求圣母的庇护。……突然，奶娘跑了进来，惊慌地把他从她手里抢走。真像一个画面！阿辽沙马上就能想起母亲的脸来：他说据他的记忆，那张脸是疯狂却又很美丽的。但是他不大爱把这个回忆讲给什么人听。他在童年和少年时不好动，甚至不大说话，这倒不是由于不信任人，不是由于怕生，或者性情阴郁，不善于跟人交往；恰恰相反，是由于一种别的情形，好像是由于一种个人的、内心的思虑，和别人不相干而对他很重要，以致为此似乎忘掉了别人。然而他对人是友爱相处的：他好像终身完全信赖别人，却从来没有人把他当做头脑简单或幼稚的人。他身上有点什么表明着、暗示着——以后一辈子都是这样——他不愿意做人们的裁判官，不愿意责备，也决不去责备人家。他甚至好像对一切都容忍，毫不怨人，虽然时常感到很痛心。不但如此，在这方面他甚至到了什么人也不能使他惊奇、恐惧的地步，这情形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有了。童贞、纯洁的他二十岁上到了父亲家里，一直走进龌龊的淫窟，到了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惟有默默地退出去，没有一点点轻蔑或责备任何人的神色。父亲做过人家的食客，因此，对于受气十分敏感，十分小心眼。他起初不信任这个孩子，并且阴沉地接待他（说他"总是沉默着，在自己心里打主意"），但最多过了两个星期光景，就竟然开始时常拥抱他，吻他了，尽管是带着醉汉的眼泪，出于酒后的多愁善感，但不用说，像这样的一位父亲，显然还从来没有用这样真挚、深沉的爱去爱过任何人。……

大家全都喜爱这个青年人，无论他出现在什么地方，甚至从他的儿童时代起就是这样。他到了恩人和继父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波列诺夫家里以后，这家里所有的人都十分爱他，把他看作是自己家的孩子。他到这家去的时候还是个婴孩，人们决不能在婴孩身上发现什么狡黠的算计，机诈，或谄媚、讨好的艺术，招人喜爱的手腕。所以这种引起人家对他特别喜爱的因素，是蕴藏在他自己身上的，所谓出自天性，并无虚假，或者做作。他在学校里也是这样，尽管看起来他仿佛正是那一类引起同学不信任、有时被嘲笑、或许招嫉恨的孩子。例

如，他常常闷闷不乐，好像离群索居似的。他从儿童时代就爱躲在角落里读书，然而同学们却十分爱他，他在整个在校期间简直可以被称为大众的宠儿。他不大淘气，甚至不大快乐，但是大家看他一眼，立刻发现这并不是因为他心里阴沉，相反地，他的心情是平静，明朗的。在和他年龄相仿的人中间，他从来不爱显出优越的样子。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从来不怕什么人，而男孩子们也立即明白，他并不因他的无畏自豪，他的神气好像不知道自己勇敢无畏似的。他受了气，从不记仇。有时在受气刚一个钟头以后就答理冒犯自己的人，或是带着信任和谅解的神情，主动同对方先说话，好像他们之间并未发生任何事情，同时还不显得这是偶然忘记了，或故意饶恕别人的冒犯，而干脆只是不把它当作冒犯，这就使孩子们既欢喜又心折。他只有一个特点，使他在中学里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一直引得同学们时常想要取笑他，但并不是恶意的嘲笑，而只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开心。他这特点是一种特别的、极端的害羞和贞洁。他不能听谈论女人的某种言语，某种说法。可惜，这“某种”言语和说法在学校内是无法断绝的。那些心地纯洁的男孩子，还几乎是小孩，就已经时常爱在教室里互相嘀咕，甚至高声谈论某些连大兵们都不常说起的事情、场面和景象。不仅如此，我们知识阶级和上等社会里的幼龄儿童们所早经熟知的这一类事情中，有许多还是大兵们所全然不知的。这也许还不是道德的败坏，也并非真正的、腐败的、发自内心的玩世不恭，而只是表面的东西，但正是这种表面的东西，却往往被他们当作甚至是优雅、机灵、勇敢的，值得模仿的行为。他们看见“小阿辽沙·卡拉马佐夫”在大家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赶快用手指塞住耳朵，有时就故意围在他身旁，强行把他的手扳开，冲着他的两只耳朵喊脏话，他挣脱着，蹲在地板上，躺下来，蜷着身子，老是不说一句话，也不骂一声，默默地忍受欺凌。但是后来人家就不再去缠他了，也不再用“小姑娘”的称呼逗他，而且还对他露出同情的目光。此外，他的功课在全班中也永远是优秀的，但却也从不名列第一。

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死后，阿辽沙又在省立中学读了两年书。寂寞无聊的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夫人在丈夫死后，立刻带着都是女性的全家到意大利去长期居住，阿辽沙就到了另两位太太的家里。这

两位太太他以前从未见过，是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远亲，他凭什么到她们家里去，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一个特点，甚至是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从不过问自己是靠谁的钱生活的。在这点上，他和他的哥哥伊凡·费多罗维奇完全相反，伊凡在大学里的最初两年吃够了苦，自食其力地生活着，并且从儿童时代就痛心地感到是在受人家的恩惠，吃别人的饭。但是阿历克赛性格上的这种奇怪特点，好像也不能过分严加责备，因为每一个人，只要稍稍熟悉了他，在一旦产生这类疑问时，就会立即相信，阿历克赛一定是那种近似疯僧一类的青年人，即使一旦有了万贯家财，只要人家一开口对他有所请求，或者为了拿去做善事，或者只是碰到甚至一个老滑头向他伸手索取，他也会毫不为难地交出去的。总而言之，他似乎完全不知道钱的价值，自然这话不是从字面的含义来说的。在人家给他一点零用钱的时候(他自己是从来没有请求过的)，他不是一连几星期不知怎样把它花掉，就是毫不珍惜，一下子就弄得一文不剩了。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是个对于钱财和资产阶级的信用十分看重的人，在注意地观察了阿历克赛以后，有一次对人说过这样一段妙语："也许这种人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可以不给他一个钱把他放在一个百万人口的都市的广场上，他也决不会丧命，不会冻饿而死，因为马上就会有人给他食物，把他安排好，即使安排不好，他自己也会很快给自己安排好的，并且这样做他并不需要做多大努力，受任何屈辱，照顾他的人也不感到什么困难，相反地，也许还会觉得这是件乐事。"

他在中学里没有毕业；还剩一年，他忽然对太太们说，他想到一件事，要到父亲那里去。太太们很怜惜他，舍不得放他走。车票不很贵，他要把表(这是恩人的家属出国以前送给他的)拿去当掉做路费，太太们不许他这样做，便给了他充裕的盘费，还有新的衣裳和内衣。但是他把钱还了她们一半，说他决定要坐三等车。到了我们的小城以后，父亲第一句问话就是："没有毕业，回来干什么？"他没有直接回答，据说当时不同往常，露出了沉思的样子。不久发现他在寻找母亲的坟墓。他当时甚至打算承认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但是他回来的原因不见得只限于此。大概，他当时连自己也不知道，更不能解释：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忽然心血来潮，把他引到一条陌生的、却已经不

可避免的新道路上去，无论如何也拦挡不住。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不能给他指出第二位夫人的葬身处，因为在棺材入土以后，他从未到她的坟上去过，加上年代久远，已完全记不清她当时葬在何处了。……

这里顺便谈谈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吧。他有过好长时间没有住在我们城里。第二位妻子死后，过了三四年，他到南俄去，最后到了敖德萨，在那里一连住了几年。据他自己说，他在那里起初认识了“许多犹太佬，女犹太佬，小犹太佬和犹太崽子”，可是后来却不但受到了犹太佬，而且也受到了“犹太人的接待”。可以想见，他正是在一生中的这个时期发展了赚钱捞钱的特别本领。他重返我们城里来久居，不过是在阿辽沙回来以前三年的事，他的老熟人发现他苍老得多了，虽然他年纪并不怎么老。他一举一动不但未显得比从前高尚，却反而更厚颜无耻。譬如说，除了像从前那样自演小丑以外，现在又无耻地一心想把别人也弄得像个小丑。不但仍跟从前一样爱和女人胡缠，甚至好像比以前更加恶劣了。不久他在县里开办了许多新酒店。显然他已经有十万家私，也许稍为少些。很快就有许多本市的、县里的居民来向他告借，自然是有可靠的抵押品的。最近一个时期，他似乎有点老态毕露了，似乎有点丧失了平衡和自觉，甚至流于轻狂浮躁，做事有始无终，行动随心所欲，越来越频繁地狂饮烂醉，如果没有那个仆人格里戈里——那时候也已十分老迈，有时像家庭教师那样服侍着他，——也许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生活不免会碰到各种特别的麻烦。阿辽沙的归来，似乎甚至在道德方面也对他发生了影响，在这早衰的老人久已枯萎的心灵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又重新苏醒了过来。“你知道不知道，”他时常注视着阿辽沙说，“你很像她，那个害疯癫病的女人！”他这样称呼自己去世的妻子，阿辽沙的母亲。“害疯癫病的女人”的坟墓终于由仆人格里戈里指给阿辽沙看了。他领他到我们城市的公墓上去，在远远的一个角落里，指给他看一块虽不贵重、却还体面的铁制墓石，上面刻着死者的姓名身份，年龄和死亡年份，底下还刻着四行诗，是古体的，中等人家墓上常用的诗句。令人惊叹的是这块墓石是格里戈里做下的。他自己把它立在可怜的“害疯癫病女人”的坟上，而且是自掏腰包做的，这是在他屡次不厌其烦地向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提起这坟上的事，而主人不但摇头不管，还

挥手赶跑一切回忆,径自动身到敖德萨去以后的事。阿辽沙在母亲坟上并没有显出任何特别的伤感;他只是倾听了格里戈里关于立这块墓石的既郑重又有条理的叙述,垂头站了一会儿,一言不发地走开了。从那以后,几乎整年没有再到坟上去过。但是他上坟的这件小事也对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发生了很奇妙的影响。他忽然掏出一千卢布捐给我们的修道院,以追荐亡妻的灵魂,但是他追荐的不是续弦,不是阿辽沙的母亲,不是"害疯癫病的女人",而是他的发妻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常打他的那个。那天晚上,他喝醉了酒,当着阿辽沙痛骂修士。他自己决不是虔信的人;也许他从来就没有在神像面前插过五分钱的蜡烛。这类人物身上常会奇怪地爆发出种种突如其来的情感和突如其来的思想。

我已经说过,他显得老态毕露了。当时他那副面貌清楚地标志出他所过的全部生活的特征和实质来。除了他那永远傲慢、多疑、嘲弄的小眼睛底下一长条肥肿的眼袋,和小胖脸上的许多深深的皱纹以外,在尖尖的下颏下面还挂着一个大喉核,厚肉皮,椭圆形,像一只钱袋似的给他添上一种难看的、色情的样子。再加上一张食肉兽形的长嘴,厚嘴唇,嘴里露出乌黑的、几乎蛀尽了的残牙。一说话唾沫四溅。他自己也喜欢嘲笑自己的脸,虽然他对它基本上是满意的。他特别指出自己的鼻子,又细又不很大,鼻梁很高;"真正罗马式的,"他说,"和喉核连在一起,地道是一副古罗马衰落时期贵族的面貌。"他似乎还很引为骄傲。

阿辽沙在找到了母亲的坟墓不久以后,忽然对他说,想进修道院去,修士们也肯收他做见习修士。他又解释这是他的迫切愿望,所以郑重地请求做父亲的许可。老人早就知道,当时正在修道院里修行的佐西马长老已经在他这位"安静的孩子"的心目中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这位长老自然是他们那里最诚实的修士。"在默默沉思地倾听了阿辽沙的话以后,他说,对于儿子的请求几乎完全不感到惊奇。"嗯,那么说,原来你是想到那里去,我的安静的孩子!"他已经喝得半醉,这时忽然露出了长时间的微笑,笑容中虽带着几分酒意,却仍不失机智和醉后的狡狯。"我早就感觉到你会落到这个结局,你知道不

知道？你一直就在指望着上那个地方去！那好吧，你自己名下大概还有两千卢布，这就是你的嫁妆费。我的天使，我是永远不会把你抛开不管的，只要那里开口要多少，我立时就可以替你付出去。要是他们不开口要，我们何必自己送上门呢，对不对？你花钱就像金丝雀似的，一星期吃两粒米。……嗯，你知道，有一种修道院在市外单有一个村镇，大家都知道那里住着的全是所谓'修道院的妻子'，我看，一共有三十多个，……我去过，你知道，那里很有意思，就是说，别有风味。所差的只是带着浓厚的俄罗斯味，完全没有法国女人，本来可以有的，资本并不少，只要开了头，就会来的。但是此地却什么也没有，有二百多名修士，却并没有修道院的妻子。很纯洁。吃素。这我承认。……嗯。那么你真的要到修士那里去么？阿辽沙，我真舍不得你，相信不相信，我真是爱你。……不过这也是个合适的机会：你可以替我们有罪的人祷告，我们坐在这里，作孽作得太多了。我时常想：将来谁会替我祷告呢？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你这可爱的孩子，我在这方面真是愚蠢的，你也许不相信吧？这真可怕。你看没看见：我无论怎样愚蠢，对这类问题，总还是思索的，自然是偶然一想，不是永远想。我心想，我死的时候，鬼一定会用钩子来把我拉走的。可我又想：钩子么？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什么做成的？铁的么？在哪里打的？他们那里还有工厂么？修道院里的修士一定以为地狱里，譬如说，也有天花板。我准备相信有地狱，可是最好没有天花板。这样显得雅致些，文明些，那就是说：照马丁·路德的派头。实际上有没有天花板不都是一样的么？可你要知道，这一点正是讨厌的问题的关键！假使没有天花板，就没有钩子，假使没有钩子，那就一切都滚它的蛋吧；这么说来，就又拿不准了：究竟谁用钩子拉我？因为假使没有人拉我，那么怎么办呢？世界上有没有真理呢？这些钩子 Il faudrait les inventer①，特意为了我，为我一个人，因为你要知道，阿辽沙，我是多么地无赖！……"

"在那里是没有钩子的。"阿辽沙看了父亲一眼，轻声而且严肃

---

① 法语：应该造（虚构）出来。据说法国十八世纪作家伏尔泰曾说过："即使没有上帝，也应该把他造出来。"

地说。

“是的，是的，只有一些钩子的影儿。我知道的，我知道的。有个法国人描写地狱说：‘J'ai vu l'ombre d'un cocher, qui avec l'ombre d'une brosse frottait l'ombre d'une carrosse①.’你，亲爱的，怎么会知道没有钩子？你到修士那里住上几天，就不会这样说了。好了，你去吧，等你找到了真理，再来告诉我，因为如果能确实知道阴间是怎么回事，那也就可以更安心点到那个世界里去了。再说你在修士那里也比在我这里适合些，我这里只有一个老醉鬼和一些女孩子，……虽然对你这样的安琪儿来说，什么都触动不了你。也许在那里也什么都触动不了你，我所以答应你，就是因为抱着这样一个希望。你的智慧并没被鬼吃掉。你一阵热火劲过去以后，毛病治好了，就会回来的。我要等着你：我觉得你是世上惟一的不责备我的人，你是我的亲爱的孩子，我感觉到这一点，我不能不感觉到这一点！……”

他甚至痛哭流涕了。他心情感伤。既恼恨，又感伤。

五 长老们

也许读者里有人会猜想，我的这位青年人具有病态的，狂热的，畸形发展的天性，是一个面容惨白的幻想家，痨病鬼或是酒鬼一样的人，然而实际完全相反，阿辽沙这个十九岁的青年，当时却是身材匀称，脸色红润，目光清澈，全身健康的。在那时候，他甚至很漂亮，体态端庄，中等个子，深褐色头发，端正而略长的椭圆脸，两只离得很开的、发亮的暗灰色眼睛。人很深沉，显然也很宁静。也许有人说，尽管脸颊红润，也同样可能是狂信和神秘主义的；但是我却觉得阿辽沙甚至比什么人都现实。自然，他在修道院里笃信奇迹，但是据我看来，奇迹是永远不会使现实派感到不安的。倒不是说奇迹会使现实派接受信仰。真正的现实派，如果他没有信仰，一定会在自己身上找

① 法语：我看见车夫的影，他用刷子的影擦净马车的影。

到不信奇迹的力量，即使奇迹摆在他面前，成为不可推翻的事实，他也宁愿不信自己的感觉，而不去承认事实。即使承认，也只是把它当作一件自然的事实，只是在这以前他不知道罢了。在现实派身上，信仰不是从奇迹里产生，而是奇迹从信仰里产生的。如果现实派一有了信仰，则正由于自己的现实主义，他势必也同时会承认奇迹。使徒多马说，他只要不是亲眼得见的就不能相信，但是看到了以后便说："我的神，我的上帝"，是不是奇迹使他有了信仰呢？大概不是的，他所以相信，只是因为自己愿意相信，也许还在他说"未看到以前不能相信"的时候，在他的内心深处就已经完全相信了哩。

有人也许要说，阿辽沙性情迟钝，知识不广，中学没有毕业等等。他中学没毕业，那是不假，但是说他迟钝，或者愚蠢，就未免太不公了。我再说一遍上面已经说过的话：他走到这条路上来，只是因为当时只有这条路打动了他的心，代表他的心灵从黑暗超升到光明的出路的全部理想。此外，他已经多少有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人的气质，这就是说：本性诚实，渴望真理，寻求它，又信仰它，一旦信仰了以后就全心全意献身于它，要求迅速建立功绩，抱着为此甘愿牺牲一切甚至性命的坚定不移的决心。然而，不幸这些青年人往往不明白在许多这类事情上牺牲性命也许是一切牺牲中最容易的一种；譬如说，从青春洋溢的生命之中，牺牲五六年光阴去从事艰难困苦的学习、钻研科学，哪怕只是为了增强自身的力量，以便服务于自己所爱的真理，和甘愿完成的苦行，——这样的牺牲就有许多人完全办不到。阿辽沙虽选择了和大家完全相反的道路，但仍带着同样的渴求迅速立功的心情。他刚刚经过严肃的思索后，突然对灵魂不死和上帝的存在产生了确信，就立刻毫无做作地对自己说："我愿为探寻灵魂不死而生活，决不半心半意。"同样地，如果他一经决定灵魂和上帝是没有的，那他也会立刻成为无神论者和社会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不单单是工人问题，或所谓第四种阶级的问题，主要还是个无神论问题，无神论在现代的具体化的问题，建筑巴比伦高塔的问题，——建筑这个高塔正是不靠上帝，不为了从地上上升到天堂，而是为了把天堂搬到地面）。阿辽沙甚至觉得再照以前那样生活是奇怪而不可能的。圣经上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舍掉你所有的……跟从我。"阿辽

沙对自己说:“我不能只舍弃两个卢布,以代替‘所有的’,也不能止于做做晚祷,以代替‘跟从我’。”在他的幼年时代的回忆里,也许还保存着关于我们的市郊修道院的一点影子——当时他母亲也许曾领他到那里去做晚祷。也许神像前落日斜晖的情景发生了影响——当时他的害疯癫病的母亲曾把他高举到神像的跟前。他这次带着沉思的神情到我们这里来,也许就为了看一看:这里是否真舍弃“所有的”,或者也仅仅只舍弃“两个卢布”,于是在修道院里遇见了这位长老。……

这位长老,我前面已经交代过,就是佐西马长老。但是在这里必须说一下我们的修道院里的“长老”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惜我感觉自己在这方面不够内行,也不够自信。尽管如此,我还是试试用极少的几句话来作一个皮毛的叙述。第一,专门的,内行的人说长老和长老制度出现在俄国修道院里还不很久,还不到一百年,而在所有正教的东方,尤其是在西奈和阿索斯,却已存在了一千多年。有人说,在古时候,我们俄罗斯也有长老制度,或者说按理应该存在的,但是由于俄罗斯的灾难,由于鞑靼的侵略,叛乱,君士坦丁堡被征服后与东方关系的断绝,这个制度被我们遗忘了,长老也绝迹了。从上世纪末起,一个人们称为伟大的苦修者的巴伊西·魏里契科夫斯基,和他的门徒们,才重新又恢复了这个制度,但是直到现在,甚至过了差不多一百年,它还只不过在很少几个修道院里得到恢复,而且有时几乎还被当作俄罗斯国内前所未闻的新鲜事而遭到压制。在我们罗斯国内,在一个著名的修道院柯泽尔斯克·奥普廷修道院里,这个制度特别发达。在我们市郊的修道院里,什么时候、是谁建立这个制度的,我说不出,但是到最近的一个长老佐西马已经是第三代了,不过他衰弱多病,已经离死不远,而代替他的还不知道是谁。这在我们的修道院来说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修道院,直到那个时候为止,还没有什么特别著名的地方:里面既没有圣徒的骸骨,也没有显灵的神像,甚至没有同我们的历史有关的著名的传说,也数不出什么历史上的功绩和对于祖国的贡献。它的兴盛而且闻名全俄,完全是由于长老的缘故;香客们成群地从全俄罗斯各地,不远千里赶来看他们,听他们讲道。可是,长老是什么呢?长老就是把你的灵魂吞没在自己

灵魂里，把你的意志吞没在自己意志里的人。你选定了一位长老，就要放弃自己的意志，自行弃绝一切，完全听从他。对于这种修炼，对于这个可怕的生活的学校，人们是甘愿接受、立志献身的，他们希望在长久的修炼之后战胜自己，克制自己，以便通过一辈子的修持，终于达到完全的自由，那就是自我解悟，避免那活了一辈子还不能在自己身上找到真正自我的人的命运。这种长老制的创立，并不是基于理论，而是基于东方一千多年的实践。受业于长老，可跟我们俄国修道院里一向就有的普通“修持”不同。这里规定一切受业于长老的人要经常不断地向他忏悔，授业者和受业者之间保持着一种牢不可破的约束。举个例子吧，传说有一次，在基督教的远古时代，有一个见习修士没有遵照他的长老的指示完成某种修持而离开修道院出国，从叙利亚到埃及去了。在那里，经过长期重大的苦行以后，终于熬尽磨难，殉道而死。在教会把他尊作圣者，埋葬他的躯壳的时候，教堂执事正喊着：“尚待受洗的人，走出教堂！”忽然那口棺材连同躺在里面的殉道者的躯体离开原地，仿佛被人推出了教堂，抬回来又推出去一连三次。后来才知道这位殉道的圣者曾破坏了修持，离开了长老，因此不经长老给他解除，他是不能被赦免的，不管他有多大的功行也不行。等到原来的长老解除了他的修持以后，这才完成了他的葬礼。自然，这是古代的传说，但还有一种最近的故事：我们现在的一个修士在阿索斯修行，这地方他衷心喜爱，把它当作圣地，当作安静的隐身处，忽然他的长老命令他离开阿索斯，先到耶路撒冷朝拜圣地，再回到俄罗斯北方西伯利亚：“那才是你该去的地方，不是这里。”那个修士满心忧郁，垂头丧气地到君士坦丁堡去见总主教，央求他解除他的修持，总主教回答他说，不但他总主教不能解除他，就是在全世界也没有谁，并且不会有谁拥有可以解除他的修持的权力。这修持既由一个长老加在他的身上，就只有这个长老自己才有解除的权力。所以长老制在某些情况下具有无止境而又不可思议的权力。在许多修道院里，我国的长老制所以在最初几乎遭到压制，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在民间，长老们立刻受到了极大的尊敬。比方说，普通人和最高贵的人全都到我们修道院的长老那里，对他们膜拜，向他们忏悔自身的疑虑，自身的罪孽，自身的痛苦，央求他们给予忠告和训示。看到

这种情况，反对长老制的人们除了别种攻击外，叫嚷说，这样一来，等于独断而轻率地把忏悔的圣礼贬低了，其实修士或俗人对长老不断地忏悔自己的灵魂，本来就完全不是把它当作圣礼来看待的。然而尽管如此，长老制仍旧维持了下来，而且渐渐地在俄国的修道院里奠定了基础。固然也许不错，这种使人类精神上从受奴役转变到自由和心灵完美的、已经试用过一千年的利器，可能会变成一把也能伤害自身的双刃利剑，也许会把有的人不是引向驯顺和完全的克己，而是相反地引向魔鬼般的骄傲，那就是说，不是得到自由，却是得到了锁链。

佐西马长老六十五岁了，出身地主家庭，在很年轻的时候曾是个军人，在高加索当过尉官。毫无疑问，他有某种心灵的特色使阿辽沙深为惊佩。阿辽沙就住在长老的修道室里，——长老很爱他，让他和自己同住。应该注意的是阿辽沙当时住在修道院里，还没有受什么约束，整天都可以随便出去，穿修道服也是出于自愿，为的是在院内所有的人当中不显得特殊。自然，他自己也喜欢这样，也许经常显示在长老身上的那种力量和声誉强烈地影响到阿辽沙年轻的头脑。大家都说佐西马长老多年接待许多人到他那里来忏悔自己的心事，向他渴求忠告和治病的祝辞，——大量的剖白，痛悔，自承，进入他的心灵，使他终于获得了十分微妙的慧性，只要朝来见他的陌生人脸上看一眼，就会猜出：这人是为什么来的，需要什么，甚至猜得出是什么痛苦刺伤着他的良心。他在来见的人开口以前，先知道了人家的秘密，这使那人惊讶，惭愧，有时几乎使那人害怕。但是阿辽沙看到许多人，几乎是所有的人，第一次到长老那里去密谈，进去的时候怀着恐怖和不安，出来的时候差不多永远是明朗而快乐的，最阴郁的脸会变成幸福的脸。使阿辽沙特别惊讶的是长老并不严厉；待人接物差不多永远是笑吟吟的。修士们说他的心灵专门亲近罪孽较多的人，而凡是作孽最多的人，他也爱得最深。到了长老临去世的时候，修士们里面还有恨他和嫉妒他的人，但是显得少了，只能保持缄默，虽然在他们中也有几个修道院里很著名的重要人物，例如一个老修士，伟大的寡言者和不寻常的吃素人。然而到底有大多数人毫无疑问地拥护佐西马长老，其中很多人是全心全意、热烈而诚恳地爱他；有几个人

甚至近于狂信地依恋着他。这类人干脆地,但并不十分大声地说他是圣徒,说这是毫无疑义的事,并且由于看出他已接近死亡,因此期待着将会显示的奇迹,以便在最近的将来使修道院获得伟大的名声。对于长老奇迹的力量,阿辽沙是完全相信的,正和他完全相信关于棺材从教堂里飞出去的故事一样。他看见有许多人带来了有病的儿童和成年的亲属,恳求长老抚他们的头顶,为他们读祷词,后来很快地就回家了,有的人第二天就回来,含着眼泪在长老面前跪下,感谢他治愈了他们的病人。到底是真的治愈还是只是病情自然好转,在阿辽沙心目中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因为他已经完全相信师傅的精神力量,师傅的荣誉似乎成了他自身的胜利。特别使他激动心跳、喜气洋洋的,是每当长老出来接见等在修道院大门口的一群普通香客时的情景,——这是些从全俄罗斯各处赶来,特意要见一见长老,求他祝福的人。他们匍匐在他面前,哭泣,吻他的脚,吻他站着的土地,大声哭喊,女人们把自己的孩子捧到他的面前,把害抽风病的女人领来。长老同他们说话,读简短的祷告词,为他们祝福,把他们打发走了。近来他由于时时发病,有时显得十分衰弱,无力从修道室里走出来,于是香客们在修道院里等他出来一等就是几天。他们为什么这样爱他,他们为什么在他面前匍匐,只要见到他的脸,便感动得下泪?这对阿辽沙是不成问题的。噢!他也很明白,对于俄罗斯普通人的温顺的灵魂,对于被劳累和忧愁所折磨,特别是被永远的不公平和永远的罪孽(自身的和世上的)所折磨的人们,见到圣物或圣者,跪在他的面前膜拜,是一种无比强烈的需要和最巨大的安慰。他们觉得:"尽管我们有罪孽,不诚实,易受诱惑,但无论如何,世上某处总还有一位圣者和高人;他有真理,他知道真理;那么真理在地上就还没有灭绝,将来迟早会转到我们这里来,像预期的那样在整个大地上获胜。"阿辽沙知道,人民就是这样感觉,这样推想的,他明白这一点。至于说在人民眼中,长老是否就是那个保持上帝真理的圣者,他对这一点丝毫没有疑惑,正和那些哭泣的乡下人,把孩子捧向长老的病女人一样。长老圆寂将使修道院得到不平凡的盛誉的信念在阿辽沙心灵里起统治作用,也许甚至比修道院里的任何人都要强烈。总之,最近以来,一种深刻的、火焰般的内心的喜悦在他的心里燃烧得越来越

强烈。至于这位出现在他面前的长老毕竟不过是一个个别的人这一点，丝毫也没有使他感到不安："不管怎么说，他是圣徒，他的心里有使一切人更新的秘诀，有一种力量，足以最后奠定地上的真理，于是一切人都成为圣者，互相友爱，不分贫富，没有高低，大家全是上帝的儿子，真正的基督的天国降临了。"这就是阿辽沙心中的梦想。

两位兄长的归来似乎给阿辽沙留下了极强烈的印象，——他以前完全不认识他们。他和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哥哥比和另一位同母兄长伊凡·费多罗维奇熟悉得更快，相处得更投机，虽然德米特里还回来得较迟些。他极想亲近兄长伊凡，可是伊凡已经住了两个月，他们虽然朝夕相见，但却仍旧怎么也处不来。阿辽沙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似乎总在期待着什么，老有点腼腆；而兄长伊凡呢，尽管阿辽沙起初也曾发觉他用深长、好奇的眼光注视过自己，但不久就好像完全不加注意了。阿辽沙觉察到这种情况心里感到很困惑。他认为兄长的冷淡是由于他们年龄不同，特别是文化差得太多。但是，阿辽沙还有另外一个念头：伊凡对他的好奇和同情这样少，也许是出于一种阿辽沙完全不知道的原因。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伊凡在操心着什么，牵挂着某种内心的，重要的事情，努力追求某种目的，也许是很难达到的目的，所以才顾不到他，这就是他所以冷淡地对待阿辽沙的惟一的原因。阿辽沙也想到：有没有看不起他的成分呢？一个有学问的无神派很可能看不起一个愚蠢的小修士。他深知他的哥哥是无神派。如果真的有这种蔑视的话，他本来也不致生气的，但是他到底怀着一种自己也不明白的，惊惶的不安，期待着兄长愿意和他更为接近的时候到来。兄长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带着相当的敬意评论伊凡哥哥，谈到他时总带着一种特别的情感。阿辽沙从他那里得知最近使两位兄长关系密切起来的那件重要事情的细节。德米特里对于伊凡哥哥的盛赞在阿辽沙的眼中所以显得特别，是因为德米特里这个人和伊凡比起来，差不多可以说是个白丁，两人放在一起，在个性和秉赋方面，显然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也许再也不能想象比这两人更为互相不同的了。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这个不和谐的家庭的全体成员在长老的修道室内相晤，或者说，开了一次家庭会议的事情，这个会议给予阿

辽沙特别巨大的影响。这次聚会的借口，老实说是捏造出来的。就在那个时候，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由于和他父亲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闹遗产和财务上的纠纷，双方的不和谐显然已经达到了极点。关系尖锐化了，已经无法再忍耐。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首先好像开玩笑似的出了主意，就是大家全到佐西马长老的修道室里去谈。这样一来尽管没求长老出面直接调停，却到底可以比较得体地谈出点结果来，在这中间长老的职位和面子，也许会起点劝诱和促成和解的作用。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从来没到长老那里去过，甚至没有见过他，自然以为他们想用长老来吓唬他；但是因为他自己对于近来同父亲争论时所作的许多决裂的举动，暗地里正在深自谴责，所以也接受了这个建议。另外应该注意的是，他并没有像伊凡·费多罗维奇那样住在父亲家中，却另外住在城市的另一端。刚巧当时住在我们城里的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也特别中意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这种想法。一个四五十年代的自由派，自由思想者和无神派，也许由于烦闷，或者出于轻浮的逢场作戏，竟积极地要参预这件事。他忽然想看一看修道院和"圣徒"。因为他同修道院的长期争论还在继续，关于两方田地疆界，林中伐木，河里捕鱼的权利的诉讼还在拖延着，所以他赶紧利用这点，借口说他愿意亲自和院长谈判，看能不能设法和平了结这个争论。一个怀着这种好意的宾客，自然会比普通好奇的游人受到更殷勤有礼的接待。出于这样的考虑，修道院可能对近来由于害病差不多不出修道室一步，甚至拒绝接见普通访客的长老，施加了一些内部的影响。最后长老同意了，并且定好日子。"是谁让我替他们分产的？"他只是含着微笑这样对阿辽沙说了一句。

阿辽沙听说了会晤的事情，显得十分不安。据他了解，涉讼和争论的两造中郑重对待这次聚会的，无疑地只有兄长德米特里一个人；其余的人照阿辽沙看来，都是出于轻浮的，也许是为了羞辱长老的目的而来的。兄长伊凡和米乌索夫的来是为了最粗鲁的好奇心，至于他父亲，也许是为了来演一出丑角戏的场面。是的，阿辽沙虽然嘴里不说，却已充分而深刻地了解了自己的父亲。我重复一句：这个孩子并不像大家所认为的那样头脑简单。他怀着沉重的心情，等候约定的日子。无疑地，他自己在心里很想使这一切家庭纠纷从速了结。

然而他最关心的还是长老:他为他,为他的名誉发急,生怕有人侮辱他,尤其是米乌索夫巧妙的,有礼貌的嘲笑,和有学问的伊凡话语里高傲的弦外之音,这一切都是阿辽沙脑子里在转的东西。他甚至想冒昧地警告长老一声,对他说几句关于这些就要光临的人们的话,但是想了一下,就忍住了。他只在预定日子的前一天托一个朋友转达德米特里哥哥,说他十分敬重他,希望他履行预先答应的话。德米特里思索了一阵,因为他一点也想不起他答应过什么,不过还是回了一封信,说他将用全力自制,不对"卑劣的举动"发火,虽然他深深敬佩长老和伊凡弟弟,却认为内中必定设下了一种陷阱,或是不值一笑的滑稽戏。"但无论如何,我宁愿咬破自己的舌头,也决不对你万分尊敬的圣者有所冒犯。"——德米特里这样结束了那封短信。阿辽沙看过这封信,并没有得到很大的鼓舞。

第二卷　不适当的聚会

一　来到修道院

八月底的一天是个晴朗暖和的好日子。约定就在做完晚弥撒以后，大约十一点半的时候，和长老会晤。然而，我们的客人并没有来参加弥撒，而是刚好在散场的时候来到的。他们乘了两辆马车；第一辆车十分漂亮，套着一对名贵的马，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坐在里面，还带着一个很年轻的远亲，二十来岁的彼得·福米奇·卡尔干诺夫。这个青年人准备考大学，不知为什么暂时住在米乌索夫家；米乌索夫劝他一同出国，到苏黎世或耶纳去进大学，完成学业。青年人还没有决定。他好作凝思，老像心不在焉的样子。他面孔漂亮，体格强壮，身材魁梧。他的眼神常显得奇怪地呆板：像所有十分心不在焉的人一样，他有时盯着看你，看了半天，却完全没有看见你。他沉默寡言，举止有点拙笨，然而有时候——而且准是在同谁单独面对面的时候，他会突然变得特别爱说话，举止急躁，动不动就笑，有时候不知道笑的是什么。但是，他的兴奋会像它突然出现那样，又突然很快地消失。他总是穿得很好，甚至很讲究；他已经有了一笔能自己独立作主的财产，而且还可望得到更多的财产。他同阿辽沙是朋友。

一辆破旧得轧轧作响但车厢很宽大的出租马车，拉来了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和他的儿子伊凡·费多罗维奇，这辆车套着一对灰红色的老马，被米乌索夫的马车远远抛在了后面。头一天就把日子和钟点通知了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但是他迟迟未到。客人们把马车停在院墙外面的客店里，步行走进修道院的大门。除了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而外，其余的三个人好像从来没有看见过哪一个修道院；米乌索夫更是三十来年也许连教堂都没有进过。他东张西望，带着几分好奇心，却仍然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神情。但是对他那善于观察分析的

头脑来说，除了看到一些极平常的教堂和供生活事务用途的建筑物以外，修道院的内部景象一点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最后一批人摘下帽子、画着十字从教堂里走出来。在一些平民中间，也夹有几个较上层社会里的人物，有两三位太太，一个很老的将军；他们全住在客店里。乞丐立刻包围了我们这几位来客，但是谁也没有施舍。只有彼得·卡尔干诺夫从钱包里掏出一个十戈比的银币，不知为什么，慌张而不好意思地赶快塞给了一个乡下女人，急速地说了一句："你们分一下吧。"其实他的同伴谁也没有注意这件事，他本来完全用不着不好意思；但是觉察到这一点之后，他反倒更加不好意思起来了。

可是很奇怪，按理应该有人迎接他们，也许甚至应隆重相待，因为在他们里面有一位不久以前还捐过一千个卢布，另一位是最有钱的地主，又很有学问，而且关于河里捕鱼的事，在官司打赢以后，所有的人都要受他的节制。但是，主要人员却一个也没出来迎接他们。米乌索夫心不在焉地望着教堂附近的墓碑，想说这些坟墓所属的人家大概花了不少钱才取得在"圣"地下葬的权利，但是他没有说出来，他那种通常的自由派的讽刺几乎很快就要变成了愤怒。

"见鬼！到了这种莫名其妙的地方问谁去？……这应该解决一下，时间已经不早了。"他忽然说出口来，好像自言自语似的。

忽然，一位秃头的老先生走了过来，那人穿着宽大的夏季大衣，一双小眼睛带着谄媚的笑意。他举起帽子，嘴里咬字不清，自我介绍说他就是图拉的地主马克西莫夫。他马上就明白了我们这几个客人想要打听什么。

"佐西马长老住在隐修庵里，闭门不出，那儿离修道院四百步远，穿过小树林，穿过小树林。……"

"我也知道要穿过一个小树林，"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回答说，"可就是不记得路了，好久没有来了。"

"进这个大门，一直穿过林子，……穿过林子。走吧。我亲自……我领你们去……好不好？走这边，走这边。……"

他们走出大门，向树林走去。地主马克西莫夫是个六十多岁的人，可以说不是在那里走路，而是在旁边跑，带着一阵阵急不可耐的

好奇心，观察他们大家。他的眼睛仿佛鼓了出来。

“您知道，我们是为了私事来见这位长老，”米乌索夫板着脸说，“那就是说，我们是来觐见这位‘人物’的，所以，虽然我们对于您的引路十分感谢，却不能请您一同进去。”

“我去过了，去过了，我已经去过了，……Un chevalier parfait![1]”这位地主说着，用手指朝空中打了个榧子。

“这 chevalier[2] 是谁？”米乌索夫问。

“长老，出色的长老，长老，……修道院的荣誉和骄傲。佐西马。这真是位了不起的长老。……”

但是，有一个戴着头巾、个子不高、面色惨白、身体羸瘦的小修士，追上客人们，打断了地主那番杂乱无章的话。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和米乌索夫站住了。修士极有礼貌地鞠了一个几乎九十度的大躬，说道：

“诸位到庵舍里拜访以后，院长敬请诸位先生到他那里吃点东西。时间是一点钟，不要过晚。请您也去。”他对马克西莫夫说。

“我一定遵命！”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大声说，对于这个邀请大为高兴，“一定去。您知道，我们大家约定，在这里一切都要按规矩办事。……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您去不去？”

“还能不去么？要不是为看一看他们这儿的各种习俗，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我感到为难的，恰恰是我现在必须陪着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

“是啊，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还没有来。”

“他要是爽约才好呢。您以为我对你们那套把戏，外加跟您在一块儿作伴，会感到兴趣么？好吧，我们会去吃饭的，请您替我向院长道谢。”他朝小修士说。

“不，我应当替诸位引路，去见长老。”修士回答说。

“既然这样，我就上院长那儿去，我现在就去。”地主马克西莫夫嘟嘟囔囔地说。

---

① 法语：一个十足的骑士！

② 法语：骑士。

"院长现在很忙,不过随您的便吧。……"修士迟疑地说。

"小老头真讨厌,"在地主马克西莫夫跑回修道院去以后,米乌索夫大声说。

"像封·佐恩一样,"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忽然说。

"您只知道这类事情。……他为什么像封·佐恩呢?你亲眼看见过封·佐恩么?"

"看见过他的小像。虽然脸型不像,但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相像的地方。简直是封·佐恩第二。我只要看见一回脸,就总也忘不了。"

"也许是这样;您在这方面是内行。不过有一点,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你自己刚才说过,我们约好按规矩办事,你可要记住这一点。我先警告您,您要忍耐点儿。您如果又出洋相,我可不喜欢叫这里的人把我和您同样看待。……您瞧,他是怎样的人,"他对修士说,"我就怕同他一块儿去见体面人。"

在修士没有血色的嘴唇上隐现出一抹无言的微笑,多少还带着一点狡猾的意味,然而他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他的沉默显然是出于自视清高的心情。米乌索夫更皱紧了眉头。

"让这些人全都见鬼去吧,表面上永远装模作样,实际上全是招摇撞骗,胡说八道!"他的脑子里这样想着。

"我们到了,这就是庵舍!"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大声说,"围墙挡道,大门紧闭。"

他走到大门上边和大门旁边画着的圣徒像前画了几个大十字。

"人可要入国问禁,入乡问俗啊。"他说。"这座庵舍里有二十五位圣徒在修行,整天面面相觑,一块儿吃白菜。女人一概不准走进这个大门,真真了不起。这是一点也不假。不过,我听说长老也接见太太们,这是怎么回事?"他忽然对修士说。

"来的平民里也有妇女,您瞧那边,在回廊旁边躺着,等候着。为上等社会的太太们专在回廊里,不过还是在围墙外面,修了两间小屋,那几个窗户就是,长老在健康的时候,从里面的一条通道走出来见她们,换句话说,还是在围墙外面。现在就正有一位哈尔科夫来的地主太太,霍赫拉柯娃夫人,带着一个病弱的女儿在等着见他。大概

他已经答应接见她们了，虽然他近来身子极为衰弱，甚至偶尔在大众前露露面都办不到。”

“这么说，到底有一道缺口，可以从庵舍通到太太们那里去。神父，您不要以为我有所指，我只是随便说说罢了。您听说没有，在阿索斯不但不许妇女前来随喜，而且一切女性，甚至连阴性的生物，像母鸡，雌火鸡，母牛等等，都根本不许存在。……”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我要回去了，把您一个人扔在这儿，您没有了我，一定会被人倒揪着手撵出去的，我预先警告您。”

“这又碍你什么事啦，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您瞧，”他忽然喊着，走进庵舍围墙里，“你们瞧，他们住在多么美丽的玫瑰花丛里啊！”

真的，虽然现在并没有玫瑰花，可是有许多稀奇的、美丽的秋花，只要可以栽植的地方，全都栽满了。显然有内行人在侍弄。在教堂的围墙周围，墓地中间，都开辟了花坛。长老修道室所在的那所有门廊的木板平房四周，也都栽满了花卉。

“以前的长老瓦尔索诺菲在世时，有没有这些东西？听说那位长老不喜欢美丽的东西，时常甚至会跳起来用手杖打女人。”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在迈上台阶的时候说。

“瓦尔索诺菲长老有时的确显得好像有点癫狂，不过，大家的传说多半是胡说八道。他从来没有用手杖打过任何人。”小修士回答说。“现在，先生们，请等一会儿，我去通报一下。”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我再一次提醒您自己答应过的条件，听见没有。请您自加检点，要不然我可要对您不起。”米乌索夫赶紧又低声说了一句。

“我真莫名其妙，您干吗着这么大的急，”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嘲笑着说，“是不是担心所犯的罪孽？据说，他一看眼睛，就知道哪一个人为什么事来的。可您何必把人们的话这样当真？您这位巴黎人，先进的人士，您真叫人奇怪，真的！”

还没容米乌索夫回答这些讽刺话，已经有人来请他们进去了。他进去的时候，有点感到激怒。……

“嗯，现在我自己可以料到，我会生气，争辩，……发起脾气来，既降低身份，又贬低原则。”他脑海里闪过了这个念头。

二 老丑角

他们差不多是和长老同时进屋的，长老一看见他们，马上就从卧室里走了出来。修道室里，有两位隐修庵的司祭比他们先来等候长老，一位是管图书室的神父，另一位是有病的佩西神父，他年纪虽不大，但据说很有学问。此外，还有一个小伙子，二十一二岁光景，站在角落里等候，——后来他一直站在那里。他穿着常礼服，是宗教学校的学生，未来的神学者，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受到修道院和修士团的培植。他身材很高，宽阔的脸，气色很好，有一双聪明而专注的、细窄的栗色眼睛。脸上神情毕恭毕敬，但却还得体，并不显得阿谀逢迎。尽管他与走进来的客人身份并不平等，相反地，还是处于从属依赖的地位，但他却并不对他们鞠躬表示欢迎。

一个见习修士和阿辽沙陪着佐西马长老走出来。司祭们站起来，深深地向他鞠躬致敬，手指触地，祝福以后，又吻他的手。长老为他们祝福以后，也是深深地对每个人鞠躬，手指触地，并且向他们每人请求为自己祝福。全部的礼节做得一丝不苟，全不像完成日常的礼仪形式，而几乎是带有感情的。但是米乌索夫觉得，这一切都是有意做出来的，含有一种暗示的用意。他站在一同进来的同伴们的最前面。按理说(他甚至昨天晚上就已经仔细想过了)，不管他抱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单单为了普通的礼貌(这里的规矩就是这样)，他也应该走到长老面前，请求为他祝福，——哪怕不是吻手，至少也要接受祝福。但是现在，看过司祭们这一套鞠躬和吻手以后，他马上变了主意：他一本正经地还了一个很深的、世俗式的鞠躬，就向椅子走去了。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像猴子般地完全模仿米乌索夫，也这样做了。伊凡·费多罗维奇很郑重、很有礼貌地鞠躬，两手也是放在裤缝上面，卡尔干诺夫却慌张得忘了鞠躬。长老把原准备举起来祝福的手放了下来，又向他们鞠了一次躬，请大家坐下。阿辽沙两颊绯红；他觉得惭愧。他的不好的预感应验了。

长老坐在样式十分古老的红木皮沙发上，请宾客们，除了两位司祭以外，都坐在对面靠墙四把包着已磨得很光的黑皮的红木椅子上，四个人并排坐在一起。司祭坐在两旁，一个在门边，另一个在窗前。宗教学校学生、阿辽沙和见习修士全站着。修道室不很宽绰，有一种灰颓的气氛。家具陈设只有最必需的几件，粗糙而又寒酸。窗台上放着两盆花，一个角落里有许多神像，其中一个是圣母像，画幅极大，大概还是在教派分裂以前好久画成的。圣母像面前点着油灯。油灯旁边另有两个穿鲜艳袈裟的神像，附近放着一些雕刻的天使，磁蛋，象牙制成的天主教十字架，还有抱着它的 Mater dolorosa① 和几幅前几世纪意大利大艺术家的版画。在这些美丽珍贵的版画旁边，还挂了几张极通俗的俄国石印圣徒、殉道者、圣僧等等的像，这种像在任何市集上都可以花几戈比买到。还有几幅俄国现代和以前的主教的石印像，挂在另外几面墙上。米乌索夫很快扫视了一下这一切“老调调”，便用专注的眼光打量起长老来。他很相信自己的眼光，这种弱点无论如何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已经有五十岁了，到了这个年龄，一般富裕而交游广阔的聪明人永远会变得越来越自信，有时甚至是身不由己的。

一开始他不喜欢长老。事实上，长老的脸上也的确有一种不只使米乌索夫，同样也会使别的许多人都不大喜欢的东西。他身材不高，哈腰屈背，两条细腿，只有六十五岁，但是因为闹病，显得苍老得多，至少要老十岁。他的干瘦脸上布满了细皱纹，眼旁尤其多。眼睛不大，眼珠浅色，敏捷，炯炯有神，好像两个发亮的光点。只两鬓上还有几根白发，一撮稀疏的小胡须，作楔子形，时常发出冷笑的嘴唇细薄得像两条线。鼻子并不长，却尖得像鸟鼻一般。

“从一切表征看来，这是一个恶狠的、褊狭而傲慢的灵魂，”米乌索夫在脑海里闪过了这个念头。总之，他感到心情很不痛快。

时钟报时声帮助打开了话头。一个廉价的锤摆小挂钟迅速地敲了整整十二下。

“正是我们说定的时间，”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大声说，“我的儿子

① 拉丁文：圣母七苦像。

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却还没有来。我替他道歉,神圣的长老!(阿辽沙听了这声“神圣的长老”,浑身哆嗦了一下。)我自己永远守时间,一分也不差,懂得守时刻是国王的礼貌。……”

“不过,您总还不是国王。”米乌索夫按捺不住,立刻插了一句。

“对,是那样,我并不是国王。您瞧,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连我自己也知道,一点也不错!我说话总不对劲!尊师!”他突然慷慨激昂地喊了起来。“您看到在您面前的是一个真正的小丑!我自己就这样介绍。唉,这是老习惯了!有时候我猛不丁地撒个什么谎,那是有用意的,是想博人们一笑,讨人喜欢。应该做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对不对?七八年以前,我为点小事,到一个小城里去,在那里结识了几个商人。我们去见警察局长,因为想求他一点事情,请他跟我们一起吃饭。警察局长出来了,这是个又高又胖,浅黄头发,脸色阴郁的人,在这类事情上最危险的家伙,好犯肝气,肝气很盛。我一直走到他面前,您知道,带着外场人那种满不在乎的神气说:‘警察局长先生,请您做我们的纳普拉甫尼克[①] 好不好?’他说:‘什么纳普拉甫尼克?’我一下子就看出事情坏了,他一本正经地板着脸站在那儿。我说:‘我是想开一个玩笑,逗大家一乐,因为纳普拉甫尼克先生是我们俄国著名的乐队指挥,我们为了把我们的生意搞好,也必须有一位乐队指挥。……’我对他这样解释,而且比喻得很有道理,对不对?他说:‘对不起,我是警察局长,我不允许人家拿我的职位编双关的俏皮话。’当时扭身就走出去了。我忙跟在他后面喊:‘对,对,您是伊斯普拉甫尼克,而不是纳普拉甫尼克。’他说:‘不,既然叫我纳普拉甫尼克,那我就算是纳普拉甫尼克吧。’您瞧,我们的那桩生意就这样弄糟了!我老是这样,永远这样。我这种殷勤好意老会坑害自己!有一次,许多年以前,我对一个有势力的人说:‘您的夫人是一位怕人碰的女人’,意思是说,她很贞节,所谓品行端正,但是他听了突然对我说:‘那么您碰过她么?’我忍不住,心血来潮地忽然想献献殷勤,我说:‘是的,碰过。’他当时就使劲‘碰’了我几下。……不过,这事情已经发生了很久,所以讲出来我也不怕害臊;我老是会这样自己害自己!”

---

① 警察局长俄语读如伊斯普拉甫尼克(исправник),与“纳普拉甫尼克”音相近。

“您现在就正在这样。”米乌索夫厌恶之极地低声说。

长老默默地观察着这两个人。

“是啊！您瞧，我连这个也知道，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瞧，我甚至刚一开口就预感到自己要这样做；您知道，我甚至还预感到您会首先对我这样说。尊师，一当我看出我的玩笑没有开灵，我的下牙床旁的两颊就会觉得发干，差不多好像要抽筋似的；这情形我从青年时就有，那时我在贵族人家当食客，吃闲饭混日子。尊师，我是一个地道的小丑，从出生那一天起就是的，就好像害疯癫病的人一样。我不否认，我身上也许附着不洁的魔鬼，但只是不大的角色，稍微重要些的角色就会找别的寄居所，不过决不是您，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您也是个不值价的住所。但是我有信仰，我信仰上帝。我最近才有了点疑惑，可是现在我坐在这里，等待伟大的训导。尊师，我就像哲学家狄德罗一样。圣父，您知道不知道哲学家狄德罗在叶卡捷琳娜时代晋见总主教普拉东的情形？他一进去，开门见山地说：‘没有上帝。’伟大的主教举起一只手指来回答：‘连最地道的疯子的心里也有上帝！’狄德罗马上跪下来，喊道：‘我信仰了，愿意接受洗礼。’当时他就受了洗。公爵夫人达什科娃做了教母，波将金做了教父。……”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这真受不了！您自己也知道，您是在说谎，这个愚蠢的故事是没根据的，您干吗要这么装疯卖傻？”米乌索夫声音发颤，完全克制不住自己了。

“我早就知道这是没根据的！”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十分起劲地嚷着说，“诸位，我现在对你们说实话。伟大的长老！请原谅我，最后那几句关于狄德罗受洗的话，是我刚才编出来的，顺口胡诌，以前脑子里连想都没有想到过。为了逗趣编的。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我所以要装疯卖傻，就是为了显得讨人喜欢些。但是有时候，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至于说到狄德罗，那么说他是个‘最地道的疯子’的话，我年轻时代在此地的地主家里寄食，就听见他们说过几十遍了；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我也曾在令婶玛芙拉·福米尼什娜那里听到过这话。他们至今还相信无神论者狄德罗曾到普拉东总主教那里去辩论过上帝问题。……”

米乌索夫站起身来，不但失掉了耐性，甚至好像已控制不住自

己。他气得发狂，而且感到自己的样子也一定显得十分可笑。的确，这时修道室里出现的情景简直叫人难以相信。四五十年来，在这个修道室里，在以前的长老们在世的时候，就有宾客会聚，人们永远保持着极深的景仰，决没有别的心情。人们被请进修道室的时候，几乎全明白他们是得到一种极大的荣幸。许多人在整个晋谒的时间内都匍匐在地，一直不起来。许多“上等”人物，连极有学问的人，甚至有些为好奇或别种原因而来的抱自由思想的人，和大家同进修道室或单独晋谒时，也毫无例外，都首先要求自己在晋谒的全部时间应有极深的尊敬和礼貌，这主要是因为这里双方都不考虑金钱问题，一方面只是出于爱和仁慈，另一方面是出于忏悔和渴求解决某种心灵上的困难问题或自己精神生活中的某种危机。因此，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突然表演出来的这种对他所在环境毫不恭敬的滑稽行为，在旁观者，至少是其中几个人身上，引起了惶惑和惊异。仍旧不动声色的司祭一边严肃地注意听长老说什么话，一边好像也准备像米乌索夫似的站起身来。阿辽沙低头站着，几乎要哭出来。他觉得最奇怪的是自己寄以惟一希望的，也惟一有力量阻止父亲的伊凡·费多罗维奇哥哥，现在竟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低垂着眼睛，显然带着一种想寻根究底的好奇心，等着看这一切会有什么结果，好像他自己在这儿完全是一个局外人似的。那个宗教学校学生拉基金，也是阿辽沙素来熟识而且很接近的，阿辽沙连看也不敢看他一下；他知道拉基金的想法，——全修道院里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拉基金的想法。

“请原谅，……”米乌索夫对长老说，“您可能以为我也跟这个不庄重的玩笑有关。我的错误是，我相信了即使像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这样的人在谒见如此可敬的人物时，也总会懂得点自己的本分。……我没想到，正因为自己是和他一同来的，所以最终不得不向您道歉。……”

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没有说完，十分惭愧地正想离屋。

“请您不要着急，”长老忽然支着枯瘦的腿从座位上站起来，拉住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的两只手，让他重新在椅子上坐下来，“请您安心。我十分诚心地请您做我的客人。”他鞠了一躬，转身又坐到自己的小沙发上。

“伟大的长老，请您说一句，我的活泼举动是不是得罪了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忽然喊起来，两手抓住椅子扶手，好像根据回答的情况随时准备从椅子里跳起来似的。

“我诚恳地请求您也不要着急，不要拘束，”长老庄重地对他说，“您不要拘束，就像在家里一样。主要的是不要那么自惭形秽，因为一切都是由此而起的。”

“就像在家里一样！就是说，保持本色么？啊，那未免太过分了，不过我还是愿意领情的！您要知道，崇高的圣父，您可别叫我保持本色，别冒这个险，……连我自己也不敢走到完全保持本色那一步。我这样警告您是为了您好。至于其他一切情况，那至今还没有真相大白哩，虽然有几个人已经乐意把我描得一团漆黑了。这话是指着您说的，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对于您，神圣的人，我只能说：我要表示满腔的喜悦！”他站起身来，举起双手大声说：“怀你的肚子和喂你的奶头是有福的，特别是奶头！您刚才对我说：‘不要那么自惭形秽，因为一切都是由此而起的。’您这句话真好像看穿了我的心，如见肺腑。每当我跟人们来往时就正是这样，老觉得我比一切人都低贱，大家全把我当小丑看待，所以我就想：‘那我就真的扮演小丑吧。我不怕你们的看法，因为你们一个个全比我还卑鄙！’因此我才成了小丑，因羞耻而扮演的小丑，伟大的长老，因羞耻而扮演的。我就是因为神经过敏而胡闹的。如果我跟人来往时，我能相信，大家都把我当作极可爱极聪明的人看待，老天爷！那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多么善良的人啊！导师！”他忽然跪了下来，“我怎样做才能得到永生呢？”

这时候仍很难断定他到底是在开玩笑呢，还是真的感情激动。

长老抬眼看他，含笑说：

“您早就知道应该怎样做，您是很聪明的：不要酗酒和喜欢信口开河，不要放纵淫欲，尤其不要迷恋金钱。关闭您的酒店，如果不能全关，关两三家也好。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不要说谎。”

“是不是关于狄德罗？”

“不，并不是关于狄德罗。主要的是不要骗自己。骗自己和相信自己的谎话的人，会落到无论对自己对周围都分辨不出真理来的地步，那就会引起对自己和对他人的不尊敬。人既不尊敬任何人，就没

有了爱，既没有爱，又要让自己消磨时光，就放纵淫欲和耽于粗野的享乐，以致在不断的恶行中完全落到兽性的境地，而这全是由于对人对己不断说谎的缘故。对自己说谎的人会比别人更容易觉得受委屈。因为有时觉得受委屈是很有趣的，对不对？他也知道并没有人委屈他，是他自认为受了委屈，为了面子就说谎，夸大其辞，装腔作势，斤斤计较片言只语，小题大作，拿一粒豌豆当成山，——这他自己全知道，却还是一碰就自觉受委屈，感到这样很愉快，甚至有很大的乐趣，于是就弄到真的产生了怨恨。……请您站起来，坐下，请求您，要知道这也是虚伪的做作。”

“有福的人！请让我吻吻手。”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跳起来，很快吻了一下长老的瘦手。“真的这样，觉得受委屈真是很愉快的。您说得真好，我从来没有听人说得这么好过。真的这样，我正是一辈子都在因自觉受屈而愉快，为美感而自觉受屈，因为做受屈的人不但愉快，而且有时很美；——您忘记的正是这一点，伟大的长老：很美！我要把这一点记在本子里！是的，我说谎，简直说了一辈子谎，每天每点钟都说谎。我的确本身就是谎话，说谎的父亲！不过也许不是说谎的父亲，我老是措辞不当，说我是说谎的儿子也就够了。不过，……我的天使，……说说狄德罗有时还是可以的！说狄德罗没有什么害处，至于别的话有时是有害的。顺便说起，伟大的长老，我偶然忘了，我从前年起就决定到这里来了解一下，真的想到这里来打听一下，问一件事。但是请您不要让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打断我的话。我要问的是那是不是真的：伟大的长老，在《圣者传》里有个地方讲到有位显灵的圣者为信仰受难，当他最后被人砍下脑袋以后，他站了起来，捡起自己的头，‘亲切地吻它’，又长时间地捧在手里，‘亲切地吻它’。这话对不对，尊敬的神父？”

“不，不对。”长老说。

“在所有的《圣者传》里决没有这类的东西。您说，书里写的是哪一位圣徒的事迹？”掌理图书的司祭问。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位。不知道，也不明白。别人说的，我受了骗。我听人家说的。您知道是谁说的？就是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就是这个刚才为了狄德罗生气的人讲的。”

“我从来没有对您讲过这话，而且我压根儿从来不同您说什么话。”

“的确，您没有对我讲；但您是当许多人的面讲的，当时我也在场，那是三年前的事。我所以提到它，是因为您这个可笑的故事动摇了我的信仰，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您不知道，也不明白，可我却是带着被动摇了的信仰回家的，而且从此以后越来越动摇了。是的，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就是因为您我才堕落的。这可不同于狄德罗！”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慷慨激昂，激动非凡，虽然大家完全明白他又在做戏，但这到底还是大大刺伤了米乌索夫。

“真是胡说八道，全是胡说八道，”他嘟嘟囔囔地说，“我也许的确在什么时候说过，……可没有对您说。我自己也是听人家讲的。我在巴黎听见一个法国人说，好像我们在晚祷时常读《圣者传》里的这段故事。……他是一位极有学问的人，专门研究俄国的统计，……在俄国住过很久，……我自己并没有读过《圣者传》，……也不想读，……在吃饭的时候还免得了闲聊么？……我们当时正在吃饭。……”

“是啊，您当时在吃饭，我可却丧失了信仰，”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逗他。

“你的信仰关我什么事，”米乌索夫想喊出来，但是忽然忍住了，带着轻蔑的神情说：“您真是碰到什么就糟蹋什么。”

长老忽然站了起来。

“诸位，对不起，我要暂时告退几分钟，”他对全体客人说，“还有比你们先来的人在等着我。您可无论如何不要说谎啊。”他朝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笑着说。

他从修道室里走出去，阿辽沙和见习修士赶忙奔过去搀他下台阶。阿辽沙气喘吁吁地，他很高兴离开这里，同时也高兴长老并没生气，还很快乐。长老是到回廊那儿去为等候他的人祝福。但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仍旧硬在修道室的门前拦住了他。

“有福的人！”他热情洋溢地大声说，“请允许我再亲一次您的手！不，同您还是可以说话，可以相处的！您以为我永远说谎，永远装小丑么？您知道我是故意这样，这是为了考察您。我是老在试探着可

以不可以同您相处？以您这样高贵，能不能给我这个卑微的人一个容身之地？我愿意给您开个‘考察证明’说，同您是可以相处的！现在我要沉默了，永远不出声了。坐在躺椅上，一声不响。现在该你来说话了，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现在让您来当最重要的人物：当十分钟。”

三　有信仰的村妇们

台阶下，在贴着院墙的木板回廊旁边，这一次围聚着约有二十来个女人，全都是村妇。有人通知她们，长老很快就会出来，所以她们聚在那里等候。女地主霍赫拉柯娃也来到了走廊上，她也同样在等候着长老接见，不过她是住在为上等宾客预备的房间里面。她们是母女两人。母亲霍赫拉柯娃太太是一位有钱而且老是穿得很雅致的夫人，年纪还很轻，长得很好看，面色有点苍白，有一双几乎是深黑色的很活泼的眼睛。她至多三十三岁，已经守了五年的寡。十四岁的女儿两腿瘫痪。可怜的女孩已有半年不能走路，坐在带轮的长安乐椅上被人推来推去。一张小脸蛋长得很美，因为闹病略显清瘦些，但却兴致勃勃。在她那长着长睫毛的大大的黑眼睛里带着一点淘气的神色。母亲从春天起就预备带她出国，但是夏天因为办理田产的事耽误了。她们住在我们城里已经有一星期，主要是为了事务，而不是为了朝圣，但是三天以前已经见过长老一次。现在她们忽然又来了，尽管明知长老几乎不能接见任何人，却还是迫切地恳求着，请再给她们一次“见一见伟大的治病者的幸福”。

母亲坐在椅子上，在女儿的安乐椅旁边，等候长老出来，离她两步远的地方站着一个老修士，他不是这个修道院里的人，而是从遥远的北方一个不很有名的修道院来的。他也想向长老祈求祝福。但是长老在回廊上出现后，首先一直向众人走去。一群人挤在三级的台阶旁边，这台阶把不高的走廊和外面空地连接起来。长老站在最高一级上，戴了肩带，开始为拥挤在他身旁的女人们祝福。一个疯癫病

女人被人拉着两手牵到长老面前。她刚看到长老,忽然尖声叫起来,喉咙哽噎,全身哆嗦,活像产妇惊厥似的。长老把肩带放在她的头上,祷告了几句,她立刻不出声,安静了下来。我不知道现在怎样,在我做小孩子的时候经常在乡下和修道院里看见和听人讲到这类疯癫病女人。别人带她们去做晚祷。她们尖叫或者像狗一样狂叫得整个教堂都听得见,但是等圣餐端了出来,她们被引到圣餐跟前时,"疯癫"就立刻停止,病人总会安静好一会儿。这使我这个孩子很惊讶而且奇怪。然而当时在我向人探听究竟时,我就听到过有的地主,特别是那些教我的城里学校的教师们回答说,这全是装假,是因为不愿工作才这样,只要用相当严厉的手段就一定可以根治,并且还引了各种笑话故事作为证明。可是以后我从医学专家方面得知,这里面根本没有什么装假的地方,这是一种妇女(而且好像特别是我们俄国妇女)常犯的可怕的疾病,它说明着我们乡村妇女的悲苦命运。这种疾病是由于在痛苦的、没有一点医学帮助的不正常生产以后立刻做繁重工作而引起的;还有的是由于绝望的忧愁和挨打等等,对此总有一些妇女由于性格关系无法像别的大多数妇女那样逆来顺受。发着狂,颤抖着的女人只要一引到圣餐的旁边,就会得到奇怪的、突然的治愈。有的人对我说这是弄虚作假,是"那些教士们"自己玩的戏法,其实大概也是极其自然的。领她到圣餐跟前去的村妇们,特别是病人本身,全当作一种确定不移的真理似的相信:附在病人身上的魔鬼,在病人被领到圣餐前面俯身领用的时候,是绝对坚持不住的。因此在这俯身就圣餐的那一瞬间,在神经质的,当然精神上也不正常的女人身上,经常会发生——而且也应该发生——整个机体上的震撼,一种由于期待必定会有的治愈奇迹,而且深信这奇迹即将出现而产生的震撼。于是这奇迹真的出现了,虽然只有一分钟的工夫。同样地,如今当长老刚刚把肩带放在病人身上的时候,这种奇迹果然也出现了。

有许多挤在他身旁的女人由于一时的效果而流出了感动和欢欣的眼泪;另一些人奔过去吻他的衣角。有的人在那里哭泣赞叹。他祝福着大家,还同一些人谈话。这个疯癫病女人他早已认识,是从离修道院不远、只有六俄里路的村子里领来的,以前也曾领她来过。

"还有远地来的!"他指着另一个女人说。她还相当年轻,但却又干又瘦,并非由于日晒,却满脸黧黑。她跪在那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长老。她的眼光里似乎有一种狂乱的神色。

"远地来的,老爷子,远地来的,离这里三百俄里。远地来的,神父,是远地来的,"女人拉长声音说,平稳地左右摇晃着脑袋,用一只手托着腮帮子。她说话像在哭诉。老百姓中间有一种沉默无言、逆来顺受的忧愁,它深藏内心,毫不显露。但也有一种难忍难熬的忧愁,它一旦流泪发作出来以后,便转入了哭诉。女人们尤其是这样。它并不比沉默的忧愁轻松。哭诉所能给人的慰藉,只能是更痛苦地撕裂心胸。这类的忧愁甚至不希望慰藉,它正是以无法慰藉之感来作为自己的滋养料。哭诉只不过是一种不断地刺激创伤的需要罢了。

"是小生意人家的么?"长老继续说,好奇地打量她。

"我们是城里的,神父,城里的,我们务农,却是城里人,住在城里。神父,我是来看您的。老听人讲起您,老爷子,讲起您。我埋葬了小儿子就出来进香。到过三个修道院,人家指点我说:'娜斯塔秀斯卡,你上那儿去吧。'那就是说,上您这儿来,亲爱的,上您这儿来。我就来了。昨天住了一宿,今天到您这里来了。"

"你哭什么?"

"舍不得小儿子,老爷子,他快三岁了,三岁只差两个月。我想念儿子想得真苦啊,神父,想念儿子。这是最后的一个儿子,同尼基图什卡生了四个孩子,可孩子老留不住,老留不住,好人,老留不住。我埋了头三个并不很可惜,把最后的一个埋了,却让我忘不掉。好像他就在我面前站着,不走开。把我的心都撕碎了。看着他的小衣裳,小衬衫,小靴子,就哭一场。我把他死后遗留下的一切东西全摆了出来,一面看,一面哭。我对丈夫尼基图什卡说,你放我出去进香吧,当家的。他赶马车,我们不穷,神父,我们不穷,赶自己的车,马和车全是自己的。可现在我们要财产有什么用?他,我那个尼基图什卡,只要我一不在家就开始喝酒,这是一定的,以前也是这样:只要我一转身,他就走下坡道。现在我连想也不去想他了。已经离家三个月。我忘记了,什么都忘了,也不愿意再去想它,我现在同他在一块儿有

什么意思？我已经和他完事了，一切都完了。我现在不愿意看见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产，我什么也不想看！”

“是这样的，做母亲的，”长老说，“有一天，一位古代伟大的圣徒在教堂里看见了一个和你一样哭泣的母亲，也是哭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独生子，孩子也是被上帝召唤去了。圣徒对她说：‘难道你不知道，这些孩子在上帝的宝座前面是多么胆大？在天国里简直没有比他们更胆大的了。他们对上帝说，主，你赐给了我们生命，我们刚刚看了看它，你就又把它收回去了。他们那么大胆地不断请求，上帝只好立刻赐给他们天使的名号。所以，’圣徒接着说，‘女人，你应该快乐，不必哭泣。你的小儿子现在也成了上帝的天使中的一个了。’这就是古时候圣徒对一个哭泣的女人所说的话。他是一个伟大的圣徒，不可能对她说假话。所以你要知道，做母亲的，你的孩子现在也一定站在上帝的宝座前面，快乐，喜欢，为你祈祷。所以你也一样不必哭泣，应该喜欢。”

女人听着他说话，手托着面颊，垂着眼睛。她深深地叹息了一声。

“尼基图什卡也这样安慰我，跟您说的一模一样。他说：‘你这傻女人，哭什么，我们的小儿子现在一定同天使一块儿在上帝面前唱歌。’他对我说这话时，自己也哭了，我看见他和我一样，也在哭。我说：‘尼基图什卡，我知道，他不在上帝那里，又能在哪儿呢。不过他现在却在我们这里，尼基图什卡，不，他就在跟前，还跟以前似的坐在那儿！’哪怕只让我看他一眼，只让我再看他一眼也好，我可以不走近他的身边，在一边躲着不吭一声，只要能有一分钟再看看他，听听他怎样在院子里玩，有时走进来细声细气地喊：‘妈妈，你在哪儿？’只要让我再听到一次他怎样在屋里迈着小腿走路，只要再听到一次小腿噔噔走路的声音就好了。我常常，常常记得，他跑到我的面前，又喊又笑。我只要听到他的小腿走路的声音，只要一听到，就能认出来的！但是他不在了，老爷子，不在了，再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了！这是他的小腰带，他却不在了，我现在永远看不到他，听不到他了！……”

她从怀里掏出一根她的男孩的线织小腰带，刚刚看了一眼，就抽噎得浑身颤动，她用手蒙着眼睛，泪水像突然奔涌的泉水那样从指缝

中流出来。

“这就是，”长老说，“这就是古代的‘拉结哭她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①] 这是你们做母亲的在世上注定的命运。你不必自行宽慰，你不要宽慰，不必宽慰，尽管哭，只是每次哭的时候一定要想到，你的儿子是上帝的天使中的一个，在那里望着你，看到你，看着你的眼泪，快乐地指给上帝看。你将长久流着伟大的慈母之泪，这哭泣最终将变为平静的喜悦，你的悲苦的眼泪将成为平静的感动之泪，能使人从罪恶中获救的净化心灵之泪。在做安息祷告的时候，我将提到你的孩子，他叫什么名字？”

“叫阿列克赛，老爷子。”

“可爱的名字。是照上帝的人阿列克赛的名字起的么？”

“上帝的，上帝的，上帝的人阿列克赛！”

“多么好的一个圣徒！我要提到的，做母亲的，要提到的，我将在祷词里提起你的忧愁，祈祷你的丈夫的健康。但是你离开他是一桩罪孽。你该回到丈夫那里，照顾他。你的孩子在天上看见你抛弃了他的父亲，就将为你痛哭；为什么你破坏他的安宁？他是活着的，活着的，因为灵魂是永生的。他不在屋里，但是他就在你们的身旁，只是看不见。既然你说你仇恨你的家，他还怎么到你家去呢？既然你们做父母的不在一起，叫他回来找谁呢？你现在梦见他感到痛苦，将来他会给你送来温暖的梦。你回丈夫那里去吧，做母亲的，今天就去。”

“我就去，亲人，照你的话回家去。你把我的心捉摸得清清楚楚。尼基图什卡，我的尼基图什卡，你等着我，好人，你等着我吧！”女人开始哀哭，但是长老已经跟一个服装不像香客而是城里人打扮的老妇人说话去了。从她的眼睛里可以看出她有什么事情跑来申诉。她自称是个士官的寡妇，住得不远，就是我们城里的人。她的儿子瓦先卡在某个警察机关服务，到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去了。他从那里来过两封信，但最近已有一年没有信来。她曾打听他的消息，可究竟应该上哪儿去打听才好，她却不知道。

---

① 见《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八节。

“不久前一个有钱的商人家的太太斯捷潘尼达·伊里尼什娜·别德列金娜对我说:普罗霍罗芙娜,你把你儿子的名字写在追荐帖里,送到教堂去,拿他当死者那样做安息的祷告。她说,他的灵魂一发了烦,就会写信来的。斯捷潘尼达·伊里尼什娜说,试验过多次了,这是很灵的。不过我有点疑惑。……你是我们的光明,这究竟是真是假,这样做好不好?”

“连想也不要想,问这样的问题都是可耻的。为一个活人的灵魂作安息祈祷,而且还由他亲生的母亲来作,那怎么可能呢?这是大罪孽,和行妖术一样,只因为你无知才能加以饶恕。你最好还是向救苦救难的圣母祈祷,祈祷你儿子的健康,并且求她饶恕你的邪念。我还要对你说,普罗霍罗芙娜,你的儿子要不是很快就回来,也一定会寄信回来的。你要记住这个。你回去吧。从此以后你要安下心来。我对你说,你的儿子是活着的。”

“亲爱的,愿上帝降恩给你,你是我的恩人,你替我们大家祈祷,饶恕我们的罪孽。……”

可是长老已经注意到人群中有一个虽还年轻却疲惫不堪、像是害痨病样子的农妇,正在用两道燃烧般的目光向他盯着看。她默默地看着,眼神中有所请求,但是又似乎怕走近来。

“你有什么事,亲爱的?”

“请你解救我的灵魂。”她不慌不忙地轻声说,跪下来,在他的脚下叩头。

“我犯了罪,亲生的父,我担心我的罪孽。”

长老在最下面的一级台阶上坐下,女人挨近过来,仍旧跪着不起来。

“我守寡两年多了,”她用极低的声音说,浑身像在哆嗦,“出嫁后境况很苦,丈夫是个老头子,他毒打我。后来他病倒在床上,我瞧着他,心想:要是他病好了,重新起床,可又怎么办呢?我当时就生出那个念头……”

“你等一等,”长老说,把耳朵一直凑到她的嘴唇边。女人继续轻声低语,几乎一点都听不见。她很快地说完了。

“两年多了么?”长老问。

"两年多了。起初不想，现在开始闹病，烦恼钉在我的身上。……"

"从远处来的么？"

"离这儿五百俄里。"

"在忏悔的时候说过没有？"

"说过的，说了两次。"

"让你领过圣餐么？"

"领过的，我害怕，怕死。"

"什么也不要害怕，永远也不要害怕，不要生烦恼。只要你心里不断忏悔，上帝会饶恕一切。只要真心忏悔，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也不会有一种罪孽上帝不加饶恕的。一个人也决不可能犯那么大的罪孽，甚至都无法再享有上帝那博大无边的爱。难道还能有连上帝的爱都无法包容的罪么？你只管一心忏悔，把害怕通通赶走。你要相信，上帝爱你，爱得出乎你的想象，哪怕你带着罪孽，对有罪的你也还是爱的。天上对一个忏悔的人，比对十个循规蹈矩的人还喜欢，这是早就说过的。你去吧，不要害怕。不要迁怒于人，不要为受耻辱而生气。死者侮辱过你，你在心中饶恕他的一切，同他真正地和解吧。你既能忏悔，就能爱。你能爱，就是上帝的人了，……爱是可以赎回一切、拯救一切的。连像我这样和你一般有罪的人都怜惜了你，上帝还用说么。爱是无价之宝，可以赎回全世界的一切，不仅能清偿你的罪孽，同样也能清偿别人的罪孽。你去吧，不要害怕。"

他朝她画了三次十字，从颈上摘下小神像，给她戴上。她默默地向他鞠躬及地。他站起身来，愉快地看着一个手上抱着吃奶孩子的健壮的农妇。

"从高山村来的，亲爱的。"

"可是你抱着孩子吃力地跑六里路赶来，有什么事么？"

"我来看一看你。我到你这里来过，你忘记了么？你的记性不大好，竟忘记我了。我们那里传说你有病，我心想，好吧，我自己来看看他。现在看见你了，你哪里有病啊？你还能活二十年，真的，上帝保佑你！替你祈祷的人还能少么？你怎么会生病？"

"全心地感谢你，亲爱的。"

“顺便说起，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这里有六十戈比，请你舍给比我还穷苦的人吧。我到这里来时，一路上想：不如把钱交给他吧，他是知道应该舍给谁的。”

“谢谢你，亲爱的；谢谢你，好心的人。我爱你。我一定办到。抱着的是女孩么？”

“女孩，亲爱的，叫丽萨维塔。”

“愿上帝祝福你们，你和小宝宝丽萨维塔。你让我心里快乐极了，大娘。再见吧，亲爱的人们，再见吧，可敬可爱的人。”

他向所有的人祝福，深深地向大家鞠了一躬。

四 信念不坚的太太

外地来的地主太太看着同平民谈话和祝福他们的情景，静静地流泪，用手绢擦着。她是一位多愁善感的上流社会太太，许多方面带着诚恳善良的倾向。当长老最后走到她的跟前来时，她兴奋地迎着他说：

“我看到这种感动人的场面，心里真是说不出地……”她心情激动得说不成句了。“哎，我知道农民们爱您，我自己也爱他们，我愿意爱他们，再说，怎么能不爱我们这些出色的，又伟大又朴实的俄罗斯农民呢！”

“令嫒的健康怎么样？您希望再同我谈谈么？”

“哎呀，我坚决地请求，我恳求，我准备跪下来，哪怕在您的窗前跪三天，求您许我进见。伟大的良医，我们到您这里来，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您把我的丽萨治好了，完全治好了，怎么治好的？就是因为星期四您替她祷告，把您的手放在她头上。我们忙着来吻这只手，表明我们的激动和我们的崇拜！”

“怎么治好了？看，她不是还躺在安乐椅上么？”

“但是夜间的发冷发烧完全没有了，从星期四那天起，已经有两昼夜没有了。”那位太太神经质地忙着说，“不但这样：她的腿也硬朗

起来。今天早晨她起床时身体很好，她睡了一整夜，您看她脸上红喷喷，眼睛亮晶晶的。以前老哭，现在却又笑，又高兴，又快乐。今天一定要让她站在地上，结果她居然自己站了一分钟，什么也不扶。她和我打赌，两星期以后就要跳‘卡德里’舞。我请此地的赫尔岑斯图勃大夫来看；他耸耸肩说：我真奇怪，实在莫名其妙。您还要我们不来打搅您，不飞也似的赶来感谢你么？丽萨，你谢呀，道谢呀！”

丽萨笑容可掬的可爱脸庞忽然变得一本正经，她竭力在椅子上坐直身体，小手合在胸前，望着长老，但是忍不住，忽然笑开了。……

“我是笑他，笑他！”她指着阿辽沙说。她因为忍不住笑出了声，孩子气地对自己生起气来。如果有人看见站在长老后面一步的阿辽沙，就会觉察到他的脸上突然显出一块红晕，迅速布满两颊。他的眼睛闪耀了一下，连忙低垂下来。

“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您好！她有东西带给您……”母亲忽然转向阿辽沙说，把戴着漂亮的长手套的手伸出来给他。长老回头一望，忽然注意地端详起阿辽沙来。阿辽沙走近丽萨跟前，带着有点不好意思的奇怪的微笑跟她握手。丽萨显出郑重其事的神气。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托我交给您的。”她递给他一封小小的信。“她特别请求您到她那里去一趟，快点去，越快越好，不要骗人，一定要去的。”

“她请我去吗？请我到她家……为什么？”阿辽沙非常惊讶地说。他的脸上忽然露出十分担心的样子。

“哦，这都是为了跟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有关的事情，……和最近发生的那些事。”母亲匆匆地解释说。“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现在拿定了主意，……但是为这事，她一定要见您一次。……为什么？我自然不知道，但是她请您越快越好。您应该照办，一定照办，这甚至可以说是基督徒的责任。”

“我总共才见过她一次。”阿辽沙还是疑惑不解地说。

“噢，这是一个多么高尚无比的人啊！……即使单凭她所受的那些苦难……您想一想，她遭受过什么，现在还在遭受着什么？再想一想，她正在面临的是什么。……这一切真可怕，真可怕！”

“好吧，我会去的，”阿辽沙匆匆读了那张莫名其妙的，除了坚请

前去、什么理由也没有说明的短字条以后，打定主意说。

“啊呀，您那么做多好心、多大方呀！”丽萨忽然兴高采烈地大声说。“可我还对妈妈说过，他决不会去的，他正在修行哩。您真是，真是好极了！我一直认为您这人真好，我现在对您说这话，心里真高兴！”

“丽萨，”母亲严肃地喝了一声，但是立刻就微笑了。

“您把我们忘记了，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您一点也不想到我们家去，可是丽萨却一再对我说，她只有跟您在一块才感到舒服。”阿辽沙抬起低垂的眼睛，突然又脸红了，一会儿又突然微笑起来，自己也不知道笑什么。但是长老已经不再注意。他在同外地来的修士谈话，这修士，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一直在丽萨的椅子附近等候着长老出来。这显然是一个极卑微的修士，那就是说出身卑微，具有狭隘而牢不可破的世界观，但是信仰坚定，而且百折不挠。他自称从辽远的北方，从奥勃多尔斯克，圣西尔维斯特修道院——一个只有九个修士的穷修道院里来的。长老为他祝福，请他随便什么时候到他的修道室里去。

“您怎么能做到这样的事情？”修士忽然问，郑重、严肃地指着丽萨，意思是指她的“痊愈”。

“这话自然说得过早。减轻还不等于完全治愈，由于别的原因也会发生这种情形的。但是如果说真是痊愈，那么除去上帝的意旨以外，就不可能是借着任何人的力量。一切都在于上帝。请您来看我吧，神父，”他对修士补充说，“我并不能随时接见客人；我有病，我知道我的日子是有限的了。”

“唉，不，不，上帝不会把您从我们手里夺走的，您还会活得很长久，很长久。”母亲嚷着说，“再说您有什么病？您的样子是那么健康，快乐，幸福。”

“今天我特别轻松，但是我已经知道，这只是一会儿的事。我现在对自己的病知道得很清楚。假使您觉得我很快乐，那么再也没有比您说这样的话更使我喜欢的了。因为人是为幸福而生的。谁十分幸福，谁就完全有资格对自己说：‘我在这世上履行了上帝的约言。’所有虔诚的人，所有圣者，所有神圣的苦修者全是幸福的。”

“啊呀，您说得多好，说得多么勇敢、高尚！”母亲大声说，“您的话好像透到了别人的心坎里。可是幸福，幸福，幸福究竟在哪里？谁能自己说他是幸福的？唉，既然您这样善心，许我们今天再见您一面，那么请您听完我上次没有说，不敢说出来的一切，好久、好久以来就使我感到痛苦的一切吧！我很痛苦，请饶恕我，我很痛苦。……”她带着一种激烈而冲动的感情，两手紧握在一起，站在他的面前。

“您有什么特别感到痛苦的？”

“我的痛苦是……没有信仰。……”

“不信上帝么？”

“哦，不，不，这是我想也不敢想的；但是我觉得来世是一个谜！谁也不能，谁也不能解开这个谜！您听我说，您能治疗百病，您熟知人类的心灵；我自然不敢希望您完全相信我，但是我可以用最庄严的话向您保证，我现在决不是信口开河，关于来世的这种念头使我不安到既痛苦、又害怕、又恐怖的程度。……我不知道去问谁好，一辈子也不敢。……可我现在竟大胆来问您。……唉，现在您会把我当做什么人呀！”她激动地把两手一拍。

“您不必担心我会怎样想，”长老回答说，“我完全相信您的烦恼是真诚的。”

“唉，我实在感谢您！您瞧：我常闭上眼睛，心里想：如果大家全相信这个，那么这是怎么产生的？有人说，这最初是从对可怕的自然现象发生的恐惧产生的，其实这一切都是没有的。但是我心想，我一辈子都相信这个，可现在一旦死去，就马上什么也没有了，只有‘在坟墓上长满了牛蒡草’，像一个作家所说的那样。这真是可怕！要怎样——怎样才能恢复信仰呢？不过，我只是在小孩的时候才这样相信，机械地相信，一点也不用脑子想，……究竟用什么，用什么来证明这个呢？所以我现在跑来恭敬地向您请教。如果我错过了现在的机会，那么这一生就没有人来回答我了。有什么来证明，用什么来使我相信呢？唉，这真是我的不幸！我站在这里，看看四周，发现大家都觉得无所谓，没有人考虑这个问题，只有我一个人不能忍受。这真是可怕，这真是可怕！”

“无疑地是可怕。但是这种事情无法证明，却可以确信。”

“根据什么？靠什么？”

“靠积极地爱的经验。您应该积极地，不倦地努力去爱您周围的人，您能在爱里做出几分成绩，就能对于上帝的存在和您的灵魂的不死获得几分信仰。如果您对于邻人的爱能达到完全克己的境地，那就一定可以得到坚定的信仰，任何疑惑都不能进入您的灵魂里去。这是累试不爽的，也是确凿不移的。”

“积极地爱么？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而且是那么重要的问题！您知道：我很爱人类，您相信不相信，我有时幻想着抛弃所有的一切，离开丽萨，去当护士。我闭上眼睛，心里幻想着，在这种时候我感到自己具有无法战胜的力量。任何创伤，任何脓疮都不能使我害怕。我可以换绷带，亲手去洗涤，我可以做这些受痛苦的人的看护妇，我准备吻这些脓疮。……”

“您的脑子里能幻想这些，不想别的，就很好，很不容易。碰上机会，也许真的会做点好事出来。”

“是的，但是我能长久忍受这种生活么？”这位太太激动到近乎狂热地继续说，“这是最紧要的问题！这是我最感痛苦的一个问题。我闭上眼睛，自己问自己：你能不能在这条路上支持很久？假使你给他洗疮的那个病人不立即报答你的好意，反而做些任性的行为使你伤心，对于你的仁爱的服务不加珍重，不予注意，朝你吆喝，提出粗暴的要求，甚至在上司面前抱怨你，——这是痛苦难忍的人们常有的事，——那时会怎样呢？你的爱能继续下去吗？您知道，我已经心惊胆战地预料到：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使我对人类积极的爱马上冷却，那就是忘恩负义。一句话，我是一个需要报酬的工作者，我要求立即取得代价，那就是给我夸奖和以爱来报答我的爱。要不然我是不能爱哪一个人的！”

她带着真诚地自我谴责的狂热心情说着，说完，用挑战般的坚决神情看着长老。

“很早的时候，有一个医生就已经对我说过一模一样的话。”长老说。“这人年纪不轻，确是一个聪明人。他说得很坦白，和您一样，虽然带点玩笑口气，却是辛酸的玩笑。他说，我爱人类，但是自己觉得奇怪的是我对全人类爱得越深，对单独的人，也就是说对一个个个别

的人就爱得越少。他说，我在幻想中屡次产生为人类服务的热望，也许真的会为了人类走上十字架，如果忽然有这个需要的话，然而经验证明，我不能同任何一个人在一间屋里住上两天。他刚刚和我接近一点，他的个性就立即妨碍我的自爱，束缚我的自由。我会在一昼夜之间甚至恨起最好的人来：恨这人，为了吃饭太慢，恨那人，为了他伤风，不断地擤鼻涕。他说，只要人们稍微碰我一下，我就会成为他们的仇敌。然而事情常常是我对于个别的人越恨得深，那么我的对于整个人类的爱就越见炽烈。"

"那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形下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应该为此感到绝望呢？"

"不必，既然您已经对这事感到难过，这就够了。您只要尽您所能的去做，就算是好事。您已经做得不错，能够那么深刻而且诚恳地反省自己。假使您连现在这样诚恳地同我说话，也只不过是为了希望我夸奖您的诚实的话，那么不用说，您在积极去爱人这一方面就自然会一无成就；一切就会只限于幻想，您的整个一生也就只会像幻影般白白逝去。显然，这样您就会连来世的问题也忘得一干二净，最后就会自己模模糊糊地心安理得起来了。"

"您真说中了我的要害！我只是在现在，在您说这些话的时候，才意识到我对您讲我不能忍受人家忘恩负义的时候，我的确只不过是在期待您夸奖我的诚恳。您把我的真面貌给指了出来，您看透了我，让我明白了我自己！"

"您说的是真心话么？那好，在您现在这样坦率承认以后，我相信您是诚恳的，您的心是善良的。即使您达不到幸福的境地，您也应该永远记住，您走的路是正确的，千万不要从这条路上离开。主要的是避免说谎，不说一切谎言，特别是不对自己说谎。留心提防自己的虚伪，每时每刻都小心监视它。还要避免对别人和自己苛求；凡是您觉得自己内心里似乎是恶劣的东西，只要您一旦在自己身上觉察到了，也就等于已经洗干净了。您还应该避免恐惧，虽然恐惧只是一切虚伪的必然后果。您永远不必害怕自己在努力爱别人时所表现的畏缩，甚至也不必过分惧怕在这样做时所犯的错误行为。我很遗憾，不能对您说些比较轻松愉快的话，因为积极的爱和幻想的爱相比，原是

一件冷酷和令人生畏的事。幻想的爱急于求成，渴望很快得到圆满的功绩，并引起众人的注视。有时甚至肯于牺牲性命，只求不必旷日持久，而能像演戏那样轻易实现，并且引起大家的喝彩。至于积极的爱，——那是一种工作和耐心，对于某些人也许是整整一门科学。但是我可以预言，就在您大惊失色地看到无论您如何努力也没能走近目的，甚至似乎反倒离它愈远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我可以预言，您会突然达到了目的，清楚地看到冥冥中上帝的奇迹般的力量，那永远爱您、永远在暗中引导您的上帝的力量。请原谅我不能再同您多谈一会，有人在等着我。再见吧。"

那位太太哭了。

"丽萨，丽萨，请您祝福她！祝福她！"她突然忙乱地张罗着。

"她是不值得爱的。我看见她一直在那里淘气。"长老开玩笑似的说。"您为什么尽在取笑阿历克赛？"

丽萨确实一直在干这个。她从前一回开始就早已注意到，阿历克赛在她面前很怕羞，尽量不看她，这使她觉得非常有趣。她聚精会神地等候着捕捉他的眼光。阿辽沙受不住紧盯着他的眼光，自己时不时地会突然身不由己，像被一种无法抑止的力量支配似的，偷眼看她，于是她立即会直盯着他的眼睛，发出胜利的微笑。阿辽沙感到害羞，更加不安了。后来他索性掉过脸去，藏到长老的背后。过了几分钟，当他被那种无法抑止的力量所引诱，又回过身来看她是不是还在看着他时，却发现丽萨差不多全身挂在椅外，斜眼溜他，全神贯注地正在等着他来看她；在捕捉到他的眼光以后，她又哈哈大笑起来，连长老都忍俊不禁地说：

"淘气包，为什么要这样惹他害羞？"

丽萨突然完全出人意料地涨红了脸，小眼睛闪耀了一下，脸色变得十分严肃，忽然激烈而又不满地抱怨起来，她神经质地飞快说：

"但是他干吗把什么都忘了呢？我小时候他抱过我，我跟他一块儿玩。他常到我家来教我念书，您知道么？两年前，他临别时曾说他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永远是好朋友，永远，永远！可他现在忽然怕起我来，难道我会吃了他怎么地？为什么他不愿意走近来？为什么他不说话？为什么他不愿意到我们家来？难道您不放他来么？我们知

道他是到处都去的。要我先请他去可不大合适，要是他没有忘记，他应该首先想着来。哦，他才不哩，他现在是在修行啦！您干吗要让他穿上这么长的修道服，……他一跑准会栽跟头的。……”

她忽然憋不住，手捂着脸，发出止不住的大笑，长长的，神经质的，抖颤的，无声的大笑。长老含着微笑听她说话，温柔地为她祝福；等到她吻他的手时，她忽然把他的手按在自己的眼睛上，哭了起来：

“您不要生我的气，我是傻子，一点也没有价值，……阿辽沙也许是对的，他不到我这样可笑的人那里去是很对的。”

“我一定要叫他去。”长老肯定地说。

五　将来一定会这样，一定会这样！

长老离开修道室大约有二十五分钟。已经十二点半了，可是大家为他而聚会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竟还没有来。但人们几乎也好像把他忘记了，等到长老重新走进修道室的时候，看见宾客间正谈得十分热闹。谈得最起劲的是伊凡·费多罗维奇和两位司祭。米乌索夫显然也很热烈地参加了谈话，但是他又不走运，显然处于次要地位，别人甚至不大理睬他的话，这个新情况更增加了他越来越大的火气。原来在此以前，他就已经在知识见闻方面和伊凡·费多罗维奇唇枪舌剑地交过几次锋，对于他对自己那种有点满不在意的神气不能不往心里去。他暗地想：“到现在为止，至少我还没有落在一切欧洲进步潮流的后面，但是这新的一代却根本不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自己曾说过要坐在椅子上默不作声，实际也果真沉默了一些时候，但却带着嘲弄的微笑，观察着邻座的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显然对他的发火极为高兴。他早已为了一些事想报复他一下，现在不愿错过机会，最后终于忍不住向邻座的肩头弯过身去，再一次低声逗起他来：

“您刚才为什么在‘亲热地吻手’以后不马上离开，却愿意继续留在这伙不体面的人中间呢？那是因为您感到自己受了气，受了侮辱，

所以要留下来翻本，显示一下自己的才情。现在您在没有显显自己的才情以前是不会走的。”

“您又来了？正相反，我马上就走。”

“您要走得比任何人都晚，都晚些！”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又挖苦了一句。这时正好长老回来了。

辩论停了一会儿，但是长老在原先的座位上坐定以后，朝大家看了一下，似乎客气地请大家继续谈。阿辽沙对于长老的各种脸色差不多都心中有数，因此明显地看出他已经十分疲倦，在勉强支持着。他最近生病以来，由于无力，时常有昏倒的情形。昏晕前那种惨白的神色，现在差不多又出现在他的脸上，他的嘴唇已经发白了。但是他显然不愿让聚会散去，这里面他似乎自有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目的呢？阿辽沙留心观察着。

“我们正在议论他那篇十分有趣的文章，”掌管图书的司祭约西夫指着伊凡·费多罗维奇对长老说，“他提出许多新的见解，但是思想似乎是两面的。关于宗教社会法庭和它的权限范围的问题，曾有一位教会人士写了一大本书，他发表在杂志上的这篇文章就是就这个问题作答的。……”

“可惜我没有读到大作，但是听说过的。”长老回答，锐利地盯着伊凡·费多罗维奇。

“他的见解十分有趣，”掌管图书的神父继续说，“在关于宗教社会法庭的问题上，他显然完全反对教会和国家分离。”

“这很有意思，但理由是什么呢？”长老问伊凡·费多罗维奇。

他终于回答了长老，但是并没有露出那种高傲客气的神气，像阿辽沙头一天担心的那样，却是谦逊，持重，显然极有礼貌，而毫没有话中有话的意味。

“我的论据是，把两种因素，也就是把国家和教会两者各自的实质糅合在一起的做法，自然还将长久存在，尽管它毫不可能，而且不但无法处于正常状态，甚至连使它处于起码的和谐状态都不可能，因为这种事从根本上就隐藏着虚伪。据我看来，国家和教会之间在司法这类问题上的折衷，从纯粹、根本的实质上来看就是不可能有的。我所反驳的那位教会人士断定，教会在国家里占有一定的明确位置。

我却反驳他说，正相反，教会本身应该把整个国家包括在里面，而不应该只在后者中占据一个角落，即使他在目前由于某种原因办不到，那它实际上也无疑应当成为基督教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一个直接的、主要的目的。”

“完全有理！”佩西神父，那位有学问而沉默寡言的司祭坚决而神经质地说。

“这是纯粹的教皇全权论！”米乌索夫嚷了起来，不耐烦地把架着的两腿交替了一下。

“咳，可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山！”① 约西夫神父大声说了一句，接着又对长老说，“您看，他还反驳了那个教会人士的这样一些‘基本和主要’的主张：第一，‘无论哪一种社会团体不能也不应自行僭取权力，来支配其成员的各种民事和政治权利。’第二，‘刑事和民事诉讼权不应属于同它本质不相容的教会，因为教会是神的机构，人们为了宗教目的组成的团体。’第三，‘教会是世外的天国’。……”

“教会人士像这样玩弄词句未免太无聊了！”佩西神父忍不住又插嘴道，“我读过您所反驳的那本书，”他对伊凡·费多罗维奇说，“对于一个教会人士说出‘教会是世外的天国’来，很感到惊讶。既然是世外，那就根本不能在地上存在。这是把福音书里那句‘世外’的话引用得和原意不合了。这样地玩弄词句是不行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降到地上来设立教会的。天国自然不在世上，而在天上，但必须经过建立在地上的教会才能走到那里去。所以把世俗的双关语用在这个意义上是无聊而不合适的。教会是真正的天国，是有责任统治人的，而到后来它也无疑地终将以整个大地上的天国而出现，——这是我们的誓愿。……”

他忽然沉默了，似乎抑制住自己。伊凡·费多罗维奇恭敬而且注意地听完了他的话，用十分安详的态度，朝着长老，依旧愉快而坦白地继续说：

---

① 教皇全权论为十九世纪中叶罗马教皇所主张的教会应成为国家最高权力的一种学说。此词源出于拉丁语，直译为“住在山后的人们”，山就是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约西夫回答米乌索夫的话就是指这个。

“我那篇文章的整个主旨是这样的:在古代,基督教最初的三个世纪里,基督教在地上只是教会。但当罗马的异端国家想要成为基督教国家时,结果自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它在成为基督教国家之后,只是把教会包含在内,而它自己在许多机能上仍旧像以前一样,继续是一个异端的国家。实际上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必然的。但这样,在罗马这个国家里,也就保留了许多属于异教徒的文明和异端的智慧的东西,甚至包括国家的目的和基础在内。基督教会包括在国家以内,无疑地,不能从自己的基础上,自己所站立的那块磐石上有所让步,只能奔向自己的目的,也就是上帝坚决树立并指示给教会的目的,其中包括把全世界——自然古代的异教国家也在内——都转变为教会。因此,作为未来的目的,并不是教会应在国家里求得一定的位置,像那个被我反驳的作者所形容似的,只成为‘某种社会团体’,或‘人们为了宗教目的组成的团体’,而是恰恰相反,一切地上的国家以后应该完全转变为教会,只成为教会,摒弃同教会不相容的一切目的。这一切一点也不降低它作为伟大国家的地位,一点也不剥夺它的荣誉,只是使它离开虚伪的、还是异端的、错误的道路,走到正确的、真正的、惟一引向永恒目的的道路上去罢了。所以,宗教社会法庭原理论一书的作者,假如在探索和提出这些原理时,把它们看作临时的、在现在这罪孽重重一无成就的时代必要的折衷办法,而没有别的意思,那么他的判断是对的。但是这些原理的制造者只要敢说他现在所提出的原理——也包括刚才约西夫神父列举的一部分——是一些不可动摇的、天然的、永恒的真理,那就是直接反对教会,反对它的神圣的、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使命。这就是我的那篇文章的全部内容。”

“用两句话来说,”佩西神父字斟句酌地又说,“根据我们十九世纪明确宣扬的某些学说,教会应该逐渐化为国家,仿佛由低级形态上升为高级形态,随即在里面消灭,让位给科学、时代精神和文明。如果它不愿而且抗拒,那就只在国家内另腾出一个角落给它,还要加以监督,——现在欧洲各国就到处是这样的情形。但是照俄国人的见解和希望,却并不是要让教会像由低级形态升为高级形态似的转化为国家,相反地,是国家最终不应成为别的,而恰恰应该只成为教会。

这是会来的,肯定会来的!”

“好吧,老实说,您现在使我放心了些,”米乌索夫冷笑一声,又把架着的两腿替换了一下,“那么据我理解,这是要实现一种无限辽远的理想,在基督再度降临时的事情。那就听便吧。一种再没有一切战争、外交官、银行等等的美妙的、乌托邦式的幻想。甚至有点像社会主义。我还以为这一切是认真的,譬如说,现在教会就要裁判刑事案件,判决鞭笞和徒刑,甚至死刑。”

“即使现在就只有宗教社会法庭,教会也不会把人流放出去,或判决死刑的。而且犯罪和对于犯罪的眼光到那时一定会改变,自然是渐渐地改变,不是突然一下子立刻就变,但是会很快的。……”伊凡·费多罗维奇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平静地说。

“您说的这是真话么?”米乌索夫盯着他说。

“假使一切都是教会的,那么教会就一定会把犯罪和不服从的人开除出去,而不会杀他的头的。”伊凡·费多罗维奇继续说。“我问您,被开除出去的人到哪里去呢?那时他不但应该像现在似的离开人们,而且要离开基督。他一犯罪,不但是对于人类的反叛,也是背叛了基督的教会。自然,严格地讲,现在也是如此,但到底还没有明确地加以宣告,因此,现在的罪人常常想自己欺骗自己的良心:‘我偷了东西,却没有存心反对教会,我没有与基督为敌。’现在的罪人老是这样自己对自己说,但是一旦教会代替了国家,他就很难再说这种话了,除非否认地上的一切教会:‘所有的人都是错的,大家都迷了正道,大家都属于虚伪的教会,只有我这杀人犯和小偷,才代表真正的基督教会。’这当然是很难自己承认的,需要有重大的条件,那就是百年不遇的特殊情况。再从另一方面讲,教会自身对于犯罪的看法也应该抛弃现在那种近乎异端的看法,由机械地除掉被染污的分子,像现在为了保护社会所做的那样,完全而切实地改变为拯救人,让人重新获得复活、再生的观念。”

“这又是怎么回事?我又不明白了。”米乌索夫插嘴说。“这又是一种幻想。一种无形的,无法捉摸的东西。什么开除,开除是什么意思?我疑心您简直是在那里开玩笑,伊凡·费多罗维奇。”

“实际上现在就是这样的,”长老忽然说,大家马上全都转脸朝着

他,“假使现在没有基督教会,那么罪人作恶就将没有任何阻挡,甚至事后没有对他的惩罚。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惩罚,不是像他们现在所说的那种机械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使心灵更加痛苦的惩罚,而是真正的惩罚,惟一实在的,惟一令人生畏、使人安分、教人良心发现的惩罚。”

“请问,怎么会这样的呢?”米乌索夫十分好奇地问道。

“那是因为,”长老开始说,“现在所判的一切流放罚充苦役,以及从前还要加上的鞭笞等等,都并不能改造任何人,而且主要的是几乎也不能使任何罪人产生畏惧,犯罪的数目不但不减少,反倒越来越增加。您应该承认这一点。结果,社会毫没有因此而得到保障,因为有害分子虽然已经机械地被割除,而且流放远方,不在眼前了,但是,接着马上会出现另一个罪人来递补他,也许两个。如果有什么东西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能起保障社会的作用,甚至能使罪人本身得到改造,重新作人,那就惟有反映在人的良心中的基督的法则。只有认识到自己作为基督的社会(也就是教会)的儿子所犯的罪孽,他才能对社会,也就是对教会承认自己的有罪。因此,现代的罪人只有在教会面前,而不是在国家面前,才可能承认自己有罪。如果法庭属于作为教会的社会,那时候它就会知道应该把什么人从开除中挽救过来,重新容纳。但现在的教会并没有任何有效的法庭,只能做道义的制裁,而且自行放弃对罪人的积极惩罚。教会不是把犯罪人开除出去,而只是永远对他进行慈父般的监督。不但如此,它甚至努力同罪人保持一切基督教会的联系:许他参加教会的礼拜,领圣餐,给他赐物,对待他像俘虏,而不像犯人。假使基督的社会,也就是教会,也排斥他,像民事法律排斥他、弃绝他一样,那么,上帝啊,罪人将何以自处呢?假使教会也跟在国法的惩罚后面,立刻并且每次都用开除的办法惩罚他,那么会有什么结果呢?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绝望的了,至少对俄国的罪人会是这样,因为俄国的罪人还有信仰。但是谁知道呢?那时候也许会发生可怕的事情,——也许在罪人的绝望的心里会丧失信仰。那时候还怎么办呢?但是教会好比慈爱的母亲,自行放弃积极的惩罚,因为即使它不加惩罚,罪人也已被国家的法庭惩罚得够厉害了,应该有人来怜惜他一下。所以要放弃积极的惩罚,主要

因为教会的法庭是惟一拥有真理的法庭，因此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法庭从实质上和道德上相互配合，即使作为临时折衷的办法也不行。这中间无法妥协。据说，外国的罪人很少忏悔，因为种种甚至是最新的学说都竭力使他相信，他的犯罪并不是犯罪，而是对压迫者的横行霸道的反抗。社会依仗那种机械地压服对手的力量使他和自己完全割断关系，并且——至少他们欧洲人自己是这样讲的——在实行这种摒弃的时候，还对他怀着仇恨，以及对于他这个弟兄的未来命运，抱着完全冷漠和淡忘的态度。因此，在这事的进行过程中，丝毫也没有教会方面所给予的怜悯，因为那里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根本没有什么教会，而只剩下教会人员和教会的宏丽大厦。至于教会本身，早就在力求从教会这种低级形态，转变到国家这种高级形态中去，以便最后完全消失在国家里面。至少在信路德教的各国是这样。至于在罗马，宣告以国家取代教会已经有一千年了。因此罪人自己已经不认为他是教会的一分子，而被摒弃以后，就陷入绝望状态。即使回到社会里，也总是怀着极大的仇恨，好像自绝于社会一样。这样最后会弄到什么样的结果，你们自己可以想象得到。在许多情况下，好像我国也是这样的；但问题是，除了已设立的法庭以外，我们这里还有教会在，它永远也不和罪人断绝联系，始终还把他当作可爱的、仍值得珍贵的儿子看待，不但如此，我们还保存着教会的法庭，哪怕只是在思想中保存着，——这法庭现在虽不活跃，但它仍旧为未来而存在，——哪怕是存在在理想中，而且也一定为罪人自身、为他的心灵本能所承认。刚才在这里所说的话也是对的，如果真的成立了教会的法庭，拥有全部力量，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都成了教会，那么不但教会的法庭将以目前决不会有的影响力量，促使罪人改过自新，甚至犯罪本身也真的会减少到难以相信的程度。毫无疑问，教会对于未来的罪人和未来的犯罪的看法，在许多情况下也会和现在迥然不同，而且一定能让被摒弃的人重新回来，对心怀恶念的人及早警告，使堕落的人得到新生。不错（长老苦笑了一下），现在连基督教的社会本身还没有建立好，仅仅靠着七位使徒存在；但是既然这样的使徒尚未绝迹，所以它还是可以毫不动摇地指望着从目前几乎还属于异端性质的社会团体，完全转变为全世界单一的、统治一切的教会。将来一定

会这样，一定会这样，哪怕是到了千年万代之后，因为这是注定要实现的！用不着为时间和期限着急，因为时间和期限的秘密存在于上帝的智慧里，存在于他的预见里，他的爱里。照人们的预计也许还很遥远的事，按上帝的预定，也许已到了出现的前夜，已经近在眼前了。最后一定会这样，一定会这样。”

“将来一定会这样！一定会这样！”佩西神父虔诚而庄严地说。

“奇怪！太奇怪了！”米乌索夫说，神情并不激烈，但似乎隐含着怒气。

“您为什么觉得这样奇怪？”约西夫神父谨慎地询问。

“这到底成了什么东西？”米乌索夫好像忽然爆发了似的嚷道，“地上取消了国家，教会升到国家的地位！这不但是教皇全权论，而且是超教皇全权论！这是连教皇格里果利七世都梦想不到的！”①

“您理解得完全相反！”佩西神父厉声说，“并不是教会变成国家，您要明白！那是罗马和它的幻想。那是第三种魔鬼的诱惑！相反地，是国家变为教会，升到教会的地位上去，成为整个地球上的教会，——这和教皇全权论，罗马以及您的解释全都相反，这只不过是正教在地上的伟大使命。灿烂的星星会从东方升起来。”

米乌索夫威严地沉默着，全身表现出一种不寻常的自尊感。他的嘴唇上浮现出高傲而带宽容意味的微笑。阿辽沙怀着剧烈跳动的心看着这一切。整个这一场谈话把他的心神彻底搅乱了。他偶然瞧了拉基金一眼。拉基金仍在门旁原来的地方站着不动，注意地倾听和观察着，尽管低垂着眼睛。但是从他的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看来，阿辽沙猜出拉基金心乱得也不亚于他；阿辽沙知道他为什么心神纷乱。

“诸位，请听我讲一段小故事。”米乌索夫忽然一本正经地说，显出一种特别威严的神气。“几年前，在巴黎，正当十二月叛乱以后不久的时候，有一天，我去访问一位当时很重要很有势力的人物，遇到了一位十分有趣的先生。这个家伙不只是个密探，而且好像是一大批政治密探的头目，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个很有势力的职位。我

① 在中古时代的历史里，教皇格里果利七世以反对皇权最激烈著称。

碰到这个机会，由于非常好奇，就和他谈起话来。他受接待不是由于交情，而是以下属的身份来报告什么事情的，因此看见我受到他的上司的招待，就跟我多少开诚布公地谈了起来，——自然只限于一定的程度，与其说是真正的开诚布公，还不如说是客气，本来法国人很讲究客气，况且他又看见我是一个外国人。但是我很了解他话中的意思。谈论的话题是当时正在追查的社会主义革命党。我先不说谈话的主要情节，只说这位先生忽然脱口说出的一句极有趣的话：他说，‘说实在的，我们对于所有这些机会主义者，像那些无政府派呀，无神派呀，革命党呀，倒并不怎么害怕；我们监视着他们，知道他们的动向。但是他们中间有几个人，虽然不多，却很特别：他们是信仰上帝的基督徒，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者。对于这类人我们最伤脑筋，他们是可怕的人！社会主义者兼基督徒，比社会主义者兼无神论者要可怕得多。’这几句话当时就使我很吃惊，现在听了你们的话，各位，我好像不由得突然又记了起来。……”

“那就是说，您想把这些话硬安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当作社会主义者，是不是？”佩西神父直截了当，老实不客气地问。但是在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想出答话以前，门开了，姗姗来迟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走了进来。大家好像真的已经不再在等他，所以他的突然出现一下子甚至引起了一些惊异。

六 这样的人活着有什么用！

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是个二十八岁的青年人，中等身材，面目可人，但却好像比他实际岁数老得多。他肌肉发达，可以想到他体力十分强大，但脸上似乎露着一点病态。他的脸是消瘦的，两颊陷进去，带一点不健康的灰黄色。大大的、凸出的黑眼睛虽然看来显得坚定而固执，却似乎带点不可捉摸的神色。即使在他心里着急，带着气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也好像不服从他的内心的情绪，表示出一种别样的，有时完全与现时情况不相适应的神色。“谁也猜不透他心里在

想什么。”同他谈过话的人有时这样议论他。有的人刚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一种沉思、忧郁的神情，却常会忽然又被他的突如其来的笑声弄得吃了一惊，这笑声说明正当他显出这样忧郁的神色的时候，心里却怀着愉快、戏谑的念头。然而他脸上所带的一点病态在目前倒是可以理解的：大家都知道，最少也听说最近他在我们这里所过的那种令人异常不安的“纵酒作乐”的生活，同样地，大家也都知道他同父亲为了银钱问题发生口角，达到了十分激烈的程度。关于这事城里已经流行着几种笑谈。实在，他的好生气是出于天性，像我们的调解法官谢苗恩·伊凡诺维奇·卡恰尔尼科夫在一个集会上对他所作的生动描写那样，他有着一种“既无条理又好冲动的脑筋”。他走进来时，穿得整齐而时髦，常礼服扣上钮子，戴着黑手套，手里拿着高礼帽。因为他刚刚退伍不久，只留着上髭，下面的胡须刮得光光的。他的深黄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在鬓角那里往前梳着。他的步伐坚定，步幅大，还有军人风格。他在门槛上停了片刻，对大家看了一眼，一直走到长老面前，猜到他就是主人。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请求祝福。长老站起来，给他祝了福。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恭敬地吻他的手，显出不寻常的激动心情，差不多带着气恼地说：

“请您宽恕我，让您等了这么久。我叮着问家父打发去的仆人斯麦尔佳科夫，他两次用极坚决的口气回答，说是约好了一点钟。现在我才知道……”

“您不要着急，”长老止住他说，“不要紧的，迟了一点，没有关系。……”

“非常感谢，我知道您一向是十分好意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接口说，又鞠了一躬，然后忽然转身向他的父亲也恭敬地深深鞠了一躬。显然，这个躬是他预先想好的，并且是出于诚意，认为理应借此表示自己的敬意和好心。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虽然感到突然，却立刻以他自己的方式不慌不忙地随机应付：为了回答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的鞠躬，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向儿子作同样深度的鞠躬。他的脸忽然变得郑重而且庄严，但这却使他显得格外凶狠。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随后默默地向屋里在座的众人总的鞠了一躬，就坚定地大步走向窗前，在离佩西神父不远惟一空着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俯身向

前，立刻准备接下去听被他打断了的谈话。

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的来到只占去了不到两分钟，因此谈话自然马上就恢复了。但是这一次，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并不想去回答佩西神父那固执而近于恼怒的问话。

“请允许我不再谈这个话题，”他用社交场上那种漫不经心的口气说，“再说这也是一个很高深的问题。伊凡·费多罗维奇正在那边笑我们；大概他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些很有意思的话要说。您可以问问他。”

“没什么特别的话要说，只有一个小意见，”伊凡·费多罗维奇立刻回答，“那就是：整个说来，欧洲的自由主义，甚至我们俄国的一点儿自由主义皮毛，都早已常常把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的最终目标混为一谈了。这种粗野的推断自然只说明某些人的特性。但是把社会主义和基督教搅和在一起的，不仅是自由主义者和那些略知皮毛的人，在很多情况下，连宪兵——自然是外国的——也都这样。您的那段巴黎的故事是很有代表性的，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

“关于这个题目我还是建议不必再谈了，”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说，“我倒想对诸位另外讲一段关于伊凡·费多罗维奇自己的十分有趣而又别致的故事。约摸五天以前，他在这里的一次大半是女士们在场的聚会上跟人辩论时，郑重声明，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能使人们爱自己的同类；所谓‘人爱人类’的那种自然法则是根本不存在的，世界上到现在为止，如果有过爱，并且现在还有，那也并不是由于自然的法则，而惟一的原因是因为人们相信自己的不死。伊凡·费多罗维奇还特别加以补充，说整个的自然法则也仅仅在于此，所以人们对自己不死的信仰一被打破，就不仅是爱情，连使尘世生活继续下去的一切活力都将立即灭绝。不但如此：那时也将没有所谓不道德，一切都是可以做的，甚至吃人肉的事情也一样。这还不算，他最后还下结论说，对于每个像我们现在这样既不信上帝、也不信自身的不死的人，道德的自然法则应该立刻变到和以前的宗教法则完全相反的方向去，而利己主义，即使到了作恶的地步，也不但应该容许人去实行，而且还应该认为这在他的地位上是必要的，最合理的，几乎是最高尚的一种出路。诸位，根据这种奇谈怪论，你们就可以推想我们这位亲爱

的奇人和怪论家伊凡·费多罗维奇所宣扬和打算宣扬的其余一切论调了。”

“对不起，”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忽然大声说，“如果我听得不错的话：‘恶行不但应该被容许，而且还被认为对于一切无神派来说是最必要、最聪明的出路’！是不是这样？”

“正是这样，”佩西神父说。

“我要记住。”

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说了这句话，马上就沉默了，和他的插话一样地突然。大家好奇地望着他。

“难道您果真认为人们丧失了灵魂不灭的信仰后会得到这样的结果么？”长老忽然问伊凡·费多罗维奇。

“是的，我曾说过这话。假使没有不死，就没有道德。”

“您这样想，是感到愉快呢，或是很不幸！”

“为什么不幸？”伊凡·费多罗维奇微笑着说。

“因为您大概自己就既不相信自己的灵魂不死，甚至，也不相信您关于教会和教会问题所写的那些言论。”

“也许您是对的！……但不管怎样我总不是完全开玩笑。……”伊凡·费多罗维奇忽然奇怪地承认，而且很快地脸红了。

“不完全开玩笑，这是真的。这观念在您的心里还没有解决，还在折磨着您的心。但是受折磨的人有时也常爱以绝望自娱，而且这似乎也正是由绝望所驱使。您眼下就正在用给杂志写文章，在社交场合辩论等等的方式，以绝望来自娱，自己却并不相信自己的论证，还怀着痛苦的心情自己暗中笑它。……这个问题在您的心中还没有解决，您的最大悲哀就在这里，因为这是必须解决的。……”

“能不能在我心里解决，并且向肯定的方面解决呢？”伊凡·费多罗维奇继续奇怪地问，还是带着一种不可捉摸的微笑望着长老。

“假使不能作肯定解决，那么同样也永远不会作否定解决，您是自己知道您的心的特点的，而您的心灵的全部痛苦也就在这里。但是您应该感谢上苍，他给您一颗能以忍受这种痛苦的高超的心，能够去‘思考和探索崇高的事物，因为我们的住所位于天上’。愿上帝赐福给您，使您的心在地上就得到解答，愿上帝祝福您的行程！”

长老举手,想从座位上对伊凡·费多罗维奇画十字。但是伊凡·费多罗维奇忽然离开椅子站起来,走到他面前,接受他的祝福,吻他的手,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他的态度坚定而严肃。这一举动以及在此以前伊凡·费多罗维奇同长老的一番料想不到的谈话,其中那种神秘甚至庄严的意味似乎使大家十分惊愕,所以有一会儿大家都沉默不语,阿辽沙的脸上出现了近乎畏惧的神情。但是米乌索夫忽然耸耸肩,同时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也从椅子上跳起来。

"神圣的长老!"他指着伊凡·费多罗维奇叫道,"这是我的儿子,我的亲生骨肉,我最心爱的骨肉!他是我的最尊敬的卡尔·穆尔①,而刚才走进来的儿子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也就是我现在要请您代加管束的儿子,——他就是我的最不尊敬的弗朗兹·穆尔②,两个人都是席勒的《强盗》里的人物,而我,我自己在这种场合下就成了Regierender Gra fvon Moor③!请您判断,并且加以拯救!我们不但需要您的祈祷,而且还需要您的预言。"

"您说话不要这样滑稽,不要一开头就侮辱自己的家人。"长老用微弱而疲乏的声音回答。他显然越来越累,看得出已经精疲力尽了。

"一出不体面的滑稽戏,我到这里来时就预感到了,"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愤怒地说,也从位子上跳起来。"对不起,尊崇的神父,"他对长老说,"我是没有学识的人,甚至不知道怎样称呼您,但是您受了骗,允许我们在这里聚会,您的心肠是太好了。家父所需要的只是出乱子,至于为什么,他自有他的打算。他永远有自己的打算的。不过我现在也大致知道为什么了。……"

"他们大家,大家全责备我。"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也叫嚷道。"连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也责备我。您是责备我了,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责备我了!"他忽然转身向米乌索夫说,虽然米乌索夫并没有想打断他的话。"他们责备我,说我把孩子们的钱藏在靴子里面,欺骗他们;但是请问:难道没有法庭了么?到那里可以给你算清楚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根据你的收据,信件和契约,你该有多少,花去

---

①② 都是席勒名著《强盗》中的人物,卡尔是穆尔伯爵的长子,弗朗兹是次子。

③ 德语:当权的封·穆尔伯爵。

多少，还剩多少！为什么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不发表意见呢？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并不是他不了解的人。这是因为大家联合起来反对我。其实算起总账来，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还欠着我的，并且不止欠一点，欠着好几千，我掌握着一切凭据！因为他的胡闹，弄得满城风雨。他在以前服务的那个地方，花了一两千卢布勾搭良家小姐，对于这类事情，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我们连最秘密的细节都知道，我可以提出证明的。……神父，您相信不相信，他获得了一个出身世家的高贵小姐的爱情。她有财产，她父亲是他老上司，一个勇敢的立过战功的上校，脖子上挂着带宝剑图案的安娜勋章。他拿婚约玷污了女郎的名誉。现在她就在这里，他的这位未婚妻眼下已经是孤女，但是他就在她眼前，到这里的一个招人爱的美人家去走动。这位美人虽然同一个可敬的人物同居，但是具有独立自主的性格，如同谁也攻不破的堡垒，完全像一位正式的太太一样，因为她品德高尚，——是的！神父，她品德高尚！可是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想用金钱打开这个堡垒，所以他现在跟我这样胡搅蛮缠，想从我身上勒索金钱，到目前已经在这个美人身上花了几千卢布；就为了这个，还不断地借钱，而且您以为问谁借？说不说，米卡？”

“住嘴！”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嚷叫说，“您等我出去了再说，在我面前可不许您污辱一位高贵的女郎。……只要您胆敢提到她一句，对于她就是一种耻辱，……我决不允许！”

他喘着气。

“米卡！米卡！”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神经质地叫着，还挤出了眼泪，“父母的祝福你都不在乎么？如果我诅咒你又该怎样呢？”

“无耻的，虚伪的人！”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疯狂地大喊。

“他就这样对待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对别人更不知怎样了！诸位，你们请听：这里有一个可敬的穷人，退伍的上尉，他遭到不幸，被革了职，却不是公开的，不是经法庭裁决的，仍旧保持着一切名誉。他家中人口众多，负担沉重。可三个星期以前，我们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在酒店里抓住他的胡须，把他拉到街上，当众痛打了一顿，就因为他担任了为我办一种小事情的私人代表。”

“这全是谎话！像有那么回事，其实都是假话！”德米特里·费多

罗维奇气得浑身哆嗦，“爸爸！我不想为我做的事辩白；是的，我可以当众承认：我对这位上尉的举动像野兽一样，现在对于这野兽般的怒气感到遗憾，而且十分惭愧，但是那个上尉，您的代表，曾到一位太太，就是被您称为招人爱的美人的家里，代表您向她提议，叫她收下您手里的几张由我署名的期票，向法院控诉，好在我坚持逼您算账的时候，可以根据那几张期票把我关进监狱。您现在责备我转这位太太的念头，可是同时自己又教她来引我上钩！她当面对我讲了，亲自对我讲的，还讥笑了您！您想叫我下狱，完全是因为您为了她对我吃醋，因为您自己在向这个女人求爱，这一切我也知道了，这也是她不住笑着，——您听见没有，——一面笑您，一面讲给我听的。神父们，现在在你们面前的就是这个人，这个责备荒唐儿子的父亲！诸位见证人，请你们原谅我动火，可是我早就知道这个狡猾的老人是要把你们大家找来瞧乱子。我到这里来是准备只要他对我伸手我就饶恕一切的，我饶恕别人，也请别人饶恕。但是因为他现在侮辱的不光是我，还带上那位十分高贵的小姐，——由于对她的崇拜，我连名字都不敢无故地叫出来，——所以决定把他的一切阴谋诡计当众抖落出来，尽管他是我的父亲。……”

他再说不下去了。他的眼睛冒火，呼吸急促。但是在修道室里的人也全都慌乱了，……除去长老以外，大家全不安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司祭们脸色严峻，但仍等着长老来表示态度。长老坐在那里，脸色煞白，不过并不是因为心慌意乱，而是由于病体无力。他的唇上闪出恳求的微笑；有一两次他举起手来，似乎想阻止发疯的人们，自然，只要他一挥手，就足以使这出戏收场；但是他自己仿佛还在期待着什么，凝神地瞧着，想有所了解，好像自己心里还有些不明白的事情。后来，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感觉自己实在受了屈辱，丢了面子。

“对于刚才闹的这场乱子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他热烈地说，“但是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没想到会这样，虽然也知道是和什么人打交道。……这是应该马上结束的！大师，请您相信，这里揭发出来的一切详细情节我过去都不大确切知道，也不愿意相信，现在才初次听说。……父亲为了一个坏女人吃儿子的醋，自己还同那个畜生商量

把儿子关进狱里去。……现在我被卷到这样的一伙里,……我受了欺骗,我对大家声明,我的受骗不在别人以下。……”

“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忽然用一种不像自己的声音大喊起来,“如果你不是我的儿子,我立刻要叫你出去决斗,……用手枪,隔三步距离,……蒙上手帕,蒙上手帕!”他说到最后连连跺着脚。

那些一辈子演戏似的装腔作势的老撒谎鬼,有时演得过火,会真的激动到哆嗦、哭泣起来,虽然甚至就在同时,——或者刚过一秒钟,他们就会暗自对自己说:“你是在撒谎,你这老不要脸的家伙,你现在也还是在演戏,尽管你在这‘神圣’的愤怒时刻全身发着‘神圣’的愤怒。”

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皱紧眉头,露出无法形容的轻蔑的神气看了父亲一眼。

“我原想……我原想,”他克制着自己轻声地说,“同着我心上的天使,我的未婚妻,回到家乡,侍奉他的晚年,谁知道只看到了一个荒唐的淫棍和卑贱的小丑!”

“决斗!”那老头子又喊叫起来,喘着气,说每句话都唾沫四溅。“而您,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您要知道,先生,也许在你们的全族里过去和现在都从来没有过比您刚才把她叫做畜生的那个女人再高尚,再贞节些的女人,——听见没有,——再贞节一点的女人!至于您,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既然把你的未婚妻换了这个‘畜生’,那就等于自己认定,你的未婚妻还不如她的一个脚后跟。瞧瞧你们所说的那个畜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可耻呀!”约西夫神父忽然忍不住脱口而出。

“可耻,又可羞!”一直没开口的卡尔干诺夫突然用激动得发抖的少年人的嗓音喊起来,整个脸都涨红了。

“这样的人活着有什么用!”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哑着嗓子喊道,气得几乎发狂,因为高高地耸起肩膀,几乎像个驼背。“你们说,还能再让他玷污大地么?”他用手指着老头子,看着大家,慢吞吞地,一字一句地说。

“你们听见没有,修士们,你们听见这忤逆子的话没有?”费多尔·

巴夫洛维奇朝约西夫神父发作道，“这就是对您那句‘可耻！’的回答！有什么可耻？这个‘畜生’，这个‘坏女人’，也许比你们自己还神圣些，诸位修行的司祭先生们！她也许在青年时代失过足，受了环境的引诱，但她有‘广博的爱’，而有广博的爱的女人是连基督也宽恕过的。……”

“基督所宽恕的不是这样的爱。……”温和的约西夫神父也忍不住脱口说。

“不对，是宽恕这样的爱，就是这种爱，修士们，这种爱！你们在这里吃素修行，自以为是有德行的人！你们吃船钉鱼，每天吃一条船钉鱼，想用船钉鱼买上帝！”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修道室里四面八方都嚷嚷起来。

然而这出越闹越不像样的丑剧最后完全出人意料地中止了。长老忽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由于替他和替大家担忧，几乎弄得完全不知所措的阿辽沙，刚刚来得及扶住他的胳膊。长老朝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走去，一直走到他紧跟前，在他身前跪了下来。阿辽沙还以为他是因为无力才倒下的，但是完全不是。长老跪下来，在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的脚前完全清醒地全身俯伏、一丝不苟地叩了一个头，甚至额角都触到了地。阿辽沙惊得目瞪口呆，当长老起来的时候，竟来不及去扶他。长老的嘴角隐约地挂着一抹无力的微笑。

“请原谅吧，请原谅一切！”他说，向四周的客人们鞠躬。

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有一会儿像惊呆了似的站在那里：对他下跪，这是什么意思？最后他忽然喊了一声：“唉，我的天！”手捂住脸，从屋里跑了出去。所有的客人也都跟着他一拥而出，由于心情惶乱，甚至没有对主人鞠躬道别。只有司祭们还走上前去接受祝福。

“他为什么下跪？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含义？”不知什么原因忽然安静下来的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试着想开口，却不敢单独朝任何人说话。他们大家这时正从隐修庵的围墙里走出来。

“我不能对疯人院和疯人们负责，”米乌索夫立刻恶狠狠地回答，“但是可以离您远远的，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告诉您吧，永远离您远远的。刚才那位修士上哪儿去了？……”

但是“那位修士”，就是刚才请他们到院长那里去吃饭的那一位，

并没有让人家久等。客人们刚从长老修道室的台阶上走下来，他立刻就来迎接客人，好像一直在等候他们似的。

"费心，可敬的神父，请您代我向院长致最深的敬意，并且替我米乌索夫道歉，因为突然发生了没有预料到的事，我无论如何不能参加他的盛筵，虽然我是诚恳地希望去的。"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对修士气恼地说。

"这个没有预料到的事——当然是指我喽！"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立刻接嘴说，"您听见了么，神父，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是不愿和我在一起，要不然他是立刻会去的。您就去吧，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请您就上院长那里去，并且祝您努力加餐！您要知道，谢绝的不是您，应该是我！回家，回家吧，回家去吃饭，我自己觉得留在这儿不合适，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我的亲爱的亲戚。"

"我不是您的亲戚，从来也不是，您这个下贱的人！"

"我故意这样说，好叫您发疯，因为您总是不承认这门亲戚。不过无论您怎样躲闪，你到底还是我的亲戚；我可以从教历上找出证明来的。伊凡·费多罗维奇，你如果愿意，也可以留在这里，我回头会打发马车来接你；至于您，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甚至为了礼貌，现在也应该到院长那里去，为咱们在那里闹的事，应该去道一下歉。……"

"您是真的想走？不是说谎么？"

"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在发生了这一切事情以后，我怎么还敢！请原谅。诸位，我是一时忘乎所以，忘乎所以。再说，我现在心里也是又乱、又惭愧。诸位，有些人的心像阿历山大·马其顿，另有些人的心像小狗非台里加。我的心就像小狗非台里加。我觉得心虚了！在干了这么场把戏以后，怎么还能去吃饭，去狼吞虎咽修道院的汤菜？真是难为情，我办不到。对不起！"

"鬼知道，要是他在骗人呢！"米乌索夫沉思着停住脚，用困惑的眼光注视着正在离开的小丑。那一位转过头来，看见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注视着他，便用手向他送了一个飞吻。

"您去院长那儿么？"米乌索夫冲口而出地问伊凡·费多罗维奇。

"为什么不去呢？再说院长昨天就特地邀请过我了。"

“我不幸的确感到自己几乎义不容辞地必须去吃这顿倒霉的饭。”米乌索夫还是带着那种难耐的恼怒心情继续说，甚至毫不理会那小修士就在旁边听着。“至少要为我们在这里所干的这些事情去道个歉，并且去解释一下这不怨我们，……您以为怎样？”

“是的，应该去解释一下这不怨我们。再说家父也不会到场。”伊凡·费多罗维奇说。

“要是令尊大人到场，那更难堪了！这顿倒霉的饭！”

尽管这样大家还是都去了。小修士听着他们的话，默不作声，只在通过小树林的路上说了一句：院长早就在等着，已经迟了半个多钟头。没有人答他话。米乌索夫恨恨地朝伊凡·费多罗维奇瞥了一眼。

“居然像没事人似的跑去吃饭，”他想，“真是木头脑袋和卡拉马佐夫式的良心。”

七 向上爬的宗教学校学生

阿辽沙把长老搀进了卧室，让他坐在床上。这是一间很小的屋子，仅有必要的几件家具。床是狭窄的铁床，上面没有垫褥，只有毛毡。角落里神像旁摆着一个诵经台，上面放着十字架和福音书。长老无力地在床上坐下来；眼睛灼灼发光，困难地喘着气。……坐下后他凝神看了阿辽沙一眼，似乎在寻思着什么。

“你去吧，亲爱的，你去吧。我有普罗菲里就够了。你快去。那里需要你。你到院长那里去，吃饭的时候在旁侍候一下。”

“让我留在这儿吧。”阿辽沙用恳求的声音说。

“你在那里有用些。那里还不会和睦。你去侍候一下，是有用处的。等魔鬼一抬头，你就读祷词。你要知道，好孩子（长老爱这么称呼他），将来这里也不是你久居之地。一等到上帝把我招了去，你就离开修道院吧，彻底离开。”

阿辽沙哆嗦了一下。

“你怎么啦？这里暂时不是你的地方，我祝福你到尘世去修伟大

的功行。你还要走很长的历程。你还应该娶妻,应该的。在回到这里来以前,你应该经历一切。还要做好多事情。但是我毫不怀疑你,所以送你出去。愿基督和你同在。你不抛弃上帝,上帝也不会抛弃你。你会看到极大的痛苦,并且会在这种痛苦中得到幸福。我对你的遗言就是:要在痛苦中寻找幸福。你去工作,不眠不休地工作吧。永远记住我刚才的话,因为虽然我还会同你谈话,但是我还能活着的时间不但要论天,甚至要论钟点的了。”

阿辽沙的脸上又显示出强烈激动的表情。他的嘴角哆嗦着。

“你怎么又来了?”长老温和地微笑了一下,“让俗世的人们用眼泪去送他们的死者吧,我们这里对于升天的神父是为他感到欣慰。感到欣慰,而且为他祷告。你离开我吧。我该祷告了。走吧,快去。呆在你的哥哥们身边。不但是一个,要尽量离两个人都近些。”

长老举手祝福。再不同意是不可能的了,虽然阿辽沙极想留下来。他还想问一下,问题甚至都已经到了嘴边:“向德米特里大哥下跪叩头究竟是什么意思?”然而他不敢问。他知道如果可以的话,长老会不等他发问,自动向他解释的。然而,他显然不想这样做。但阿辽沙对这一跪感到十分惊愕。他盲目地相信这里面有神秘的含义,神秘的,也许是可怕的含义。当他走出庵舍的围墙,忙着想在院长请客吃饭开始以前赶到修道院的时候(当然只是去在桌旁侍候一下),他突然感到心里难受得一阵发紧,立时停下步来:长老预言自己将死的话似乎重又在他的耳边响了起来。长老既然预言过,而又说得那么确凿的事,是无疑一定要发生的。阿辽沙对这抱着神圣般的信仰。但是如果没有了长老,他将怎么办呢:他怎么能看不见他,听不到他呢? 他将到哪里去? 长老嘱咐他不要哭,而且离开修道院。天呀!阿辽沙长久没有感到过这样厉害的烦恼了。他加紧步子穿过庵舍和修道院之间的那个树林,为了逃避这些念头在心上的重压,他开始观看林中小路两旁参天的古松。路并不长,五百步远,不会再多:在这种时候是不会碰见谁的,但是在小路的第一个拐弯处,他看见了拉基金。拉基金正在等候着什么人。

“你是在等我吗?”阿辽沙赶上前问。

“正是等你,”拉基金冷笑了一下,“你忙着到院长那里去。我知

道;那里有饭吃。自从招待主教和帕哈托夫将军以来,你记得不记得,这样的筵席还没有过呢。我不到那里去,你去吧,去端汤送菜。阿历克赛,你告诉我:那场梦幻是什么意思?我正想问你这件事。”

“什么梦幻?”

“就是朝你哥哥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下跪的事。而且还用额头碰地!”

“你说的是佐西马神父么?”

“是的,是说佐西马神父。”

“额头碰地?”

“啊,说得有些不敬!就让它不敬吧。总之,那场梦幻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米沙。”

“我早知道他是不会对你解释的。这里自然没有什么奥妙的东西,好像只是老一套的故弄玄虚。但是这个把戏是有意识要的。这一来,城里所有那班善男信女们就会议论起来,会弄到全省都议论纷纷:‘这场梦幻究竟是什么意思?’据我看来,老人的目光真是十分锐利:他嗅到了犯罪的气味。你们那里发出臭味来了。”

“什么犯罪?”

拉基金显然肚里憋着一些话很想说出来。

“你们那小小的一家子中间会发生这事——发生犯罪。它会在你的哥哥们和你那有钱的父亲之间发生。长老就因为这个用额头碰一下地,以防将来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以后只要出点什么事情,人们就会说:‘啊呀,这正是那个神圣的长老早已料到并且预言过的,’其实他额头碰一下地,这里面有什么预言呢?可是不,他们会说这是一种象征,一种比喻,还有鬼知道是什么!这样他就会声名远扬,永远留在人们心里:人们会说,他预见到了犯罪,也点出了犯人。狂人都是这样的:他们对酒店画十字,朝教堂扔石头。你的长老也是这样:把正经人用棒子赶走,对凶手叩头。”

“犯什么罪?哪一个凶手?你在说些什么啊?”阿辽沙一下子呆住不走了,拉基金也停住了脚步。

“哪一个?好像你不知道似的?我敢打赌,你自己也已经想到过

这一层。说起来这倒很有意思:你听着,阿辽沙,虽然你总是脚踏两只船,可是你永远说实话:你回答我,你想到过这件事没有?”

“想到过的,”阿辽沙低声回答。连拉基金也感到有点发窘了。

“你怎么啦?难道你真的想到过么?”他叫道。

“我……我倒不是真的想到过,”阿辽沙嗫嚅地说,“是你刚才开始那样奇怪地说起这件事情来的时候,我才觉得我自己也已经想到过了。”

“你瞧,你的话说得很明白,你瞧见没有?是不是在今天看见了你父亲和米钦卡哥哥的时候,就想到了犯罪?这么说来,我没有弄错么?”

“等等,等等,”阿辽沙惊慌地打断他的话说,“你是从哪儿看出这个来的?……而且首先的问题是,你为什么对这桩事这么关心?”

“两个问题各不相关,却是自然的。让我来分别回答吧。为什么我看了出来?要不是我今天忽然完全了解了你大哥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一下子,忽然完全了解了他的整个为人,我是一点也不会看出来的。从某个特点上,我把这人一下子整个地抓住了。这类十分直率而又欲念极强的人身上,有一种特点是万万不可忽视的。弄得不好——弄得不好,他甚至会用刀子捅自己的父亲。而你的父亲又是一个酒色无度的荒唐鬼,从来不知深浅好歹,一下子拦不住,两个人都会掉进泥坑里去的。……”

“不,米沙,不,如果只是这一点,那么你倒使我放心了。事情还不至于弄到这一步。”

“那你又为什么浑身发抖呢?你明白那里面的奥妙么?尽管他,米钦卡是一个直爽的人(他愚蠢,但却直爽),然而他是个好色之徒。这是他的特点,也是他的整个内在实质。这种下贱的淫念是父亲遗传给他的。阿辽沙,我就是对你感到奇怪,奇怪的是你怎么会是那么个童男子?你不也姓卡拉马佐夫么!在你们这一家人身上,色欲的强烈已达到了发烧的程度。现在这三个好色之徒眼睛互相盯着,……怀里揣着刀子。三个人已经冤家路窄了,你也可能是第四个呢。”

“你对于这个女人是看错了。德米特里……是瞧不起她的。”阿

辽沙说，似乎打了个冷战。

“你说格鲁申卡么？不对，老弟，并不是瞧不起。他既公然放弃自己的未婚妻去追她，那就决不会瞧不起。这里面……这里面，老弟，有点你现在还不懂的东西。一个男人爱上了某种的美，女人的身体，甚至只是女人身体的某一部分(这是好色之徒会了解的)，是会为了她出卖亲生儿女，出卖父母，出卖俄罗斯和祖国的。本来是老实的，会去偷东西；本来是温和的，会杀人；本来是忠诚的，会叛变。女人小脚的歌颂者普希金常在诗篇里歌颂小脚；有的人不歌颂，但一见着小脚就不能不浑身发颤。而且不仅限于小脚。……老弟，这里单单瞧不起是没有用的，即使他真的瞧不起格鲁申卡。一面瞧不起，一面还是离不开。”

“这点我懂。”阿辽沙忽然脱口而出。

“真的么？既然你一开口就说你懂，那么可见你是真懂的了，”拉基金带着幸灾乐祸的口气说，“你这是不经意地说出来的，这是脱口而出的。这样的承认就更显得重要：这就说明，你对这类事已经是熟悉的了，你已经想过，想过情欲的事了。好一个童男子！阿辽沙，你是不大说话的，你是圣徒，我承认；但你虽不大说话，却鬼知道你肚皮里什么事情不明白，什么事情没想过！一个童男子，却鬼心眼儿那么多，——我早就在观察着你了。你不愧姓卡拉马佐夫，你是地道的卡拉马佐夫，由此看来，血统和遗传真有关系啊！从父亲方面传来的是好色，母亲方面传来的是疯狂般地虔信。你为什么哆嗦？我说的不是实话么？你知道不知道：格鲁申卡请求我：‘你领他来，——这个他就是指你，——让我把他身上的修道服剥下来。’她还不住地恳求：你领他来呀，你领他来呀！我老是想：她为什么对你这样感兴趣？你知道，她也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啊！”

“你替我向她致意，说我不能去。”阿辽沙勉强微笑了一下。“米哈伊尔，你把开头说的话说完了，我再把我的想法告诉你。”

“有什么说完不说完，一切都明明白白，老弟，这全是老生常谈了。如果连你心底里也好色，那还用说你的胞兄伊凡么？他也姓卡拉马佐夫。你们卡拉马佐夫一家的全部问题就在于：好色，贪财和发疯！现在你的哥哥伊凡不知为了什么莫名其妙的愚蠢打算，在那里

开玩笑,发表神学的文章,尽管自己是无神派,而且这种行为之卑鄙也是他,你的这位哥哥伊凡自己所承认的。此外,他还想抢夺他哥哥米卡的未婚妻。这个目的大概也是会达到的。不但如此,还得到米钦卡本人的同意,因为是米钦卡自己想把未婚妻让给他,以便把她摔脱,好赶紧去找格鲁申卡。而这一切都是在高尚和公正无私的外表底下做出来的,你要注意这一点。这些人可真是糟糕透顶了!鬼才搞得清你们是怎么回事:自己意识到卑鄙,可又自己往卑鄙里钻!你再听下去:现在你父亲这老头子又正在跟米钦卡作对。因为他忽然对格鲁申卡着了迷,只要一看到她,就口水直流。他刚才就是因为她,才在修道室里闹出这么大一场乱子,只因为米乌索夫叫了她一声淫荡的畜生。他追求得比雄猫叫春还厉害。以前她只受雇替他干点酒店里的暧昧的小差事,现在他忽然摸透了、看清了她,就发起狂来,向她提出许多建议,自然不是干净的建议。他们父子两人一定会狭路相逢的。格鲁申卡现在对两个人都没有答应,暂时还是两面摇摆,逗弄着两个人,看一看跟谁更有好处,因为从父亲那里虽然可以捞到许多钱,但是他不会娶她,到最后也许会发犹太人的脾气,把钱袋扎得紧紧的。在这方面,米钦卡也有他的长处;他没有钱,却能娶她。是的,会娶她的!他会抛弃未婚妻,高贵有钱,上校的女儿,美貌无双的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去娶那个市议长、淫荡的粗人、老商人萨姆索诺夫以前的姘妇格鲁申卡。从这团乱麻里,真的会弄出刑事纠纷来的。你的胞兄伊凡就等着这个机会,好吃到甜头:得到他苦苦思慕的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同时又弄到她的六万卢布嫁资。这作为一个开头,对于像他这样的小人物、穷光蛋来说,也就够美的了。你还要注意:这不但不得罪米钦卡,反倒会使他终生感激不尽。我确切知道,还在上个星期,米钦卡在酒店里和吉卜赛女人一起喝醉了酒时,就自己高声叫嚷过,说他不配和未婚妻卡捷琳娜结合,只有兄弟伊凡才配得上。至于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本人,对于像伊凡·费多罗维奇那样迷人的男子最终总是无法拒绝的;她现在已经开始在他们两弟兄之间犹豫不决了。这个伊凡是用什么把你们大家迷惑得对他五体投地地崇拜的呢?他还笑你们:仿佛说,我多得意,你们破钞,我得甜头。”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为什么说得这样肯定？”阿辽沙忽然皱起眉头，严厉地问。

“但是为什么你要这样问，而且预先就怕我回答呢？那就是说，你自己也承认我说的是实话。”

“你对伊凡没有好感。伊凡是不会受金钱诱惑的。”

“真的么？那么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美貌呢？这里还不单单是钱的问题，尽管六万卢布嫁资也是很诱惑人的东西。”

“伊凡的眼光要比这远大些。伊凡不会为了几万卢布受诱惑。伊凡追求的不是金钱，不是安静。他也许是在寻求苦难。”

“这又是什么怪念头？唉，你们……真是贵族！”

“米沙，你知道他的心灵乱。他的脑子着了迷。他有重大的思想问题没能解决。他是不需要百万家私而需要解决思想问题的那种人。”

“阿辽沙，你是个文抄公，你说的是长老的话。这是伊凡给你们出的谜语！”拉基金怀着显然的恶意大声说。他甚至变了脸色，嘴角也扭歪了。“而且是一个愚蠢的谜语，犯不上去猜。动一动脑筋就可以明白。他的文章既可笑又荒唐。刚才听到他那段愚蠢的学说了吗：‘既没有灵魂不死，就没有道德，一切都可以做。’——顺便说一说，你记不记得？你的哥哥米钦卡还大声说：‘我要记住！’——这是一个诱惑人的学说，为混蛋们预备的……我骂起人来，这很不好，……不是为混蛋们预备的，是给一般装腔作势的学究、怀着‘无法解决的思想难题’的人们预备的。他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全部论点只是：‘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自行意识到！’他的整个学说是卑鄙的！人类自己会找到力量，为了美德而生活，即使并不信仰灵魂不死也无妨！在爱自由，爱平等，友善之中可以找到它……”

拉基金说得激动起来，几乎不能自制，但是忽然好像想起了什么，突然住了口。

“嗯，够了。”他比刚才更加勉强地微笑了一下。“你笑什么？你以为我是一个庸人么？”

“不，我根本不认为你是个庸人。你聪明，但是……别往心里去，我这是没来由地笑了一声。我明白你会激动起来，米沙。从你的激

昂的样子，我猜到你自己对于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并不是无动于衷的，我早就疑惑着，所以你不爱伊凡哥哥。你是吃他的醋吧？”

“你再加上一句：我还为了她的金钱吃醋，好不好？”

“不，我并不加上关于金钱的话，我不想气你。”

“我相信，既然你这样说了。但是不管怎样，你和你的哥哥伊凡都见鬼去吧！你们全都不会明白，不管有没有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人们也可以对他没有好感的。我为什么要对他有好感呢？真莫名其妙！他曾经赏光骂过我。我为什么没有权利骂他呢？”

“我从来没有听见他曾说过你什么话，好话坏话都没有；他完全没有说到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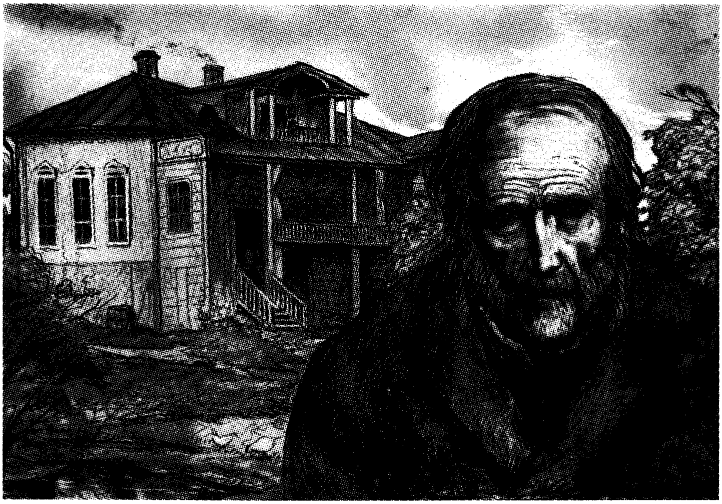
“我可听说前天他在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那里把我编排得一钱不值。哼，你瞧他对鄙人是多么关注。老弟，既有这样的事情，我就不知道究竟是谁吃谁的醋了！据他的高见，在最近的将来，如果我不决心剪发就大司祭的职务，就一定会到彼得堡去，加入一家大杂志社，而且一定会参加批评栏，写上十几年的文章，最后把这家杂志转到自己手里出版。然后，当我重新发行这家杂志的时候，一定会走自由主义和无神派的路子，带点社会主义的色彩，甚至发出一两点社会主义的火花，但是要十分小心，也就是说，实际上两边都不得罪，只瞒过愚人的耳目。根据你这位哥哥的说法，我的最终成就是：尽管有社会主义的色彩，却并不妨碍我把杂志预订费存在自己的名下，碰到机会在某个犹太人指导之下搞点买卖，直到在彼得堡盖起一所大厦，把杂志社也搬进去，把剩下的几层楼租给房客。他甚至连大厦的地点都给定好了：就在涅瓦河的新石桥附近，这桥听说最近正在计划修筑，是从锻造厂大街通到维堡区的。……”

“嗳呀，米沙，这一切也许真会应验的，甚至会一字不差哩！”阿辽沙忽然大声说，忍不住快乐地发笑。

“您也嘲弄起我来了，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

“不，我是说笑话，对不起。我想的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对不起：谁会对你转告得这么详细？你从谁那里听来的？当他谈论你的时候，你总不会亲自在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家里吧？”

“我不在那里，可是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在场，我亲耳听见德米



特里·费多罗维奇说的。既然你愿意知道，我也可以告诉你，他不是直接对我说的，是我偷听来的，自然并不是有意要这样，因为当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在隔壁屋里的时候，我一直坐在格鲁申卡的卧室里不敢出来。”

“啊，是的，我忘了她是你的亲戚。……”

“亲戚？格鲁申卡是我的亲戚？”拉基金忽然叫起来，脸涨得通红，“你发疯了么？神经有毛病吧！”

“怎么？难道不是亲戚么？我听人说是这样的……”

“你会从哪儿听说这样的事？哼，你们这些卡拉马佐夫家的先生们，自己夸耀是家世久远的大贵族，可是你父亲却跑来跑去在人家饭桌旁当小丑，求人家恩赐，在厨房里找碗饭吃。就算我只是牧师的儿子，在你们贵族面前连草芥也不如，但是不必这样快乐而又放肆地侮辱我吧。我也有名誉，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我不可能是格鲁申卡的亲戚，一个娼妓的亲戚，请你明白这一点！”

拉基金真气极了。

“请原谅，看在上帝的面上，我万想不到你会这样生气。再说，她怎么是娼妓呢？难道她是……这类的女人么？”阿辽沙忽然脸红了。“我再对你说一遍：我真的听人家说你们是亲戚。你常到她家去，又自己对我说你同她没有爱情的关系。……我从来没有想到，你竟会这样瞧不起她！难道她真的该受轻视么？”

“我到她家去自有原因，这不干你的事。关于亲戚一层，不是你的哥哥就是你的父亲，倒说不定会把她和你拉成亲戚关系的，可不是和我。哦，我们到了。你最好到厨房里去吧。哎哟！什么事情？那边出了什么事情？来晚了么？他们大概不至于吃得这样快吧？是不是又是卡拉马佐夫家的人捣起乱来了？一定是这样。那不是你父亲？在他后面的是伊凡·费多罗维奇。他们从院长屋里冲出来挤着往外走。伊西多尔神父从台阶上朝他们的背后吼叫。你的父亲也吼叫着，还挥舞着手。一定在骂人。噢，你瞧，米乌索夫也坐上马车要走了，你瞧，已经走了。连马克西莫夫地主都在跑。一定出了乱子；这么说，根本没有吃饭！是不是他们把院长给揍了？要不然也许是他们挨了揍了！这才该哩！……”

拉基金并没说错。真的出了乱子了，一个前所未闻、出人意料的乱子。而一切都出于“灵机一动”。

八 乱 子

当米乌索夫和伊凡·费多罗维奇一道走进院长房间的时候，他这个真正体面而高雅的人心里，很快地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高雅心理，他开始觉得生气很可耻。他暗地感到，既然自己实际上早该对这个卑贱的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轻视到极点了，那又何必在长老的修道室里为他失去冷静，以致弄到像刚才那样不能自制。“至少修士们是没有什么错处的，”他在院长屋外的台阶上忽然决定，“如果这里也都是些体面人，——这位当院长的尼古拉神父大概也出身贵族，——为什么不对他们和气些，亲热些，客气些呢？……我不再辩论了，甚至准备唯唯诺诺，用和气来吸引人，并且……并且……最后向他们证明，我不是这个伊索、这个小丑、这个滑稽戏子的同伙，我和他们大家一样，是上了当。……”

关于争论中的伐木、捕鱼这些事(林子和河究竟在哪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决定对他们完全让步，一劳永逸，今天就了结，再说这一切也根本不值几个钱。自己对修道院提出的诉讼决计撤回。

所有这些善意，在他们走进院长的餐室的时候，更加确定了。其实院长并没有餐室；因为实际上这所房子只有两个房间，当然，比起长老那里来，要宽敞而且方便得多。但是屋内的陈设也没有特别舒适的地方：家具包着皮子，是红木的，二十年代的旧式样；连地板都没有漆过。然而一切都干干净净，窗台上有许多珍贵的花草。此刻显得最奢侈的自然还是一张陈设豪华的饭桌，虽然这也只是相对地讲：桌毯是清洁的，餐具是亮晶晶的；有三种烤得很好的面包，两瓶葡萄酒，两瓶修道院里出产的出色的蜜，一大玻璃瓶修道院里自做的、附近闻名的酸汽水。但没有伏特加酒。据拉基金后来讲，这次的这顿饭预备了五道菜：鲟鱼汤外加鱼馅油酥饺；做得似乎十分别致的美味

白煮鱼;随后是红鱼丸子,冰淇淋和什锦煮水果,最后是凉粉冻。这是拉基金忍不住,特地到院长的厨房里转了一下才打听出来的。他同厨房里也有关系,他到处有熟人,到处有人给他提供消息。他有一颗很不安静的、忌妒的心。他完全意识到自己有相当的能力,但由于自视过高,把这种能力神经质地夸大了。他确切知道自己将做出某种事业,但使十分爱他的阿辽沙感到痛苦的是他的好友拉基金并不诚实,却又自己毫无自知之明,相反地,还因为自知不会偷窃桌上的钱,就完全肯定自己是最最诚实的人。在这一点上,不但阿辽沙,就是世上任何人也无能为力。

拉基金是小人物,没资格赴宴,但约西夫神父和佩西神父,还有另一位司祭,都被邀请了。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卡尔干诺夫和伊凡·费多罗维奇走进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院长的餐室里等着了。地主马克西莫夫也在一旁等候。院长迎到屋子的中央来接客人。他是一个细高个子、还很强壮的老人,黑发里夹着许多银丝,一张长形的、苦修士一般的严肃的脸。他默默地向客人们鞠躬致意,但是他们这一次却走近前去接受祝福。米乌索夫甚至索性想去吻吻他的手,但是院长不知怎么在那一刹那缩回了手,结果没有吻成。但伊凡·费多罗维奇和卡尔干诺夫这一次却行了全套的祝福礼,老老实实,照普通农民的样子吻手作声。

"我们应该深深地道歉,大师,"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开始说,殷勤地露齿微笑,语调却还是严肃而恭敬,"道歉的是只有我们几个人前来,而您邀请的我们那个同伴,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却不能来;他不能不辞谢您的赏赐,并且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在佐西马神父的修道室里,在同他儿子发生不幸的家庭争执时弄得忘乎所以,说了几句很不适当的话,……总而言之,是十分不体面的话,……关于这事(他望了望司祭们),大概大师也知道了。因此,他自己承认不对,深为后悔,感到羞耻,觉得不好意思,所以请我们,我和他的公子伊凡·费多罗维奇,对您表示真诚的遗憾、痛心和忏悔。……总而言之,他希望,而且打算以后再设法补救,现在他恳求您为他祝福,请您忘记已发生的事情。……"

米乌索夫沉默了。他说完这一大套话的最后几句时,自己十分

满意，心里连刚刚发火的一点痕迹都没有了。他又重新完全诚恳地爱人类了。院长严肃地听完他的话，微微低下头，回答说：

“对他的不到场，我深表惋惜。也许他如果跟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就会爱我们，正和我们爱他一样。请吧，诸位，请入席用饭。”

他站到神像的面前，开始朗诵祷词。大家恭敬地低下头，地主马克西莫夫甚至特别抢前一步，两手交叉在胸前，显得格外地虔诚。

可是就在这时，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又闹了一次最后的恶作剧。应该注意到，他确乎想走，而且实在感到在长老的修道室内做出这样可耻的行为以后，不能仍像没事人似的到院长那里去吃饭。他倒不是自觉惭愧，深自谴责，也许甚至完全相反，但是他总觉得去吃饭却有点不体面。然而，等到他那辆轧轧作响的马车开到客店台阶旁边的时候，他本来已经在上车，却忽然止住了。他想起了他在长老那里所说的话：“每当我跟人们来往时，老觉得我比一切人都低贱，大家全把我当小丑看待，所以我就想：那我就真的来扮演小丑吧，因为你们一个个全比我还愚蠢，还卑鄙。”他是想为自己的丑行而向所有的人复仇。这时他忽然偶尔想起，还在以前的时候，有一次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这样恨这个人？”他当时就以小丑式的厚颜无耻信口答道：“为什么吗，的确，他并没有对我做过什么坏事，但是我却对他做过一桩最没良心的坏事，而一旦做了，就正为了这个而立刻恨上他了。”现在想起这事，他在片刻的沉思中又恶毒地暗笑了。他的眼睛闪光，甚至嘴唇都颤动起来。“既然开了头，就一不做二不休吧。”他突然下了决心。这时他心灵深处的感觉可以归结为下面的几句话：“现在既已无法恢复自己的名誉，那就让我再无耻地朝他们脸上吐一口唾沫，表示我对你们毫不在乎，这就完了！”他吩咐马车夫等一等，自己快步回到修道院，一直走到院长那里。他还没十分明确自己要做什么事，但知道已经控制不住自己，只要稍微有个由头，就立刻会做出某种极端的丑行来。——但是也就止于丑行，决不会是什么犯罪，或者会受到法律制裁的行动。在最后关头，他永远会自行克制，有的时候甚至自己对这一点也感到惊奇。当他在院长的餐室里出现时，祷词刚刚念完，大家正要入座。他站在门槛边，看了这伙人一眼，发出恶毒而无礼的长笑，毫不畏惧地看着大家的眼睛。

“这些人还以为我走了，可我不是就在这儿么！”他朝整个大厅嚷了一声。

有一会儿大家都瞪目直视着他，默不作声，忽然间大家都预感到，马上就要闹出荒唐讨厌的事，闹出真正的乱子来了。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从最温和宽容的情绪立刻转为最忿恨的情绪。他的心里已经平息、宁静下来的一切，一下子又全都复活过来，涌了上来：

“不行，我不能忍受这个！”他嚷道，“我绝对不能，……我再也不能！”

血冲上他的头脑。他连话都说不清了，不过，这时已经顾不上什么言辞。他抓起了自己的帽子。

“他说‘我绝对不能，我再也不能’，可是，他究竟不能什么呀？”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大声说，“大师，我可以进来吗？您能接待我做座上客么？”

“我诚恳地邀请，”院长回答说，“诸位！请许我，”他忽然补充说，“出于至诚地恳请你们忘掉偶然的口角，在我们这简慢的饭席上恢复爱和亲人间的和睦，并且祈祷上帝……”

“不，不，不可能。”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似乎心不在焉地喊道。

“既然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不能，那么我也不能，我也不准备留下吃饭。我是打定了这个主意来的。现在我要到处跟着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您要是走，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我也走；您要是留下，我也留下。院长，您说亲人间的和睦这句话特别刺痛他的心，因为他不承认他是我的亲戚！对不对，冯·佐恩？原来冯·佐恩也在这里。您好呀，冯·佐恩。”

“您……这是对我说话么？”地主马克西莫夫吃了一惊，喃喃地说。

“自然是对你说，”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喊道，“不对你对谁，院长总不会是冯·佐恩吧！”

“可是我也不是冯·佐恩，我是马克西莫夫。”

“不，你是冯·佐恩。大师，您知道冯·佐恩是什么东西吗？有这么一个刑事案件：他在一个淫窟里——你们这里好像对于这种地方是这样称呼的，——遭到了谋财害命，尽管他已经年高望重，却仍旧

被别人把他装箱密封，编上号码，放在行李车里从彼得堡运到莫斯科去。钉箱子的时候，淫妇们还唱着歌，奏着竖琴，不对，是奏钢琴。这一位就是那个冯·佐恩。你是从死里复活了过来，对不对，冯·佐恩?”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话?”司祭们中间传出了这样的语声。

“我们走吧!”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朝卡尔干诺夫大声喊道。

“不，等一等!”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尖声地接口说，又向屋里走了一步，“容我也把话说完了。在修道室里我得了好名声，好像我有不敬行为，就因为我说到了船钉鱼。我的亲戚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喜欢在说话中 plus de noblesse que de sincerité[1]，相反地，我却喜欢在我的话里 plus de sincerité que de noblesse[2]，而且看不起 noblesse[3]！对不对，冯·佐恩？院长，我虽然是小丑，而且也正在演小丑，但是我是正直的骑士，愿意有话直说。是的，我是正直的骑士，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却只想受伤的自尊心，别的什么也不想。我前几天就想到这里来了，来看一看，说说我的心里话。我有一个儿子阿历克赛在这里修行；我是父亲，我关心他的命运，也应该关心。我总是一面听着，一面做戏，但暗地里也悄悄地在看，现在我要对你们表演最后的一幕。我们这里是怎么个情形呢？我们这里，凡是倒下的就让他躺着去。我们这里，只要一旦倒了下去，就永世不得翻身。这不行！我愿意站起来。神父们，我对你们很愤怒。忏悔是一种伟大的圣礼，连我也对它万分崇敬，顶礼膜拜，可是现在大家忽然都在修道室里跪下，出声地忏悔。难道可以准许出声忏悔么？圣父们规定忏悔应该对着耳朵进行，那样你的忏悔才能成为圣礼，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要不然，叫我怎么当着众人对他说明，譬如说，我做了什么什么，……也就是说，我做了这个那个，您明白了么！有时候这是连话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来的。要是说出来那就真成了乱子了！不行，神父们，这样下去，我们要被你们拉到鞭身教里去了。……我只要有机会，就要上书宗教会议，同时我也要把我的儿子阿历克赛领回家去。……”

---

① 法语：高贵更多于诚实。

② 法语：诚实更多于高贵。

③ 法语：高贵。

这里应该下个注脚：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是善于辨识风向的。曾经有个恶毒的谣言，甚至还传到了主教那里（这谣言不但涉及我们的修道院，也牵涉到实行长老制的别的修道院），说是长老过于受尊崇，甚至损害了院长的地位，又说长老们滥用忏悔的圣礼等等。这是一种无稽的指责，当时在我们这里和其他地方都渐渐地自行消灭了。但是愚蠢的魔鬼抓住了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引诱他沿着神经质的道路愈来愈深地陷到无耻的深渊里去，把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自己一点也不懂的那个已经过时的责备附耳告诉了他。他本来就说不清这个问题，加上这一次也没有人在长老的修道室里跪下，高声地忏悔，所以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自己并没有具体眼见这类事情，只是凭着记得的老谣言和传说胡诌一气罢了。但是在说完了这些蠢话以后，他自己也感到说的未免太离奇，忽然又想立刻对听话的人，尤其是对自己证明，他说的并不是胡诌。虽然他深知继续往下说的每句话，都将更离奇地把同样的胡诌加到已经说过的胡诌上去，但是他像从山上滚下的石头一般，已经不由自己了。

"真可耻！"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嚷道。

"对不起，"院长忽然说，"古话说得好：'有人对我大说坏话，甚至说些极难听的话。但我听了以后自语道：这是耶稣的惩戒，是他遣来医治我虚妄自大的灵魂的。'因此，我们万分地感谢您，尊贵的客人。"

说着他朝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深深地鞠了一躬。

"得啦，得啦！假道学，老一套！老调调，老手法！老一套的虚情假意，千篇一律的点头哈腰！我们知道这一类的点头哈腰！'口蜜腹剑'，像席勒的剧本《强盗》里说的那样。神父们，我不爱虚伪，只求真理！然而真理不在船钉鱼里面，这一点我公开说过！修士们，你们为什么吃斋？你们为什么希望靠这个取得天上的赏赐？这样可以取得赏赐，我也要吃斋的！不，修士，你应该立身行善，做有益社会的事情，不要关在修道院里吃现成饭，不要期待天上的赏赐，——这要困难得多。院长，我也会有条有理地说的。你们这里预备了什么东西？"他走到桌旁说，"老牌陈葡萄酒，叶利谢耶夫兄弟公司的散装蜜酒。啊呀，神父们！这可不像小船钉鱼。神父们真摆出了一些好酒，哈，哈，哈！可这都是谁供给的？是俄罗斯的农民和做工的，他们硬

从家庭和国库收入中抠出自己用长满老茧的双手挣到的几文小钱，送到了这里！神父们，你们在喝人民的血！”

“您说这种话实在太不成体统了，”约西夫神父说。佩西神父始终保持着沉默。米乌索夫从屋里冲了出去，卡尔干诺夫跟在后面。

“神父们，我也跟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走！我再也不到你们这里来，跪着请我也不来了。我曾捐过一千卢布，你们又鼓出眼珠想要更多的，哈，哈，哈！不，我再也不捐了。我要为我的已经失去的青春，为我所受的一切侮辱报仇！”他用一种装腔作势的激动情绪拍着桌子。“这个修道院对我的生活起过很大的影响！它曾经使得我流了许多悲苦的眼泪！你们嗾使我的妻子，疯癫病的女人起来反对我。你们在大小教堂里诅咒我，在四郊各处散播我的坏话！够了，神父们，现在是自由主义的时代，轮船铁路的时代。不要说几千卢布，几百卢布，连几百个戈比，你们也不用想再从我手里拿到了！”

这里又应该下个注脚：我们的修道院根本就从来没有对他的生活起过什么特别的影响，也从来不曾使得他流过什么悲苦的眼泪。但是他被自己装出来的眼泪弄得入了迷，一时间几乎自己也相信是真的，甚至差一点感动得要哭；但是就在这一刹那，他感到现在是该转圜的时候了。院长听了他那恶毒的谎话，低着头，又一次庄严地说：

“圣经又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们也要照这样去做。”

“得啦，得啦，得啦！又是反省自己呀等等那一套无聊的废话！你们去反省吧，神父们，我可要走了。我还要运用我做父亲的权力，把我的儿子阿历克赛叫回去，永不再来。伊凡·费多罗维奇，我的可敬的儿子，请容我命令你跟我回去，冯·佐恩，你留在这里做什么？立刻跟我进城去。我家里要快乐得多。只有一俄里路，我不给你吃素油，会给你一盘小猪肉饭的，我们好好儿吃一顿；喝白兰地，蜜酒；还有草莓酒。……喂，冯·佐恩，不要放过自己的幸福！”

他一边喊，一边指手划脚地走出了门。就在这个时候，拉基金看见他走了出来，便指给阿辽沙看。

“阿历克赛！”父亲看见了他，远远地喊叫，“今天就搬到我家去，

全都搬回来,把枕头和被褥都带着,以后不许你再来。”

阿历克赛一下子呆住了,他一声不响注意观察着这出戏。这时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已经钻进了马车,伊凡·费多罗维奇在后面跟着沉默而阴郁地坐到车里,甚至没有转身向阿辽沙道别。但是这里又发生了一个滑稽的,近乎不可思议的场面,作为这出戏的尾声。地主马克西莫夫忽然赶到马车踏脚板旁边来。他生怕到迟,是喘着气跑来的。拉基金和阿辽沙看见他跑着的样子。伊凡·费多罗维奇的左脚还踩在踏板上,他竟慌忙得急不可待地把一只脚踏上去,一手抓住马车夫的座台,就要跳进马车里去。

“我也跟你们去,我也跟你们去!”他嚷着,一面跳,一面发出咯咯的、快乐的笑声,脸上放光,露出不顾一切的样子,“把我也带去吧!”

“我不是说过,”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高兴地说,“这就是冯·佐恩!这是死里逃生的真正的冯·佐恩!你是怎么从那里挣脱出来的?你怎么在那儿活像是个冯·佐恩,可又能逃开不吃那顿饭?你真长着个铜脑壳哩!我也有个硬脑壳,老弟,可是,对你的脑壳我还是感到惊奇!跳上来,快跳上来!放他进来,伊凡,会有乐子瞧的。他可以对付着躺在我们的脚底下。你可以躺下的,是不是,冯·佐恩!要不然让他跟车夫一块儿坐在赶车座上。……跳到赶车座上去,冯·佐恩!……”

但是已经坐下的伊凡·费多罗维奇一声不吭,忽然用全力朝马克西莫夫的胸前击了一拳,打得他飞出一丈开外。只是偶然才没有倒在地上。

“快走!”伊凡·费多罗维奇恶狠狠地对马车夫喝道。

“你干吗?你干吗?你为什么对他这样?”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发起火来,但是马车已经走了。伊凡·费多罗维奇没有回答。

“你这人呀!”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沉默了两分钟,朝儿子斜了一眼,又说起来。“到修道院来这件事是你自己发动的。你自己怂恿的,自己赞成的。为什么你现在又生气?”

“您说够废话了,现在休息一会儿吧,”伊凡·费多罗维奇厉声说。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又沉默了有两分钟光景。

“现在喝一点白兰地才好呢,”他像劝诱似的说。但是伊凡·费多

罗维奇没有理他。

“到家以后，你也喝一点。”

伊凡·费多罗维奇还是默不作声。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又等了两分钟：

“我一定要把阿辽沙从修道院里叫回来，尽管你们会很不痛快，敬爱的卡尔·冯·莫尔。”

伊凡·费多罗维奇轻蔑地耸耸肩膀，转过身去，开始眺望道路。两人以后一直到家也没有说话。

第三卷 好色之徒

一 下 房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住宅并不在市中心，但也不十分偏僻，房子很旧，却具有悦目的外表：是带阁楼的平房，粉刷成灰色，带着红色的铁皮屋顶。然而它还能支持很久，房子开间极大，也很舒适，有各种各样的贮藏室，有各种各样的暗间和意料不到的小楼梯。里面老鼠成群，然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并不特别讨厌它们："晚上独自在家的时候不至于那么寂寞。"再说他也确乎有到晚上打发仆人们到厢房去，整夜关着门独自一人呆在屋子里的习惯。那所厢房在院子里，宽敞而且坚固；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把做饭的地方也安排在那里，虽然正房里也有厨房。他不爱闻厨房的味儿，食物无分冬夏全从院子里端来。本来，这所住宅是为大家庭建筑的，主仆一起再加五倍都住得下。但是在我们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正房只住有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和伊凡·费多罗维奇两人，而下人住的厢房里只住着三个仆人：老头儿格里戈里，他的妻子老太婆玛尔法，还有年轻的男仆斯麦尔佳科夫。关于这三个仆人必须说得稍为详细些。关于老头儿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图佐夫，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他是一个坚定倔强的人，会固执而不屈不挠地追求自己的目的，只要这个目的由于某种原因（虽然这个原因往往很不合理）在他看来是一种不可推翻的真理。总而言之，他是正直不阿的。他的妻子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虽然一辈子在丈夫的意志面前表示无条件地服从，有时却也对他提出固执的要求，例如要求在农民刚刚解放以后马上离开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到莫斯科去，开始做个什么小生意，因为他们积攒了一些钱。但是格里戈里当时不容分说地断定，女人是在那里胡说，"因为一切女人全是不忠实的"，他们不应该离开旧主人，无论这主人为人

怎样，“因为现在这是他们应尽的责任”。

“你明白不明白，什么叫做责任？”他问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

“关于责任我明白。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但是我们有什么责任留在这里？我真不明白，”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坚定地回答。

“不明白就不明白，但事情就这样决定。以后不许再说。”

结果果然这样，他们没有走，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给他们定了工资，并不多，却按时清付。格里戈里也知道他对于主人有一种不可辩驳的势力。他感到了这个，而这也是理所应当的：这个狡狯固执的小丑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在“某些生活上的事情”里，有很坚定的性格，而在另一些“生活上的事情”里，他的性格就大大软弱，这在他自己也感到惊奇。他自己也知道是哪些事情，正是因为知道，所以很害怕。在有些生活上的事情里，应该特别警惕，如果没有忠实可靠的人在旁边，就会十分困难，而格里戈里正是最忠实可靠的人。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生平有许多次甚至发生过可能挨打，而且会被痛打一顿的危险，总是由格里戈里加以解救，虽然事后每次总要挨这位老仆的一番训诫。然而单单挨打还不至使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害怕；另外还常发生一些远为严重的，甚至十分微妙复杂的情况，到那时候，大概连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自己也说不清对于忠实、亲近的人有多么异乎寻常的需要，这种需要是他有时会突然一下子无法理解地自行感觉到的。这是一种近乎病态的情况：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是个十分淫荡而且在情欲方面时常残忍得像恶魔般的人，但是忽然有时会在酒醉的时候自行感到精神上的恐怖和道德上的震动，对他的心灵几乎会产生一种甚至可以说是生理上的影响。他有时说：“我的心在这时候就好像是哆嗦着提到了喉咙里似的。”就在这种时候，他希望在他的附近，离他不远，倒不一定在一所房子里，但至少在厢房里，有一个忠实、坚定的，和他迥然不同、毫不荒唐的人，这个人虽然看见了他所做的一切恶行丑事，知道了一切秘密，却还是由于忠心而容忍这一切，并不反对，主要是不加责备，不说关于今生或死后的威吓话，而且在需要的时候还要保护他，保护他免受某个不相识的、可怕而危险的人的威胁。重要的是身边必需要有**另外一个**人，一个相处多年的、友善的人，以便在痛苦的时候可以招他前来，只为了

可以看看他的脸，或者搭讪几句话，甚至完全不相干的话，如果这个人不表示什么意见，并不生气，他心上会好像轻松些；如果这个人生气，那么就更加愁闷些也行。曾有过这样的事——自然是十分稀有的：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甚至夜里走到厢房去把格里戈里唤醒，叫他到他那里去一下。格里戈里去了，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谈了些完全不相干的话，然后立刻打发他走，有时甚至加上嘲弄和玩笑，然后自己啐口唾沫，躺下睡觉，无挂无牵，安然入梦。阿辽沙回来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也曾有过这一类的情况。阿辽沙十分"打动了他的心"，因为他"生活着，一切都看见却不加任何责备"。不但如此，他还带来了从未遇到过的东西：对于他这老头子完全不加轻蔑，相反地，倒流露出永远不变的亲切，真诚而毫不做作的依恋，对于他这样一个不值得依恋的人的依恋。这一切对于老放荡鬼和不顾家的人，是完全的意外，对于至今只爱"作孽"的他，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阿辽沙离开后，他自己承认他明白了一点至今不愿明白的东西。

我在这篇小说开头时已经提过，格里戈里恨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第一位夫人，长子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的母亲，相反地却保护第二位夫人，疯癫病人索菲亚·伊凡诺芙娜，他反对自己的主人，反对一切偶然说她一句坏话或轻浮的话的人。他对于这不幸的女人的同情竟变成了一种神圣的东西，因此，二十年来，无论什么人对她说一句甚至只是不好的暗示，他也受不了，立刻要对施加侮辱的人进行驳斥。格里戈里外表上是冷静、威严的人，不爱多嘴，要说就说有分量的、不轻浮的话。同样，猛一看去也摸不准他究竟爱不爱自己那个温顺驯服的妻子，但是他实在是爱她的，而她自然也明白这一点。这个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不但不是个蠢女人，也许比她的丈夫还要聪明，至少在日常生活方面比他有主意，但是从结婚那一天起，她就毫无怨言而且十分柔顺地服从他，认为他精神上比自己优越而毫没有二话地尊敬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两人一辈子很少谈心，至多谈些极必要的日常琐事。傲慢庄严的格里戈里总是独自考虑一切，操心一切，所以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早就明白他完全不需要她的劝告。她感到丈夫十分欣赏她的沉默，认为她这样做是聪明的。他从来没有真正打过她，只偶尔有过一次，也只是轻轻揍

了几下。在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婚后的第一年,有一次在村庄里,聚集了一些当时还是农奴的乡下姑娘和村妇们到主人的院里来唱歌跳舞。她们跳起了"牧场"舞,忽然,那时还是个年轻少妇的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跳到合唱队的前面,用特别的姿势跳起"俄罗斯"舞来,并不照乡村的样子,像村妇那样跳,而是照她在有钱的米乌索夫家地主剧场里充当家奴时的跳法,——这剧场里有从莫斯科聘请来的舞蹈教师专教演员们跳舞。格里戈里看见他的妻子这样跳舞,一小时以后,在自己家那个木屋里轻轻地揪住她头发教训了她一顿。但是殴打的事情从此根绝了,一辈子再也没有重新发生过,而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也从此戒了跳舞。

上帝没有赐给他们儿女,有过一个婴孩也死去了。但格里戈里显然爱孩子,甚至并不隐瞒这一点,也就是说并不觉得不好意思流露出来。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逃走以后,他把三岁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领来,照管了差不多一年光景,自己拿木梳给他梳头,甚至自己在洗衣盆里给他洗澡。后来他既照料过伊凡·费多罗维奇又照料过阿辽沙,为这个还挨过一记耳光;但这些我都已经讲过了。至于自己的小孩,那么惟有当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怀孕的时候,他在期望中喜欢了一下。等到生下以后,他就既感到伤心又感到恐怖。因为这男孩生下来就是六指的。格里戈里看见了这个,懊丧得不得了,不但一直到受洗的那天始终一言不发,还故意默默地躲到菜园里去。那时候是春天,他在花园里的菜地上整掘了三天菜畦。第三天上,必须给婴孩施洗了;格里戈里当时已经想好了主意。他走进木屋,神父和宾客们都已聚在那里,最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也亲自驾临,来当教父。格里戈里忽然声明,婴孩"根本不应该受洗"。他这声明声音不高,话也不多,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只是呆呆地凝神望着神父。

"这又是为什么?"神父带着好玩的惊奇神色问道。

"因为这……是条龙……"格里戈里喃喃地说。

"怎么是龙?什么龙?"

格里戈里沉默了一会。

"发生了自然的错乱……"他嘟囔着说,虽然很不清楚,却极坚定,显然不愿再多说。

大家笑了一阵，自然还是给可怜的婴孩行了洗礼。格里戈里在圣水盘旁边热心地祷告，却没有改变对这个初生婴儿的看法。不过他什么都不去干涉，在有病的男孩活着的两星期内，差不多没有看他一下，甚至不愿理会他，而且大半时间都不在家。但是过了两星期男孩生了鹅口疮死去以后，他亲自把他放在小棺材里，带着深沉的忧伤望着他。等到往不深的小坟坑里填土的时候，他跪下来，朝小坟叩了头。从那时起，有许多年他一次也没有提起过自己的孩子，而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也一次没有当他的面回忆孩子，在遇到要同什么人谈起自己的"小宝贝"的时候，就把声音压低下来，虽然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并不在旁边。据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说，他自从埋葬了婴孩以来，特别热心钻研"神事"了，读《圣者传》，多半是默念，每次戴上大圆银边眼镜一个人念。除去在四旬斋的时候以外，他不大声朗读。他爱读《约伯书》，不知从哪里弄来了"我们符合神意的神父伊萨克·西林"的语录和信条抄本，拚命地念着，多年如一日，差不多一点也不明白其中的意义，但是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才更加宝爱这本书。最近，他对在邻近地方偶尔接触到的鞭身教开始留意并且研究起来。他显然十分震动，但是觉得转而皈依另一种新信仰还是不合适的。他对于"神学"的渊博自然更使他的面貌平添了几分严肃气派。

也许，他本性倾向于神秘主义。好像故意似的，六指婴孩的出世和死亡又恰巧和另一桩很奇怪的、出乎意料的新鲜事赶在一起。这事据他以后有一次自己表示，在他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就在六指婴孩埋葬的那天，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夜里醒来，听见好像有新生婴孩的哭声。她害怕了，叫醒丈夫。他细听了一下，说多半有人在呻吟，"好像是女人"。他穿衣起床。那时是很暖和的五月之夜。他走出房门，清晰地听出呻吟声是从花园里传来的。但是从院子通向花园的门夜里是锁着的，除去这个门以外就没法进去，因为花园的四周有坚固高厚的围墙。格里戈里回到屋里，点上玻璃灯，取了花园的钥匙，没理会他的妻子歇斯底里性的恐怖（她老是咬定说，她听见了孩子的哭声，一定是她的男孩哭着唤她），默默地走进园里去了。他立刻听清呻吟声是从园中小门旁边的澡堂里传出来的，而

且呻吟的一定是女人，他开了澡堂的门，看见了一幅把他惊呆了的景象。一个流浪街头为全城闻名的本城疯女人，绰号叫丽萨维塔·斯麦尔佳莎娅（臭丽萨维塔）的钻进了他们的澡堂，刚刚生养了一个婴孩。婴孩躺在她的近旁，她在他的身边快要死了。她一句话也不说，因为她不会说话。但是所有这一切应该特别说明一下。

二 丽萨维塔·斯麦尔佳莎娅

这里有一段特别的情节，使格里戈里受到极大的震撼，把他以前的一个不痛快的、讨厌的疑心完全证实了。这个丽萨维塔·斯麦尔佳莎娅是一个身材异常短小的女人，像我们小城里许多进香老妇人在她死后感叹回忆时所说的那样：是个“三寸丁”。她二十岁，脸庞健康、宽阔而红润，却带着一副白痴相。眼神驯顺，却呆板而叫人不愉快。她一辈子无分冬夏永远赤脚走路，穿着一件麻衬衫。一头黑发特别浓厚，拳曲得像绵羊毛，覆在头上好像一顶大帽子。此外，她的头发永远粘满泥土和脏东西，粘着树叶、草棍木屑之类，因为她永远就地睡在烂泥里，她的父亲是个没家没业又长年害病的小市民伊里亚，他拚命喝酒，多年寄住在一些有钱的主人家（也是小市民）充当佣工一类的角色。丽萨维塔的母亲早已去世。病不离身以致性格变坏的伊里亚，每逢丽萨维塔回家，就惨无人道地毒打她。但是她不大回家，因为她靠全城的人活着，他们把她看作疯狂的、上帝的人。伊里亚的主人们，伊里亚自己，甚至还有许多城里的善心人，特别是男女商人，屡次想给丽萨维塔穿点衣裳，要她比单穿件衬衫体面些，到冬天往往有人给她穿一件皮袄，给她在脚上套一双皮靴，她照例毫不抗拒地让人家替她穿上；但是她一定很快走到什么地方去，多半是在教堂的门廊上，脱下一切舍给她的东西——头巾呀，裙子呀，皮袄和皮靴呀，——留在当地，照旧光着脚，单穿着一件衬衫，径自走开了。有一次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省里一位新省长亲自来视察我们的小

城，看见了丽萨维塔，使他在好心情中感到老大的不痛快，虽然听了人家报告，明白她是“癫狂人”，还是指出，一个年轻的姑娘穿了衬衫游荡，有伤观瞻，所以以后不应再有这种情形。但是省长一走，丽萨维塔还是老样子。后来她的父亲死了，她作为一个孤女，更得到城里信神的人们的怜惜。实际上大家甚至好像都很爱她，连男孩子们也不逗弄她，不给她气受，而我们那班男孩子，尤其是上学的，本来是最好恶作剧的人。她到不认识的人家去，谁也不赶她，相反地，竭力和气待她，还给她几个钱。有人给她钱，她收了下来，立刻拿去放进了某个教堂的或者监狱的捐献箱。在市场上有人给她面包卷或甜点心，她一定拿去送给路上首先遇到的孩子，有时竟会拦住某一位极有钱的太太，把它送给她；而太太们甚至会高兴地接受。她自己却只是用黑面包就水糊口。她有时走进一家阔气的铺子里去坐下来，尽管铺子里放着贵重的货物，还有银钱，主人们却从来不防她，知道哪怕当她面前把几千卢布掏出来，忘在那里，她也决不会取其中一个戈比的。她不大进教堂；却睡在教堂的门廊上，或是跳过篱笆（我们这里直到现在还有许多篱笆当围墙用），到某家的菜园里去睡。她大概每星期回家一次，就是说到她去世的父亲所寄住的主人们家里去，但是到了冬天就每天去，却只是夜里去，不是在穿堂里，就是在牛圈里过夜。人们对于她能受得住这样的生活大为惊奇，但是她已经习惯了；她身材虽小，体格却结实非常。有些老爷们甚至断定她做这一切只是由于骄傲，然而好像不见得：她连什么话也不会说，偶尔只是动一动舌头，吼叫一两声，——这怎么还能谈得到骄傲呢？后来出了下面的一件事情（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一个九月间明亮而且温和的夜里，圆圆的月亮照耀着，在我们这里看来已经算很晚了，一群喝得醉醺醺的寻欢作乐的老爷们，一共有五六个好汉，从俱乐部出来，抄小路回家。胡同两面全是篱笆，里面连绵不绝尽是各家宅旁的菜园；这胡同通一个小桥，桥下是一条发臭的长沟，我们这里有时把它叫做小河。他们这一群人在篱笆旁边看见了睡在荨麻和牛蒡草上的丽萨维塔。喝醉了酒的老爷们站在她的前面，嘻嘻哈哈地笑着，开始用一切说得出口的下流话开玩笑。有一位年青老爷心血来潮，突

然就一个不可想象的题目提出了个十分怪诞的问题:"能不能有谁把这样一只野兽当作女人,并且现在就对她如此这般……"大家带着骄傲的厌恶心,肯定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恰巧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也在这群人里面,他顿时跳出来,说可以把她当作女人,而且很可以,甚至还别有风味等等。说实话他在那时候就已经带着十二分做作的样子,抢着充当小丑的角色,爱跳出来引老爷们一笑,外表上自然是平等的,但其实在他们面前却完全是个十足的下贱人。这正是在他从莫斯科接到了他的第一位夫人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死耗的时候,这时他却不顾帽子上带着黑纱,仍一味狂嫖滥饮,城里有些人,甚至是最荒唐的人都对他瞧不入眼。这伙人对于他的出乎意料的说法自然哈哈地笑了起来;其中一个人甚至开始鼓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但是其余的人都更加不以为然,尽管仍过分地一味嬉笑作乐。最后大家终于各自走散了。以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起誓说他当时也和大家一样地回家了;也许就是这个样子,没有人确切知道,而且也永远不会知道的。但是过了五六个月,全城的人都发自真心而且异常愤怒地谈论起丽萨维塔怀了孕,大家全在探询,追查:谁犯的罪?是谁凌辱她的?当时忽然全城散布着可怕的传闻,说凌辱她的就是这个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这传闻从哪里来的呢?在夜游的那伙老爷们里面,当时还留在本城的恰巧只剩一个人了,这个人还是位年轻可敬的五等文官,有家庭和几个已成年的女儿,即使确有其事,也决不会去张扬的;其余参与的人一共有五个,当时都走散了。但是传闻一直肯定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而且还继续钉着他。自然他对于这事也根本不大在意:他连反驳那些商人或小市民们都感到不屑。他当时很骄傲,只在自己交往的一般官员和贵族的圈子里才讲话,并且很得他们的欢心。就在这时候,格里戈里却不惜一切地在努力维护自己的主人,不但为他辩护,反驳一切流言蜚语,还为他跟人相骂和争吵,竟使许多人都不再信这谣言。"她这下贱女人,是自己不好,"他肯定地说,而凌辱她的不是别人,一定是"螺钉卡尔伯",——叫这个名字的是一个当时全城无人不知的可怕的罪犯,从省城监狱里逃出来秘密住在我们城里的。这个猜测好像是很合情理的,大家都记起了卡

尔伯，突然记起他来，因为他恰巧在去年初秋的那几个夜里在城里游荡，还抢劫了三个人。但是这件事情和所有这些议论不但没有使大家对这可怜的疯女人减少同情，大家反而更加保护她、关心她了。一个富裕的寡妇，女商人康德拉奇耶娃甚至安排好一切，到四月底就把丽萨维塔领到自己家里，想不放她出去，一直到分娩后为止。有人小心地看着她，然而结果是不管怎样小心，丽萨维塔在最后一天的晚上，还是突然偷偷地离开了康德拉奇耶娃家，出现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花园里。她怀着孕，怎么能爬过花园的坚厚的高墙，始终是个谜。有些人认为准是有人把她"抬过去"的，另一些人却说是什么精灵"抬过去"的。但最可能的还是：这一切的发生虽然显得奇妙，却极自然，丽萨维塔本来会爬别人家菜园的篱笆，到里面去住宿，这次准又设法爬上了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围墙，尽管有孕在身，却不顾会给自己造成伤害，冒险跳进了园子。格里戈里连忙跑去找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叫她到丽萨维塔那里去帮忙，自己又跑出去找一个当产婆的小市民，这个女人恰巧住得很近。婴孩得救了，但是丽萨维塔到黎明时就咽了气。格里戈里把婴孩抱到屋里，让她妻子坐下，把婴孩搁在她膝上，直接放在她的怀里："孤儿是上帝的孩子，谁都应该爱他，咱们更加不用说了。咱们死去的孩子把他送给我们，他是魔鬼的儿子和圣女生的。你喂着他吧，以后不要再哭了。"于是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抚养起这个婴孩来了。他受了洗礼，起名巴维尔，至于父名，大家竟不约而同地叫他费多罗维奇。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丝毫也不加反对，甚至觉得这一切很有意思，尽管继续竭力否认各种谣言。城里对于他收留弃儿一事很满意。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后来还给这个弃儿起了姓：叫斯麦尔佳科夫，是按他母亲的混名丽萨维塔·斯麦尔佳莎娅起的。这个斯麦尔佳科夫长大后就成了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第二个仆人，在我们的故事开头时同老人格里戈里和老妇人玛尔法一块儿住在厢房里。他还充当着厨子。本应该专门把他介绍几句，但是为这种寻常的仆人来耗费读者的精神，我觉得未免不好意思，因此现在我就转到我的故事的正文上去，不过在事件进一步发展下去时，自然而然还会再讲到斯麦尔佳科夫的。

三　热心的忏悔(诗体)

阿辽沙听到父亲离开修道院时从马车里喊着给他下的命令,一时感到十分惶惑。他并没有像木头似的呆立在那里,他是从来不会这样的。相反地,他尽管满心不安,还是立刻到院长的厨房里去了一下,打听他父亲在上面干出了什么事。接着他就动身,希望在进城的路上好歹总能想出办法解决使他烦恼的难题。首先要说明:对于父亲的大叫大嚷和“连枕头褥子”一齐搬回家去的命令,他一点也不怕。他十分清楚,高声而且装腔作势嚷着要他搬回家的命令,是在“忘形”中发出的,甚至可以说只是为了面子,——好像最近城里一个喝酒太多的小市民,在自己过命名日的那天,因为别人当着客人们的面不让他再喝酒而生气,忽然打碎自己的器皿,撕破自己和妻子的衣裳,摔坏自己的家具,甚至猛砸屋里的玻璃,这完全是为了面子,和刚才父亲的情形相同。不用说,那个喝酒过多的小市民第二天酒醒后,很痛惜那些已摔破的碗碟。阿辽沙知道老头儿明天也一定会再放他回修道院去,甚至今天就会放的。他并且深信,父亲即使会侮辱任何人也不愿侮辱他。阿辽沙相信全世界永远没有人愿意侮辱他,甚至不但不愿,而且不能。在他看来,这是永久不移、无可置议的定理,他抱着这个信念往前走,没有一点怀疑。

但是这时候有另一种惧怕萦绕在他心头,一种完全不同的惧怕,而且使他更痛苦的是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其实那就是惧怕女人,具体点就是惧怕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刚才托霍赫拉柯娃夫人带来一封信,不知为什么坚决请他去一趟的那个女人。这一要求和必须前去的感觉立即使他的心里产生了一种苦恼的情绪,从早晨以来这种苦恼心情越来越厉害,以后在修道院里,以及刚才在院长屋里等等接二连三出现的种种奇闻丑事,也都没有冲淡这种心情。他所惧怕的并不是不知道她将对他说什么话,他将怎样回答她。他怕她,也不只因为她是个女人;他自然不大了解女人,但不管怎样,他

有生以来,从孩提的时候起一直到入修道院为止,也曾长期净跟女人们在一起过活。他怕的就是这个女人,就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他从第一次见她的面起就怕她。他一共只见过她一两次,最多只有三次,甚至只有一次偶尔同她讲过几句话。在他记忆里,她的形象是一个美丽、骄傲、意志很强的女郎。但是使他苦恼的也不是美貌,而是别的东西。正因为他这种恐惧模糊不清,所以此刻更加剧了他心中的恐惧感。这位女郎的用意是高尚的,他知道这个:她努力拯救他的哥哥德米特里,尽管他已经对她犯有过错,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心胸宽大。然而,虽然他承认,而且也能公正对待这些美好而宽大的情感,但是在他走近她的住所的时候,他的脊背上还是一阵阵发凉。

他估计在她家里是不会遇到同她很接近的伊凡·费多罗维奇哥哥的,因为伊凡哥哥现在一定同父亲在一起。至于德米特里,他估计更加不会在那里,而且也预见到是出于什么原因。因此,他们的谈话可能会单独进行。他很希望在开始这场不祥的谈话以前先见一见德米特里哥哥,到他那里去一趟。他不想把那封信给他看,却可以向他稍为透露几句。但是德米特里哥哥住得很远,现在一定也不会在家。他站定下来,犹豫了一分钟,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他像惯常那样匆忙地给自己画了个十字,马上又不知为什么微笑了一下,就坚定地动身到他心目中这位可怕的女郎家去了。

他认识她的家。要从这里走到大街,然后再经过市场等等,路是不很近的。我们这不算大的小城很散漫,各处间的距离相当远。再说父亲正等着他,也许还没忘记自己的命令,会发起牛脾气来,所以必须赶快,以便两处都赶得及。考虑到这一切,他决定缩短路程,抄近路,而城里的这些近路他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所谓近路,其实是没有路,需要顺着荒凉的围墙根,有时甚至要跨过别人家的篱笆,经过别人家的院子,不过那些地方随便什么人都认识他,而且都同他招呼问好的。他抄这条路到大街去,要近一半。有一个地方他甚至还会很靠近地走过父亲家的房子,也就是说经过和父亲的房子相邻的一所花园,那花园是附属于一所旧得歪斜了的,有四扇窗户的小房子的。阿辽沙知道这所房子的主人是本城的一个小市民,断了腿的老妇人,同居的还有她女儿。她女儿过去是京城里文雅的女仆,最近还

在几位将军家做事，为了母亲的病回家来有一年光景了，常穿着漂亮的衣服在人前显耀。但是母女俩陷入了可怕的贫困境地，弄得甚至每天常到隔壁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家的厨房里去要菜汤和面包。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很愿意赒济她们。但是这位女儿一面要汤吃，一面却连一件衣裳也不肯卖，其中一件甚至还拖着极长的衣裾。对于最后这件事，阿辽沙当然完全是从他那位对本城的事无所不晓的好友拉基金那里偶然听说的，而且不用说，知道了以后当时就忘掉了。但是现在走到邻家的花园跟前时，他忽然想起了衣裾的事，很快地抬起了原来正在沉思中低垂着的头，突然间……碰上了一个最出人意料的巧遇。

他的哥哥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在邻家花园的篱笆里，脚蹬在什么东西上面，上身探出来，正在拚命向他招手叫他，显然为了怕人家听见，不但不敢大声喊，甚至不敢出声说话。阿辽沙立刻跑到了篱笆跟前。

"幸亏你自己抬头看了一下，要不然，我差点要出声喊你了，"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高兴而匆促地低声说。"你爬过来！快些！唉，你来得真好。我刚想起你。……"

阿辽沙自己也很高兴，只是在犹豫怎样才能跨过篱笆。但是米卡用大力士般的手抓住了他的胳膊，帮他跳篱笆。阿辽沙撩起了修士服，用城里赤脚顽童似的灵巧姿势跳了过去。

"好了，咱们走！"米卡兴奋地急忙低声说。

"到哪儿去？"阿辽沙也低声说。他朝四面打量了一下，看见自己在一个完全空旷的花园中，里面除他们俩以外，没有一个人。花园虽小，但是园主的小屋到底还离开他们足有五十步远。"这里什么人也没有，你干吗要低声说话？"

"干吗低声说话？哎呀，见鬼！"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忽然用本来的嗓门大声说了起来，"我真是干吗要低声说呢？你看，有时候人的本性会突然发生什么样的错乱。我偷偷地躲在这里，侦伺着一个秘密，这一点以后再告诉你，但是想到这是秘密，我就忽然连说话也小声起来了，像傻子似的悄声说着，其实本来用不着这样。走吧！到那边去！暂时不要做声。我真想吻你一下！……刚才在你没来以

前，我坐在这里，反复念着：

> 赞扬上帝在世界上，
> 赞扬上帝在我心里！……”

花园面积有一俄亩光景，也许稍微大些，只在周围，沿着四面围墙栽有树木，有苹果树，枫树，菩提树，白桦树。花园中央是空旷的草场，夏天可以收割几普特干草。园子每逢春天由女主人租给别人，收几个卢布。园里还种着覆盆子，醋栗，茶藨子，也都种在围墙旁边；紧靠着屋子有菜畦，是新近才开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把客人领到园中离房屋最远的一个角上。那里，在密密的菩提树和一片醋栗和接骨木，绣球和丁香树之类的老灌木林中间，突然出现了一个旧得近乎成了废墟的绿色凉亭，这凉亭颜色发黑了，东倒西歪，亭壁是栅栏围成的，但上面还有顶子，可以在里面躲一躲雨。凉亭天知道建成于何年何月，据说还是五十年以前由当时的屋主，一个退伍的中校亚历山大·卡尔洛维奇·冯·史密特修建的。现在一切都已朽坏，地板霉烂了，每一条木板都已松动，木头发出潮味。亭子里有一张绿色的木桌，固定在地里，周围有木头长凳，也是绿色的，还可以在上面坐坐。阿辽沙一眼就看出了哥哥处于兴奋状态，但一走进凉亭时，就看见了桌上有一小瓶白兰地和一只杯子。

“这是白兰地！”米卡哈哈笑了。“你的眼光已经在说：‘他又在酗酒了！’但是你不要相信幻影。

> 切勿相信空虚和虚伪的人群，
> 要忘却自己的疑惑。……

我不是酗酒，只是‘解解馋’，像你的那只蠢猪拉基金所说的，他将来会当五品文官，净说些‘解解馋’之类的话。你坐下吧。我真想一把抱住你。阿辽沙，把你搂在胸前，抱得紧紧的，因为在整个世界上我真正地……真正地……（你要明白！你要明白！）爱着的只有你一个人！”

他在近乎疯狂的状态中说完最后一句话。

“只有你一个人，另外还恋着一个‘下贱’女人，我恋上了她，自己也就完蛋了。但是恋着并不就等于是爱。一面恋着一面也可以切齿

痛恨。你记住这个话！现在我还能快乐地说话！你坐下来，就坐在这桌旁，我挨着你，我要看着你，一直自己说下去。你别做声，让我一直说下去，因为现在是时候了。可是你知道，我觉得真的应该说得轻些，因为在这里……在这里……说不定会隔墙有耳的。我要把一切都对你说明白，刚才已说过：且听下回分解。这些日子以来（我已经在这里抛锚似的呆了五天了），一直到现在，我为什么这样急于要找你，渴望你来呢？为什么一连这些天呢？因为我要把所有的话对你一个人说出来，因为必须这样，因为你是我所需要的，因为明天我就要从云端坠落，因为明天生活就要完结，同时开始。你经历过、梦见过从山上掉进深坑里的情景么？现在我可并不是在梦中坠落。可是我不怕，你也不必怕。其实我是怕的，但是我心里很甜。其实也并不是甜，而是兴奋，……去他的吧，不管是什么，反正都一样。坚强的精神，软弱的精神，娘儿们的精神，——不管什么都一样！让我们赞美大自然吧：你瞧，太阳多么好，天多么晴朗，树叶多么绿，还正是夏天，下午三点多钟，万籁俱静！你到哪儿去？”

“我到父亲那里去，还想先到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那里去一趟。”

“到她那里，还到父亲那里！哎！真是巧极了！我为什么叫你，为什么事希望你来，为什么事从心里，甚至从肋骨里渴望着见你呢？就为的是想让你代表我到父亲那里去，然后再到她——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那里去，就此同她、同父亲做个了结。打发一个天使去。本来派任何人都可以，但是我一定要一个天使去。恰好你自己也要找她，还要到父亲那里去。”

“你果真想派我去么？”阿辽沙脱口说出来，脸上显出苦恼的神色。

“等等，你是知道这个的。我看出你一下子全都明白了。但是你不要做声，暂时不要做声。不要怜悯，也不要哭！”

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站起来，手指按在额头上凝想了一下：

“她一定是自己叫你去，自己给你写了一封信，或是别的什么东西，所以你才到她那里去，要不然，你怎么会去呢？”

“就是这张字条。”阿辽沙从口袋里掏出字条来说。米卡很快地

看了一遍。

“你竟抄小路前去！唉！上帝呀！谢谢您把他领到小路上来，他才落到我的手里，像在童话里讲到一条金鱼落在傻渔翁的手里一样。阿辽沙，你听着，兄弟，你听我说。现在我打算把一切都说出来。因为事情总得要对什么人说说才好。我已经对天上的天使说过，也应该对地上的天使说一说。你是地上的天使，你会倾听，会评判，会宽恕的。……我就是要让比我高超些的人宽恕我。你听着：假使有两个人忽然要离开尘世的一切，飞到不寻常的世界里去，或者至少其中有一个人要这样，而且他在这以前，就是在飞升或灭亡以前，到另一个人那里去，说：你替我做一件事情吧，这件事是任何时候都决不能请求别人去做的，只有在垂死的时候才可以，——那么假使对方是好友或弟兄，难道他会不去做么？……”

“我会去做的。但是请你告诉我那是什么事情，快说！”阿辽沙说。

“快说……嗯。你别急，阿辽沙，你心里又急又不安。现在不必那样着忙。现在世上的风气已经变了。唉，阿辽沙，真可惜，你不能理解欢乐！可是我这是对你说些什么呀？你会不理解！我这傻瓜，还在说什么：

人呀，你应该正直！

这是谁的诗句？”

阿辽沙决定等着。他觉得眼前他该做的事也许确实就是呆在这里。米卡沉思了一会，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手掌托着头。两人都沉默着。

“阿辽沙，”米卡说，“只有你一个人不至于发笑！我想用席勒的《欢乐颂》来开始……我的忏悔。An die Freude①！但是我不懂德文，只知道 An die Freude 这个题目。你别以为我又在说醉话。完全不是醉话。白兰地确实是白兰地，但是我必须喝两瓶才能醉。

面孔通红的赛利纳斯，

① 德语：欢乐颂。

骑着一匹跌跌撞撞的驴子。

我连四分之一瓶都没有喝，所以也不是赛利纳斯。我不是赛利纳斯，却是刚强意志①，因为我做了一劳永逸的决定。请原谅我说了个双关语，你今天应该原谅我许多事情，还不止是双关语。你别着急，我不是在瞎扯淡，我是正正经经说的，马上就要转到正事上去。我不会叫你心焦难熬的。你等一等，那首诗……”

他抬头想了一下，忽然高兴地念了起来：

“赤裸、野蛮而胆小的原始人，
躲藏在岩石的洞窟，
游牧民族在旷野里游荡，
使肥沃的田地荒芜。
狩猎人持着弓箭刀枪，
恶狠狠在森林中驰逐。……
最可怜在风浪中漂泊的人们，
被抛到荒岸上找不到归宿！

从高高的奥林帕斯巅峰，
母亲西莉兹走下山来，
寻找被抢走的女儿普劳赛潘：
在她面前的是个野蛮的世界，
既没有住处，也没有美食
把这位女神款待。
到处都看不到一座庙宇，
表明人们对神的崇拜。

桌面上空无一物，
不论是甜葡萄还是五谷；
只有牺牲的遗骸，

① 赛利纳斯，古希腊酒神名，俄文中与刚强谐音。

把祭坛染成血污。
西莉兹悲切的眼光，
不管投向何处，
都只见人们在堕落中
陷入了深深的屈辱。”

突然米卡像从心底里迸发出来似的失声痛哭，他一把抓住阿辽沙的手。

“好友，好友，深深的屈辱，现在也还在屈辱之中。今天世界上受苦的人是太多了，所遭的灾难太多了！你不要以为我不过是个披着军官制服的禽兽，终日饮酒荒唐。兄弟，我差不多一直在想这个，想着这受屈辱的人，但愿我不是说谎。上帝保佑我现在不是在扯谎，也不是在自吹自夸。我想着这种人，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要使自己的灵魂，
从卑贱走向崇高，
就应当永远投身于古老的
大地母亲的怀抱。

但问题就在于：我怎样永远投身于大地的怀抱呢？我既不吻地，也不劈开它的胸膛；难道叫我去做农民或者牧童么？我只顾往前走，也不知道是走进了污秽和耻辱还是走进了光明和快乐。糟就糟在这儿，因为世上的一切全是一个谜！每逢我陷入最深、最深的荒淫无耻之中时，——我是经常发生这种情况的，——我总是读这首关于西莉兹和关于人的诗。它使我改恶从善了么？根本没有！因为我是卡拉马佐夫。因为如果我要掉进深渊的话，那就索性头朝地，脚朝天，一直掉下去，我甚至会因为堕落得这样可耻而感到高兴，会把它当作自己光彩的事。而且就在这样的耻辱中，我会忽然唱起赞美诗来。尽管我是可咒诅的，尽管我下贱而卑劣，但让我也吻一吻我的上帝身上的法衣的衣边吧；尽管与此同时我在追随着魔鬼，然而上帝呀，我到底也是你的儿子，我爱着你，也感受着欢乐，没有欢乐，世界是既不能存在也无法支持下去的。

是欢乐永远抚育着

上帝的造物的心灵，
它用强烈的神秘动力，
使生命的酒杯沸腾；
它诱引小草追求光明，
它使宇宙脱离浑沌，
它充塞在连星占家也目力难及的
无边无垠的太空。

在亲切的大自然怀抱里，
会呼吸的一切全把欢乐痛饮；
一切生物，一切民族，
都被它的魅力所吸引；
它使我们在不幸中得到良友，
并把葡萄汁和花冠赠给我们；
它给昆虫以情欲，……
使天使们梦见上帝的身影。

但是诗已经读够了！我泪水满眶，你让我哭个痛快吧。即使这很愚蠢，会被大家讪笑，但你是不会的。你看连你的眼睛也在燃烧。诗已经够了。我现在想对你说几句关于'昆虫'的话，就是关于上帝给予情欲的'昆虫'。

给昆虫以情欲……

兄弟，我就是那只昆虫，这话就是专门说我的。我们卡拉马佐夫家的人全是这样的，就是在你这天使的身上也有这样的昆虫，它会使你的血里掀起暴风雨。这真是暴风雨，因为情欲就是暴风雨，比暴风雨还要厉害！美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可怕是因为无从捉摸。而且也不可能捉摸，因为上帝设下的本来就是一些谜。在这里，两岸可以合拢，一切矛盾可以同时并存。兄弟，我没有什么学问，但是我对于这些事情想得很多。神秘的东西真是太多了！有许许多多的谜压在世人的头上。你尽量去试解这些谜吧，看你能不能出污泥而不染。美啊！我最不忍看一个有时甚至心地高尚、绝顶聪明的人，从圣母玛利亚的

理想开始，而以所多玛城[1] 的理想告终。更有些人心灵里具有所多玛城的理想，而又不否认圣母玛利亚的理想，而且他的心还为了这理想而燃烧，像还在天真无邪的年代里那么真正地燃炽，这样的人就更加可怕。不，人是宽广莫测的，甚至太宽广了，我宁愿它狭窄一些。鬼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真是的！理智上认为是丑恶的，感情上却简直会当作是美。美是在所多玛城里吗？请你相信，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它正是在所多玛城里。你知不知道这个秘密？可怕的是美不只是可怕的东西，而且也是神秘的东西。这里，魔鬼同上帝在进行斗争，而斗争的战场就是人心。可是话又说回来，谁身上有什么病，谁就忍不住偏要说它。你听着，现在我们就要说到正题了。”

四 热心的忏悔(故事)

“我在那里度着荒唐的生活。刚才父亲说我花几千卢布，勾引女人。这是一个下流的捏造，根本没有过的事。至于真正有过的事，那么对于‘那个’，也是决不需要花钱的。我的钱等于舞台的道具和布景，能表现一时乘兴的豪举。今天她是我的意中人，明天一个野妓就能代替她。不管对哪一位我都尽量让她们开心，大把花钱，听音乐，叫吉卜赛女人。有必要的时候，我也给她们钱，因为她们是要钱的，说实话，贪婪地要钱而且很满足，很感激。太太们爱我，倒不是全这样，但是偶尔有之，偶尔有之。但我总是最喜欢小胡同，冷僻幽暗的小巷，在广场的后面，——那里有奇遇，那里有意料不到的事，那里有落在污泥里的璞玉。兄弟，我这是作譬喻。我们小城里像这样有形的小胡同是没有的，但精神上的无形的小胡同是有的。如果你是像我这样的人，你就会明白那是怎么回事。我爱淫荡，也爱淫荡招来的耻辱。我爱残忍；难道我不是只臭虫，不是一只恶毒的昆虫么？早就说过，是个卡拉马佐夫嘛！有一次，我们许多人坐了七辆三套马车到

---

① 据《旧约·创世记》记载，所多玛是个淫恶之城，后被天火烧毁。

郊外去野餐，冬天，在雪橇上，我在黑暗里握住邻座一个姑娘的手，强迫这女郎接吻，这是个官员的女儿，可怜又可爱，既温柔，又驯顺。她答应了我，在黑暗里她还容许我做更放肆的事。可怜的姑娘，她还以为我第二天就会去向她求婚的，——这里别人看重我主要因为我是个不错的未婚夫；可是以后我一直没有答理她，五个月没有对她说过一句话。在跳舞的时候（我们那里是时常举行舞会的），我看见她的眼睛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盯着我，看见她的眼睛发出火花——温和的愤怒的火花。这种恶作剧，不过是为了挑逗一下在我身上寄生着的那只昆虫的淫欲罢了。五个月以后，她嫁给一个官吏，离开了那个地方，……一面生气，一面也许还在爱着。现在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你要注意，我对谁也没有说过，我对谁也没有讲过她的坏话；我的欲望固然下流，我也爱下流，但是我不是个不正直的人。你脸红，你的眼睛发光。这种丑行在你看来已经够瞧的了。但是这还只不过是 Paul de Kock[①] 式的花朵，虽然残忍的昆虫已经在心灵里越来越成长壮大了。兄弟，这儿埋藏着大批的往事前尘哩。愿上帝保佑这些可爱的人儿健康。我在断绝关系的时候，不爱争论。我永远不泄漏，永远不讲任何一个女人的坏话。但是够了。难道你以为我只是为了讲这么点屁事叫你来的么？不是的，我要对你讲一些比这更有意思点儿的事情：但是你不必惊讶我在你面前不但不害臊，甚至还好像很乐意讲这些似的。"

"大概是因为我脸红，你才这样说的吧，"阿辽沙忽然说，"我可并不是因为你的话脸红的，而是因为我也和你一样。"

"你？你这话可说得太过分了！"

"不，不过分。"阿辽沙热烈地说（显然他心里早已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们完全是在顺着同样的阶梯往上走。我还在最下一层，而你是在上面，大概是第十三层吧。这是我的看法。但不管怎样我们是一样的，完全类似的情况。谁只要一踏上最低的一层，就一定会升到最高的一层上去的。"

---

① 保罗·柯克，法国十九世纪作家，写过许多渲染小市民生活习尚和庸俗趣味的小说。

“那么说，应该根本不踏上去？”

“谁只要能做到——就应该根本不踏上去。”

“你呢，你能么？”

“大概不能。”

“别说了，阿辽沙，别说了，亲爱的，我真想吻你的手，感动得吻你的手。格鲁申卡那个调皮鬼很会识人，有一次对我说，她迟早一定会把你吞下去的。……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还是从这类肮脏事，从那些苍蝇成堆的领域转到我的悲剧上去，转到同样也是苍蝇成堆的，也就是种种下贱事成堆的领域上去吧。事实是老头子说我勾引良家妇女虽然是造谣，但实际上，在我的悲剧里，这倒实在是有的，尽管只有一次，而且那一次也并没有真正实行。老头子捏造一些事情责备我，却并不知道这件实事；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现在我对你说出来是第一次，自然伊凡除外，伊凡什么都知道。他在你之前老早就知道了。可是伊凡是守口如瓶的。”

“伊凡守口如瓶吗？”

“是的。”

阿辽沙异常注意地听着。

“我虽然在常备军的一个营里当准尉，但是好像受人家的监督，和流放的人差不多。可是我在那个小城里倒受到极好的接待。我挥霍了许多钱，大家相信我有钱，我自己也这样认为。不过我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得到他们的欢心。虽然还只是点头之交，却都爱我。我的中校已经是个老头子了，他忽然不喜欢起我来，净找我的碴儿；但是因为我有后台，而且全城的人都支持我，所以也抓不住什么错处。也怨我自己不好，故意没有对他表示应有的敬意。我有点骄傲。这个老顽固是一个脾气很不坏，而且善意好客的人。他曾娶过两位太太，两位都死了。第一位太太是朴实人家出身，留下一个女儿也是朴实脾气。我见到她时已经有二十四五岁，和父亲、姨母——她已故母亲的妹子住在一起。这姨母——是不言不语的朴实，而侄女，这位中校的长女，却是直爽麻利的朴实。我在回忆的时候喜欢说好话：我还从来没有碰见过一个女子有像这位女郎那样可爱的性格，她的名字叫阿加菲亚，你瞧，多别致——阿加菲亚·伊凡诺芙娜。她长得也挺不

错，合俄国人的口味，——身高体壮，身材丰满，眼睛极美，脸似乎有点粗蠢。她还没出嫁，虽然有两家求婚的，她都拒绝了，也并没为此烦恼。我和她混熟了，——可不是搞那种关系，而是纯洁地友好相处。我是常常跟女人们在一起毫无歹意地、友好地厮混的。我向她瞎扯一些十分露骨的事情，——嘿！她只是嘻嘻地笑。你知道，许多女人喜欢听露骨的话，何况她又是一位姑娘，所以使我感到特别有趣。还有，怎么也不能把她称做是名门闺秀。她和她姨母住在她父亲家里，好像甘愿降低身份，不和别的人处于同等地位似的。大家爱她，需要她，因为她是一个有名的女裁缝：她很有才能，为了交情，义务替人家帮忙，但是人家送她礼物她也并不拒绝。中校呢，——却完全不同！他是我们这里第一流人物。他的生活十分阔绰，招待全城的客人吃晚餐，跳舞。在我刚到那儿进入营里的时候，满城都在议论，说中校的第二个女儿快要从京城里来到了。她是美人中的美人，刚从京城某贵族学校毕业。这位次女就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是中校的第二位夫人生的，第二位夫人也已去世，她出身于有名望的某将军的大家庭，不过我确切知道，她也并没有给中校带来什么钱。那就是说，她有高贵的亲族，但也只此而已；或者还可以有点希望，至于现款是没有的。可是话虽如此，那个女学生到来以后（她是来做客的，不准备久住），我们的小城好像焕然一新，最高贵的太太们，包括两位将军夫人，一位上校夫人，还有她们以下的那班人马上全体出动来捧她，安排了消遣的节目，选她为舞会和野餐会的皇后，还扮演'活画'，替某些家庭女教师筹款。我一声不响，只管喝酒，就在这时候，我玩了一手把戏，弄得满城风雨。我看见她有一次打量了我一眼，那是在炮兵连长家里，但是我当时没走近前去：意思是我不屑结识她。过了几天，也是在一次晚会上，我才走到她面前，开口跟她攀谈，她待理不理地看了一眼，噘起轻蔑的嘴唇，我心想，你等着吧，我是要报仇的！当时在许多场合我显得是个十分粗野的家伙，我自己也感到这一点。更主要的是，我感到这位'卡钦卡'并不是那种天真烂漫的女学生，而是个有性格的，骄傲而确实有品德的人，不仅如此，她还既聪明又有学问，我却什么都没有。你大概以为，我是想求婚吧？完全不是，我只是因为我是这么个好小伙子，而她竟毫不理会，想加以报复。

我当时继续酗酒，胡闹。最后弄到中校把我禁闭了三天。那时候，刚好父亲给我寄来了六千卢布，事先我给他寄去了以后一切都没有我的份的字据，就是说我们已经‘算清了账’，我不得再有什么要求。我当时完全弄不清楚；兄弟，我在回到这里来以前，甚至直到最近也许甚至到今天为止，我一点也不清楚我们同父亲在银钱上有什么争执。但是这不去管它，以后再说。当时在我收到了六千卢布以后，我忽然从朋友给我的一封信上预先得知一件我十分感到兴趣的事情。那就是上边不满意我们的中校，疑心他有不法行为，总而言之，他的仇敌们准备给他吃点苦头。不久师长果真来到，给了他好一顿申斥。过不几天，就命令他自行辞职。我不来对你细讲这事的前因后果，他确实有些仇人。只不过这样一来，城里就忽然对他和他的全家十分冷淡起来，大家对他们都好像一下子转过了背去。这时，我的第一手把戏来了：我见到了一直保持友谊的阿加菲亚·伊凡诺芙娜，对她说：‘令尊大人那里短了四千五百卢布。’‘您这是什么话？为什么这么说？将军新近来过，一点也没有短……’‘那时是没有短，现在却短了。’她吓得要命，说：‘请您不要吓唬我，您听谁说的？’我说：‘您别着急，我对谁也不说，您知道，对于这类事情我是守口如瓶的，我只想再补充一句，以备“万一”；一旦别人向令尊大人追讨四千五百卢布，而他恰巧拿不出来的时候，与其让他出庭受审，然后在这么大年纪时还罚去当兵，不如把你们那位女学生暗地给我送来，我恰好收到了汇款，也许可以分给她四千卢布，并且神圣地保守秘密。’她说：‘唉，您真是个无赖！（她当时就那么说的，）您真是穷凶极恶的无赖！您怎么敢这样！’她异常气愤地走了，我还朝她背后喊了一句，说一定神圣地牢牢保守秘密。阿加菲亚和她的姨母这两个女人，我预先说一句，在这段故事里确是纯粹的天使，真诚地崇拜这位骄傲的妹子卡嘉，她们在她面前甘愿低声下气，充当她的女仆。……我渴望阿加菲亚当时把这把戏、就是我们的谈话对她传过去。后来我全都打听了出来。她没有隐瞒，我呢，自然巴不得这样。

“一位新的少校忽然前来接收队伍。要办交代了。老中校忽然害了病，不能动，在家里呆了两天两夜，没有交出公款。我们的军医克拉夫钦柯说他真的有病。只有我知道其中一切秘密，而且早就知

道了:那笔款子,每当上司查过账以后,就暂告失踪。四年以来,每年如此。中校把这款子借给一个十分靠得住的商人,一个名叫特里弗诺夫的、戴金丝眼镜、留大胡子的老鳏夫。他到市集上去,随意拣对他有利的生意做,然后很快就把款子如数交还中校,同时从市集上给他带来了些礼物,除礼物外还加上利息。但是这一次(我当时是从特里弗诺夫的儿子和继承人,一个流涎水的青年,世上少见的荒唐透顶的小伙子那里偶然听来的),我是说,惟有这一次,特里弗诺夫从市集上回来以后,一文钱也没有还。中校连忙跑到他那里去,得到的回答是:'我从来没有拿到您什么钱,而且也根本不可能拿到。'于是我们的中校只好躺在家里,头上包着毛巾,她们三个人忙着把冰镇在他的额头上。忽然传令兵带着签收簿送来一道命令:'限即刻,二小时以内,交出公款。'他签了字(以后我看到过那本簿子上的签字),站起身来,说去换军服,接着跑进卧室,拿起自己的双筒猎枪,上好弹药,装进了一粒军用子弹,右脚脱去靴子,枪口顶在胸前,开始用脚趾找扳机。阿加菲亚当时起了疑心,想起了我曾说过的话,就踮着脚走过去,恰巧看到了这个情形。她闯进房去,从后面扑到他身上,抱住了他,子弹射到上面天花板上去了,谁也没有受伤。大家全都跑进来,抓住他,夺去了枪,拉住他的手。……这一切情形,后来我详详细细全打听到了。我当时正坐在家中,黄昏时候,我穿上衣服,梳好头发,手绢洒了香水,拿起军帽,刚刚想出去,忽然门一开,——来到我的住所里,出现在我面前的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

"也真有这样奇怪的事:街上当时并没有人看到她溜进我的屋里来,所以城里一点风声也没有漏出去。我是向两个老婆婆——官吏的妻子租的房子,她们还顺带着侍候我,那两个女人态度很恭谨,对我是惟命是从,遵照我的吩咐,两人事后都像哑巴似的一句也没说。当时,我自然一下子全都明白了。她走了进来,两眼直盯着我,黑色的眼睛露出坚决的神气,甚至带着挑衅的样子,但是在唇边嘴角上,我却看出了踌躇不决的心情。

"'姐姐对我说,您能借给四千五百卢布,如果我来……我亲自到您这里来取的话。我来了,……您给我钱吧!……'她控制不住,喘着气,害怕起来,说不下去了,嘴角和唇边的纹路都在颤动。阿辽沙,

你在听着,还是睡着了?”

“米卡,我知道你会把全部实情都说出来的。”阿辽沙激动地说。

“我就是要说出全部实情。既然说,就照所发生的原原本本全说出来,我决不怜惜我自己。当时我第一个念头就是卡拉马佐夫式的。兄弟,有一次一条蜈蚣咬了我一口,我躺在床上发了两个星期的烧;当时我觉得也有一条蜈蚣,就是那条恶毒的昆虫,你明白么,突然在我的心上咬了一口。我用眼睛打量了她一下。你看见过她么?确实长得美。可当时她的美不在那上面。当时她的美,美在她的高尚,而我是个无赖,她为父亲慷慨牺牲显得伟大,而我是个臭虫。现在,整个的她全得受我这个臭虫和无赖支配了,整个的她,包括精神和肉体。她被包围住了。我对你坦白说:这念头,蜈蚣的念头,牢牢地攫住了我的心,使我几乎苦恼得发晕。看来,似乎不可能再有什么犹豫:只能像臭虫,像大毒蜘蛛一般地做去,不加任何怜悯。……我甚至气都喘不过来了。你要知道:我自然可以第二天就到他们家去求婚,以便使这一切都以所谓最体面的方式圆满结束,那就没有人知道,也不会有人知道这事了。因为我这人虽然具有下流欲望,却十分诚实。谁知在那一刹那间忽然好像有人对我耳语:‘到了明天,等到你去求婚的时候,这个女人会根本不出来见你,而只吩咐马夫把你赶出院子。’意思是说:‘随你到全城去张扬吧,我不怕你!’我瞧了女郎一眼,这个耳语声说得不假:当然,一定会是这个样子。人家会把我叉着脖子赶出去,从现在的脸上就可以判断出来。我心里涌起了恶意,很想要出一个最最下贱的、蠢猪式的、商人的把戏来:嘲弄地看她一眼,对准她的面孔用只有商人才会说得出口的语调给她一个意料不到的打击:

“‘什么四千卢布!那是我说着玩的。您这是怎么啦?您算计得太美了,小姐。二百卢布我也许可以借给您,甚至还很乐意,很高兴,至于四千卢布,小姐,那可不是能随随便便轻易扔出去的。您白跑了一趟。’

“你瞧,那样一来我自然会一切都落空,她一定会跑出去的。但是这就达到了我狠毒地复仇的目的。不管怎么都值得。不管以后我会一辈子痛心忏悔,只要现在能耍出这个把戏就行。你信不信,我还

从来没有对哪一个女人像这一刹那那么用仇恨的眼光直盯着她，——我可以凭十字架起誓：我当时怀着可怕的仇恨，看了她三秒钟，或五秒钟，从那种仇恨到爱，到最疯狂的爱，中间只隔着一根头发！我走近窗子，额头贴在上了冻的玻璃上，我记得冰像火一般烧疼了我的额头。我没有久停，你不要着急，我当时回过身来，走到桌旁，拉开抽屉，取出放在一本法文字典里的一张票额五千卢布、利息五厘的不记名票据，默默地给她看了一下，然后折好，交给她，自己替她打开外屋的门，倒退一步，对她深深地行了一个极其恭敬、极其诚挚的鞠躬礼。你相信不相信！她全身哆嗦了一下，凝神地看了我一秒钟，脸色煞白，像桌布一样，忽然也一言不发，不慌不忙，柔和地，默默地，深深地全身俯伏下去，直接跪倒在我的脚前，额头碰到了地，不像女学生那样，而是照俄国人的样子！她跳起身来，跑走了。她跑出去的时候，我身上正佩着剑；我抽出剑来，想立刻自杀，为了什么？我不知道，这自然是极愚蠢的事，但大概是因为高兴才这样的。你明白么，人可以因为某种高兴的事而自杀。不过我并没有自杀，只是吻了吻剑，又把它插进鞘里，——这话其实不必对你提了。甚至刚才我讲述这一场斗争的时候，为了炫耀自己，大概也有点渲染的地方。但是随它去吧，让一切人性的探索者见他的鬼去！这就是我同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一段'往事'。现在只有伊凡弟弟知道这件事，还有你，此外再没有别的人了！”

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站起身来，兴奋地踱了几步，掏出手绢，擦干额上的汗，然后又坐下来，但是没有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却在另一个地方，靠着另一处亭壁的对面一条长凳上，以致阿辽沙不得不重新掉转身子来对着他。

五 热心的忏悔（“脚跟朝上”）

“现在，”阿辽沙说，“这件事情的前半段我已经知道了。”

“前半段你明白了。那是一出戏，发生在那边。后半段却是悲

剧，就发生在这里。”

“后半段的情节我至今一点也不明白。”阿辽沙说。

“我呢？我难道明白么？”

“等等，德米特里，这里有一句关键的话。请你告诉我：你是未婚夫，现在还是么？”

“我并不是当时就成为未婚夫的，直到那件事发生以后，过了三个月才是。这件事发生后第二天，我自己对自己说，这个故事就到此为止，不会再有下文了。我觉得跑去求婚是卑鄙行为。至于她呢，在她此后住在我们城里的六个星期当中也从此消息全无。自然，只有一件事情除外：在她拜访以后的第二天，她家的女仆悄悄溜到我这里来，一言不发，交给我一封信。信上写着：某某君收。打开来一看，里面是五千卢布票据兑现后的找零。总共只需要四千五百，那张五千卢布的期票贴水损失二百几十卢布。她一共送还我二百六十卢布，大概是这个数，我不大记得清了，里面只有钱，没有信，没有一句话，没有一点解释。我在信封里外寻找铅笔的字迹，——一点也没有！我暂时只好用我余下的钱纵酒作乐，以致使新上任的少校也不得不对我下令申斥。至于中校，他却顺顺当当地把公款交了出来，使大家都吃了一惊，因为谁也没有料到他的钱会如数不缺。交出以后，就生了病，躺了下来，睡了三个星期，后来忽然得了大脑软化病，只过了五天就死了。大家用军礼安葬了他，因为他还没来得及请准辞职。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和她的姐姐刚葬好了父亲，十天以后就同姨母动身到莫斯科去了。只是在临动身以前，她们走的当天（我没有见她们，也没有送她们），我才接到一封小小的蓝色的信，一张带花纹的小纸条，上面只有铅笔写的一行字：‘我将写信给您，请等候着。卡。’全部情况就是这样。

“现在只用简单的几句话给你说一下。到了莫斯科，她们的情况变化得像闪电那样快，像阿拉伯神话那样出乎意料。她的近亲将军夫人，忽然一下子丧失了两个最近的继承人，两个最亲的侄女，——两人在同一星期内出天花死了。深受打击的老妇人看见卡捷琳娜，喜欢得像亲生女儿，像出现了救星，立刻拉住她，改立遗嘱指定她为继承人，但是那是以后的事情，现在先一下子给了她八万现款，说这

是给你的嫁资,你随自己的意思去支配吧。这个老妇人是个歇斯底里的女人,我后来在莫斯科看见过她。当时我忽然从邮局接到四千五百卢布,自然大惑不解,诧异得话也说不出来。过了三天,我收到她答应给我的信。这封信现在就在我这里,我永远带在身边,死也带着它,——要不要给你看?你一定要读一下:信里提议做我的未婚妻,她自己主动提议的。她说:'我疯狂地爱您,不管您爱不爱我都是一样,只要您做我的丈夫就行。您不必担心,——我决不使你受到拘束,我愿意做您的家具,做您踏脚的地毯。……我要永远爱您,从您自己手里拯救您自己。……'阿辽沙,我甚至不配用我粗鄙的话和我那经常带在口头老也改不掉的粗鄙的腔调,来复述上面的这段话!这封信到现在还刺痛我的心,你以为我现在心里已经轻松了?今天心里已经轻松了么?我当时立刻给她写了回信,——我实在无法亲自到莫斯科去。我用眼泪写了那封信。只有一点使我永远觉得惭愧:我提到她现在有钱,还有嫁资,而我只是个贫困的大老粗——我居然提起了金钱!我本该忍住的,但它从笔尖上滑了出来。我当时还立刻给在莫斯科的伊凡写了信,尽可能在信里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一共写了六张纸,并且打发他到她那里去。你干吗露出这种眼色,干吗瞧着我?是的,伊凡爱上了她,现在还爱着,这我是知道的,据你们看来,按照世俗的见解看来,我做了一桩蠢事。但是也许这蠢事现在却救了我们大家!唉!难道你看不出她如何尊敬他,如何看重他么?难道她把我们两人加以比较,尤其是在这里发生了这种种事情以后,还能爱像我这样的人么?"

"但是我相信她爱的是像你这样的人,而不是像他那样的人。"

"她爱的是自己的贞节,而不是我。"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忽然近乎恶意地无意间脱口说了出来。他笑了,但是只过了一刹那,他两眼发光,满脸通红,用拳头重重地敲着桌子。

"我发誓,阿辽沙,"他带着十分恼恨自己的真实心情嚷道,"信不信由你,但是就像上帝是神圣的,基督是神一样,我敢发誓我虽然现在嘲笑她的高尚的情感,然而我知道自己的灵魂要比她低贱几百万倍,她的高尚的情感是天使般地真诚!悲剧就在于我对于这一点完全明白。一个人稍有点装腔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我不装腔么?但

要知道我是真诚的，真诚的。至于伊凡，我也明白他现在对于人性是多么憎恶，尤其因为他是那样的聪明！看重了哪一个人呢？看重的是一个坏蛋，在这里，订了婚以后，在众目睽睽之下，还不能止住荒淫的行为，——而且还是当着未婚妻的面，当着未婚妻的面！像我这样一个人，居然被看中了，而他却遭到摈弃。为什么呢？就因为一个姑娘出于感恩，情愿强奸自己的生活和命运！这真荒唐！这样的意思我从来没有对伊凡说起过，伊凡也自然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作过半点暗示。但命定的事总是会实现的，有价值的人将占有他应有的位置，而无价值的人将永远躲进小胡同，躲进他肮脏的小胡同，他心爱而且正适合于他的小胡同，并且就在那污秽和臭气中，心甘情愿而且愉快地结束他的生命。我似乎有点瞎说八道，全是废话，好像是信口胡说的，但是事情一定会像我所说的那样。我将在胡同里淹没，而她将嫁给伊凡。"

"哥哥，等一等，"阿辽沙又极为不安地打断他的话，"这里面总还是有一件事情你到现在还没有对我解释清楚。你是未婚夫，不管怎么你总还是未婚夫吧？既然未婚妻不愿意，那你怎么可以解除婚约呢？"

"我是正正式式的，受过祝福的未婚夫。这一切都发生在莫斯科，我到了那里以后，举行了隆重的仪式，还用神像，搞得很体面。将军夫人祝了福，你信不信，甚至还给卡捷琳娜道喜，说，你选的对象很好，我看透了他。而且你信不信，她不喜欢伊凡，也不向他道贺。我在莫斯科同卡嘉谈了许多次，我把我自己的情况老老实实，毫不走样，诚诚恳恳地讲给她听。她倾听了一切：

> 曾有过可爱的娇羞，
> 有过温柔的安慰。……

当然，也有过高傲的话。她当时强迫我郑重起誓，表示改过自新，我照做了。而现在……"

"现在怎样？"

"现在我叫你来，今天（记住，今天！）我把你拉来，是想打发你去，今天就去找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并且……"

“干什么?”

“告诉她说,我从此再也不到她那儿去了,对她说,我嘱咐你向她致意。”

“难道这说得出口么?”

“我所以派你去,而不自己去,就是因为说不出口,要是我自己去,怎么对她说呢?”

“那么你上哪儿去呢?”

“到胡同里去。”

“那就是说到格鲁申卡那里去!”阿辽沙两手一拍,悲痛地说。“难道拉基金说的果真是实话么?我以为你只是到她那里去走动走动就完了。”

“一个订了婚的人应该去走动么?当着这样的未婚妻,还当着大家,难道能这样么?我总还有良心吧。我一旦到格鲁申卡家中走动,也就不成其为未婚夫和诚实的人了,这点我很明白。你看我做什么?你知道,我起初是想去揍她的。我打听出来,而且现在已经确实知道,那个上尉,父亲的代理人,把我的一张借据转给了格鲁申卡,让她出面追索,那样一来我就可以老老实实地罢手了。他们想把我唬住。我跑去打格鲁申卡。我以前曾偶尔瞧见过她。她没有特别打动人的地方。我也知道那个年老的商人,他如今病恹恹地躺在床上,可是将来会留给她一大笔可观的资产。我也知道她贪财,拚命捞钱,放高利贷,是一个毫无怜悯心的骗子和奸诈的女人。我跑去打她,却留在她那里了。瘟疫像暴风雨般袭来,从此我受了传染,至今无法恢复。我知道一切全完了,我永远不会再有别的出路。因果报应已经完成。这就是我的情形。当时仿佛鬼使神差似的,我这个穷人的口袋里忽然有了三千卢布。我就同她去到离这里有二十五俄里的莫克洛叶,找来一帮吉卜赛男人,吉卜赛女人,还有香槟酒,把所有的农民,所有的村妇村女全用香槟酒灌得醺醺大醉,凭那几千卢布大显威风。过了三天,我挥霍得一干二净,却成了一个英雄。你以为英雄达到什么目的了么?她甚至一点点指望也不给你。我对你说:她有曲线。那个坏东西格鲁申卡身上有那么一种曲线,这曲线也显示在她那小小的脚上,甚至也反映在她左脚的小脚趾上。我看到过,亲吻过,也只

是如此而已，我敢赌咒！她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嫁给你。要知道你是个穷人。如果你答应不打我，许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么我也许会嫁给你。’说着，笑了。现在还笑着！”

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几乎狂怒般地站起身来，好像忽然喝醉了酒似的。他的眼珠突然充满了血。

“你果真打算娶她么？”

“只要她肯，我立刻娶她；如果不肯，我也要留在那里；做她家看院子的。你……你……阿辽沙……”他忽然站在他面前，抓住他的肩膀，突然用力地摇撼他，“你知道不知道，你这天真烂漫的孩子，这一切全是噩梦，荒唐的噩梦，因为这里面包含着一场悲剧！你要知道，阿历克赛，我可能是下贱的人，具有下贱腐败的欲望，却永远不会做贼做小偷，掏人家腰包，溜进人家前室去偷东西，我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是永远做不出来。但是现在告诉你吧，我已经是一个小偷，一个溜门掏包的贼了！恰巧在我跑去打格鲁申卡以前，就在那天早上，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叫我去，请我暂时不让任何人知道，极端秘密地(究竟为什么，我不知道，显然她自有原因)，到省城里去一趟，从邮局往莫斯科汇三千卢布，汇给阿加菲亚·伊凡诺芙娜，所以要到省城去汇，就为了不让本地的人知道这件事。我当时口袋里就是装着这三千卢布，到了格鲁申卡家，然后又拿着这钱到莫克洛叶去了。事后我假装已去过省城，却没有把邮局收条给她，只说钱已经汇出，收据就送来，至今没有送，忘掉了。现在，你看怎么样，你今天就去，告诉她：‘他嘱我向您致意，’她问你：‘钱呢？’你不妨对她说：‘他是个下流的色鬼，是色胆包天的卑鄙畜生。他当时并没有把钱汇出去，却把它胡花了，因为他像禽兽那样不能自制。’不过你也还可以再补充一句：‘但是他不是贼，这是您那三千卢布，他叫我送还给您的，您自己汇给阿加菲亚·伊凡诺芙娜吧，他嘱我向您致意。’但那时候如果她突然问：‘那么钱呢？’”

“米卡，你确实不幸！但也并不像你自己所想的那样严重，千万别绝望到活不下去，千万别！”

“你以为我还不出三千卢布，就会自杀么？问题就在：我决不会自杀。现在我做不到，以后也许会，现在我要到格鲁申卡那里

去，……别的我都顾不上！”

“到她那里做什么？”

“做她的丈夫，荣任她的‘外子’。情人来了，我会躲到别的屋里去。我会替她的朋友们洗脏套鞋，升茶炊，跑腿办事。……”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会理解一切的，”阿辽沙突然郑重其事地说，“她会理解这一切不幸并加以原谅的。她心地高尚，她自己会看出，再也没有比你更不幸的了。”

“她完全不会原谅的，”米卡咧嘴笑了笑，“兄弟，在这方面有些事是任何女人都不会原谅的。你知道，最好应当怎么办么？”

“怎么？”

“还给她三千卢布。”

“你从哪里去弄这笔钱呢？这么吧，我有两千卢布，伊凡也可以拿出一千，这就够三千了，你拿去还了吧。”

“可你这三千卢布什么时候可以凑齐呢？再说你还是个未成年人！而你又必须要，必须要今天就去向她传话诀别，不管有钱没有钱，因为我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明天就晚了，晚了。你替我到父亲那里去一趟。”

“到父亲那里去？”

“是的，在见她以前先到父亲那里去。你向他要三千卢布。”

“可是米卡，他决不肯给的。”

“怎么肯给呢，我知道他决不肯给的。可你知道么，阿历克赛，什么叫做绝望？”

“我知道。”

“你要晓得：在法律上，他一文钱都不欠我。我全从他那里取清了，全取清了，这我知道。但是在道义上，他还欠我，对不对？他是用母亲的二万八千卢布做本钱，赚到十万卢布的。只要他从二万八千卢布里给我三千，只要三千，就可以把我的灵魂从地狱里救出来，这可以赎清他许多罪恶！我呢，只要这三千卢布就算完了，我可以对你起个重誓，从今以后决不会再去啰嗦他。我最后一次给他一个做父亲的机会。你对他说，那是上帝亲自赐给他的一个机会。”

“米卡，他无论如何不会给的。”

“我知道他不会给，我完全知道。尤其是现在。不但这样，我还知道：现在，才不多久，也许只是昨天，他刚刚正式打听出来（注意这正式两个字），格鲁申卡也许确实不是开玩笑，真的想嫁给我。他知道她的性格，知道这只猫的脾气，这样，正当他自己也在疯狂地迷恋她的时候难道他还会额外再给我钱，来促成这件事吗？这还不说，我还可以再给你举出一件事实：我知道他在五天以前取出三千卢布，换成一百卢布一张的钞票，封在一个大信封里，打上五颗印，上面用红丝带十字捆好。你看，我知道得多详细！信封上写着：‘如愿亲来，当以此献与我的天使格鲁申卡。’这几个字是他背着人悄悄地写的。除掉仆人斯麦尔佳科夫以外，谁也不知道他身边有钱，他相信这仆人的诚实，和相信自己一样。他已经等了格鲁申卡三四天了，希望她会来取那个信封；他曾叫人通知格鲁申卡，她也叫人回复：‘也许会去。’如果她真到了老头子那里，那么我还能娶她么？现在你明白了，我为什么秘密地坐在这里，在守候什么？”

“守候她么？”

“就是她。有一个叫弗马的人在这两个脏货——这里的女主人家里租着一间小屋。他是从我们那个地方来的，在我们队伍里当过兵。他现在侍候她们，夜里守更，白天出外猎松鸡，就靠这生活。我就呆在他那里，他和女主人们全不知道这秘密，不知道我在这里守候着谁。”

“只有斯麦尔佳科夫一个人知道么？”

“他一个人知道。只要她到老头子那里去，他会来通知我的。”

“关于信封的事是他告诉你的么？”

“正是他。一个极大的秘密。甚至伊凡都不知道这笔钱和其他的事情。老头子想把伊凡支到契尔马什涅去两三天；有了买树林的主儿，想用八千卢布的代价换得采伐一片树林的权利，所以老头子求伊凡：‘你帮帮忙，亲自去一趟吧。’那就是说要去两三天。他这样是为了使格鲁申卡到他家去的时候伊凡不在家。”

“这么说，他今天就在等候格鲁申卡么？”

“不，今天她不会去，看得出苗头来的。她一定不会去！”米卡忽然大声说，“斯麦尔佳科夫也是这样猜想。父亲现在正在喝酒，同伊

凡哥哥一道坐在餐桌旁。去吧，阿历克赛，去问他要这三千卢布。……”

“米卡，亲爱的，你是怎么回事！”阿辽沙嚷着，跳起来望着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狂乱的神气。这一瞬间他简直以为德米特里发疯了。

“你怎么啦？我并没有发疯，”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聚精会神地，甚至有些庄严地望着他，说道：“我既然派你去见父亲，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话，我相信奇迹。”

“奇迹？”

“天意安排的奇迹。上帝知道我的心。他完全看到我的绝望。他看到了这全部情景。难道他会听任可怕的事情发生么？阿辽沙，我相信奇迹，去吧！”

“我去。告诉我，你是在这里等着我么？”

“我等着。我明白这不会很快，不能一到那里就直捅出来！他现在喝醉了。我甚至可以等候三个钟头，四个，五个，六个，七个，但是记住，你一定要在今天，哪怕是半夜里，也要到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那里去，带钱也好不带钱也好，并且对她说：‘他嘱我向您致意。’我一定要你说出这句话：‘嘱我向您致意。’”

“米卡！万一格鲁申卡今天去了……即使不是今天，也许明天，或者后天去了呢？”

“格鲁申卡么？我要窥探，闯进去，阻止他们……”

“假如……”

“假如那样，我就杀。那是我决不能忍受的。”

“杀谁？”

“杀死老头子。不会杀死她。”

“哥哥，你说的是什么话？”

“我实在不知道，不知道。……也许不会杀，但也说不定会杀。我怕正在那时候他的脸会忽然引起我的痛恨。我恨他的喉结，他的鼻子，他的眼睛，他的无耻的嘲笑。我感到有一种人身的厌恶。我怕的就是这个。就怕我会按捺不住……”

“我要去了，米卡。我相信上帝会安排得十分妥当，决不致出现可怕的事情。”

"我要坐在这里,等候奇迹。如果它不出现,那么……"
阿辽沙心事重重地动身到父亲那里去了。

六　斯麦尔佳科夫

他进去的时候,父亲果真还在吃饭。饭桌照例摆在大厅里,虽然家里本来有正式餐室。这间大厅是整个住宅里最大的一间屋子,陈设得古色古香。家具极古,白色,蒙着旧的、半丝织品的红色料子。窗户之间的墙壁上挂着镜子,镶着古式雕刻的、精致的、白色和金色的镜框。在糊着白纸但许多地方已经破裂的墙壁上,赫然悬挂着两幅大肖像:一幅是三十年前做过本地总督的公爵的像,另一幅是也已过世多年的某主教像。正对厅门的角上供着几个神像,入夜就在像前点上油灯,……与其说是为了敬神,不如说是为在夜里照亮这间屋子。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夜里睡觉极晚,三四点钟才上床,在这时间以前老在屋里踱步,或坐在椅子上沉思。他这样已成了习惯。他有不少时候只是自己一个人睡在一所房子里,打发仆人们都回厢房去,但是大部分时候留仆人斯麦尔佳科夫在他那里宿夜,睡在穿堂里的长凳上。阿辽沙来到时,午饭已吃完,正端上果酱和咖啡。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爱在饭后就白兰地酒吃点甜的。伊凡·费多罗维奇也坐在桌旁喝咖啡。仆人们,格里戈里和斯麦尔佳科夫,站在一旁。主仆显然都处于十分兴高采烈的状态。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不断高声大笑;阿辽沙从外屋里就听见他那尖利的、一向十分熟悉的笑声,并且马上从笑声中猜到父亲眼下还只在喝酒消遣,还远远没到醺醺大醉的地步。

"他来了,他来了!"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大叫起来,突然对阿辽沙的到来十分高兴,"你快来跟我们坐到一起,坐下来,喝杯咖啡,——素的,这是素的,很烫,味道好极了!白兰地酒不请你喝,你是吃斋的人。但是你想来点么?来点么?不,我看不如给你来点利口酒,上等的!斯麦尔佳科夫,你到柜橱去取一下,在第二格,靠右面,钥匙拿

去，快点！”

阿辽沙表示不喝。

“反正也要取来的，你不喝，我们也要喝，”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满脸露出笑容，“等一等，你吃过饭没有？”

“吃过了，”阿辽沙说，实际上只是在院长的厨房里吃了一块面包，喝了一杯酸汽水。“热咖啡我倒是很想喝一杯。”

“亲爱的！好孩子！他要喝一杯咖啡。要不要热一热？不要紧，现在还滚烫。咖啡煮得好极了，斯麦尔佳科夫的手艺。我的斯麦尔佳科夫是煮咖啡做松饼的好手，当然，还有鱼汤也是。等什么时候你来吃鱼汤，预先通知一声……哦，等一等，等一等，我刚才不是吩咐过你今天完全搬回来，连被褥和枕头都搬回来吗？被褥拿来没有？嘻，嘻，嘻！……”

“不，没有拿来。”阿辽沙也微笑了一下。

“可是你吓坏了？刚才吓坏了？吓坏了么？唉，我的宝贝，我是不能让你受委屈的。伊凡，你知道，我不能看他那种瞧着人笑的样子。我不能。我会从心里对他发笑，我真爱他！阿辽沙，让我给你做父亲的祝福。”

阿辽沙站起来，但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马上变了主意。

“不，不，我现在只对你画十字，好，就这样，你坐下来吧。嗯，现在讲件你会高兴的事，又正是你喜欢的话题。你可以尽量笑一笑。我们那个巴兰的驴① 开口说话了，而且一说起来就没个完！”

巴兰的驴原来是指仆人斯麦尔佳科夫。他还是个年轻人，只有二十四岁。他出奇地孤僻，沉默寡言。并不是怕生或为了什么事害臊，相反地，却是性格高傲，似乎看不起任何人。但说到这里，我们就不能不乘此讲几句关于他的话。他是由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和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抚养大的，但是这孩子长大以后，正像格里戈里说他的那样，并“没有半点感恩的心思”。他成了一个孤僻的孩子，仿佛躲在角落里冷眼看世上的一切。小时候，他就很喜欢把猫吊

---

① 圣经神话中（见《旧约·民数记》第二十二章），魔法师巴兰的驴能操人语。所谓“巴兰的驴”指秉性沉默、突然多言的人。

死,然后再为它举行葬礼。他披上一条被单,作为法衣,一面唱,一面拿件什么东西在死猫的头上舞动,仿佛那就是牧师拿着的香炉。他十分秘密地悄悄做着这一切。格里戈里有一次撞见他正在干这勾当,就用鞭子狠狠教训了他一顿。有一个多星期他躲在屋角里斜眼看着人。"他不爱你也不爱我,这个坏蛋,"格里戈里对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说,"什么人他也不爱。你算是个人么?"他忽然朝着斯麦尔佳科夫说,"你不是人,你是从澡堂的霉菌里长出来的,你就是这种东西。……"事后证明,斯麦尔佳科夫永远也不肯原谅他说的这几句话。格里戈里教他识字,等他到了十二岁,开始教他读圣经。但是这事很快就落空了。有一天,刚刚在教第二课或第三课的时候,这孩子忽然冷笑了一下。

"你笑什么?"格里戈里问,从眼镜底下狠狠地看着他。

"没什么。上帝在第一天创造了世界,在第四天创造了太阳、月亮和星星。那么第一天的光亮是从哪里来的呢?"

格里戈里呆住了。孩子嘲笑地看着教师。他的眼光里甚至带点傲慢的神色。格里戈里受不住了。"就是从这儿来的!"他大喊一声,狠狠地打了学生一个耳光。孩子忍着揍,一句话也不分辩,却又一连躲进角落里好几天。恰好过了一星期,他生平第一次犯了羊癫疯,这病以后一辈子也没离身。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得知了这事,似乎忽然改了对这孩子的态度。以前他对这孩子很冷淡,虽然从未骂过他,而且遇见的时候,总是给他一个戈比,遇到心里高兴的时候,有时还从饭桌上送点甜东西给这孩子吃。但当知道他生了这病以后,就立刻热心关切他起来,延请医生来治疗,但是结果弄明白这病是治不好的。他的羊癫疯平均每月发作一次,发一次时间有长有短。每次犯病程度也不同:有时轻些,有时很厉害。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严禁格里戈里责打这孩子,并且开始允许他到自己屋里来。同时也暂且不让教他读什么书。但是有一次,当孩子已经十五岁的时候,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看见他在书橱旁边徘徊,并且隔着玻璃读书名。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书不少,有成百本,不过谁也没有看见他读过书。他立刻把书橱的钥匙交给斯麦尔佳科夫:"你念吧。就叫你管图书,比在院子里闲逛好得多。你坐下来念吧。你念这一本。"费多尔·巴夫洛

维奇给他抽出一本《狄康卡近乡夜话》① 来。

孩子读了，却不喜欢，一次也没笑，相反地，是皱着眉头读完的。

“怎么样？没有意思么？”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问。

斯麦尔佳科夫一声不响。

“说话呀，傻子。”

“写的全是些不实在的事。”斯麦尔佳科夫含糊地说，得意地笑笑。

“去你的吧，你这奴才坯子。等等，给你一本斯马拉格多夫著的《世界通史》，这里写的全是实事，你念吧。”

但斯马拉格多夫的书斯麦尔佳科夫没念上十页就厌倦了。于是书橱又锁了起来。不久，玛尔法和格里戈里报告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说，斯麦尔佳科夫身上忽然渐渐地出现一种可怕的洁癖：他坐下喝汤，先拿起勺子，在汤里仔细寻找，弯下身子，细细地观察，用勺子舀出一点来，放在亮处看。

“难道有蟑螂么？”格里戈里有时候问。

“也许是苍蝇吧。”玛尔法说。

这位爱干净的少年从来不回答，只是对于面包、牛肉和其他一切食物也全都这样：用叉子举起一块来，放在亮处，好像照显微镜似的端详着，犹豫半天才终于决定往嘴里送。“你看，竟出现了一个少爷。”格里戈里瞧着他，喃喃地说。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听说了斯麦尔佳科夫这种新脾气，立刻认为他应该做一个厨子，就送他到莫斯科去学习。他学习了几年，回来的时候脸上变得很厉害。他似乎突然异乎寻常地变老了，甚至完全和年龄不相称地生出了皱纹，脸色发黄，像个太监。在精神方面，他回来时却和到莫斯科去以前几乎完全一样；一样地孤僻，觉得毫无必要跟任何人交往。以后听人说，他在莫斯科也永远一言不发；对莫斯科本身，他好像十分不感兴趣，因此他在那里或许也知道了一些事，但对除此以外的事却全不注意。甚至还上过一次戏院，但看完回来不高兴地一声不响。然而他从莫斯科回来时却打扮得很好，穿起了干净的常礼服和白内衣，自己用刷子刷

① 果戈理的一部小说。

衣裳,刷得十分仔细,每天一定要刷两次,漂亮的小牛皮的长靴最爱用特制的英国鞋油擦拭,擦得像镜子一般光亮。他成了一个出色的厨师。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给他定了工资,这工资斯麦尔佳科夫几乎全用在衣裳、雪花膏和香水这类东西上了。但是对女人他好像和对男人同样轻视,对待她们十分稳重,几乎是不可侵犯的样子。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开始另眼看待他。原来他的羊癫疯发作的次数逐渐增加了,每逢这些日子,饭食由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预备,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总是觉得不对口味。

"为什么你的病更常发了?"他有时斜着眼看看新厨师,打量着他的脸。"你最好娶一个老婆,要不要我给你娶?"

但是斯麦尔佳科夫对于这类的话只是气得脸色发白,却一句话也不回答。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摆摆手,走开了。最重要的是,他相信他的诚实,相信他决不会拿一点东西,不会偷。有一次,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喝醉了酒,把三张刚刚取到的一百卢布的钞票掉在了自家院子的烂泥里,第二天才想起来;刚刚急忙想去摸索口袋,猛然发现那三张钞票已经一张不少摆在他桌子上了。哪里来的呢?是斯麦尔佳科夫拣的,昨天就送来了。"哦,孩子,像你这样的人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赏了他十个卢布。应该补充的是他不但相信他的诚实,不知为什么,甚至还很爱他,虽然这小伙子总是也像对别人那样地白眼看他,整天默不作声。他难得开口说话。假使当时有人看着他,想知道:这小伙子到底关心些什么,他心里经常想些什么,那么只是瞧他的样子是无论如何也没法判断的。而且他有时在屋里,或者在院子里和街上,会突然站住沉思起来,甚至站在那儿十分钟之久。相法家端详过他以后,一定会说他既不是沉思,也不是默想,而是一种冥想。画家克拉姆斯科依① 有一幅出色的名画,题目是《冥想者》,画的是冬日的林景,林中大道上孤零零地站着一个身披破烂长衣、脚穿树皮鞋、在极端的孤寂中陷入狂想的农夫。他站在那里,好像正在沉思,但他并不是在思索,却是在"冥想"着什么。如果推他一下,他一定会打个哆嗦,好像刚刚睡醒过

① 伊·尼·克拉姆斯科依(1837—1887年),俄国杰出的写生画家。

来似的望着你，但是什么也不明白。自然，他会立刻清醒的，但如果问他站在那里想什么，他一定一点也不记得，一定会把在冥想时所得的印象隐藏在心里。这些印象对于他是珍贵的，他一定会不知不觉地、甚至自己毫不意识到地不断把它们积聚起来，——为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自然也不知道。把这些印象积聚多年以后，他也许会忽然抛弃一切，到耶路撒冷去朝圣、修行，也许会把自己出生的村庄纵火烧掉，也许两件事都会做出来。民间有很多冥想的人。斯麦尔佳科夫一定也就是这种冥想者中的一个，他一定也在贪婪地积聚印象，几乎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七 争论的问题

但是巴兰的驴忽然开口说话了。话题很奇怪：格里戈里早晨到商人鲁吉扬诺夫的小铺里购物时，听他说有一个俄罗斯士兵在辽远的亚细亚的国境上，被亚细亚人掳去，人们强迫他放弃基督教，转信伊斯兰教，不然立即就要折磨死他，但是他不答应改变信仰，甘心承受非刑，被剥去身上的皮，在颂扬基督的声中死去，——这件事迹登载在当天收到的报纸上面。格里戈里在饭桌旁讲起了这件事。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以前也爱在每次饭后吃甜食的时候说说笑笑，即使跟格里戈里扯几句也是好的。这一次他正处在轻松欢畅的心情下。他喝了点白兰地酒，听别人讲了这段新闻以后，说这样的士兵应该立即超升圣徒，把剥下来的皮送到某个修道院去："让人和金钱全流水般地涌来该多好。"格里戈里看见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一点也没受感动，还照着老脾气开始亵渎神明，就皱起了眉头。正在这时，站在门旁的斯麦尔佳科夫忽然冷笑了一声。过去也一向让斯麦尔佳科夫可以时常到饭桌旁来侍候，自然是在饭快要吃完的时候。自从伊凡·费多罗维奇来到我们城里以后，他更差不多每次都在饭桌旁边侍立着。

"你笑什么？"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问，他立刻注意到这冷笑，自然

明白这是对格里戈里而发的。

“我是在想，”斯麦尔佳科夫忽然出乎意料之外地大声说了起来，“虽说这位可敬的士兵的事迹很伟大，但是据我看来，发生这种意外情形，就是放弃基督的名和自身的洗礼，保住自己的性命，以后极力行善，积多年的善行来赎自己的畏怯，也不见得有什么罪孽。”

“怎么没有罪孽？你在胡说。为这句话你就得下地狱，叫你像爆羊肉一样受烙刑。”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接口说。

就在这个时候，阿辽沙进来了。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像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对阿辽沙的来到非常高兴。

“正好是你的话题，正好是你的话题！”他快乐得笑不住声，叫阿辽沙坐下来听。

“说到爆羊肉么，那是不对的，那里是决不会为了这事就那样的，而且也不该那样，如果说句公道话……”斯麦尔佳科夫一本正经地坚持着说。

“竟讲起什么‘如果说句公道话’来了！”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更加高兴地嚷起来，用膝头碰了阿辽沙一下。

“他是个混蛋，一点也不假！”格里戈里忽然脱口而出，用眼睛恶狠狠地直瞪着斯麦尔佳科夫。

“至于混蛋么，还是请您等一等再说，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斯麦尔佳科夫安静而沉着地反唇相讥，“您自己想想吧，如果我落在折磨基督徒的人手里，做了俘虏，他们要求我咒骂神明，背弃神圣的洗礼，既然这里面并没有什么罪孽可言，那么我自然有全权凭自己的理性做主。”

“这个你已经说过了，用不着再三渲染，只要拿出论据来！”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说。

“小伙夫！”格里戈里轻蔑地嘀咕说。

“说到小伙夫么，也请您等一等再说，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您不必骂人，自己想一想吧。因为只要我对那些折磨者说：‘不，我不是基督徒，我咒骂我的真正的上帝，’那么我当时就会受到最高的上帝的裁判，立即遭到革出教门的特别诅咒，像异教徒那样被神圣的教会所开除，而且甚至在那一刹那，——不是在开口的时候，而是在刚

一动念的时候，甚至连四分之一秒钟的时间也不到，我就已经被开除了，——是不是那样，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

他带着毫不掩饰的愉快心情对格里戈里说，实际上完全是在回答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问题，而且自己肚里也十分明白，但却故意装得这些问题好像是格里戈里对他提出来的。

“伊凡！”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忽然嚷道，“你附耳过来。他这一套都是闹出来让你看的，想要你夸奖他。你就夸奖吧。”

伊凡·费多罗维奇完全认真地听着父亲这个兴奋的提示。

“等一等，斯麦尔佳科夫，暂时不要说话，”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又嚷道，“伊凡，你再附耳过来。”

伊凡·费多罗维奇重又带着很认真的态度弯过身去。

“我爱你，和爱阿辽沙一样。你不要以为我不爱你。要不要白兰地酒？”

“给我吧。”伊凡·费多罗维奇注意地望着父亲，心想：“但是你自己喝得已经很不少了。”同时，他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观察着斯麦尔佳科夫。

“你现在已经受诅咒了，”格里戈里忽然爆发了，“你这混蛋，居然还敢这样大发议论，如果……”

“你不要骂人，格里戈里，你不要骂人！”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打断他的话。

“您等一等，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哪怕再等一小会，继续听下去，因为我还没有说完。因为就在我立即受到上帝诅咒的时候，就在那个最崇高的一刹那，我反正已经成了一个异教徒，我的洗礼已经从我的身上被解除掉，完全不再有效了，对不对？”

“说结论，小伙子，快说结论。”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催着他，津津有味地从酒杯里喝了一口。

“既然我已不是基督徒，那么在他们问我是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并没有对折磨者们撒谎，因为我在对折磨者开口以前，仅仅由于动了念头，就已经被上帝亲自除去了我的基督教籍。既然我已遭到开除，那么人家能用什么方式，凭什么道理，像对一个基督徒那样地向我追究背叛基督的罪名呢？难道我不是只因为起了一点念头，还在

背叛以前就已经解除了我的洗礼么！我既已不是基督徒，也就不可能背叛基督，因为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背叛的了。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哪怕是在天上，谁还能因为肮脏的鞑靼人生来就是非基督徒而追究他，谁还能为了这个而惩罚他呢？他们也知道，总不能硬要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的。等鞑靼人死后，就是全能的上帝还要究问，不能完全不惩罚他，那么，我想也只会给他一些极轻的惩罚，因为明知他从肮脏的父母生下来就是肮脏的，这一层并不是他的错。难道上帝还会硬揪住一个鞑靼人，说他也曾经是一个基督徒吗？要是那样便等于全能的上帝说了真正的谎话。难道天上和地上的全能的主能说谎话，哪怕是一个半个字的谎话么？"

格里戈里愣住了，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位雄辩家。他虽然不大明白人家说了些什么话，但是从这一切胡说八道里还是突然明白了一点什么，因此他站在那里，好像被人迎头打了一闷棍。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一口喝干了杯里的酒，发出尖声的大笑。

"阿辽沙，阿辽沙，你瞧怎么样！唉，你这个诡辩家！他准是在什么地方加入过耶稣会了，伊凡。哎，你呀，你这个臭耶稣会教士，谁教会你的？但你是在胡说，诡辩家，你在胡说，完全是胡说！你不要哭，格里戈里，我们会立刻把他驳得体无完肤的。你对我说，驴子：就算你在折磨者面前理直气壮了，但是你自己在心里到底背弃了自己的信仰，你也承认当时就已受了革出教门的诅咒，既然是革出教门，那么在地狱里不会有人为这个抚摸你的头的。这一点你以为怎样，我的漂亮的耶稣会教士？"

"这是没有疑问的，我在自己心里是背弃了，但那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罪，就算有点小罪，也是最平常的。"

"竟还说是最平常的！"

"胡说八道，你这该死的。"格里戈里哑声说。

"您自己想一下吧，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斯麦尔佳科夫沉着而且泰然地继续说，感到自己已经胜利，似乎对被击败的敌人表示宽容似的，"你自己想想，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圣经里不是说过，只要对于哪怕是极小的一粒芥菜籽有了坚定的信仰，那么就是对一座山说，你挪到海里去，它在一奉到了你的命令以后，也是决不会怠

慢的。好吧，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既然我没有信仰，而您那么有信仰，所以竟那样不断地骂我，那么您自己叫山挪动一下看，也不必叫它挪到海里去，因为这里离海太远，只要叫它挪到我们的臭河沟里去，就是到我们花园后面的那条河里去，您就马上可以看到，它是决不会动一动的，它还会完整地照旧呆在那里，无论您怎样叫喊也没用。那就是说连您也没有真正坚定的信仰，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只不过是千方百计地骂别人没有信仰。还要弄清楚，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什么人，不但是您，甚至从最高的人物起，到最低的农民止，所有的人也都不能把山推到海里去，也许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至多是两个人例外，而这一两个人可能也正在埃及沙漠中的什么地方隐身潜修，根本就没法找到他们，——既然这样，既然其余的人全都没有信仰，那么对于这其余的一切人，也就是全世界的人，除去两个沙漠里的隐士以外，上帝是不是将全加以诅咒呢？以他那样有名的仁慈，是不是对其中任何人都不加以饶恕呢？所以我相信，尽管发生过动摇，只要后来痛流忏悔之泪，就会被宽恕的。”

“等一等！”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高兴得发狂似的尖叫起来，“那么那两个能移山的人，你到底认为还是真有的了？伊凡，刻一个记号，记载下来：整个俄罗斯人的气质就在这里显示出来了！”

“你说得很对，这就是人民在信仰方面的特点，”伊凡·费多罗维奇带着表示赞许的微笑同意说。

“你同意吗？既然你同意，那就是对的！阿辽沙，对么？这不就是地道的俄罗斯人的信仰么？”

“不对，斯麦尔佳科夫完全不是俄罗斯人的信仰。”阿辽沙严正而且坚决地说。

“我说的不是他的信仰，我讲的是这特点，讲的是那两个沙漠里的修行者，只就这一点来说，这岂不是俄罗斯式的，完全俄罗斯式的么？”

“是的，这特点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阿辽沙微笑了。

“你的话值一个金币，驴儿，我今天就赏给你，但是所有其他的方面你到底是在那里胡说，胡说，胡说。你要知道，傻瓜，我们这里大家不信仰上帝只是由于疏忽，因为我们没有时间：第一层，事情多得烦

死人；第二层，上帝给我们的时间太少，一天只规定了二十四小时，所以不但忏悔，连好好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可是你在折磨者面前，正当除了信仰再也没有别的可想，又正当你应该表现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却放弃了信仰！是这样么？小伙子，我想得对不对？”

“是倒是这样，但是您自己想一下，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正因为这样，才更使人的罪责减轻了。如果我当时像应有的那样坚信那个真理，那么不为自己的信仰忍受痛苦而改信了肮脏的伊斯兰教，那的确是有罪的。但如果真是那样，那也就根本不会吃什么苦头了，因为只要我在那一刹那朝那座山说：你挪动一下，把折磨者压碎，这座山居然挪动了，立刻像压死一只蟑螂那样压扁了他，我就可以没事似的歌颂着上帝走开。假使我真在那个时候试验这一切，诚心对山说：快把那些折磨者压死，可是它并不去压，那么请问：那时候，尤其还正当处在生死关头这样极其恐怖的时刻，叫我怎么能不疑惑它？就不疑惑我也早知道我进不了天国（因为山既不照我的话移动，那就是说上天并不怎么相信我的信仰，也没有很大的奖赏在等待着我），那么我为什么还要毫无益处地让人家剥我身上的皮呢？因为即使我背上的皮让人家剥去一半，那座山也仍旧不会照我的一句话或一声呼喊移动的。到了那个时候，不但会发生疑惑，甚至会由于恐怖而丧失理智，那就连考虑也完全不可能了。这样说来，假使我无论在哪儿都看不出会得到什么利益和奖赏，因而只求至少能把自己的皮肉保住，这样做我究竟有什么特别的错处呢？所以我十分信赖上帝的慈悲，相信我一定会得到完全的宽恕。……”

八 喝着白兰地的时候

辩论结束了，但奇怪的是，本来十分快活的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到最后忽然皱起了眉头。他皱着眉一口喝干了白兰地。这已经是过量的一杯了。

“滚开吧，你们这些耶稣会教士，”他对仆人们喊道，“走吧，斯麦

尔佳科夫！我答应给的一个金币，今天就给你，你快走吧。你不要哭，格里戈里，到玛尔法那里去，她会安慰你，打发你睡觉。这些混蛋，不让人家在饭后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在仆人们奉到了他的命令立刻退出去以后，他忽然恼恨地说，"斯麦尔佳科夫现在每次开饭的时候总要钻到这里来，这是因为你太吸引他了。你用什么方法使他这样和你要好的？"他对伊凡·费多罗维奇说。

"根本没什么，"他回答，"是他自己忽然想起了要尊敬我，他是个奴才和下贱人。在日子到来的时候是一块打冲锋的活肉。"

"打冲锋的么？"

"也有另一类好些的，却也有这类的人。打头的是这类人，然后才出现好些的。"

"那么日子什么时候到来呢？"

"信号弹会燃起来的，但也许燃不到底。老百姓目前还不十分爱听这些小伙夫的话。"

"所以，孩子，这头巴兰的驴一个劲在想呀，想呀，鬼知道他独自在肚里会想出些什么花样来。"

"他在积蓄思想。"伊凡失笑地说。

"你瞧，我知道他十分看我不入眼，看所有的人也一样；对你也差不多，虽然你觉得他'自己想起要尊敬'你。阿辽沙更不用提，他看不起阿辽沙。但是他不偷东西，不造谣言，不多说话，不把家里的丑事张扬出去。他会烤极好的鱼肉馅饼。其他一切管他个屁。老实说，还值得提他的事么？"

"自然不值得。"

"至于说到他心里在胡想些什么，那么总的说来，俄罗斯的农民都该挨打。我永远是这样的主张。我们的农民全是骗子手，犯不上怜惜他，幸而现在有时还可以打他们几顿。俄国的土地所以肥，是因为桦树多。树木伐尽，俄国的土地就完了。我赞成聪明人的话。我们停止殴打农民，是明智的，而他们还继续自相殴打，也是好事。'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或者诸如此类的说法……总而言之，会量给我们的。俄罗斯是肮脏的。我的朋友，你要知道我多么恨俄罗斯，……并不是恨俄罗斯，而是恨所有这些罪

恶，……或许也是恨俄罗斯。Tout Cela c'est de la cochonnerie①。你知道我爱什么吗？我爱的是机智。”

“你又喝了一杯。够了。”

“等一等，我再来一杯，然后再来一杯，以后就不喝了。不，你别忙，你打断了我的话头。有次路过莫克洛叶的时候，我问过一位老头子，他对我说：‘我们最爱揍被判罚打的姑娘，还让年轻小伙子去揍。今天揍了这个姑娘，明天那小伙子就会把她娶来做媳妇，所以姑娘们自己对这个还挺满意。这不就像是那些德·萨得侯爵②笔下写的故事么？不管怎么说，那总是满风趣的。哪天我们也去看看怎么样？阿辽沙，你脸红了么？别害臊，小娃娃。可惜我刚才没在院长那里坐下吃饭，不能把莫克洛叶的姑娘们的故事讲给修士们听。阿辽沙，你别生气，因为刚才把你的院长得罪了。孩子，我是心头一时火起。假使上帝是有的，存在的，……我自然不对，应该受过。假使根本没有上帝，那么还要他们，要你的那些神父干什么呢？那时候把他们的脑袋瓜子揪下来还算是轻的，因为他们妨碍进步。伊凡，你信不信？这一切都使我的心里苦恼。不，你是不相信的，因为我从你的眼睛里就看得出来。你相信人家说我只是一个丑角。阿辽沙，你相信我不单是一个丑角么？”

“我相信您不单是一个丑角。”

“我也相信你真是这样相信，而且是诚恳地这样说的。你诚恳地看人，诚恳地说话。伊凡却不是。伊凡很傲慢。……不过尽管这样，我还是很想叫你的修道院那一套彻底完蛋。应该把这套神秘玩意在整个俄罗斯各地一下子全清除掉，让所有的傻瓜都彻底醒悟过来。那会有多少金银送到造币厂去！”

“为什么清除呢？”伊凡问。

“就为了使真理赶快抬头，就为了这个。”

“可要是这真理抬了头，首先第一个就要把您抢劫一空，然后……再清除掉。”

---

① 法语：一切都是肮脏的。

② 德·萨得（1740—1814年），法国作家，以淫秽小说知名。

"啊！你的话也许很对。我真是一头笨驴。"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忽然大声嚷起来，轻轻地敲敲自己的脑袋。

"好吧，阿辽沙，既然这样，那就让你的修道院呆在那里好了。我们聪明人可以坐在暖和地方，享受享受白兰地酒。你知道，伊凡，这一定是上帝自己故意这样安排的吧？伊凡，你说：到底有没有上帝？等一等：你必须确切地说，认真地说！你干吗又笑？"

"我笑您刚才自己还对于斯麦尔佳科夫相信有两个会移山的长老存在的事，说过很机智的话。"

"那么现在我也像他么？"

"很像。"

"这么说，我也是俄罗斯人，我也有俄罗斯人的特点，而你这哲学家，也同样可以抓住你有这一类的特点。如果你愿意，我就可以抓住。我敢打赌，明天就可以抓住。可是你到底说一句，有没有上帝？要正正经经地说！我现在希望说正经话。"

"不，没有上帝。"

"阿辽沙，有上帝吗？"

"有上帝。"

"伊凡，那么有没有灵魂不死的事，哪怕是很小的，一点点？"

"也没有灵魂不死的事。"

"一点也没有么？"

"一点也没有。"

"你是说绝对的零，还是稍稍有一点。也许稍稍有一点吧？总不是一点也没有呀！"

"绝对的零。"

"阿辽沙，有灵魂不死么？"

"有的。"

"上帝和灵魂不死都有的么？"

"有上帝，也有灵魂不死。灵魂不死就在上帝里面。"

"唔。伊凡大概是对的。天呀，只要想一想，人们献出了多少信仰，有多少各种各样的力量白白费在这幻想上面，而且一连几千年！是谁在这样开人的玩笑？伊凡，我最后一次坚决地问：有上帝没有？

我这是最后一次问!”

“我也最后一次说没有。”

“谁在开人的玩笑呢,伊凡?”

“大概是鬼吧。”伊凡·费多罗维奇笑了笑。

“那么有鬼么?”

“不,鬼也没有。”

“可惜。见他的鬼,如果这样,我真对那个第一个想出上帝来的人什么也干得出来!把他吊死在苦杨树上还嫌便宜了他。”

“如果没想出上帝来,就完全不会有文明的。”

“不会有的么?没有上帝就不会有文明么?”

“是的。连白兰地酒也不会有。不过这瓶白兰地酒实在应该从您那里拿开了。”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亲爱的,再喝一小杯。我得罪了阿辽沙。你不生气么,阿历克赛?我的亲爱的阿历克赛,小阿历克赛!”

“不,我不生气。我知道您的意思。您的心肠比脑子好。”

“我的心肠比脑子好么?天呀,这话是谁说的呀?伊凡,你爱阿辽沙么?”

“我爱的。”

“你应该爱他。”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已经醉得很厉害了。“我刚才对你的长老做出粗野的举动。但是我当时心里很乱。这位长老很有点风趣,你以为怎样,伊凡?”

“大概有的。”

“有的,有的,il y a du Piron là-dedans①。他是个耶稣会教士,自然是俄国式的。他是个高尚的人,心里一定在暗暗痛恨着自己必须做戏,……必须披上一件神圣的外衣。”

“但是他是信上帝呀。”

“一点也不信。你还不知道么?他自己就在对大家说,自然不是对大家,而是对所有到他那儿来的聪明人说。他对省长舒尔茨就直

---

① 法语:他有点皮龙的味道。皮龙(1689—1773年),法国诗人、讽刺作家。

截了当说过：credo[1]，但我不知道他信仰什么。”

“真的么？”

“一点也不错。但是我尊敬他。他这人有点靡非斯托非勒斯[2]的味道，或者不如说，有点像《当代英雄》[3]里的角色，……叫阿尔白宁，还是什么，……那就是说，你知道，他是好色之徒；他好色到了极点，如果现在我的女儿或妻子到他面前去忏悔，我都要替她们担忧。你知道，他讲起故事来可真……前年他叫我们到他那里去喝茶，还备有利口酒（太太们常送给他利口酒），他天花乱坠地讲起从前的事情来，把我们的肚子都笑破了，……特别是讲起他怎么治好一个虚弱的女人。他说：‘如果不是脚痛，我可以给你跳一个舞。’你瞧他多行！‘我年轻时玩过的把戏真不少’。他从商人杰米多夫那里弄到过六万卢布。”

“怎么，偷的么？”

“那个商人把他当成好人，把钱送到他那里来，说：‘老兄，请你保存一下，我家里明天有人来搜查。’他就收下来保存了。后来他说：‘你是捐给教会的呀。’我对他说：‘你真无耻。’他说：‘不，我不是无耻，我是豪放……’不过我想起来了，这不是他，……是另外一个人。我错搅到另一个人身上去了，……没有注意。让我再喝一杯就够了；你把瓶子拿开吧，伊凡。我在胡说，你为什么不拦阻我呢，伊凡？……你为什么不说我在胡说？”

“我知道您自己会停止的。”

“你胡说，你这是因为恨我，完全是出于恨。你瞧不起我。你到我家里来，就在我的家里轻视我。”

“我会离开的，白兰地酒把您灌迷糊了。”

“我用上帝基督的名义请求你到契尔马什涅去一趟，……只要一两天工夫，你偏不肯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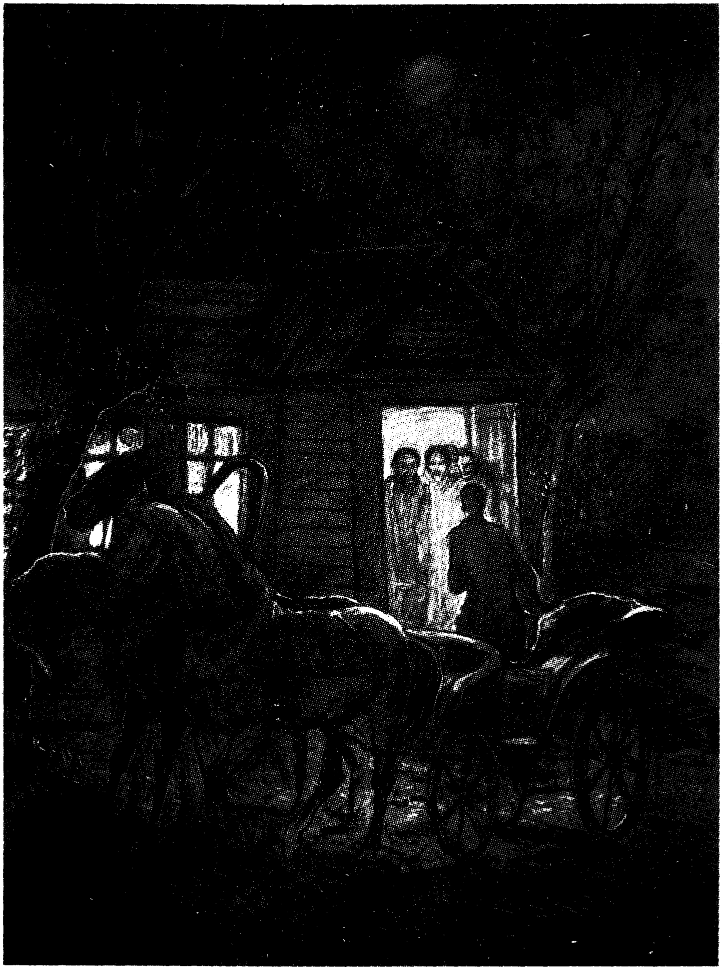
“既然您这样坚持，我明天就去。”

---

① 拉丁文：我信仰。

② 歌德名著《浮士德》里的魔鬼名。

③ 莱蒙托夫的名著。



“你不会去的，你要在这里监视我，这是你心里打的主意，你这坏心眼儿的家伙，所以你不肯去吧？”

老人还不肯罢休。他已经醉到那样的程度，即使平素沉静的人，这时候也一定会突然想要发脾气，显威风。

“你看着我干什么？看你的眼睛什么样子？你的眼睛望着我，在那里说：‘你真是一副醉汉嘴脸。’你的眼神可疑，你的眼神显出轻蔑……你到这里来是有你自己的算盘的。你瞧，阿辽沙看人的时候，他的眼睛是发亮的。阿辽沙不轻视我。阿历克赛，你不要爱伊凡……”

“您别对哥哥发脾气了！不要再去气他，”阿辽沙忽然坚决地说。

“哦，那好吧。唉，头真痛。伊凡，你把白兰地拿开，我说了三遍了。”他沉思了一下，忽然露出长时间的诡诈的微笑。“伊凡，不要对衰弱的老人生气。我知道你不爱我，但不管怎样不要生气吧。我确实也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你到契尔马什涅去一趟，我自己随后也要去，给你送个小礼物。我要到那里指给你看一个姑娘，我早就看上她了。现在她还是一个赤脚姑娘。不要怕赤脚姑娘，不要看不起她们，——她们是珍珠！……”

他咂地吻了一下自己的手。

“对我来说，”他忽然全身活跃起来，刚刚提到一个心爱的话题，就似乎一下子清醒了，“对我来说……唉，你们这些小孩子！你们这些小把戏，小猪崽！对我来说……甚至一辈子也没感觉过哪一个女人是丑八怪，这是我的准则！你们能明白么？你们哪儿能明白！你们的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还是奶，你们还没有脱皮去壳哩！根据我的准则，每个女人身上，见它的鬼，都可以找到一点极有趣的东西，是别的女人身上所没有的；不过必须会找，巧妙就在这里！这是一种天才！在我来说没有丑女人。只要她是一个女的，那就已经有了一半，……你们哪里明白这个！即使在老处女身上也可以找到一点东西，会让你对那些傻瓜们发生惊奇：怎么会让她老到如今竟没有注意到？赤脚姑娘和丑女人应该先使她们吃一惊，这是向她们动手的一种方法。你不知道么？应该让她吃惊到狂喜、心乱、害羞的地步，因为想到居然有一个老爷会爱上像她这样的丑女人。十分有趣的是世界上

永远有奴隶和主人,那就永远有擦地板女人,永远有她的主人,而人生的幸福也就在这里！等一等,……阿辽沙,你听着,我永远会让你那去世的母亲吃惊,不过那是另一种方式。我从来不和她亲热,只是一到了适当时间就忽然全身软瘫在她面前,跪在地上爬着,吻她的脚,弄得她总是,总是——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总是发出一种轻笑声,一种断续而清晰的,不高的,神经质的,特别的笑声。只有她才会发出这样的笑声。我知道她一这样就准要犯病了,第二天她就会大喊大叫地发起抽疯病来,目前的这种轻轻的笑声不见得有什么欢乐,不过哪怕就是一种假象也总算是欢乐。这就是所谓懂得在一切东西里找出特点来！有一个家道富有的美男子别里亚夫斯基追求她,常到我家里来。有一次,他忽然在我家里,而且还当着她的面,打了我一个嘴巴。她这个本来像绵羊般的人竟那么厉害地向我发起火来,——我甚至以为她为了这个要动手打我了,——她说:'现在你是个挨过揍的人,挨过揍的人,你挨了他一巴掌！你把我卖给他了。……他怎么敢当着我的面打你！你永远也不要到我身边来,永远也不要到我身边来了！你马上就去,叫他出来决斗。'……当时为了使她安静下来,我把她带到修道院里去,由神父们开导了一下。上帝在上,阿辽沙,我从来没有欺侮得罪过我的疯癫女人！最多只有那么一次,那还是在结婚的第一年上:她当时祷告得十分勤,特别严守圣母节的斋戒,还把我赶到书房里去睡。我心想,让我把她身上这种宗教神秘主义赶走吧！我说:'你瞧,你瞧,这是你的神像,就在这里,现在我把它摘下来。你瞧,你把它看作奇迹创造者,可我现在就当着你的面朝它吐唾沫,我也决不会因此出什么事情的！……'当她看到我这样做时,天呀,我想:她现在一定要打死我了,可是她只是跳了起来,两手紧握在一起,后来忽然用手捂着脸,全身发抖,倒在地板上,……一下子倒了下去,……阿辽沙,阿辽沙！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老人吓得跳了起来。阿辽沙自从父亲开始讲起他的母亲来时,就渐渐变了脸色。他脸发红,眼睛冒火,嘴唇哆嗦。……喝醉了的老人说得唾沫四溅,一点也没有觉察出来,直到发现阿辽沙身上忽然出现了某种很奇怪的现象,也就是忽然重复起跟他刚才所讲的"疯癫女人"完全相同的举动来。阿辽沙忽然从桌旁跳起来,和他母亲一模一

样地两手紧握在一起，然后用手捂住脸，一下倒在椅子上，像被砍倒似的，并且忽然在歇斯底里地发作的一阵突如其来的、战栗的、无声的饮泣中，全身剧烈地哆嗦起来。这种和他母亲异乎寻常地相像的情景，使老人特别吃惊。

“伊凡，伊凡！赶快给他喷水。这很像她，简直一模一样，和她母亲当时完全一样，你用嘴朝他喷水，我对那一位也是这么做的。他这是为了他的母亲难过，为了他的母亲……”他对伊凡叨唠着。

“据我想，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母亲吧，您以为对不对？”伊凡带着愤怒的轻蔑心情突然发作起来。

老人看见他的冒火的眼光，哆嗦了一下。但这时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尽管只是一刹那的事：老人似乎确实忘记了阿辽沙的母亲就是伊凡的母亲。……

“怎么是你的母亲？”他莫名其妙地嘟囔着，“你这是干吗？你讲的是哪一个母亲？……难道她就是……哎呀，见鬼！她可不就是你的母亲么！哎呀，见鬼！这是一时的糊涂，从来还没有这样过，对不起，我还以为，伊凡……哈，哈，哈！”他住了口，一阵长时间的醉醺醺的、近于无意义的冷笑扭歪了他的脸。就在这一刹那，外屋里忽然大声喧嚷起来，传来疯狂的喊声，门砰然打开了，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闯进大厅里来。老人吓得跑到伊凡身旁。

“他要杀死我，他要杀死我！你不要让他，不要让他杀我！”他叫喊着，两手抓住伊凡·费多罗维奇衣服的下摆。

九　色　　鬼

紧随着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格里戈里和斯麦尔佳科夫也跑进了大厅。他们在外屋里就纠缠着他，不放他进来(这是因为前几天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就亲自下过命令)。格里戈里利用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闯进大厅时站下来向四周张望的机会，绕着桌子跑过去，把和外屋门相对的两扇通到内室去的门关上，站在关紧的门前，叉开两

手，准备守卫门口，直到所谓流尽最后的一滴血为止。德米特里见了这情形，不止是喊嚷，甚至似乎尖叫起来，向格里戈里冲去。

“这么说，她在里面！把她藏在里面了！滚开，混蛋！”他想拉开格里戈里，但是格里戈里推开了他。德米特里气得无法自制，挥起拳头用全力打了格里戈里一下。老人像一堵墙似的倒了下去，德米特里跨过他的身子，抢进门里去。斯麦尔佳科夫正呆在大厅的另一头，脸色惨白，身体战栗，紧挨着站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身旁。

“她在这里，”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嚷着，“我刚才亲眼看见她拐弯朝着这座房子走来，只不过我没有追上。她在哪儿？她在哪儿？”

刚才的“她在这里”这一声喊，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身上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作用。他的全部惧怕都似乎突然消失了。

“抓住他，抓住他！”他咆哮起来，跟在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身后冲了出去。格里戈里这时已经从地板上爬起来，却还好像没有清醒过来似的。伊凡·费多罗维奇和阿辽沙跑去追父亲，从第三间屋内忽然传来响声，似乎有什么东西掉在地板上，砸碎了；原来在大理石的木架上有一个大玻璃花瓶(不很值钱的)，被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跑过时撞倒了。

“把他抓住，”老人喊叫，“救命呀！……”

伊凡·费多罗维奇和阿辽沙终于赶上了老人，用力把他拉回大厅来。

“你为什么追他！他真的会杀死你的！”——伊凡·费多罗维奇向父亲生气地嚷着说。

“伊凡，阿辽沙，那么说她一定在这里。格鲁申卡一定在这里，他说他亲眼看见她跑过来的。……”

他气都喘不上来了。他没指望格鲁申卡这时候会来，忽然听说她在这里，一下子使他的脑筋错乱了。他浑身打战，似乎发狂的样子。

“但是您自己看见她并没有来呀！”伊凡叫道。

“也许从那个门进来的。”

“可那个门锁上了，钥匙在您那里。……”

德米特里忽然又出现在大厅里。他自然发觉了那扇门是锁着

的，而门的钥匙的确是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口袋里。各屋的窗户也全都关着；所以格鲁申卡既没法进来，也不能跳出去。

“抓住他！”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一眼又看见了德米特里，就尖叫起来，“他在我的卧室里把钱偷走了！”他挣脱伊凡的手，重又向德米特里冲去。但是德米特里举起两手，忽然抓住老人的两绺鬓边仅有的头发，拽了一下，砰的一声把他摔倒在地板上，然后还用靴后跟朝躺下的人脸上踹了两三脚。老人刺耳地尖叫起来。伊凡·费多罗维奇虽然没有像他哥哥德米特里那样有劲，还是两手抱住他，用全力拉他离开老人。阿辽沙也用尽气力帮忙，从前面抱住哥哥。

“疯子，你打死他了！”伊凡喊道。

“这是他活该！”德米特里喘吁吁地嚷着，“这次没有打死他，下次还要打的。你们防备不了。”

“德米特里！马上离开这儿！”阿辽沙威严地喝道。

“阿历克赛！你独自对我说，我相信你一个人：她刚才到这里来没有？我亲自看见她刚才从胡同里沿着篱笆旁边溜到这里来。我喊了一声，她跑了。……”

“我对你起誓，她没到这里来过，这里也根本没人在等她。”

“但是我看见她……那么说她……我马上就能打听出她在哪儿。……再见吧，阿历克赛！现在一个字也不必再对伊索提钱的事了，但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那里你却必须立刻就去一趟！‘嘱我致意，嘱我致意，致意！正是致意和道别！’把刚刚这出戏也讲给她听。”

这时伊凡和格里戈里已把老人扶起来，坐在躺椅上面。他的脸上血迹斑斑，人却很清醒，贪婪地倾听着德米特里的嚷叫声。他始终还以为格鲁申卡真的是在屋里的什么地方哩。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临走时怨恨地看了他一眼。

“使你流血我并不后悔！”他大声说，“你当心点，老头子。你应该小心收起你的幻想，因为我也有幻想！我亲口诅咒你，完全和你断绝关系。……”

他从屋里跑了出去。

“她在这里，她一定在这里！斯麦尔佳科夫，斯麦尔佳科夫，”老人微弱地哑声说，伸着一只手指召唤斯麦尔佳科夫过去。

“她没在这里,你这疯老头子。”伊凡恨恨地朝他嚷道。“他晕过去了！拿水来,手巾。快去,斯麦尔佳科夫!”

斯麦尔佳科夫跑去取水。大家最后给老人脱掉了衣裳,抬到卧室里,放在床上。用湿手巾裹住他的头。他喝了白兰地酒,经历了强烈的激动,又挨了一顿打,身体十分衰弱,头刚刚挨枕头,立刻闭上眼睛,昏昏入睡。伊凡·费多罗维奇和阿辽沙回到大厅里。斯麦尔佳科夫把打碎的花瓶碎片收拾出去,格里戈里站在桌旁,阴沉地垂下眼皮。

“你要不要也头上裹上湿毛巾,上床去躺一会?”阿辽沙问格里戈里,“我们会在这里照看他的;我哥哥打得你很痛,……打你的脑袋。”

“他对我无礼!”格里戈里阴沉而一字一顿地说。

“他连对父亲也‘无礼’,不要说你啦!”伊凡·费多罗维奇苦笑着说。

“我曾在盆里给他洗澡,……他竟对我无礼!”格里戈里又反复地说。

“见鬼,我要是不拉开他,也许他真会杀死他的。这位伊索还禁得住多大劲?”伊凡·费多罗维奇对阿辽沙低声说。

“上帝保佑!”阿辽沙说。

“保佑什么?”伊凡继续低声地说,恨恨地做了个鬼脸。“一条毒蛇咬另一条毒蛇,两个人都是活该!”

阿辽沙哆嗦了一下。

“我当然不能让他们弄出凶杀案来,就像刚才那样。阿辽沙,你留在这里,我到院子里去走一走,头痛起来了。”

阿辽沙走进父亲的卧室里去,在屏风后面床头边坐了大约有一个小时。老人忽然睁开眼睛,长时间沉默地望着阿辽沙,显然在那里回忆和思索。突然在他的脸上出现了不寻常的激动神情。

“阿辽沙,”他畏畏缩缩地小声说,“伊凡在哪儿?”

“在院子里,他头痛。他在替我们守卫。”

“你把小镜子给我,就在那边放着,拿来给我!”

阿辽沙把放在抽屉柜上的一面能合上的小圆镜拿来递给他。老人照了一下:鼻子肿得很厉害,左眉上面额头上有一大块紫血印。

“伊凡说什么？阿辽沙，亲爱的，我惟一的儿子，我怕伊凡；我怕伊凡，比怕那个人还厉害。只有你一个人我不怕。……”

“你也用不着怕伊凡，伊凡发了脾气，但是他会保护你的。”

“阿辽沙，那个人呢？他跑到格鲁申卡那里去了！亲爱的天使，你说实话！刚才格鲁申卡来过没有？”

“谁也没看见她。那是误会，她没有来！”

“可米卡真打算娶她，娶她！”

“她不会嫁给他的。”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无论如何不会的！……”老人喜欢得浑身精神一振，似乎在这时候再不能比对他说这样的话更令他高兴的了。他喜欢得抓住阿辽沙的手，紧紧地把它贴在自己胸前。他的眼睛里甚至闪出泪光。“我刚才讲过的那个圣母像你拿去吧，你带走吧。我也准你回到修道院去。……刚才我是开玩笑，你不要生气。我头痛，阿辽沙，……阿辽沙，请你安安我的心，做做好事，说句实话吧！”

“你还要问她来过没有么？”阿辽沙悲伤地说。

“不，不，不，我相信你，另外有一件事情：你亲自到格鲁申卡那里去一趟，或是怎样见她一面；你尽快向她问问明白，越快越好，你自己亲眼判断一下：她到底愿意跟谁，跟我，还是跟他？好不好？怎么样？你能不能办到？”

“只要我见到她，会问的，”阿辽沙发窘地支吾着说。

“不行，她不会对你说的，”老人抢过话头说，“她是个不安分的人。她会吻起你来，说她想嫁给你。她是个骗子，没廉耻的女人。不，你决不能到她那里去，决不能去！”

“再说，那样也不合适，爸爸，很不合适。”

“刚才他跑开的时候喊着：‘你去一趟’，他打发你到哪里去？”

“打发我到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那里去。”

“为钱么？向她要钱？”

“不，不是为钱。”

“她没有钱，一个钱也没有。阿辽沙，让我躺一夜，仔细想一想，你现在先走吧。你也有可能会遇见她。……不过明天早晨你一定要

到我这里来；一定要来的。我明天要对你说一句要紧话；你来不来？”

“来。”

“你如果来，要做出自己要来的样子，自己来看我。不要对谁说是我叫你来的。对伊凡也一句都不要说。”

“好吧。”

“再见吧，天使，刚才你替我出头，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我明天要对你说一句话，……不过还要想一想。……”

“你现在觉得怎样？”

“明天，明天就起床下地，完全健康，完全健康，完全健康！……”

阿辽沙走过院子，看见伊凡哥哥坐在大门边长椅上：他在那里用铅笔在一本记事簿上写着。阿辽沙告诉伊凡，老人醒了，神志很清，打发他回到修道院去睡。

“阿辽沙，我很想和你明天早晨见一面，”伊凡欠身起来，客气地说，这种客气甚至有点完全出乎阿辽沙的意外。

“我明天要到霍赫拉柯娃家里去，”阿辽沙回答，“如果现在会不着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话，也许明天还要到她那里去。……”

“你这会儿到底还是要到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那里去？是去‘道别，道别’么？”伊凡忽然微笑了。阿辽沙不好意思起来。

“刚才喊叫的话我好像全都明白了，以前的事也多少明白了一些。德米特里大概是请你到她那里去一趟，传一句话，说他……唔……唔……总而言之，是‘告别’的意思，对不对？”

“哥哥！父亲和德米特里两人这些可怕的事情会弄成什么结局呢？”阿辽沙大声感叹说。

“谁也说不准。也许什么事也没有；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这个女人是一只野兽。无论如何，应该把老头子留在家里，不让德米特里进屋来。”

“哥哥，容我再问一句：难道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别的人谁值得活下去，谁不值得再活下去么？”

“为什么要扯到决定值得不值得的问题呢？人们的心里在决定这个问题时，时常不是根据价值，而是根据其他比这更直截了当得多的原因。至于说到权利，那么谁没有希望的权利呢？”

“怕不能包括希望别人死吧？”

“即使是死又怎样呢？为什么当大家全这样生活，也许根本不大能照另一种样子生活的时候，要自己欺骗自己呢？你这样问，是跟我刚才所说‘两条毒蛇相咬’的话有关的，是不是？那么让我也问你：你是不是认为我也和德米特里一样，能够使伊索流血——杀死他的呢？”

“你怎么啦，伊凡！我的脑子里从来没有生过这种念头！就是德米特里我也不认为……”

“谢谢你至少还肯说这句话，”伊凡笑了笑，“告诉你，我永远准备保护他。可是就愿望来说，我却保留着充分的自由。明天见吧。不要责备我，不要把我看作是坏蛋。”他微笑地补充说。

他们互相紧紧地握手，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阿辽沙感到哥哥首先主动向他靠拢一步，是有所为而发的，这里面一定有某种用意。

十 两人在一起

阿辽沙从父亲家里出来，心情比刚才走进父亲家时更加失望和懊丧。他的脑子里也似乎千头万绪，一片零乱，同时又感到自己怕理清这些头绪，怕从今天所感受到的一切痛苦的矛盾中得到一个总的概念来。几乎有点近于绝望，这是阿辽沙的心里从来没有过的。首先像一座山似的高踞在一切之上的，是一个解决不了的致命问题：为了这个可怕的女人，父亲和德米特里哥哥的事会弄到什么结局？现在他自己已做了见证人。他自己身临其境，亲自看见他们狭路相逢。但是最后遭到不幸、成为彻底而可怕的不幸者的只会是德米特里哥哥，确定无疑的灾难正在等着他。这一切还会牵连到许多别的人，也许比阿辽沙以前可能想象到的还要多得多。甚至发生了某种近乎神秘的事。伊凡哥哥向他靠近了一步，这本是阿辽沙早就十分渴望的，可是现在他自己不知怎么会感到，这接近的一步竟使他感到惧怕。

至于那些女人呢？真奇怪：他刚才特别怕到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那里去，现在却毫不害怕了；相反地，还自己忙着到她那里去，好像早就想向她寻求指示。但尽管如此，现在把受托的事转达给她，显然已比刚才更困难了：三千卢布的事已成定局，德米特里哥哥现在既感到自己毫无信用，又失掉了一切希望，自然任何堕落的举动都会干得出来的。况且他还叫他把刚才在父亲那里所发生的那幕戏也讲给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听。

阿辽沙走到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那里去时已经七点钟，天色黑了下来。她在大街上租了一所很宽敞舒适的房子。阿辽沙知道她和两位姨母同住，其中一位只是她姐姐阿加菲亚·伊凡诺芙娜的姨母，平时在她父亲家中是个不大做声的角色，当她从学校回家时曾同她姐姐一块儿服侍过她。另一位姨母虽然也是贫寒出身，却是一位风度高雅、神态俨然的莫斯科太太。听说她们两人对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什么事都百依百顺，伴在她身边只是出于礼仪的需要。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只服从自己的恩主，将军夫人。将军夫人因病留在莫斯科，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必须每星期寄两封信给她，详细报告自己的一切情况。

阿辽沙走进前室，请替他开门的女仆通报的时候，大厅里显然已经知道他的来到（也许从窗里看到的），但阿辽沙还是忽然听见一阵忙乱，听见女人跑动的脚步声，衣裳的窸窣声，也许有两三个女人跑了出去。阿辽沙觉得奇怪的是他的来到竟能引起这么大的骚动。但尽管这样，他还是立刻就被引进了大厅。那间屋子很大，摆设着华美而且件数极多的家具，完全不是外省的气派。有许多沙发、躺椅和软凳，大小茶几；墙上挂着画，桌上放着花瓶和灯台，有许多花，窗台上还放着一只金鱼缸，暮色中屋里有一点暗。阿辽沙瞧见在显然刚刚有人坐过的长沙发上抛着一件丝绸短外套，沙发前面桌上有两杯没有喝完的巧克力茶，饼干，一只玻璃盘里放着蓝色的葡萄干，另一只放着糖果。她们在款待什么人。阿辽沙猜到他正碰上了有客，就皱了皱眉头。但正在这时帘子一掀，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急急地快步走了进来，带着欢欣快乐的微笑朝阿辽沙伸出双手。就在这时候女仆拿进两支点着的蜡烛，放在桌上。

“谢天谢地，您到底来了！我整天向上帝祷告，希望您来。请坐呀。”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美貌以前就曾使阿辽沙感到惊讶，那是在三个星期以前，在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自己的特别要求之下，德米特里哥哥曾初次把他带到她家来，介绍他和她相见。可是那次会面时，他们俩没怎么谈起来。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因为估计阿辽沙是十分害羞，所以似乎有意饶了他，一直同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说话。阿辽沙不做声，但却清楚地看到了很多事情。使他惊讶的是这位傲慢的女郎的那种骄横放肆和自以为是。而这一切都是明白无疑的。阿辽沙觉得自己并没有夸张。他发现她那发光的黑色大眼睛十分美丽，同她那张苍白的、甚至有点发黄的椭圆形脸配起来特别相称。但是在这双眼睛里，正和在美丽的嘴唇的曲线里一样，有一点尽管可以使他的哥哥陶醉迷恋、却也许不能长久热爱的东西。德米特里在那次访问后曾缠住他，恳求他不要隐瞒他见到这位未婚妻后所得到的印象，他当时差不多很直率地对德米特里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你同她会幸福的，但是，也许……是不安静的幸福。”

“对呀，弟弟，有些人本来怎样就永远是怎样，他们不会向命运屈服的。那么你以为我不会永远地爱她么？”

“不，也许你会永远地爱她，但是同她也许不会永远有幸福。……”

阿辽沙当时说出自己的意见时，涨红了脸，不满意自己到底屈从于哥哥的请求，讲出了这样“愚蠢”的想法。因为他在说出来以后，立刻连自己都觉得这意见愚蠢到极点。而且这样武断地发表对一个女人的意见他觉得也未免有些惭愧。正因为这样他现在乍一看到向他跑过来的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时候就更为惊惶地感到也许他当时的看法是很错误的。这一次她的脸上流露出朴质而毫不虚假的善意和坦率而热烈的真诚。以前使阿辽沙十分惊讶的“骄横和傲慢”，现在却只不过表现为一种勇敢而高贵的毅力和某种明显而有力的自信。阿辽沙刚一看到她，听她说出头几句话来，就明白她在与她如此爱恋的男人的关系方面所处地位的悲剧性，在她来说已不是秘密，她也许已经完全知道，肯定完全知道。但虽然这样，在她的脸上仍然闪

耀着光明,充满着对于未来的信心。阿辽沙感到自己在她面前突然显得仿佛是蓄意犯了严重过错的人。他一下子就被征服了,被迷住了。除了这一切之外,他还从她说出的第一句话里就看出她处于十分强烈的兴奋状态,——也许在她身上是很不寻常的兴奋状态,甚至近于某种兴高采烈的心情。

"我所以那么期待您来,是因为我现在只有从您、从您一个人那里才能打听出一切实话来,——从别人那里是无论如何得不到的!"

"我来……"阿辽沙讷讷地说,弄得语无伦次了,"我是……他打发我来的。……"

"啊,他打发您来的,我早就预感到了。现在我全都明白,全都明白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大声说,眼睛里突然闪出了光芒,"您等一等,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我先对您说清楚,为什么我这样期待着您来。您看,我也许甚至比您自己还远远知道得更多;我并不需要您告诉我一些情况。我要求于您的是:我需要知道您本身对他最近的个人印象是什么,我需要您用极直爽而不加修饰的,甚至是粗鲁(唉,不管怎么粗鲁都行!)的形式对我说说,您自己现在对他怎样看,在同他今天相遇以后,对他的状况怎样看?这也许比我这个他已不愿意再见面的人自己去找他谈好一些。您明白了我希望于您的是什么了吗?现在,请告诉我他为什么事打发您到我这里来(我早就知道他会打发您来的!),——请您简单扼要地说,只说他最要紧的话!——"

"他嘱咐我向您……致意,他说,再也不到您这里来了,……向您致意!"

"致意?他就是这样说的,用这样的话么?"

"是的。"

"也许是一时不经意地说错了话,用了不合适的词吧?"

"不,他正是嘱咐我一定要转达'致意'这个词儿。还要求了我三次,请我不要忘记转达。"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现在请您帮我的忙,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现在我正需要您的帮助!我把我的想法对您说一说,您一定要告诉我,我想得对不对。假使他叫您向我致意是偶然的,并不坚持转达这句话,不强调这句

话，那么一切都完了，……一切都无可挽回！但是假使他特别坚持这句话，假使他特别要您不要忘记转达这个致意，——那么，他也许是处在兴奋的心情下，是一时冲动吧？作出了决定，却又害怕自己的决定！他不是迈着坚定的脚步离开我，而是从山上跳下去的。强调这个词儿，只能说明是逞英雄。……”

“对，对！”阿辽沙热烈地表示同意，“我自己现在也这样想。”

“既然这样，他还不是无可救药！他只是处在绝望的境地，可是我还能救他。等一等：他没有告诉您关于钱的事情，三千卢布的事情么？”

“不但说过，而且这也许还是最使他绝望丧气的事。他说他现在已经丧失了名誉，什么都无所谓了。”阿辽沙热烈地回答，从心底里感到自己的心里又充满了希望，他的哥哥也许真的还有出路和救星。“可是，难道您……已经知道关于钱的事情了么？”他补充说，忽然呆住了。

“我早就知道，知道得很清楚。我曾发电报到莫斯科询问，早就知道钱没有收到。他没有汇出去，但是我没有吭一声。上个星期我又打听出来，他一直需要钱，现在还需要。……我这样做所抱的惟一目的是想让他知道，应该向谁开口，谁是他最忠实的朋友。可是不，他不愿意相信我是他最忠实的朋友，不愿了解我，他只把我当作一个女人看待。整整一个星期里我都在焦灼地思虑着：用什么方法才能使他不为了花去三千卢布而在我面前感到害臊？也就是说，他可以对所有的人，对自己，却不必对我感到害臊。他对上帝不是会和盘托出而毫不感到羞惭么。那他为什么至今还不知道我可以为他而忍受一切呢？他为什么，为什么还不了解我，在经过过去的那些事以后，他怎么还竟敢不了解我？我打算救他的一生。他应该忘记我只是他的未婚妻！可他却居然在我面前为自己的名誉担忧！他不是对您，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并不怕开诚布公么？为什么我至今还够不上这个资格呢？”

最后的几句话她是噙着眼泪说的：泪水已从她的眼睛里溢了出来。

“我应该告诉您，”阿辽沙也同样用发颤的声音说，“刚才他同父

亲中间发生的一桩事情。”他于是描述了那场戏，讲他怎样被打发去要钱，德米特里怎样闯了进来打了父亲一顿，以后又特别坚持地要求他阿辽沙来向她“致意”。……“他到那个女人那里去了，……”阿辽沙最后轻声补充了一句。

“您以为我不能忍受这个女人么？他以为我不能忍受么？但是他不会娶她的，”她忽然神经质地笑了起来，“难道一个卡拉马佐夫家的人燃烧起这样的情欲后能够维持长久么？这是欲，不是爱。他不会娶她，因为她根本不会嫁给他。……”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忽然又奇怪地笑了一笑。

“他也说不定会娶她。”阿辽沙忧伤地说，低垂着眼睛。

“他不会娶的，我对您说！这个姑娘是个天使，您知道么？您知道么？”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忽然异常热烈地大声说，“她是一个世上最奇妙的人物！我知道她十分迷人，但我也知道她善良，坚定，而且高尚。您为什么这样看着我，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也许您对我的话感到奇怪，也许您不相信我么？阿格拉菲娜·阿历山德罗芙娜，我的天使！”她忽然对另一间屋子，对什么人喊起来，“你快到我们这里来。这个可爱的人阿辽沙来了。他对我们的一切事情全知道。您出来见见他吧！”

“我就是在帘后等您叫我哩。”一个温柔的，甚至有点甜蜜的女人的声音说。

帘子掀了起来，于是……正是那个格鲁申卡本人，喜滋滋地带着微笑走到了桌子跟前。阿辽沙的心里好像突然抽搐了一下。他牢牢地死盯着她，简直不能移开眼睛。啊，这就是她，那个可怕的女人，——那只“野兽”，像半小时以前伊凡哥哥想到她时脱口说出来的那样。可是谁想到在他面前站着的，猛一看来竟好像是一个极普通、极寻常的人物，——一个善良、可爱的女人，也许是美丽的，但完全跟所有其他美丽而又“寻常”的女人一模一样！她的确好看，甚至很好看，——俄罗斯式的美，使许多人为之倾倒的美。这个女人身材相当高，但却比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矮些（卡捷琳娜完全是个高个子）。她的肌肉丰满，行动轻柔，几乎无声无息，仿佛温柔到一种特别甜蜜的程度，也像她的声音一样。她走进来时，不像卡捷琳娜·伊凡诺

芙娜那样迈着爽快有力的步子:相反地,是不声不响的。她的脚踏在地板上完全没有声音。她轻轻地坐在椅子上,轻轻地牵动华丽的黑绸衫发出一阵窸窣声,温柔地用一条贵重的黑羊毛围巾裹住自己像水沫般洁白丰满的脖颈和宽阔的肩。她年纪二十二岁,从面容看来也恰巧是这个年龄。她脸色很白,带着两朵粉色的红晕。她的面部轮廓似乎稍阔了些,下颏甚至有点突出。上唇薄,下嘴唇微微撅起,分外饱满,好像有点发肿。但是十分美丽而浓密的深褐色头发,乌黑的眉毛,带着长长睫毛的美妙的蓝灰色眸子,一定会使最冷淡和心不在焉的人甚至在人丛中、闲步时,在人头拥挤处,也会在这张脸的面前突然止步,并且长久地记住它。最使阿辽沙惊讶的是这张脸上那种孩子般天真无邪的神情。她像孩子似的看人,像孩子似的为了什么而喜悦,她正是"喜滋滋地"走到桌子跟前来,似乎正在怀着完全像孩子般迫不及待的、信任的好奇心,期待着立刻出现一件什么事情。她的眼神可以使人心灵欢悦,——阿辽沙感到了这一点。她的身上还有一种东西他却不能,或者说他没法加以理解,但也许不知不觉间对他也产生了影响,那就是她躯体的一举一动间那种娇弱和温柔,以及行动时那种猫一般的无声无息。但尽管如此她的躯体却是强健丰满的。围巾下隐约可见那宽阔丰满的肩头,高耸而还十分年轻的乳房。这躯体也许预示着将会重现维纳斯女神的风姿,虽然毫无疑问现在看来就已经有些比例过大之嫌,——这是一眼可以看出的。俄国女性美的行家看了格鲁申卡,一定能正确地预言,这种新鲜的、还年轻的美,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就会丧失和谐,身子发胖,连脸也变得肥肿,眼边额头将很快地出现皱纹,脸皮变得粗糙,也许发紫,——总而言之,那是短暂的美,转眼即逝的美,正是一切俄国女人身上所常见的。阿辽沙自然没有想到这层,但是他虽然着了迷,却还是怀着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仿佛深为惋惜似的自问:她为什么要这样拉长腔调,不能自自然然地说话呢?她这样做,显然是在这音节和字音的拉长和做作的甜蜜腔调里发见了美。这自然只是一种醉心于不良风度的不良习惯,说明着所受教育的低下,以及从小就养成的对于文雅的庸俗理解。但虽然如此,这样的口音和语调在阿辽沙看来,跟脸上那种孩子般天真喜悦的神情,和眼里那种像婴孩般宁静幸福的目光,简

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矛盾！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立刻把她让在阿辽沙对面的沙发上，好几次欢欣地吻她的嘻笑的嘴唇，简直好像爱上了她。

“我们是初次相见，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女主人狂喜地说，“我想认识她，见见她，我想到她那里去，但是我刚一表示了这种愿望，她就自己先来了。我早就知道我同她可以解决一切，解决一切的！我的心里有这样的预感。……有人劝我不要走这一步，但是我预感到了结果，而且果然并没有弄错。格鲁申卡对我解释了一切和她的全部打算；她像善良的天使那样飞到这里，带来了安宁和喜悦。……”

“您竟不嫌弃我，亲爱的、高贵的小姐。”格鲁申卡像唱歌似的拉长着调子说，脸上一直带着可爱的、喜悦的微笑。

“您不准对我说这种话，您这女魔法师，您这美人儿！能够嫌弃您么？我再吻一下您的下嘴唇。您的嘴唇好像有点发肿似的，那现在就让它再肿些，再肿些，再肿些吧。……您瞧，她笑得多可爱，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瞧着这样的天使，真是从心里高兴。……”阿辽沙脸红了，发出看不出的、轻微的颤抖。

“您宠爱我，亲爱的小姐，可也许我根本不配消受您的爱。”

“不配！她竟会不配！”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又热烈地叫了起来，“您要知道，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我们有着爱幻想的头脑，我们有着任性但却非常非常骄傲的心！我们高尚，我们宽宏，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这您知道不知道？我们只是不幸。我们太轻易地就对一个也许毫无价值的或轻浮的人作出任何牺牲。有这么一个人，也是军官，我们爱上了他，我们把一切都献给了他，那是很久以前，五年以前的事了，但是他却忘掉了我们，另娶了妻子。现在他成了鳏夫，他写信来说要到这里来，——可是您知道么，我们直到现在还是只爱着他一个人，而且终身爱着他！他一来，格鲁申卡就又会有幸福了，而这整整五年中她是不幸的。不过谁能责备她，谁能自夸得到过她的青睐呢？只有那个瘸腿的老头子，那个老商人，——可是他实际上还不如说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朋友，保护人。他遇见我们时，正当我们处在绝望和痛苦中，被我们所爱的人遗弃的时候，……要知道她

当时甚至想投水自杀，是那个老人救她的，是他救她的呀！”

“您真会替我辩护，亲爱的小姐，您在一切事情上都是那么性急。”格鲁申卡又拉长调子说。

“我在辩护？难道我们有资格来辩护？再说我们这会儿还敢替您辩护么？格鲁申卡，天使，请您把手伸给我，您瞧这只胖胖的、美丽的小手，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您看见这只手了么，是它带来了幸福，她使我复活，我现在要吻它，手腕，手心，这样，这样，这样！”她仿佛陶醉了似的接连三次吻着格鲁申卡那只确实极美的，也许太肥胖的手。而那一位呢，在伸出这只手来以后，轻轻发出神经质的、清脆动人的笑声，望着这位“亲爱的小姐”，对于自己的手被人家这样吻着，显然感到很愉快。“也许，太兴高采烈了吧。”阿辽沙的头脑里闪出这个念头。他脸红了。他的心一直似乎特别地不安。

“你当着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的面这样吻我的手，亲爱的小姐，真使我感到羞惭。”

“难道我这样做是想羞你么？”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有点奇怪地说，“唉，亲爱的，您真是太不理解我了！”

“可您也一样可能还并不十分了解我啊，亲爱的小姐，我也许比您表面看到的要坏得多。我心里是坏的，我喜欢任性。当时我把可怜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迷住，只是为了嘲笑嘲笑他。”

“但现在您不又在救他了么。您已经答应过。您要使他醒悟，您要对他直说，您早就爱上了别人，现在那人正向您求婚。……”

“哦，不，我并没有答应这样说。这一切都是您自己对我说的，我并没有答应。”

“这么说，我没有了解您的意思，”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轻声说，脸上似乎有点发白，“您答应过……”

“哦，不，天使小姐，我一点也没有答应过您什么事情。”格鲁申卡仍然带着那快乐和天真无邪的神情，不慌不忙地轻轻打断她的话头。“现在就看得出了，高贵的小姐，在您面前的我这个人是个脾气多么坏和多么一意孤行的女人。我想怎样做就怎样做。我刚才也许答应过您什么，可现在又想：也许我突然又有点喜欢起他，喜欢起米卡来了，——我已经喜欢过他一次，甚至喜欢了几乎一个钟头哩。也许现

在我会立刻走去对他说，让他从今天起就留在我的家里，……瞧我是个多没有常性的人。……”

“您刚才……完全不是这样说的。……”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勉强低声挤出一句话来。

“哦，刚才！可是我是个软心肠的蠢女人。只要想一想，他为我受了多少罪！我回家后忽然怜惜他起来，那可怎么办呢？”

“我料不到……”

“唉，小姐，您对待我真好，您真是高尚。可现在，由于我这种脾气，您也许要不爱我这傻女人了。请您把您可爱的小手伸给我，天使似的小姐。”她温柔地请求，仿佛带着崇拜的神情，握住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手。“亲爱的小姐，我现在握住您的手，也要像您对我那样地亲吻它。您吻了我的手三次，我得吻您三百次才算还清。就这么办吧。以后的事全听上帝的安排，也许我会成为您真正的奴隶，乐意一切都奴隶似的听您的吩咐。上帝决定怎样就怎样吧，我们彼此根本用不着预先约定什么，答应什么！小手啊，您的小手真可爱极啦！您这可爱的小姐，您这让人无法相信的美人儿！”

她轻轻地把那只手端到自己的嘴唇边，真的怀着那个奇怪的目的：在接吻上“还清欠账”。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并没有挣脱手：她怯生生地怀着一线希望听到了格鲁申卡最后所说的那句尽管也说得非常古怪的诺言：乐意“奴隶似的”听她的吩咐。她紧盯着她的眼睛：她在这双眼睛里看到的仍旧是那种坦白、信任的表情，那种明朗的愉快心情。……“她也许太天真烂漫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心里闪出了希望。这时候格鲁申卡正在仿佛陶醉于那只“可爱的小手”似的，慢慢地把它举近自己的唇边。但是刚要到唇边的时候，她忽然捏住那只手停了两三秒钟，似乎在那里思索着什么。

“您猜怎么着，天使小姐，”她突然用最最温柔、甜蜜的声音拉长着调子说，“您猜怎么着，我偏不来吻您的小手。”她异常快乐地轻轻笑了起来。

“随您的便……您怎么啦？”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吃了一惊。

“请您留着这事当个纪念，那就是您吻过我的手，可是我没有吻您的手。”她的眼睛里突然闪出光来。她可怕地紧紧盯着卡捷琳娜·

伊凡诺芙娜。

“你这蛮不讲理的女人!”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忽然说,似乎一下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满脸通红。格鲁申卡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

“我还要马上去告诉米卡听,说您怎样吻我的手,我却完全没有吻您的。他真会笑得不可开交呢!”

“贱货! 滚!”

“哎哟,真不害臊,小姐,真不害臊,您说出这样的话来,未免太不像样了,亲爱的小姐。”

“滚出去,出卖肉体的畜生!”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吼叫了起来。她那完全扭曲了的脸上,每一根线条都在发抖。

“还讲起什么出卖肉体的来了。您这个千金小姐在黄昏的时候跑到男人家里去要钱,亲自送上门去出卖色相,我是知道的。”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喊了一声,正想朝她扑过去,但是阿辽沙拚命地拦住了她:

“一步也别动,一个字也别说! 您什么也不要说,什么也不要回答。她会走的,马上会走的!”

正在这当儿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两位亲戚听到喊声跑进屋来,女仆也跑来了。大家都连忙奔到她身边去。

“我是要走了,”格鲁申卡说,从长沙发上拿起了短外套,“阿辽沙,亲爱的,送我一下!”

“走吧,您快些走吧!”阿辽沙在她面前合着双手恳求她说。

“亲爱的阿辽沙,送送我吧! 我在路上要对你说一句很好听、很好听的话! 阿辽沙,我是为了你才闹出这场戏来的。送送我吧,宝贝儿,以后你会喜欢我的。”

阿辽沙绞着两只手,扭过身去。格鲁申卡清脆地朗声笑着,从屋里跑出去了。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犯起病来。她号啕大哭着,痉挛得死去活来。大家都在她身边忙作一团。

“我警告过您的,”大姨母对她说,“我不让您走这一步,……您太火爆了,……怎么能决心走这样一步呢! 您不知道这类东西的性子,

这女人听说比别的人更坏。……不行,您真是太任性了!”

“她是一只老虎!”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嚷道,“您为什么拦阻我,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我要狠狠打她一顿,打她一顿!”

她在阿辽沙面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也许是根本不想控制。

“应该抽她一顿鞭子,送到断头台上,交给刽子手,当着众人面前!……”

阿辽沙退到门旁。

“但是上帝啊!”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忽然嚷叫起来,把两手一拍,“他呢!他竟会那么不正直,那么没人性!他竟对这东西讲那件事情,在倒楣的、永远可诅咒的那天所发生的事情!‘送上门去出卖色相,亲爱的小姐!’她竟知道了!您的哥哥真是混蛋,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

阿辽沙想说点什么,但是没有找出一句话来。他的心难受得都疼痛了。

“您走吧,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我觉得羞耻,我觉得可怕!明天……我跪着哀求您明天来一趟。您不要怪我,饶恕我吧,我不知道下一步拿自己怎么办!”

阿辽沙走到街上,仿佛连脚步都迈不稳了似的。他也想和她那样哭一场。一个女仆忽然追上前来。

“小姐忘记把霍赫拉柯娃太太的信转交给您,这信从午饭的时候就在我们这里了。”

阿辽沙机械地收下那个玫瑰色的小信封,下意识地塞进自己的口袋里。

十一 又一个失去了的名誉

从城里到修道院只有一俄里路多一点。阿辽沙在这时已经行人稀少的路上匆匆地走着。天快黑了,三十步外就已看不清东西。在中途有一个十字路口。十字路口一棵孤零零的柳树底下看得出有一

个人的身影。阿辽沙刚刚走到十字路口，那个人就一下冲出来，跑到他身旁，用凶狠的声音喝道：

“掏出钱包来，不然就要你的命！”

“原来是你呀，米卡！”阿辽沙惊奇地说，被他吓了一大跳。

“哈，哈，哈！你没有料到么？我心想：上哪儿等你好呢？在她家附近吗？从那里出来有三条路，我会找不到你的。后来才想到上这儿来等，因为心想他一定会经过这里，到修道院去是没有别的路的。唔，你有什么话直说吧。你压扁我吧，像压死一只蟑螂似的……可是你怎么啦？”

“没什么，哥哥，……我是被吓坏了。唉，德米特里，刚才父亲流的血……”阿辽沙哭了，他早就想哭，现在他的心里忽然好像决了口。“你几乎杀死他，……还诅咒他，……而现在……刚刚……你还开玩笑，……‘掏出钱包来，不然就要你的命！’”

“那有什么？不正经么？不合时宜么？”

“不是的，……我只是……”

“等等。你瞧这黑夜：你瞧，这是多么阴沉的黑夜，满天乌云，起了多大的风！我躲在这棵柳树底下等你，忽然心想（上帝作证！）：为什么还要这样受苦下去，还等候什么？这里是一棵柳树，有手帕，还有衬衫，立刻可以拧成一根绳子，还可以加上一条背带，——干吗不让世界少一个累赘，不再为了我这下贱生命丢脸！就在这时候，我听见你走了过来，——天呀！真好像有什么东西忽然从天外飞来：这么说，到底还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现在走来的正是他，正是这个小人儿，我的亲爱的小兄弟，这是我在这世上最爱的，也是惟一爱着的人！我是那么爱上了你，我在那一刻是那么地爱你，所以我就心想：让我立刻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可这时突然心生一个愚蠢的念头：‘让我逗他笑笑，吓唬他一下子。’这样我就像傻子似的喊起‘掏出钱包来！’请你原谅我这种愚蠢举动，——这不过是胡闹，其实我的心里……也是很正经的。……算了吧。还是请你说说，那里的情形怎么样？她是怎么说的？刀劈也好！斧锯也好！不要怜惜我！她气极了么？”

“不，不是的。……那里完全不是你想的这种情况，米卡。那里……我在那里刚才碰见了她们两个人在一块儿。”

“哪两个人?”

“格鲁申卡到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家去了。”

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惊呆了。

“不可能!”他嚷道,“你说梦话! 格鲁申卡会在她家里!”

阿辽沙把从他走进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家的时候起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讲述了一遍。他讲了十分钟左右,不能说讲得十分流畅和有条有理,但似乎传达得很明白,把握住了那些最主要的话和最主要的行动,而且还常常通过一言半语鲜明地传达出了自己的感受。哥哥德米特里默默地听着,两眼吓人地直勾勾凝视着。但是阿辽沙明白他已经全都了解,已经领会了全部事实。不过随着故事的进展,他的脸色不但越来越阴沉,而且仿佛还越来越可怕。他皱紧眉头,咬紧牙根,他那呆板的目光显得更加呆板、固执和可怕。……最出人意料的是他的整个的脸,本来显出愤恨和狂怒,一下子忽然又变了,变得想不到地那么快,紧闭的嘴唇松开了,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忽然之间发出了最毫不抑制而又毫不做作的大笑。他简直被笑声噎住了,笑得甚至许久都说不出话来。

“结果还是没有吻手! 还是没有吻,就这么跑走了!”他终于喊了出来,带着一种病态的狂喜神情,——如果这种狂喜不是这样的自然真率,那么也可以称之为无礼的狂喜——“她竟大声叫她老虎! 真是母老虎! 应该把她送上断头台去么? 是的,是的。应该,应该,我自己就是这个意见,早就应该! 你瞧,弟弟,送她上断头台是可以的,但是首先自己应该恢复健康。我了解这位横蛮无礼的女王,她的整个面目,整个面目全在这件吻手的事情上显露出来了,这女魔! 她是世界上可以想象得出来的一切女魔中的女王! 这也能让人感到一种特殊的痛快! 那么她跑回家去了么? 我立刻去……嗯……我要立刻跑去找她! 阿辽沙,你不要骂我,我不是也同意,把她绞死都还嫌轻么。……”

“可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呢?”阿辽沙伤心地叫道。

“那一位我也看透了,那一位我也从里到外彻底看透了,而且从来没有看得这样清楚过! 这简直等于是发现全球的四大洲,说错了,五大洲! 走了这样的一步! 这正是那个女学生卡钦卡的本色,她为

了拯救父亲这样一个慷慨的念头，竟不怕跑到一个粗野无礼的军官家里去，甘冒被人家侮辱的危险！真是充满骄傲，渴望冒险，渴望对命运挑战，向无边的深渊挑战！你说那位姨母曾经阻拦过她么？你知道，她那位姨母自己就是个专横的人，她原是莫斯科的那位将军夫人的亲姐姐，她的鼻子翘得比别人还要高，但是丈夫被揭露侵吞公款，丧失了一切，连田产，和其他一切，于是这位骄傲的太太忽然降低了调门，至今也没有提高起来。那么说她曾阻拦卡捷琳娜，可是卡捷琳娜不听。'我能战胜一切，一切都由我支配；只要我愿意，也可以引诱格鲁申卡上钩，'——结果是……她过于自信，自负太甚，那怨谁？你以为，她是故意首先吻格鲁申卡的手，是有狡猾打算的么？不，她是当真的，她是真的爱上了格鲁申卡，不是格鲁申卡，而是自己的幻想，自己的美梦，——因为这是我的幻想，我的美梦！好阿辽沙，你是怎么脱身逃出她们这些人的掌心的？是不是撩起修士服，溜之大吉？哈，哈，哈！"

"哥哥，可是你却好像毫不在意你对格鲁申卡讲了那天发生的事，而格鲁申卡刚才竟当面冲着她说，'您自己私下到男人家里去出卖色相！'这是多么对不起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哥哥，还有比这侮辱再厉害的么？"使阿辽沙感到最痛苦的一个念头，是哥哥似乎高兴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受辱，尽管这自然是不可能的。

"哎呀！"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忽然可怕地皱紧眉头，举手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虽然阿辽沙刚才已把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怎么委屈，怎么喊"你的哥哥真是个混蛋！"这一切事情全讲了出来，可是他似乎现在才注意到。"真的，也许我确实对格鲁申卡讲过卡捷琳娜所说的那个'倒楣'的日子的事情。对，是那样，是讲过的，我现在想起来了！那是在莫克洛叶，我喝醉了酒，吉卜赛女人在唱歌，……但是我哭着，当时我痛哭着，跪在地上，向自己心头卡嘉的形象祈祷，格鲁申卡是明白这意思的。她当时全都明白，我记得，她自己也哭着。……哎，见鬼！现在还能不这样么？当时哭泣，现在呢，……现在是'当胸一剑'，女人都是这样的。"

他垂下头，沉思起来。

"是的，我是混蛋，毫无疑问是混蛋，"他忽然用阴沉的声音说，

“不管哭不哭，总是一个混蛋！你可以转告她，我接受这个称呼，如果这能使她解恨的话。够了，再见吧，有什么可谈的？没有快乐的事情。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我也不愿意再跟你相见，除非到某一个最后的时刻。别了，阿历克赛！”他紧紧握了握阿辽沙的手，还是低垂着眼皮，头也不抬，仿佛一下挣脱开一般，大踏步向城里走去了。阿辽沙目送着他，简直不相信他会这样突然永远离开了。

“等等，阿历克赛，还要坦白一点，只对你一个人说！”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忽然又回过头来。“你看我，仔细看我：你瞧，这里，这里，这里还正在孕育着一件可怕的不名誉的事情。”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一面说着“这里，这里”，一面用拳头捶着胸脯，神情很奇特，好像这不名誉的事情就潜藏在他的胸脯里面，或是在某一地方，也许在口袋里，或是密缝后挂在脖子上。“你已经知道我：我是坏蛋，公认的坏蛋！但是你要知道，无论我从前、现在或将来做过什么事，它和现在，和眼前这一刻藏在我胸头的这件不名誉的事比起来，在卑劣的程度上是简直无法相比的。这件事就藏在这里，这里，它正在酝酿实现，而我本来是完全可以停止这事的进行的，既可以停止，也可以实行，你要记住这一点！但是我告诉你，我一定要实行它，决不停止。我刚才对你什么都讲了，却没有讲这件事，因为连我也没有那么厚的脸皮说出它来！我还能停止；我一停止，明天就可以挽回整整一半已失去的名誉，但我不停止，我要实行卑劣的计划，你可以预先做我的证人，证明我事先就清醒地对你说过这事！毁灭和黑暗！用不着再解释，到那时候你自会知道。恶臭的胡同和女魔！别了。不必为我祈祷，我不配，也完全用不着，完全用不着，……我完全不需要！走吧！……”

他突然走了，这一次是完全走了。阿辽沙也朝着修道院走去：“我怎么会，怎么会再见不到他了？他说的是什么话？”他觉得奇怪极了，“明天我一定要去看他，寻找他，专门寻找他。他说的是什么话！……”

他绕过修道院，穿过松树林，一直走进庵舍。虽然这时已到了不放人进门的时候，可是人家还是给他开了门。当他走进长老的修道

室的时候，他的心战栗了："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走出去？为什么长老要打发他进入'人世'？这儿一片静寂，这儿是神圣的地方，而那里——却扰攘不安，那里是一片黑暗，会使人立即迷失方向，误入歧途。……"

见习修士波尔菲里正在修道室里，还有司祭佩西神父也在，他整天每隔一小时就来打听一下佐西马长老的健康。阿辽沙惊恐地听到长老的病况愈来愈恶化了。甚至通常晚上和修士们的谈话今天也不能举行。照例每天晚上，做完功课以后，临睡以前，修道院的全体修士都聚到长老的修道室里，每人朗声向他忏悔今天自己的过失，罪孽的幻想，念头，一切诱惑，甚至相互间的口角，如果有这类事发生了的话。有的人竟跪下来忏悔。长老加以宽赦，调解，训示，判处悔罪，给予祝福，然后让他们回去。反对长老制的人们所不满意的也就是修士间的"忏悔"，说这是对作为一种圣礼的忏悔的亵渎，几乎犯了渎圣罪，实际这完全是两回事。他们甚至向教区主管方面提出，说这样的忏悔不但不能达到良好的目的，而且确实会有意地把人引到罪孽和引诱中去。他们说修士中有许多人觉得到长老那里去是桩苦事，只是因为大家都去，不愿意使人家认为他们骄傲和具有反叛思想才勉强去的。有人说，修士中有些人在晚间去忏悔的时候，彼此事先约定："我说我早晨对你发过脾气，你就给我证实，"这是为了有话可说，为了能敷衍了事。阿辽沙知道，有时确曾发生过这类事情。他也知道修士里有人还最恨按照惯例，甚至隐修者所收到的家信，也必须先送到长老那里去，由他拆开来先看。自然，原来设想，这一切都应该自由、热诚而真挚地进行，以求达到自愿地服从和拯救性地施行训诫的目的，然而实际上发生的情况却是，有时非但弄得很不诚恳，相反地，只显得做作和虚假。但是修士中辈分老的和有经验的一些人坚持自己的主见，认为凡是诚恳地走进这墙里来修行的，这类修持和苦行肯定可以使他们得救，给予他们极大的利益；但是相反地，如有人引以为苦，产生埋怨，那么反正他们就好像已经不是修士了，本来就不应当来进修道院，这类人的位置是在俗世间。罪孽和魔鬼，不但在俗世里，即使在教堂里，也是无法回避的，所以完全不该对它们纵容姑息。

"他衰弱得很，净要睡觉，"佩西神父为阿辽沙祝福以后，轻声告诉他，"很难叫醒他。不过也用不着去叫醒了。刚才醒过五分钟，请求向修士们转致祝福；请他们为他做晚祷。还打算明早受一次圣秘礼。又想起了你，阿历克赛，问你出去了没有，我们回答他说在城里。'我就是祝福他要他这样的；他的位置是在那里，目前还不是在这里。'——这就是他提到你时所说的话。他想到你时总是流露着爱和关心。你明白自己是受到多大的恩惠么？不过他为什么决定你暂时应该到尘世里去呢？他一定对于你的命运预见到了什么！你要明白，阿历克赛，即使你真回到尘世去，那也应当把它作为是去修长老指定给你的功课，而并不是去投身于空虚的浪游，不是去追求尘世的享乐。……"

佩西神父出去了。长老即将逝世一点，对于阿辽沙来说是毫无疑义的，虽然他也许还能活上一两天。阿辽沙坚定而且热烈地决定，虽然他曾答应和父亲，霍赫拉柯娃母女，哥哥，以及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等人会面，明天也决计不出修道院一步，一定要留在长老身旁，直到他去世为止。他的心中充满了热烈的爱，他痛心地责备自己，竟会在城里有一个短暂的时间完全忘记了那个被自己遗留在修道院中的垂死的人，那个自己平素在世上最最敬爱的人。他走进长老的卧室，跪下来，向睡着的人叩头。长老静静地，动也不动地睡着，轻微地呼吸着，均匀而且几乎觉不出来。他的脸是安静的。

阿辽沙回到另一间屋子，——就是长老早晨接见宾客的那间，——脱下皮靴，几乎和衣躺在坚硬狭窄的皮沙发上，——长久以来他就每夜经常睡在这里，只加上一个枕头。刚才他的父亲叫嚷着提到过的褥子，他早已忘记了铺垫。他只脱下修士袍，盖在身上，代替被子。今天在临睡之前，他急忙跪下来，祈祷了很长时间。他在热烈的祷词中，不求上帝为他消释他的不安，只求给他那种欣悦的感动心情，以前，在他赞颂过上帝以后(这是他临睡前祷词照例的内容)，时常有这样的心情降到他心灵里来。降临他身上的这种快乐心情引他进入轻松安静的梦乡。今天也正在这样祈祷的时候，他偶然间忽然在衣袋里摸到那封小小的、玫瑰色的信，就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女仆在中途追上来转交给他的。他感到有点困惑不安，但仍旧

念完了祷词。接着在迟疑了一会儿以后，便打开了信封。里面有一封短信，署名“丽萨”，——这就是早上当着长老那样取笑他的，霍赫拉柯娃太太的那个年轻的女儿。

“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她写道，“我瞒着一切人，也瞒着妈妈给您写信，我知道这是很不好的。但是如果不对您说出我心里产生的一切话，我就活不下去，这些话除去你我两人以外，事先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但是叫我怎样对您说出我十分渴想要对您说的话呢？据说，纸张不会脸红，告诉您，这是不对的，纸张也脸红得和我现在一样。亲爱的阿辽沙，我爱您，从儿童时代起就爱，从莫斯科起，那时您还完全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我终身爱您。我的心选中了您，我愿意和您结合，白头到老，同生共死。自然先决条件是您必须脱离修道院。关于年龄一层，我们可以等待法律允许的时候。到那时候我一定会恢复健康，可以走路，跳舞。这是用不着多说的。

“您看，我是一切都想到了，只有一件事不能猜想：那就是您读了这封信以后，会对我怎么想？我爱笑，好淘气，我刚才惹您生气，但是我对您说实话，我在执笔以前，曾向圣母像祷告，现在还在祷告，几乎哭泣。

“我的秘密现在掌握在您的手里了，明天您来时我不知道怎样看您。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假使我像刚才那样，看到您的脸时，又像傻瓜一样按捺不住，大笑起来，那可怎么办呢？您一定会认为我是好取笑的坏女人，不再相信我这封信。因此我恳求您，亲爱的，如果您对我有一点同情，在您明天走进来的时候，不要过于正面看我的眼睛，因为我的眼神和您相遇的时候，我一定会忽然大笑起来，何况您又穿着这种长袍。……现在，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全身发冷，所以您走进来的时候，暂时请您不要看我，可以看母亲或窗外。……

“我居然给您写了情书，我的天，我做出了什么事情！阿辽沙，请您不要瞧不起我。如果我做了很坏的事，使您生气，那么请您饶恕我。现在，我的也许会永远使我失去了名誉的秘密交在您的手中了。

“我今天一定要哭。再见吧，直到那可怕的再见时刻。丽萨。

“又及。阿辽沙，请您一定，一定，一定要来！丽萨。”

阿辽沙不胜惊奇地读完这封信，读了两遍，想了想，忽然轻声而

甜蜜地笑了。他不禁打了个哆嗦，在他看来这笑声是有罪的。但是过了一会，他又那样轻声地、幸福地笑了。他慢吞吞地把信装进信封，画了十字，躺下来。他的心灵的纷扰忽然过去了。"上帝，愿你宽恕这些人，保佑这些不幸的、心情不安的人们，给他们以指引。你掌握着道路：指给他们道路使他们得救吧。你就是爱。你给一切人送来欢乐！"阿辽沙喃喃地说，画着十字，渐渐沉入了静谧的梦乡。

第 二 部

第一卷 折　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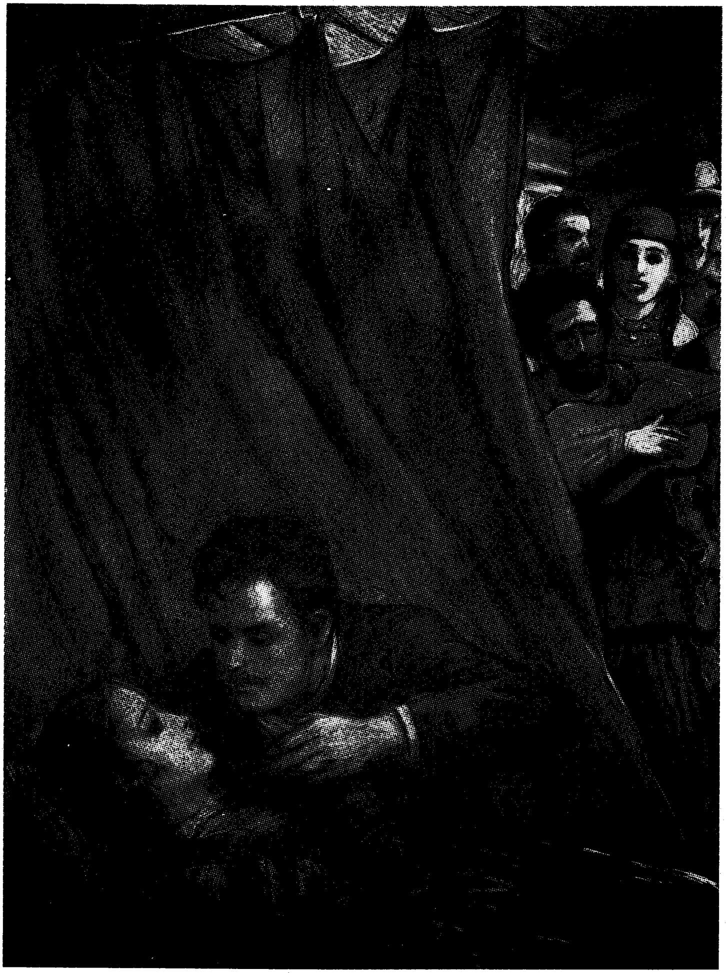
一 费拉庞特神父

阿辽沙在清早天还没亮时被叫醒了。长老醒来，感到很软弱，却仍想离开床坐到靠椅上去。他神志极清；脸色虽然非常憔悴，却是清朗的，几乎是快乐的，眼神也是愉快、和蔼而恳切的。他对阿辽沙说："也许我活不过今天了。"后来他想忏悔，并且立刻行受圣餐礼。他像往常一样向佩西神父作了忏悔。在完成这两种圣礼以后，就开始行临终涂油礼。司祭们到齐了，修道室渐渐聚满了在隐修庵里修行的修士们。这时天已大亮。修道院里的人也陆续来了。仪式结束后，长老想和大家告别，一一同他们亲吻。因为修道室里挤不下，先来的人陆续出去，好让别的人进来。阿辽沙站在长老旁边，长老这时又在靠椅上坐好了。他尽力所能及地说话，讲道，他的嗓音虽然很低，但还十分坚定。"我给你们讲道讲了多少年，也就是出声说了多少年的话，好像已经养成了动辄就说话，一说话就给你们讲道的习惯，现在弄得沉默对我来说倒比讲话似乎还要更难些，即使是现在，亲爱的神父们和修士们，在我身体非常衰弱的时候也是这样。"他说着笑话，亲切地环视着聚在他身旁的人们。阿辽沙后来记住了一些他当时所说的话。但尽管说得很清晰，嗓音也相当坚定，他的话却很不连贯。他讲了许多事情，似乎想在临死以前，把一生中没有全说出来的一切一下子倾吐出来，再说一次，并且不单单是为了说教，而且仿佛是渴望无一例外地跟一切人分享自己内心的喜悦和欢欣，在自己一生中再一次吐露自己的胸臆。……

"你们应该彼此相爱，神父们，"长老教诲说(据阿辽沙后来所能回忆起来的)，"爱上帝的人民。我们并不因为自己来到了这里，关在这个院子里，因此就比俗世的人们神圣些，正相反，凡是来到这里的

人，正因为他来到这里，就已经自己意识到他比所有俗世的人们，比地上的一切人都坏些，……一个修士以后住在这个院子里越久，就应该越加深切地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他就根本没有必要到这里来。只有当他意识到他不但比一切俗世的人坏，而且应该在世界上的一切人面前为人类的一切罪恶——不管是全体的或是个人的罪恶负责，那时我们才算达到了隐修的目的。因为你们要知道，亲爱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世上一切人和一切事物负责，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这不但是因为大家都参与了整个世界的罪恶，也是因为个人本来就应当为世上的一切人和每一个人负责。这种认识不只是修道的人，而且也是世上一切人生活道路的终极目标。因为修士并不是特殊的人，而不过是世上一切人都应该做的那种人。惟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才得到了感动，滋生了广博无垠、充塞天地、不知餍足的爱。那时候你们每个人就会有力量用爱获得全世界，用泪洗净全世界的罪恶。……你们每人应该省察自己的心，不断自行忏悔。不要怕自己的罪恶，即使已经觉察了以后也不要怕，只要有悔悟心就行，但是不应该和上帝讲条件。我再说一遍，你们不应该骄傲。在小人物面前不要骄傲，在大人物面前也不要骄傲。不要憎恨排斥你、侮辱你、责骂你、诽谤你的人。不要憎恨无神派、教唆坏事的人和唯物论者，——不但对他们中善良的人，甚至对其中的恶人也不要恨，因为即使在他们里面，也有许多的好人，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你们要在祈祷中这样提到他们：主，救一切无人替他们祈祷的人吧，甚至也救救那些不愿向你祈祷的人们。而且还应该马上补充说：主啊，我并不是因为高傲自大才这样祈祷的，因为我自己比一切人都还要低劣。……你们应该爱上帝的人民，不要让外来的人搅乱羊群，因为如果你们沉迷在怠惰和洁身自好的骄傲之中，尤其是陷在贪婪之中，就会有人从四面八方前来掠夺你们的羊群。要不断地给人民讲解福音，……不要敲诈勒索，……不要爱金银，不要收聚它们。……你们应该信仰，举起旗帜，高高地举着。……”

长老说的话比在这里转述的和阿辽沙后来记下来的要凌乱得多。他有时完全中断了说话，似乎要歇一歇力，喘口气，但却仿佛一直心情十分高兴。大家十分感动地听着他，虽然有许多人对他的话



感到奇怪，觉得它暧昧晦涩，……以后大家才又重新记起他的这些话来。阿辽沙中间偶尔从修道室走出来一会儿，他对于聚在屋内屋外的修士们普遍的激动和期待的神情感到很惊讶。有些人的期待几乎是惊惶不安的，另一些人则是庄严肃穆的。大家全期待在长老圆寂后立刻会有伟大的事情发生。这期待从某种观点看来几乎是浅薄的，但是甚至最严肃的长老们也受了这种影响。其中司祭佩西神父的脸最为严肃。阿辽沙走出修道室，是因为拉基金从城里回来了，暗地叫一个修士请他出来，交给他一封霍赫拉柯娃太太写来的古怪的信。她告诉阿辽沙一件来得十分凑巧的很有意思的新闻，原来昨天曾来向长老膜拜、求他祝福的虔诚的平民妇女中有一个住在城里的老妇人普罗霍罗芙娜，是个士官的寡妇。她的儿子瓦先卡由于职务关系远行到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去了，她已经有一年没有接到任何信息。她问长老：可不可以把她儿子作为死者在教堂里追荐，祈祷他的亡魂安息？长老严峻地回答她，不准她做这样的祈祷，说这等于是施行妖术。但接着因她的无知而宽恕了她，并解释说这“好像看预言书一样”（霍赫拉柯娃太太信里这样说），同时还安慰了她：“说她的儿子瓦先卡一定活着，他不是自己快要回来，就是快要寄信回来，所以她应该回家去等着。”结果怎样呢？霍赫拉柯娃太太兴高采烈地补充说：“预言竟一字不差地实现了，甚至还多些。老太太刚回家，人家就交给她一封已在等着她的从西伯利亚寄来的信。不但这样，瓦夏在这封他中途从叶卡捷琳堡[①] 写来的信里还通知他的母亲，说他本人正在随同一位长官一起返俄途中，在接到此信后三星期内即可‘指望拥抱自己的母亲’。”霍赫拉柯娃太太坚决而且热烈地请求阿辽沙立刻把这新出现的“预言的奇迹”通知院长和全体修士，因为“这是应该使所有的人，大家都知道的！”她在信的末尾这样感叹地说。这封信写得匆忙潦草，每一行里都流露出写信人的激动的心情。但是阿辽沙已经用不着通知修士们了，因为大家已经全都知道：拉基金在打发修士去找阿辽沙的时候，还托他“恭敬地禀知佩西神父阁下说拉基金有事报告，但因极为重要，所以一分钟也不敢延搁，为此惶恐地请

---

①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旧称。

求原谅他的冒昧”。因为修士在通知阿辽沙之前已先把拉基金的请求向佩西神父报告过了，所以阿辽沙出来读了信以后，所能做的只不过是立刻把信转交给佩西神父，作为一个证据罢了。连这位态度严峻、不肯轻信的人，皱着眉头读完关于“奇迹”的报告以后，也不能完全抑制住自己内心的激动。他的两眼放光，嘴角忽然露出了庄严而热切的微笑。

“我们竟还能见到这样的事么？”他好像情不自禁地脱口说了出来。

“我们还能见到这样的事，还能见到这样的事！”四周的修士们重复地说着，但是佩西神父重又皱起眉头，请大家至少暂时不要向任何人声张。“现在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因为世俗人士中轻率的举动太多了，况且现在这件事情也有可能是偶尔自然地发生的。”他谨慎地补充了一句，似乎是为了使自己安心，但几乎连自己也不大相信自己所持的保留态度，这是旁边听着的人看得十分清楚的。与此同时，这“奇迹”自然也已传遍了整个修道院，甚至传到许多到修道院来参与弥撒的人们那里。其中对这个新发生的奇迹最感到吃惊的，是昨天才从极北的奥勃多尔斯克地方来到这里挂单的那个圣西尔维斯特修道院的修士。他昨天站在霍赫拉柯娃太太身旁，向长老膜拜，曾指着那位太太的被“治愈”了的女儿，热切地问长老：“您怎么竟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问题是：现在他已经有点困惑不解，几乎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还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他去见了修道院的神父费拉庞特。这位神父住在蜂房后面一间单独的修道室里。这次拜访很使他吃惊，引起他强烈的、可怕的印象。费拉庞特老神父就是那个虔心持斋和发愿保持缄默的年老修士，我们已经说到过他是反对佐西马长老——主要是反对长老制的人，他认为长老制是一种轻浮而有害的新花样。这位反对者虽然是缄默者，几乎同谁也不说一句话，但却是很危险的。他的危险主要在于有许多修士十分同情他，连到这里来的世俗人士里面也有很多人尊敬他，把他看作伟大的苦修者和有德行的人，尽管也无疑地看出他是一个疯僧。但是正是这种疯劲使人着迷。费拉庞特神父从不去见佐西马长老。他虽住在庵舍里，却没有人用庵舍的

规矩去约束他，这也正是因为他的一切举止常显出疯狂的样子。他大约有七十五岁了，也许还要大些。他住在院墙角上蜂房后面一间差不多要倒塌的旧木头修道室里。这修道室是在多年以前，还在前一个世纪，为一个也是很伟大的持斋者和缄默者约纳神父修建的。那个神父活到一百零五岁，关于他的苦行至今在修道院里以及附近一带还流传着许多有趣的传说。费拉庞特神父在七年以前设法也搬到这个僻静的小修道室里来住，——这修道室简直就是一间农舍，但是又很像钟楼，因为里面有许多捐献的神像，神像前面还点着捐献的长明灯，好像费拉庞特神父就是被派在那里负责看管它们和点燃油灯的。听说他三天只吃两磅面包，决不再多，——这是一点也不假的；一个就住在养蜂场里看守蜂房的人每三天给他送一趟，但他就连跟侍候他的这个看蜂房的人也很少讲话。四磅面包连同礼拜天晚弥撒后院长准派人给这位疯僧送来的圣饼，就是他一星期的全部食粮。罐里的凉水每天给他换一次。他很少出来做弥撒。到修道院来膜拜的人们看见他有时整天跪着祈祷，不起身，也不朝旁边看。有时即使同这些人对答几句，也极简单凌乱，古里古怪，而且常常近于粗鲁。在极偶尔的情况下，他也会同外来的人谈天。但多半只说些奇特的字眼，给访客一个哑谜，然后不管人家怎样请求，也决不再加以解释。他没有教职，只是一个普通的修士。在一些无知无识的人们中间流传着一种很奇怪的谣言，说费拉庞特神父和天神们有来往，只同他们谈话，所以对人们沉默不语。偶然闯进养蜂场的那个奥勃多尔斯克来的修士，按照养蜂人（也是个十分沉默阴郁的修士）的指点，向院墙边费拉庞特神父的修道室里走去。养蜂的人曾预先说过："他也许会像同外来的人一样跟你说话，也许完全不理你。"这位修士去的时候，正像他以后自己所说，心里十分害怕。时间已经很晚。费拉庞特神父这次坐在修道室门旁一个矮长凳上。一棵很大的老榆树在他的头上簌簌作响。夜晚的寒气袭来。奥勃多尔斯克的修士跪在这位疯僧面前磕头，请求祝福。

"修士，你要我也跪在你面前磕头吗？"费拉庞特神父说，"快起来！"

修士起来了。

“你赐给祝福，也受了祝福。坐在旁边吧。从哪儿跑来的？”

最使这可怜的修士吃惊的是费拉庞特神父尽管无疑从事着艰巨的苦行，年纪又那样老迈，样子却还是魁梧有力，腰背挺得笔直，并不弯曲，气色极好，虽然显得瘦削，却很健旺，身上显然也还有极大的精力。他具有大力士般的体格。他岁数虽大，头发甚至还没有全白，过去是深黑色的须发现在还很浓密。他的眼睛是灰色的，大而发光，却凸出得很厉害，能让人吓一跳。说起话来“O”字的音特别重。他穿着栗色的衣褂，是用以前叫做囚衣料子的粗呢做的，腰里系着一条粗绳子。露着脖子和胸口。长褂里面露出厚麻布做的几乎完全发黑的衬衫，大概好几个月没有换洗了。听说他在长褂里面身上系着三十磅重的铁链。赤脚穿着破烂的旧鞋。

“从奥勃多尔斯克的小修道院，‘圣西尔维斯特’修道院来的。”外来的修士低声下气地回答，用好奇而有点畏怯的小眼睛匆匆打量着这个隐修者。

“我到过你的西尔维斯特那里。在那儿耽搁过。西尔维斯特身体好么？”

修士目瞪口呆。

“你们全是些糊涂人！守的什么斋？”

“我们的斋按照古代修院的规则。在四旬斋的时候每逢星期一，三，五不开饭。星期二和星期四给修士们吃白面包，蜜饯水果，野杨梅或者腌白菜外加燕麦糊糊。星期六是白菜汤，豌豆煮面条，麦片稀粥，全加奶油。星期日那天，菜汤加上干鱼和煮麦片。在复活节前的一礼拜，从星期一直到星期六，一连六天都只吃清水和面包，什么煮熟的东西都没有，就连面包和水也吃得极少；在可能的范围内不每天进食，和四旬斋的第一星期完全一样。在圣星期五的那天，不许吃一点东西。在星期六，我们也要持斋到三点钟为止，以后才吃一点面包和水，喝一杯酒。在圣星期四，我们吃不放油的菜，喝点酒，或者就吃点干粮。因为洛迪西雅宗教会议对圣星期四的规定是这样的：‘不应在星期四松懈持斋，以玷辱整个的四旬斋。’这就是我们那边持斋的情形。但是这怎么能和您相比，伟大的神父，”修士补充说，胆子壮了一些，“您整年只吃面包和水，甚至在圣复活节的时候也是这样，而且

我们两天的面包够您吃七天了。您这样伟大的斋戒真是惊人。”

“蘑菇呢?”费拉庞特神父忽然问,带着浓重的土话口音。

“蘑菇么?”修士惊讶地反问。

“是呀。我可以离开他们的面包,完全不需要它,哪怕到树林里去靠蘑菇或野果就可以生活。他们这里却离不开面包,所以就被魔鬼拴住了。现在有些肮脏的人说持斋是不必要的事。他们这种议论是骄傲的,肮脏的。”

“不错呀,”修士叹息说。

“你在他们中间看到魔鬼没有?”费拉庞特神父问。

“在谁中间?”修士畏畏缩缩地问。

“我在去年三一节的星期日到院长那里去过,以后再没有去。我看见有鬼坐在一个人的胸脯上面,藏在修士服底下,只有头上的角露在外面;还有鬼从一个人的口袋里往外张望,眼睛闪闪烁烁,惧怕我;还有鬼住在一个人的身子里,最不清洁的肚子里,还有悬挂在脖子上的,抓住脖子带着走,可是自己看不见。”

“您……看得见么?”修士问。

“我对你说,我能看见,看得清清楚楚。我离开院长走出来的时候,看见有一个鬼藏在门背后躲着我,身子很高,有一俄尺半,也许还高些,深棕色的尾巴又粗又长,尾巴尖恰巧落在门缝里,我并不傻,突然把门一关,就夹住了它的尾巴。它尖叫着,想要挣脱,我朝它身上画了三次十字,——就把它镇住了。它当场就断了气,像个压扁的蜘蛛似的。现在大概已经在角落里腐烂发臭了,可他们却看不见,闻不出来。我有一年没去了。我只是告诉你一个人,因为你是外来的。”

“您的话真可怕!伟大圣洁的神父!……”修士越来越胆壮起来,“您的名声很大,连远处都知道,据说您同天神不断地有来往,真的吗?”

“他有时飞下来的。”

“怎么飞下来的?什么样子?”

“像鸟的样子!”

“天神现身为鸽子么?”

“有天神,也有圣灵。圣灵也可以现身为别种鸟儿降下地来;有

像燕子的，有像金丝雀的，也有像山雀的。”

“但是您怎样把他跟山雀分辨开呢？”

“他能说话。”

“怎么说的？说哪种话？”

“人的话。”

“他对您说什么？”

“今天他通知说，有一个傻瓜来见我，问些不相干的话。你想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修士。”

“您的话真可怕，神圣、高贵的神父，”修士摇摇头，在他的畏惧的眼睛里露出不信任的神情。

“你看见这棵树没有？”费拉庞特神父沉默了一会，问道。

“看见的，高贵的神父。”

“你瞧是榆树，我看来却是另外一种景象。”

“什么景象？”修士默然空等了一会后，问道。

“那是在夜里发现的。你看见那两根树枝么？在夜里，那是基督的手向我伸来，用那两只手寻找我。我看得很清楚，不由得哆嗦起来。可怕，真可怕。”

“既然是基督，有什么可怕的？”

“会抓住你，带着飞走。”

“活活带走么？”

“关于伊里亚的神灵和名声，难道你没有听见过么？他会抱住带走的。……”

这位奥勃多尔斯克的修士在谈完话回到分派给他和一位修士同住的修道室里的时候，虽然心里甚至感到很困惑，但是他的心无疑地比较更倾向费拉庞特神父，而不是佐西马神父。这位奥勃多尔斯克来的修士主张持斋最力，所以觉得像费拉庞特神父那样一位伟大的持斋者能够“看见奇迹”，似乎也并不奇怪。他的话尽管听来很荒诞，但是上帝知道他的话里含有什么意义，而且迄今一切虔敬基督的疯僧的言行还没有看见过像他那样的。对于夹住小鬼尾巴一事，他真心诚意地乐于相信它不仅是一种比喻，而且的确是事实。此外，他过去还没来到修道院时，就对长老制有极大的成见，虽然在这以前他只

不过听说过，却就已经随着别的许多人一同把这制度完全看作是危险的新鲜玩意。到修道院后才过了一天，他就注意到几个轻浮的、不赞成长老制的修士背后所发的牢骚。尤其因为他天性机灵而好管闲事，对一切事情都极为好奇，所以那桩重大的消息，说是长老佐西马做出了一个新的“奇迹”，弄得他心乱如麻。阿辽沙以后记起，在挤到长老身边和围在修道室外边的那些修士们中间，这位好奇的奥勃多尔斯克来的客人的身影曾经在他面前闪现过好多次，——他在各处人堆里钻进钻出，什么都留心，什么都打听。但是他当时没大注意他，只是到了以后才全想了起来。……他当时也没有工夫理会这事情，因为佐西马长老又感到了疲乏，重新躺上床去，已经闭上眼睛，却突然又想起他来，叫他到面前去。阿辽沙立刻跑过去。当时只有佩西神父、司祭约西夫神父和见习修士波尔菲里三人在长老身边。长老睁开了疲乏的眼睛，注意地瞧了阿辽沙一眼，忽然问他：

“你家里的人在等着你么，孩子？”

阿辽沙一时答不上话来。

“有没有需要你的地方？昨天答应过人家今天再去么？”

“答应过……父亲，两位哥哥，……还有别人。……”

“你看。你一定要去的。不必难过。你知道，我不等你在场听我在世上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不会死的。我要对你说这句话，孩子，把它作为我对你的最后遗言。对你，亲爱的孩子，因为你爱我。现在你先到你答应过的那些人那里去吧。”

阿辽沙立刻服从了，虽然离开他心里感到很难过。但是长老答应对他说出在地上的最后一句话，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它作为对他的最后遗言，这使他的心欢欣得战栗起来。他匆匆忙忙地出门，想一等到城里事情办完就赶紧回来。恰巧佩西神父也对他说了几句临别嘱咐式的话，使他产生了意料不到的强烈印象。这是在他们两人走出长老的修道室的时候。

“你要经常记住，小伙子，”佩西神父并没拐弯，开门见山地说，“世间的科学集结成一股巨大的力量，特别是在最近的一世纪里，把圣经里给我们遗下来的一切天国的事物分析得清清楚楚，经过这个世界的学者残酷的分析以后，以前一切神圣的东西全都一扫而光了。

但是他们一部分一部分地加以分析，却盲目得令人惊奇地完全忽略整体。然而这整体仍像先前一样不可动摇地屹立在他们眼前，连地狱的门都挡不住它。难道它不已经存在了十几个世纪，至今还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灵里和民众的行动里么？甚至就在破坏一切的无神派自己的心灵里，它也仍旧不可动摇地存在着！因为即使是那些抛弃基督教反抗基督教的人们自己，实质上也仍然保持着他们过去一直保持的基督的面貌，因为直到现在无论是他们的智慧或者他们的热情，都还没有力量创造出另一个比古基督所规定的形象更高超的人和道德的形象来。即使做过尝试，结果也只弄出了一些畸形的东西。你要特别记住这点，年轻人，因为你已经被你那即将去世的长老派到尘世里去。也许当你想起今天这个重大的日子来的时候，也会不忘记我作为衷心的临别赠言对你所说的这些话的，因为你岁数还轻，而世上的诱惑很大，不是你的力量所能经受。现在去吧，我的孤儿。”

佩西神父说完这些话以后，为他祝福。阿辽沙走出修道院，玩味着这些突如其来的话时，忽然意识到这位一向对他不假辞色的严肃的修士，竟是他的一个料想不到的新朋友和热爱他的新导师，——就好像佐西马长老在临死以前把他遗交给他了。阿辽沙忽然想：“也许他们之间真的做了这样的约定。”他刚才听到的出乎意料的、有学问的议论，偏偏是这样一种而不是别种议论，正足以证明佩西神父用心之热诚：他已经忙着想武装少年的头脑以便和诱惑斗争，为遗交给他的少年的心灵修筑一道他自己所能想象得到的最最坚固的长城。

二 在父亲家里

阿辽沙最先到父亲家去。走到的时候他想起父亲昨天曾特别嘱咐他要设法避开伊凡哥哥，悄悄地进来。“什么缘故呢？”阿辽沙这时忽然想了起来，“假使父亲打算私下对我一个人说点什么，那也用不着叫我非悄悄儿进来不可呀？他昨天一定是在心慌意乱中原想说另

一句话，没有说上来。”他这样判断着。但尽管这样，当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出来替他开门（格里戈里生了病，躺在厢房里），他问她，她回答说伊凡·费多罗维奇已经出门两个多钟头时，他心里还是很高兴。

“父亲呢？”

“起来了，正喝着咖啡。”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有点冷淡地回答道。

阿辽沙走了进去。老人独自坐在桌旁，穿着睡鞋和旧外套，不大经意地审阅着一些账目来消磨时间。只有他一个人在家里（斯麦尔佳科夫也出去买中饭的菜了）。然而他的心并不在账目上。他虽然一清早就起床，竭力振作精神，但面容还是显得疲劳和衰弱。他的额头上过了一夜肿起了几个大紫血疱，现在用红手绢包着。鼻子也在一夜间肿得很厉害，上面也有几块紫血斑，虽然不很大，却显然使整个的脸增加了一种特别凶狠和气恼的神色。老人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对走进来的阿辽沙带着敌意地看了一眼。

“咖啡是冷的，”他厉声说，“我不能请你喝。我自己，老弟，今天也只拿持斋时吃的清鱼汤当饭，不想请任何客人。你光临有什么事情？”

“看看您身体怎样。”阿辽沙说。

“对。说起来昨天是我自己嘱咐你来的。可那全是废话。你白劳驾跑了一趟。不过我也知道你会赶紧闯来的。……”

他带着深恶痛绝的心情说这些话。同时从座位上站起来，烦恼地朝镜子里看自己的鼻子（也许从早晨起已经看了四十次了）。又动手把额头上的红手绢整理得美观些。

“红色好看些，包白色的就像住医院，”他像在说格言似的，“你那里怎么样？长老怎样了？”

“他很不好，也许今天就会死的。”阿辽沙回答，但是父亲竟没有听到，把自己问的话立刻忘掉了。

“伊凡出去了，”他忽然说，“他拼命夺取米卡的未婚妻，就为了这事才住在这里的。”他狠狠地补充说，撇了一下嘴，向阿辽沙望望。

“难道是他自己对你说的么？”阿辽沙问。

"是的,而且早就说过了。两星期前就说过了。他到这里来总不见得是为了来偷偷地暗杀我?那他总得是为了点什么才到这儿来的吧?"

"您怎么啦?您干吗说这种话?"阿辽沙感到异常困惑。

"不错,他没有向我要钱,可是他从我这儿就是要也一个子儿都得不到的。亲爱的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我还想尽量在世上多活几天,你最好知道这点,所以每一个戈比都是我所需要的,而且越活得长,就越加需要它。"他继续说,在屋里从这个角落踱到另一个角落,手插在用黄色厚麻布夏衣料子做的肥大油污的外套口袋里。"现在我总还算是个汉子,只有五十五岁,但是我愿意再作二十年的汉子,等到老了,我会显得丑陋可厌,她们不会甘愿到我这里来的,到那时候我就需要钱了。所以现在我专门为了我自己拼命地攒钱,越多越好,我亲爱的儿子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你最好知道这点,因为我愿意过我这种龌龊生活一直过到底,你最好知道这一点。过龌龊生活比较甜蜜;大家咒骂它,可是谁都在过这种生活,只不过人家是偷偷地,而我是公开的。正因为我坦白,那些做龌龊事的家伙就大肆攻击起我来了。至于到你那天堂里去,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我是不愿意的,你最好知道这一点,就算是真有天堂,体面的人到那里去也不合适。照我看来,一觉睡去,从此不醒,就一切都完了,你们愿意,就追荐我,不愿意,就见你们的鬼去好了。这是我的哲学。昨天伊凡在这里说得很好,尽管我们当时都喝醉了。伊凡爱吹牛,其实并没有什么学问,……也没有受过什么特别教育,一言不发,默默地讪笑你,——他就是靠着这个唬人。"

阿辽沙默默地听他说话。

"为什么他不大同我说话?即使说话的时候也总是装腔作势。你那个伊凡真是个卑鄙东西!我只要愿意,立时就可以娶格鲁申卡。因为有了钱,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伊凡怕的正是这个,所以看守着我,生怕我娶亲,并且因此在后面鼓动米卡,让他娶格鲁申卡:想用这个方法让我没法再打格鲁申卡的主意(他还以为我不娶格鲁申卡,就可以把钱遗留给他!),另一方面,如果米卡娶了格鲁申卡,那么伊凡就可以把他的有钱的未婚妻抢到手,你看他的

算盘多精！你那个伊凡真是个卑鄙东西！”

“您真是爱找气生。这是为了昨天的事情。您最好静静地躺一下。”阿辽沙说。

“这是你在说这个话，”老人忽然好像刚刚想起来似的说，“你这样说，我并不生你的气，可是对伊凡，假如他对我说这句话，我是会生气的。我只有同你在一块才偶尔有心平气和的时候，除此以外我完全是个性情毒辣的人。”

“您不是性情毒辣的人，是脾气越变越坏了。”阿辽沙微笑着说。

“你听着，我今天就想把米卡这个强盗关到监狱里去，只是还没最后拿定主意是不是这样做。自然，在现在这个摩登的时代，连提起父母来都被看作只不过是成见，但是从法律上讲，就是现在好像也不许就在父亲的家里，抓住父亲老人家的头发按在地板上，用脚后跟朝脸上踹，甚至还夸海口说要再来杀死他，——而这一切还都是在众人的亲眼目睹之下。我只要愿意，就可以让他吃不消，可以为了昨天的事立刻把他关进牢里。”

“那么你并不想去告状，对么？”

“伊凡劝住了我。其实我可以不理伊凡那一套。不过我自己肚里明白一件事，……”

他向阿辽沙弯过身去，推心置腹地压低了声音继续说：

“假使我把那个混蛋关进牢里，她听说是我把他关进去的，就会马上跑到他那里去。但如果今天听说他把我这衰弱的老头子打了个半死，说不定就会抛弃他，反而跑来看我。……我们都是天生这一路性格，——总是爱拧着性子干相反的事。我对她可了解得透彻哩！怎么样，你不喝点白兰地么？来一杯凉咖啡吧，我给你搀上小半盅酒，这是很不错的，老弟，可以添滋味。”

“不，不用，谢谢您。如果可以的话，我拿一个小面包吧。”阿辽沙说，拿了一个三戈比一个的法国式小面包，放进修道服的口袋里。“白兰地您最好也不要喝。”他望着老人的脸，畏怯地劝告说。

“你说的老实话只能惹人生气，不能带来安慰。只不过喝一小杯，……我到柜里去取。……”

他用钥匙打开食柜，倒了一小杯，喝下去，又把柜子锁上，钥匙重

新放在口袋里。

“够了。喝一杯不会要命的。”

“您现在这样就显得和善多了。”阿辽沙微笑着说。

“唔！我没有白兰地也是爱你的。可是一碰到混蛋，我也就是混蛋。伊凡不到契尔马什涅去是为什么？他是想窥探我的事情：假使格鲁申卡来了的话，看我给她多少钱。全都是混蛋！伊凡完全不像我的儿子。这样的人不知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心肠完全跟我们不一样。好像我真会给他遗下什么似的！我连遗嘱也不留下来，你最好知道这一点！至于米卡，我要把他像蟑螂一样碾死。夜里我用睡鞋碾死黑蟑螂：一踩下去，就吱吱地发响。你的米卡也会吱吱地发响的。说‘你的’米卡，因为你爱他。尽管你爱他，我却不怕你爱他。假使伊凡爱他，我就会为这点而替自己担心。但是伊凡谁也不爱，伊凡不是我们的人，像伊凡那样的人，老弟，可和我们不一样，那都是些扬起来的灰尘，……风一吹，灰尘就没有了。……昨天我吩咐你今天来一趟的时候，我是头脑里起了一个蠢念头：我想通过你了解一下米卡的意思，如果我立时付给他一千卢布，哪怕两千也行，这个乞丐和下流坯肯不肯完全答应离开这里，离开五年，最好是三十五年，不跟格鲁申卡在一起，完全和她分手？”

“我……我去问问他，……”阿辽沙喃喃地说，“如果有三千卢布，他也许……”

“胡说！现在你不用再去问，完全用不着！我改变主意了。我昨天是一时糊涂脑子里钻进了傻念头。我一个钱也不给，一个小钱也不能给，我的钱我自己需要，”老人摆着手，“不用这个我也会把他像蟑螂似的压扁的。你什么话也不要对他说，要不然他又要生出希望来了。你在我这里也没有什么事情了，你走吧。那个他把她藏得那样严密，不让我看见的未婚妻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肯不肯嫁他呢？你好像昨天到她家里去过了？”

“她是怎么也不肯离开他的。”

“你瞧，那些温柔的小姐们总是爱这类人，浪荡鬼和混蛋！我对你说，这些娇弱的小姐都是贱骨头，要是……嗯，我要是有他年轻，加上我那时的面貌（我在二十八岁时可比他长得好看），我也会像他那

样情场得意的。他真是个骗子手！可是不管怎样格鲁申卡他总弄不到手，弄不到手！……我要把他捣成肉酱！”

说到最后几句他又变得怒气冲冲了。

“你也走吧。我这儿今天没有你什么事情了。”他厉声地说。

阿辽沙走过去辞别，吻了吻他的肩。

“你这是什么意思？”老人有点奇怪。“我们还会相见的。你以为我们不能见面了么？”

“完全没这个意思。我只是随便，出于无心的。”

“我也没有什么，我只是随便……”老人瞧了他一眼。“你听着，听着，”他朝他的背后大声说，“你过几天就来，来吃鱼羹，我要做一个鱼羹，特别的，不是今天那样的。你一定要来的呀！最好明天，你听见了么，明天就来！”

等阿辽沙刚一出门，他就走到柜子前面，又喝了半杯。

“再也不喝了！”他嘟囔说，清了清嗓子，重又把柜门锁好，仍把钥匙放在口袋里，然后回到卧室，疲乏地躺到床上，马上睡着了。

三　和小学生们相遇

“谢天谢地，他没有问我关于格鲁申卡的事情，”阿辽沙离开父亲的家，向霍赫拉柯娃太太家走去的时候，心里这样想，“要不然也许就要说出昨天同格鲁申卡相遇的事了。”阿辽沙痛苦地感到，经过一夜，战士们积蓄了新的力量，随着白天的来到，他们的心肠变得更硬了：父亲既气恼又凶狠，他想出了什么主意，坚决想贯彻它。德米特里又怎样呢？他过了一夜也坚强起来，也一定既气恼又凶狠，自然也想出了某种主意。……啊，今天我无论如何要想法找到他。……

然而阿辽沙没能长时间思索下去：他在途中忽然碰到了一件事情，看来虽不很重要，却使他十分震惊。他刚刚走过广场，拐进胡同，预备走到和大街平行的米哈依洛夫街上去，这条街和大街只隔一条小河——我们城里这样的小河纵横交错，——这时他望见下面小桥

跟前有一小堆学生，全是幼龄孩子，小的九岁，大的最多十二岁。他们放学回家，有的背着书包，有的挂着皮书包，用一条皮带挎在肩上，有的只穿短袄，有的穿大衣，有的还穿着脚踝上起褶的高统靴子，这类靴子是有钱的父亲娇惯的孩子们特别喜欢穿着出出风头的。这一堆人在那里讨论得很热闹，显然在商量什么事情。阿辽沙从来不能漠然地从小孩子们旁边走过，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就时常发生这种情形，而且他虽然最爱三岁左右的孩童，但是十一二岁的小学生他也非常喜欢。所以现在他心里无论怎样有烦恼的事，还是忽然想拐到他们那里去，和他们聊聊。他走近去的时候，注视着他们活泼红润的小脸庞，忽然看见他们每人手里都捏着一块石头，有的还捏着两块。河那面，离这群小孩大约三十步远，还有一个小孩站在围墙旁边，也是小学生，身上也背着一个书包，看他的身材，不过十岁，或者甚至还要小些，他脸色苍白，带有病态，小黑眼睛闪闪发光。他留神地专心盯着那结成一伙的六个小学生，不用说，这全是他的同学，和他一起刚刚走出学校，但他显然同他们有什么仇隙。阿辽沙走近前去，对一个金色头发、脸蛋红润、身上穿着黑短褂的男孩打量了一眼，开口说：

"在我背着像你们这样的书包的时候，我们是背在左边的，好用右手立刻拿出东西来，可是你的书包却背在右边，这样拿起来不大方便。"

阿辽沙丝毫不用故意拐弯抹角的手段，开门见山就从这个实际的意见说起。大人如果想一下子就获得小孩的信任，特别是一大堆小孩的信任，就非得这样开头不可的。一定要一开始就用正经和实际的态度谈话，完全和他们站在平等的地位上；阿辽沙本能地懂得这一点。

"可他是个左撇子，"另一个十一二岁伶俐健壮的男孩马上回答。其余五个男孩都一眼不眨地盯着阿辽沙。

"他扔石子也用左手。"第三个孩子说。这时正巧一块石头落到人群里，稍微擦着了一点那个左撇子男孩的身体，飞到一边去了，虽然扔得还是很准、很有力。这是河那面的那个男孩扔过来的。

"狠揍他，瞄准他，斯穆罗夫！"大家全乱嚷起来。但是左撇子斯穆罗夫用不着大家叫嚷也不会怠慢的，当时就进行了还报：他把石子

朝隔河的男孩掷去，却没有掷准，石子落在了地上。隔河的男孩立刻又朝这一群人扔来一块石头，这一次是直接对准了阿辽沙，并且打中了他的肩，打得十分痛。隔河男孩的口袋里装满了预备好的石子。他的大衣口袋鼓着，在三十步以外都看得很清楚。

"他这是朝您，朝您，故意朝您扔的！因为您是卡拉马佐夫，您是不是卡拉马佐夫？"男孩们哈哈大笑地喊起来。"喂，大家一齐朝他扔，放排炮！"

大块石子一下子从这堆人里飞了出去。有一块击中了男孩的脑袋，他倒在地上，可是立刻又跳起来，咬牙切齿地用石子朝这群人还击。双方开始连续不断地开起火来，原来这群孩子里许多人的口袋里也预备了不少石子。

"你们怎么啦！不害臊么，先生们！六个打一个。你们会打死他的！"阿辽沙大声喊道。

他跳过去，迎着横飞的石子站着，想用自己的身子挡住河那面的孩子。三四个男孩稍微停了一下手。

"是他先开始的！"一个穿红衬衫的男孩用生气的孩子嗓音嚷道，"他是个混蛋。他刚才在教室里用铅笔刀扎克拉索特金，都流了血。克拉索特金只是不愿意去告发。但是这家伙是该挨揍的。……"

"为什么？你们一定先惹他了吧？"

"你瞧他现在又朝您的背后扔石子了。他认识您，"孩子们嚷叫说，"他现在在朝您扔，不是朝我们扔。喂，大家再一起朝他扔！不要扔偏呀，斯穆罗夫！"

又开始了互击，这一次打得特别凶。隔河的男孩被石子击中胸脯，啊地一声哭了，向坡上的米哈依洛夫街跑去。孩子群里乱嚷起来："哈哈，他胆小了，跑了，这个树皮擦子！"

"您还不知道，卡拉马佐夫，他可坏啦，打死他都便宜了他。"穿短褂的男孩小眼睛里冒着火，看样子比大家都年长。

"他是怎么个人？"阿辽沙问，"是不是好告状的？"

男孩们互相对看了一眼，似乎在讪笑。

"您也往米哈依洛夫街那边去么？"这个男孩继续说，"那么您可以追上他。……您瞧，他又站住了，在那里等着，瞧着您。"

“瞧着您呢！瞧着您呢！”男孩们附和着说。

“您可以问他，他喜欢不喜欢搓澡用的树皮擦子，乱作一团的。听见了么，您就这样问他。”

掀起一阵哄笑。阿辽沙瞧着他们，他们也瞧着他。

“您不要去，他会伤害您的。”斯穆罗夫大声警告他说。

“先生们，我不去问他是不是树皮擦子，因为你们大概就是用这个去惹他的，我反倒要向他打听打听，为什么你们这样恨他。……”

“您去打听吧，您去打听吧。”男孩们笑了。

阿辽沙走过小桥，顺着围墙上坡，一直向那个被人排挤的男孩走去。

“您小心点，”大家在后面警告他，“他不会怕您的，他会暗地里突然扎您一下，……像扎克拉索特金似的。……”

那男孩等着他，一动不动。阿辽沙走得很近的时候，看清这孩子最多不过九岁，属于瘦小枯干的一类，小小的长脸蛋苍白而削瘦，乌黑的大眼睛恶狠狠地望着他。他穿着一件相当破烂的旧大衣，因为已经太小而显得怪难看。两手都赤露在袖子外面。裤子的右膝上有一块大补钉，左脚的靴面上，就在大脚趾的地方，有一个大窟窿，看得出曾用浓浓的墨水涂没过。他的大衣的两个口袋鼓鼓地装满了石子。阿辽沙走到离他面前两步的地方站住，带着疑问的神色看着他。这男孩从阿辽沙的眼神里立即猜到这人是不会打他的，所以也放下了气势汹汹的架势，居然还自己先开了口。

“我一个人，他们有六个，……我一个人能把他们大伙全打垮。”他眼睛闪着光突然说。

“有一块石子大概把你打得很痛。”阿辽沙说。

“可是我打中了斯穆罗夫的头！”男孩嚷道。

“他们对我说你认识我，为了不知什么事要向我扔石子，是吗？”阿辽沙问。

男孩阴沉地看了他一眼。

“我不认识你。难道你认识我么？”阿辽沙追问。

“别缠着我！”男孩忽然发火地喊道，但还是站着不动，似乎一直在防备着什么，眼睛重又恶狠狠地闪烁起来。

“好吧，我就走，”阿辽沙说，“不过我不认识你，并没有惹你。他们告诉我，他们怎么惹你，但是我不想惹你，再见吧！”

“穿绸裤子的修士！”男孩叫着说，还是用恶意和挑衅的眼光瞧着阿辽沙，而且拿好了架势，以为这下子阿辽沙一定要扑上去的，谁知阿辽沙回身看了他一眼，仍旧走开了。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走上三步，男孩就把口袋里最大的一块石头扔了过来，重重地打在他的背上。

“你居然从后面下手？他们说你会下黑手，原来是真话！”阿辽沙又转过脸来说。但这时男孩又凶恶地朝阿辽沙扔了一块石子，这次是一直冲他的脸上扔来，但阿辽沙连忙用胳膊挡住，挡的正是时候，石子击中了他的胳膊肘。

“你怎么不知道害臊！我对你做了什么不对的事？”他喊了起来。

男孩一言不发，只是一味好斗地等着，以为阿辽沙这回一定要向他扑去了；当他见阿辽沙甚至现在也仍旧不扑上去时，就简直气得像一只小野兽似的：他自己蹿了过去，朝阿辽沙身上扑来。阿辽沙还没来得及动一动身子，那个凶恶的男孩竟低下头去，两手抓住他的左手，狠狠地咬了他的中指一口。他的牙齿咬紧手指足有十秒钟不放。阿辽沙痛得叫起来，拼命用力抽回手指。男孩终于放开了他，跳回到原来的距离上。手指正好在指甲的旁边被很厉害地咬破了，咬得很深，一直咬到骨头；血流如注。阿辽沙掏出手绢，紧紧地扎住伤手。他差不多包扎了整整一分钟。男孩一直站在那里等着。阿辽沙终于抬起平静的眼光来看着他。

“好吧，”他说，“你瞧，你把我咬得这样厉害，大概总满足了吧，对不对？现在你说一说，我对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男孩惊异地看着他。

“我虽然一点也不认识你，才头一回看见你，”阿辽沙继续平静地说，“但看来我不会没有对你做过不对的事情，不然你决不会无缘无故地让我吃这么大的苦头。那么究竟我做了什么事？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了呢？请你说一说吧！”

男孩并不回答，竟忽然放声大哭起来，并且突然转身离开阿辽沙跑了。阿辽沙静静地跟着他往米哈依洛夫街走去，他很长时间还远

远看见男孩头也不回毫不停步地向前跑去，显然一直还在放声痛哭着。他打定主意只要自己有时间，一定要去找到他，弄清这个使他异常惊愕的哑谜。但现在他没有工夫。

四 在霍赫拉柯娃家

他很快走到了霍赫拉柯娃太太家，那是座石头建的两层楼私家住宅，式样美丽，是本城最好的房子之一。虽然霍赫拉柯娃太太大部分时间住在她有大片地产的另一省里，或是住在她有自己的房子的莫斯科，但她在我们城里也有祖传的房子。她在本县拥有的地产还是她所有的三处地产中最大的，可是到现在为止她却一直很少到我们省里来。当阿辽沙走进外屋的时候，她就跑了出来。

"您接到了没有，接到关于新奇迹的信没有？"她神经质地急急地说。

"是的，收到了。"

"宣传过，给大家看过没有？他把儿子交还给母亲了！"

"他今天就要死了。"阿辽沙说。

"我听说过，我知道的。唉，我真想找您谈谈！同您或是别的什么人谈谈关于这一切事情。不，我要同您谈，同您谈！可惜我怎么也没法去见他！满城的人全都很兴奋，大家全期待着。但是现在……您知道不知道，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现在就在我们这里？"

"啊，这真是好运气！"阿辽沙叫了起来，"我可以在府上同她见面了，她昨天曾吩咐我今天一定要到她家里去一趟。"

"我全知道，全知道。昨天在她家里出的事情，……同那个……贱人发生的可怕的事情，……我已经详细地听说了。C'est tragique[①]，如果我处在她的地位上，——我真不知道我处在她的地位上该怎么办！令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这人也真是，——唉，我

① 法语：这真是悲剧。

的天！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可真把我弄糊涂了，您想想：令兄现在正在那里，并不是那一个，昨天坏透了的那一个，而是另外一位，伊凡·费多罗维奇，正在同她谈：他们正在郑重其事地谈话。……您决想不到他们中间现在正在发生的是什么事，——那真可怕，我对您说，那简直是折磨，简直是叫人没法相信的可怕的怪事：两人都在无缘无故地毁灭自己，他们自己也明白，可偏高兴这样。我在等着您！我真盼着您来！……主要的是我不能忍受这种样子。我马上把一切讲给您听，可是现在先要讲另一件最要紧的事，——唉，我甚至竟忘记了这才是最要紧的事。您告诉我，为什么丽萨犯起歇斯底里病来了？她刚听到您走进来，就立刻犯了歇斯底里病。"

"妈妈，您才正在那儿犯歇斯底里病，可不是我，"丽萨娇细的声音忽然从旁边屋子的门缝里传了出来。门缝极小，声音有些发颤，就好像极想笑出来却又竭力忍住的样子。阿辽沙立刻看见了那门缝，丽萨一定是正坐在大椅子上从门缝里朝他窥视，只是他看不见。

"这也不奇怪，丽萨，也不奇怪，……就为你闹的这些恶作剧，我也要犯歇斯底里病的。但是她真是有病，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她闹了一整夜，发烧，呻吟！我好容易才耐心等到天亮以后赫尔岑斯图勃来。他说他一点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得观察些时候再说。这个赫尔岑斯图勃跑来总是说他什么也不明白。您刚走近这房子，她就喊了一声，犯了毛病，叫把她搬到她原来住的这间屋子里来。……"

"妈妈，我根本不知道他来，我完全不是为了他才想搬到这间屋里来。"

"这不是真话，丽萨，尤里亚跑来告诉你说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来了，她是替你在外面望着风的。"

"亲爱的妈妈，您这可说得太不聪明了。如果您想要补救一下，马上说几句很聪明的话，亲爱的妈妈，那就请您对刚来的这位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先生说，他在发生了昨天的事情以后，不顾大家的笑话，今天还敢到我们这里来，光凭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这人太不机灵。"

"丽萨，你太放肆了，我告诉你，我可早晚一定要给你点厉害看看了。谁在笑话他？我很高兴他来，我正需要他，非常用得着他。唉，

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我是多么不幸啊!”

“您这是怎么啦,亲爱的妈妈?”

“唉,就为你这种任性的行为,丽萨,你的没有常性,你的闹病,那可怕的发烧的一夜,还有那个可怕的,老是这样的赫尔岑斯图勃,主要的是老是这样,老是这样,老是这样!还有一切一切……甚至还有那奇迹!哦,这奇迹是多么使我惊愕,使我震动,亲爱的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现在还有客厅里的这出悲剧,我真是不能忍受,预先告诉您说,我真不能忍受。也许是喜剧,不是悲剧。请问您,佐西马长老还能活到明天么?活得到么?哦,我的天!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我常常闭上眼睛,就看出这一切全是瞎胡闹,全是瞎胡闹。”

“我想请求您,”阿辽沙忽然插嘴说,“给我一块干净的布,好让我包扎手指头。我把它弄伤得很厉害,现在痛得不得了。”

阿辽沙打开被咬的指头。手帕上全都是血。霍赫拉柯娃太太叫了一声,眯起了眼睛。

“哎呀,好厉害的伤,这真可怕!”

但丽萨刚刚在门缝里看见了阿辽沙的手指,就立刻用力把门推开了。

“快进来,快到我这里来,”她以命令的口气坚决叫道,“现在别再说那些蠢话了!哎呀,老天爷,您为什么这么长时间站在那里一声不响?他会流血过多的,妈妈!您是在哪儿,是怎么搞成这样的?先取水来,先取水来!应该洗一洗伤,直接浸进冷水里,就会止痛的,要浸着,老浸着。……快些,快拿水来,妈妈,盛在洗茶杯的盆子里。快点呀。”她焦急不安地说。阿辽沙的伤使她大吃一惊,她完全吓慌了。

“要不要叫人去请赫尔岑斯图勃来?”霍赫拉柯娃太太嚷道。

“妈妈,您真是要我的命了。您的那位赫尔岑斯图勃一来,就一定会说一点也不明白!水呀,水呀!妈妈,看上帝的分上,您自己去一趟,催尤里亚一下,她也不知道在哪儿耽搁住了,老是不能快一点!快些,妈妈,要不然我要死了。……”

“可是这算不了什么呀!”阿辽沙被她们的惊慌吓坏了,连忙大声说。

尤里亚端着水跑来了。阿辽沙把手指浸进水里。

“妈妈，看上帝的分上，您去拿棉纱团① 来，拿棉纱团来。还有那种抹刀伤用的混浊刺鼻的药水，叫什么名字？我们家里有的，有的，有的。……妈妈，您自己知道那个瓶子在哪里，就在您卧室里靠右面的柜子里。一个大玻璃瓶和棉纱都在那里。……”

“我马上都拿来，丽萨，只是你别嚷，别着急。你瞧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对他遭到的祸事多么镇定。您是在哪儿弄出这么厉害的伤来的呀，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

霍赫拉柯娃太太匆忙地出去了。丽萨早就在等着这样一个时间。

“首先请您回答这个问题，”她急忙地对阿辽沙说，“您是在哪儿把自己伤成这样的？然后我还要问您另一件事。喂！”

阿辽沙本能地感到，此刻她母亲还没有回来的这段时间，对她是十分宝贵的，就连忙把他奇怪地同小学生们相遇的情景讲给她听，讲得十分简单扼要，但却很准确明了。丽萨听了他的话，把两手一拍：

“您怎么能，怎么能同小学生们打交道，尤其是还穿着这种衣裳！”她气冲冲地说，好像对他已经有了某种权利似的，“您做出这种事情来说明您自己就是个孩子，世上最小最小的孩子！但是您一定要给我打听出这个坏孩子的来由，详详细细地告诉我，因为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秘密。现在，第二件事情。但是我先问您，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您痛得这样厉害，还能不能谈论完全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且谈得清清楚楚？”

“完全可以，再说我现在也不感到怎么痛了。”

“这是因为您的手指浸在水里。应该立刻换水，因为它很快就会变热的。尤里亚，快到地窖里去取一块冰来，再另外去拿一盆水来。现在她走了，我可以谈正事：亲爱的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请您立刻把我昨天给您的那封信还给我，——快些，因为妈妈一会儿就要进来，我不愿意……”

“我身边没带着信。”

“不对，这封信在您身上。我早就知道您要这样回答。它就在您

---

① 从旧布上扯下的棉纱，俄国旧时常用它代棉花作裹伤用。

的口袋里。我为这个愚蠢的玩笑后悔了一夜。请您立刻把信还给我,立刻还我!”

“那封信留在那里了。”

“但是在我写了这封信,开了这样愚蠢的玩笑以后,您不能再把我看作是一个小姑娘,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姑娘了!我请求您原谅开了这个愚蠢的玩笑,但是那封信请您一定送还给我,如果真不在您身边的话,——今天就送来,一定的,一定的!”

“今天无论如何办不到,我回到修道院里去,要有两三天,也许四天不能到这里来,因为佐西马长老……”

“四天,真是胡闹!喂,您狠狠嘲笑我了么?”

“我一点也没笑。”

“为什么呢?”

“因为我完全相信这一切。”

“你在侮辱我!”

“一点也不。我一读完后立刻就想到,事情正是会那样的,因为佐西马长老一死,我就要立刻离开修道院。以后我将继续完成学业,一到合法年龄,我们就结婚。我会很爱您的。虽然我还没有工夫细想,但是我觉得再也找不到比您更好的妻子了,而长老嘱咐我一定要结婚。……”

“可是我有残疾,要靠人家用椅子推来推去的呀!”丽萨笑了,脸涨得通红。

“我要亲自用椅子推您,可我相信到那个时候您会痊愈的。”

“可您是一个疯子,”丽萨神经质地说,“从一句玩笑话忽然引出这么多胡说八道来!……哎呀,母亲来了,也许来得正巧。妈妈,您怎么总是那么慢腾腾地,怎么能耽搁那么长时间呢?瞧,尤里亚也取冰来了!”

“唉,丽萨,你不要嚷,千万千万不要嚷。你一嚷我就……那有什么办法,你自己把棉纱团塞到别处去了,……我拼命找呀,找呀,……我疑心这是你故意搞的。”

“我总不可能知道他一定会捧着一只被咬伤的手指头来的吧,要如果那样,倒也许真的是我故意这样做的。好妈妈,您说的话实在太

聪明了。”

“就算是太聪明吧，但是为了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的手指和一切别的事，丽萨，我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唉，亲爱的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使我要命的不是某一桩别的事情，也不是什么赫尔岑斯图勃，而是所有这一切，整个的一切，我不能忍受的是这个。”

“算了吧，妈妈，别再提赫尔岑斯图勃的事了，”丽萨快活地笑了，“快拿棉纱团来，妈妈，还有药水。这就叫醋酸铅罨敷药水，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现在我想起它的名字来了，这是很好的罨敷液剂。妈妈，您想得到么，他半路上同小孩子们在街上打起架来了，这是一个男孩咬伤的。您瞧他不是个小孩子，他自己不也是个小孩子么，这个样子，妈妈，他还能和人家结婚吗？因为您猜怎么，妈妈，他还想结婚呢！您想想，他这样要是结了婚，不是很可笑，很可怕么？”

丽萨一边说一边不断发出神经质的、咯咯的笑声，狡黠地望着阿辽沙。

“什么结婚不结婚的，丽萨，干吗说这些？你这话说得完全不合适……那个男孩也许不过是发了疯。”

“唉，妈妈！难道孩子有发疯的么？”

“怎么会没有，丽萨，好像我说的是蠢话似的。您那个男孩也许是被疯狗咬过，他就成了疯孩子，自己也咬起他附近的人来。瞧她给您包扎得多好，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我就从来包不到这个样子。您现在还痛么？”

“现在不大痛了。”

“您不觉得有点怕水么？”丽萨问。

“行了，丽萨！我也许刚刚确实不假思索地说了几句关于疯孩子的话，你马上抓住做起文章来了。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刚听说您来了，简直就要扑到我身上来。她正急着想见您，急着想见您。”

“哎哟，妈妈！您一个人先去吧，他现在不能去，他难受着哩。”

“我一点也不难受，完全可以去。……”阿辽沙说。

“怎么！您就走么？您竟这样？您竟这样？”

“那有什么？我等到那边的事情一完，马上就来，我们可以再谈，

谈多少都行。我很想赶快去见见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因为我今天无论如何想尽可能早点回修道院。”

“妈妈，请你把他带走，赶快带走。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您在见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以后就不必劳驾到我这里来了，一直回您的修道院去吧，您就配这样！现在我想睡觉，我整夜没有睡觉呢！”

“丽萨，你这自然只是开玩笑罢了。不过要是你果真睡一会该多好！”霍赫拉柯娃太太大声说。

“我不知道我到底怎么……那我再留两三分钟吧，如果您愿意，甚至五分钟。”阿辽沙喃喃地说。

“甚至五分钟！您快把他带走，妈妈，这人是个怪物！”

“丽萨，你发疯了。我们去吧，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她今天太任性了。我怕惹她。哎呀，跟神经质的女人在一起真要命，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她也许真的有您在跟前就睡得着觉了。您怎么这样快就能使她想睡了呢？——这真是幸运！”

“妈妈，您可真会说话，为了这，妈妈，我要吻吻您。”

“我也要吻你，丽萨！喂，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霍赫拉柯娃太太在同阿辽沙走出去的时候，显出神秘而郑重其事的神气急促地低声说，“我并不想给您什么暗示，也不想去揭那个底。可是您一进去自己就会看出那里所发生的一切，——这真是可怕，这真是难以想象的喜剧：她爱着令兄伊凡·费多罗维奇，却拼命让自己相信爱的是令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这真是可怕！我同您一块儿进去，如果他们不赶我走，我要等着看结局。”

五　客厅里的折磨

但是客厅里的谈话，已经告终；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心情极为激动，尽管看来神色很坚决。阿辽沙和霍赫拉柯娃太太走进来的当儿，伊凡·费多罗维奇正站起来，预备出去。他的脸有点发白，阿辽沙不安地望着他。因为阿辽沙心里的一个疑团，一个若干时间来一直

在折磨着他的不安的哑谜现在终于就要解决了。还在一个月以前，已经从四面八方有人多次向他暗示，说伊凡哥哥爱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而且更要紧的是，他决心想从米卡手里把她“抢夺”过去。直到最近以前，虽然阿辽沙对这事很觉不安，但却觉得这是荒唐无稽的。他爱两位兄长，他们中间这样的竞争使他感到可怕。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昨天忽然对他坦白说，他甚至很喜欢伊凡哥哥的竞争，这样反倒对他，对德米特里，有很大帮助。帮助什么？帮助他娶格鲁申卡么？但是阿辽沙认为这事情是极坏的下策。此外，阿辽沙显然直到昨天晚上还毫不怀疑地相信——不过只是在昨天晚上以前这样相信——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自己是强烈而执着地爱他的德米特里哥哥的。而且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她不会爱像伊凡那样的人，而只能爱他的长兄德米特里，爱的就是他那种本来面目，虽然这爱情是很离奇的。但昨天，在目睹了格鲁申卡的那一幕以后，他似乎忽然有了新的看法。霍赫拉柯娃太太刚才说出“折磨”这个字眼，使他几乎浑身一哆嗦，因为就在昨天夜里黎明前还在朦胧中的时候，他忽然好像针对自己的梦境似的出声地说出：“折磨，折磨！”他整夜梦见的都是昨天在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家发生的那幕戏。现在霍赫拉柯娃太太又忽然直率而固执地坚持说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爱的是伊凡哥哥，只是为了装腔，为了自找折磨，才故意自己哄骗自己，用似乎出于感恩而对德米特里所抱的造作的爱情来折磨自己。这些话使阿辽沙大吃一惊：“也许这话真的完全是事实！”但如果是这样，那么伊凡哥哥的处境又将如何呢？阿辽沙从某种本能上感到像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这样的性格是好发号施令的。但是她只能对像德米特里那样的人发号施令，而决不能对伊凡。因为惟有德米特里才能“为了自己的幸福”(这甚至是阿辽沙所希望的)在她面前俯首就范，——虽然这需要很长时间，但是伊凡却不能，他决不会在她面前甘心顺从，何况这顺从也不能给他带来幸福。阿辽沙不知为什么，不由自主地对伊凡产生了这样的看法。现在在他走进客厅的一刹那，所有这些疑惑和想法全都在他的脑际飞快地闪过。突然，他又不由自主地闪过另一个念头：“也说不定她谁都不爱，既不爱这一个，也不爱那一个吧？”应该说明的是，阿辽沙对于自己有这些念头似乎感到不好意思，在最近

一个月来每逢想到这些，就谴责自己。“我对于爱情和女人懂得什么？我怎么能下这样的断语。”——他在每次生出这样的念头或猜疑以后，就总要这样自责。然而又无法不想。他本能地了解到，现在，对这两位兄长的命运来说，这竞争是关系十分重大的问题，许多事情要受到它的影响。伊凡哥哥昨天在气愤中谈起父亲和长兄的时候，曾经说过：“一条毒蛇咬死另一条毒蛇。”这么说，德米特里在他的眼睛里是一条毒蛇，也许早就认为是一条毒蛇了吧？是不是从伊凡哥哥认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时候开始的呢？这句话自然是伊凡昨天无意中脱口而出的，但是正因为无意，就更显得重要。既然如此，那还怎么谈得到和解呢？相反地，这不正增加了他们家庭里仇恨和憎恶的借口么？重要问题是阿辽沙应该同情谁？希望他们俩每一个人怎么样呢？他对两人都爱，但当他们彼此发生这样可怕的矛盾时，他能希望他们每一个人怎么样呢？在这一团乱麻中，会使人完全不知如何才好，而阿辽沙的心是不能忍受暧昧不明状态的，因为他的爱永远是积极的爱。他不能消极地爱，一有了爱，就要立刻动手去帮助。但是要这样就必须先确定一个目标，应该明确地知道，他们每人需要的是什么，什么对于他有好处，自然必须先确信目标是准确的，然后才能去帮助他们每个人。然而现在一切只显得暧昧和混乱，却没有确定的目标。现在说出了“折磨”这个词！但是就是对这种折磨，他又懂得什么呢？对这整个乱七八糟的哑谜，他甚至连一个字也不懂！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看见了阿辽沙，欣喜地急急对已经从座位上站起来想走的伊凡·费多罗维奇说：

“等一会！再呆一会儿。我想听听这个人的意见，他是我衷心信任的。卡捷琳娜·奥西波芙娜，您也不要走。”她又对霍赫拉柯娃太太说。她让阿辽沙坐在自己的身旁，霍赫拉柯娃太太坐在对面，和伊凡·费多罗维奇并坐。

“这里全是我的好朋友，在这世界上我仅有的好友，亲爱的朋友们！”她热烈地说了起来，声音中饱含着真诚而痛苦的眼泪，阿辽沙的心一下子马上又充满了对她的同情。“您，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您昨天是那件……那件可怕的事情的证人，看到我当时的情景。您没

有看见,伊凡·费多罗维奇,他是看见的。昨天他对我有怎样的看法,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那就是如果今天,现在,再重复同样的事,那么我也一定会显示出和昨天同样的感情:同样的感情,同样的话语,同样的行动。您总该记得我的行动,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您自己还曾阻止过我的一个行动……”说这话的时候,她脸涨红了,眼睛闪出光来。“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我对你声明,我不能甘心忍受这一切。告诉您,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我甚至说不准现在我爱他不爱。我开始可怜他,这是爱情有问题的证明。假使我爱他,继续爱他,我也许现在不会怜惜他,相反地会恨他……”

她的嗓音颤抖了,泪珠在她的睫毛上闪光。阿辽沙在内心里哆嗦了一下:“这位姑娘是率直而诚恳的,”他心想,“她……她再也不爱德米特里了!”

“这是对的!这是对的!”霍赫拉柯娃太太大声说。

“等一等,亲爱的卡捷琳娜·奥西波芙娜,我还没有说出主要的事情,没有完全说出我昨天决定的一切。我感到也许我的决定是可怕的,对我来说是可怕的,但是我预感到我无论如何,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改变主意,一辈子也不再改变,就这样了。我的亲爱的,善良的,永远忠实而好心肠的顾问和善于体察人心的朋友,我在全世界上仅有的,惟一的好友伊凡·费多罗维奇,他也完全同意我,并且称赞我的决定,……他知道这个决定。”

“是的,我赞成这个决定。”伊凡·费多罗维奇用沉静而坚定的声音说。

“但是我希望阿辽沙——啊呀,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对不起,我不客气地管您叫阿辽沙了,——我也希望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现在就当着我的两个好友的面对我说,我对不对?我有一种出于本能的预感,那就是您,阿辽沙,我亲爱的兄弟,——因为您就是我的亲爱的兄弟,”她再一次满心欢喜地说,并且用发烫的手一把抓住了他冰凉的手,“我预感到,您的决定,您的赞成,不管我受了多少痛苦,都会使我得到宽慰,因为在您说过话以后,我就会平静下来,甘心顺从一切,——我有这个预感!”

“我不知您是在问我什么,”阿辽沙涨红着脸说,“我只知道我爱

您，并且在这个时刻希望您有幸福胜过希望我自己！……但是我对这类事情实在是一点也不懂的。……”他突然不知为什么急忙补充了最后这句话。

“在这类事情里，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在这类事情里，现在主要的是名誉和义务，此外不知还有什么，但也许还有一种东西甚至比义务还要崇高。我的心觉察到这种无法拒绝的情感，这种情感无比强烈地支配着我。不过可以用两句话就说完这一切。我已经决定了：即使他甚至娶了那个……畜生，”她用郑重其事的神气说，“那个我永远永远也不能宽恕的畜生，我也决不丢弃他！从今以后，我永远永远也不丢弃他！”她竭力露出惨淡的强颜欢笑的神情说，“我并不要钉在他的后面，时时刻刻呆在他眼前，折磨他，——不，我要离开，走到随便什么别的城市去，但是我将一辈子、一辈子不断地关注他。他和那个女人一定很快就会相处得很不愉快的，那时候他可以到我这里来，他可以遇到一个朋友，一个姊妹，……自然只是姊妹，而且永远这样，但是他最后总会明白，这个姊妹确是一个爱他，而且终生为他牺牲的姊妹。我一定要做到这样，我一定要使他最后终于理解我是怎样的人，愿意毫不羞愧地对我倾吐一切！”她几乎疯狂地喊了起来。“我将成为他崇拜祈祷的上帝，——这至少是他为了自己的变心，和为了昨天我为他所遭受的一切而欠我的债。让他一辈子看到，尽管他不忠实，变了心，我却仍然将终生忠实于他，忠实于我当时曾一度给予他的诺言。我将成为……我将变为他的幸福的手段，怎么说呢，变为他的幸福的工具，机器，而且终生不渝，终生不渝，让他一辈子看着吧。这就是我的全部决心！伊凡·费多罗维奇是完全赞成我的意见的。”

她说得气都喘不上来。她也许想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更高尚些，巧妙些，而且自然些，但结果说得太急躁、太露骨了。话中充满年轻沉不住气的意味，许多地方显得只出于昨天的余怒，出于想表示她的自豪，这是她自己也感觉得到的。她的脸似乎忽然阴沉了，眼神显得极不愉快。阿辽沙立刻注意到这一切，他的心里产生了怜悯。偏巧伊凡哥哥又在这时候开了口。

“我只是表示了我的想法，”他说，“在任何一个别的女人身上，这

一切都会显得矫揉造作,在您身上可不是这样。换了别的女人就会显得无理,而您却有理。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来说明这一点,但是我明白;您是十分真诚的,因此您是有理的。……”

“但这只不过是现在一时的念头。……一时的念头算得了什么!这都是因为昨天的侮辱,——才产生这种一时的念头!”霍赫拉柯娃太太忽然忍不住了。她显然不愿插嘴,但是一时忍不住,忽然说出了很正确的想法。

“是的,是的,”伊凡突然急躁地拦住她说,对于人家打断他的话显然很恼火,“是的,然而如果是别的女人,这一时的念头只不过是昨天的余波,仅仅只是一时而已,但对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性格来说,这一时却将要持续终生。在别人只是口头的允诺,在她却是永恒而沉重的,也许阴郁、但却永不中止的义务。她将靠自己履行了这个义务这样一种感觉而活着!您的一生,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从今将在痛苦地反省自身的情感,自身的苦行,自身的忧愁之中度过,但最后这痛苦终将减轻,而您的余生,将从此用来欣慰地反省自己那已经彻底履行了的坚定而骄傲的志愿,这种志愿固然是骄傲的,至少可以说是破釜沉舟的,但它却被您克服了,而这种感觉,最终将会使您得到极大的满足,使您能和其余一切事物融洽地相处下去。……”

他说这些话时显然带着某种恶意,看来是有意这样说的,而且也许还毫不想掩饰自己的动机,那就是故意要说这些话来加以讪笑。

“哎呀,上帝,这可多么不对头啊!”霍赫拉柯娃太太又嚷起来。

“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您说吧!我非常想知道您会对我说什么话!”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大声说,忽然流下眼泪。阿辽沙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这不要紧,不要紧!”她一面哭一面说,“这是由于心情紊乱,由于昨晚的激动,但是在您和令兄这样两个好朋友身边,我还感到自己很坚强,……因为我知道……你们两位是永远不会抛开我的。……”

“不幸的是我明天也许就要到莫斯科去,离开您很久,……而且不幸,这是不可能改变的。……”伊凡·费多罗维奇忽然说。

“明天到莫斯科去!”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脸忽然整个变了样,“但是……但是我的天,这真是谢天谢地!”她喊了起来,一下子声

音全变了，刹那间眼泪全干了，连一点痕迹也没留下。就在这一刹那她心里发生了奇怪的变化，使阿辽沙十分惊讶：刚才还因内心饱受折磨而痛哭的那个受了委屈的可怜姑娘，忽然一下子成了一位完全镇定自若，甚至十分心满意足，仿佛突然为了什么而显得兴高采烈的女人。

“噘，我说谢天谢地，并不是因为我将和您离别，自然不是的，”她忽然带着那种社交场上的可爱的微笑更正说，“像您这样一位好朋友是不会这样想的。正相反，我丧失您是很不幸的。”她突然急急地走到伊凡·费多罗维奇面前，拉住他的两手，热烈地紧握着。“谢天谢地的是您可以在莫斯科当面对舅母和阿加莎讲我在这里的情形，我现在的可怕的境况，对阿加莎可以完全坦率地讲，对亲爱的舅母应该说得和缓些，这您自己是一定知道怎样应付的。您简直不能想象，我昨天和今天早晨是多么不幸，真不知道该怎样写这封可怕的信，……因为这事在信里是无论如何没法说清的。……现在我却很容易下笔了，因为您可以到她们那里去，当面说明一切。哎呀，我真是高兴！但是我只是为这一点感到高兴，我再一次请您相信我的话。当然您本人的离开，在我来说是别人没法抵补的。……我现在就跑回去写信。”她突然结束了自己的话，甚至举步就想离开屋子。

“那么阿辽沙呢？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的意见不是你特别想倾听的么？”霍赫拉柯娃太太大声说，她的话里流露出嘲笑和恼怒的语气。

“我没有忘记。”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忽然站住说。“为什么您在现在这样的时刻这么仇视我，卡捷琳娜·奥西波芙娜？”她带着辛酸而强烈的责备说出这句话来。“我说过的话永远算数的。我需要他的意见，不但这样，我还需要他的决定！他说什么，就照他说的办。——您瞧我跟她所说的正相反，是多么渴望听到您的意见，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可您是怎么啦？”

“我从来没有想到，也简直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阿辽沙忽然悲痛地喊道。

“什么，想不到什么？”

“他到莫斯科去，您竟会嚷着说您很高兴，——这是您故意这样

说的！以后又立刻解释说，您并不是高兴这事，而是相反地，十分惋惜……您丧失了好朋友，——但是这也是您故意装出来的，……像在戏院里演喜剧一样！……”

“像在戏院里？怎么？……这是什么意思？”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惊讶地叫了起来，满脸通红，紧皱眉头。

“您尽管对他说，您惋惜丧失了他这个良友，但您却还是坚决当面对他表示，他离开这里对您是幸运的事。……”阿辽沙几乎完全喘不过气地说着。他站在桌旁，不坐下来。

“您说的是什么呀？我不明白……”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好像忽然恍然大悟似的。……我知道我这样说不大好，但是我一定要完全说出来。”阿辽沙仍旧用断断续续的发抖的声音说下去。“我恍然大悟，您也许完全不爱德米特里哥哥，……从一开始就这样，……而德米特里也许也同样根本不爱您，……从一开始就这样，……而只是尊敬您。……我真不知道我现在怎么敢这样说，但是总该有人说出老实话来，……因为这里谁也不愿意说实话。……”

“什么实话？”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喊了起来，声音里有一种歇斯底里的味道。

“实话就是这样，”阿辽沙口齿不清地匆忙说，仿佛下狠心从屋顶上跳了下来似的，“您现在把德米特里叫来，——我会找到他的，——让他到这里来，拉住您的手，再拉住伊凡哥哥的手，把你们的手联结起来。因为您在折磨伊凡，只是因为您爱他。……您所以折磨他，是因为您出于自我折磨而硬要爱德米特里，……并不是真正的爱，……而是您自己硬要自己相信您在爱……”

阿辽沙的话中断了，沉默了下来。

“您……您……您是一个小疯子，您就是这种人！”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突然迸出这句话，脸色煞白，嘴角都气歪了，伊凡·费多罗维奇忽然笑了，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帽子已经拿在手里。

“你弄错了，我的好心的阿辽沙，”他说话时，脸上带着一种阿辽沙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神情，其中流露出某种年轻人的真挚、强烈而抑止不住的坦白心情，“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从来没有爱过我！她早

就知道我爱她，虽然我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她知道，但是她却并不爱我。我也从来没有做过她的好朋友，连一天也没有；这位骄傲的女人并不需要我的友谊。她把我放在身边，只是为了不断地报复。她对我报复，在我身上报复她长时期以来每时每刻从德米特里那里经常不断受到的一切侮辱，从他们两人相遇的时候起就受到的侮辱，……因为就连他们最初的那次相遇，她也是把它作为一次侮辱藏在自己的心头的。她的心就是这样！我一向在她那里只听得她讲自己如何如何爱他的话。我现在快走了，但请您相信，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您确实只爱他。而且他越是侮辱您，您越是爱他。您内心的折磨就在这儿。您就是爱他现在这个样子，您爱他正是为了他侮辱您。假使他改过自新，您就会马上抛弃他，不再爱他。但您是需要他的，因为借此可以不断地默察自己坚守忠实的苦行，同时责备他的不忠实。而这一切全是出于您的骄傲。是的，这需要甘受许多委屈和轻视，但是这完全是出于骄傲。……我年纪太轻，爱你太深。我知道我不应该对您说这种话，在我来说，简单地离开您还显得更恰当一些，那样不至于使您感到这样受辱。但是我将要远远地离开，而且永远不再回来，永生永世不再回来。……我不想老是呆呆地守在折磨的旁边。……不过，我真是不会说话，我全都说完了。……别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您不应该生我的气，因为我所受的惩罚比您还厉害百倍：只拿从此不再能看见您这一点来说，就够受惩罚的了。别了，我不想跟您握手。您那样有意识地折磨着我，眼前我实在没法宽恕您。以后会宽恕的，现在用不着握手。

Den Dank, Dame, begehr ich nicht！①”

他强笑着补充了这样一句，证明他也能出人意料地把席勒的诗背得烂熟，这是阿辽沙以前怎么也不会相信的事。他走出房间，甚至同女主人霍赫拉柯娃太太也没有告别。阿辽沙激动得把两手一拍。

“伊凡，”他失魂落魄地在他身后喊着，“伊凡，快回来！哎，哎，他现在怎么也不会回来的了！”他又痛心地恍然大悟说，“可是这全是我，全怪我，是我起的头！伊凡的话说得很恶毒，很不好。既不公平，

① 德语：太太，我不需要赏赐。这是席勒的歌谣《手套》里最末的一句诗。

又很恶毒。……”阿辽沙像疯狂似的大声喊着。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突然走到另外一间屋里去了。

“您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您的举动非常出色，像天使似的。”霍赫拉柯娃太太对悲苦的阿辽沙急促而高兴地低声说。“我要想尽办法让伊凡·费多罗维奇不离开。……”

她脸上的喜色，使阿辽沙十分苦恼；但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忽然回来了。她的手里拿着两张一百卢布的钞票。

“我拜托您一件事情，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她用显然是十分平静而且不慌不忙的语调直接对阿辽沙开口说，仿佛刚才实际上并没发生什么事，“一个星期——对，大概是一个星期以前，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做了一件暴躁而毫无道理的事，很丢脸的事。此地有个名声不大好的地方，一家小酒店。他在那里遇见了那个退职军官，就是令尊常常利用他办什么事情的那个上尉。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不知为什么对这上尉发起火来，一把揪住了他的胡须，当众就这样十分作践人地把他拉到街上，还拉着他在街上走了好长一段路，听说这时一个在此地一所小学里读书的还很小的男孩——就是那个上尉的儿子，看见了这情形，就一直跟在他们旁边跑着，大声哭泣，替父亲哀告，扑向每个人，请求他们出来解救，可是大家全嘻嘻地笑着。对不起，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他这种可耻的举动，我想起来就不能不气愤，……这种举动只有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一个人在愤怒中，……并且是为了色情的缘故，才能做得出来！我简直没法讲清这件事，我办不到，……说得都有点前言不搭后语了。我以后打听过受侮辱的人的情形，他是个很穷的人。他姓斯涅吉辽夫。他犯了什么过失被撤职了，我不大讲得清楚。现在他带着他那可怜的一家子人，其中有害病的小孩和大概是疯狂的妻子，一家大小正陷在可怕的贫困的境况里。他已经住在这个城里很久了，干着点什么工作，在什么地方当录事，现在忽然一个工资也不发了！我瞧着您……我心想，——不知怎么回事，我说话有点乱了，——您瞧，我想求您，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我的善心的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求您到他那里去一趟，找一个借口上他们家里，到这个上尉家，——唉，我的天！我说得多乱，——客气地，谨慎地，正像惟有您能做到的那样(阿辽沙突然脸红

了),想法把这点救济款子——二百卢布交给他。他一定会收下的,……就是说要劝他收下来,……哦,不,该怎么说呢?您明白,这并不是买他和解,让他不告状的代价(因为他似乎打算控告),这只是一点同情,一点帮忙的意思,这是我,是我,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的未婚妻给他的,而不是从他那方面来的。……总而言之,您是会说的。……我本来可以自己去,但是您会办得比我好得多。他住在湖滨路,小市民女人卡尔梅科娃的家里。……看在上帝的分上,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您替我办这件事吧。现在……现在我有点……累了。再见吧。……"

她忽然迅速地转过身去,又隐到帷幔后面去了,使阿辽沙都来不及说一句话,——而他本来是很想说几句的。他想请求原谅,责备自己,——总之想要说点什么,因为他有满肚子的话,他没说出来,决不愿意离开这屋子。但是霍赫拉柯娃太太拉住他的手,亲自引他出去。在外屋里,她又让他站住,和刚才一样。

"她很骄傲,自己鞭策着自己,但却是一个善良、优雅而宽宏的人!"霍赫拉柯娃太太用压低了的声音赞叹说,"唉,我真是爱她,特别是在某些时候,现在我对一切事情又感到非常高兴了!亲爱的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您还不知道,告诉你吧,我们大家,——我,她的两位姨母,以及所有的人,甚至连丽萨在内,整整一个月来都在一心希望并且祈祷,但愿她同您所爱的那个既不想理解她,也一点不爱她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分手,就让她和这个品学兼优,爱她胜过世上一切的青年人伊凡·费多罗维奇结婚吧。我们还在这件事上定出了整整的一套计划,我到今天还不离开这里,也许就是为了这件事。……"

"但是她哭了;又受了侮辱!"阿辽沙说。

"您不要信女人的眼泪,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在这类事情上,我永远反对女人,赞成男人。"

"妈妈,您是在那里引他学坏哩!"丽萨娇细的嗓音从门后传了过来。

"不,这一切都怨我,我真该死!"仍然于心不安的阿辽沙又重复说,对于自己的行为猛感到一阵痛苦的羞愧,羞愧得甚至用手捂住

了脸。

“正相反，您的行为像天使一样，像天使一样，这话我准备反复说上几千、几万遍。”

“妈妈，为什么说他的行为像天使一样？”又传来了丽萨的声音。

“看了眼前这一切，”阿辽沙继续说，似乎没有听见丽萨的话，“我不知为什么忽然觉得她是爱伊凡的，因此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蠢话。……现在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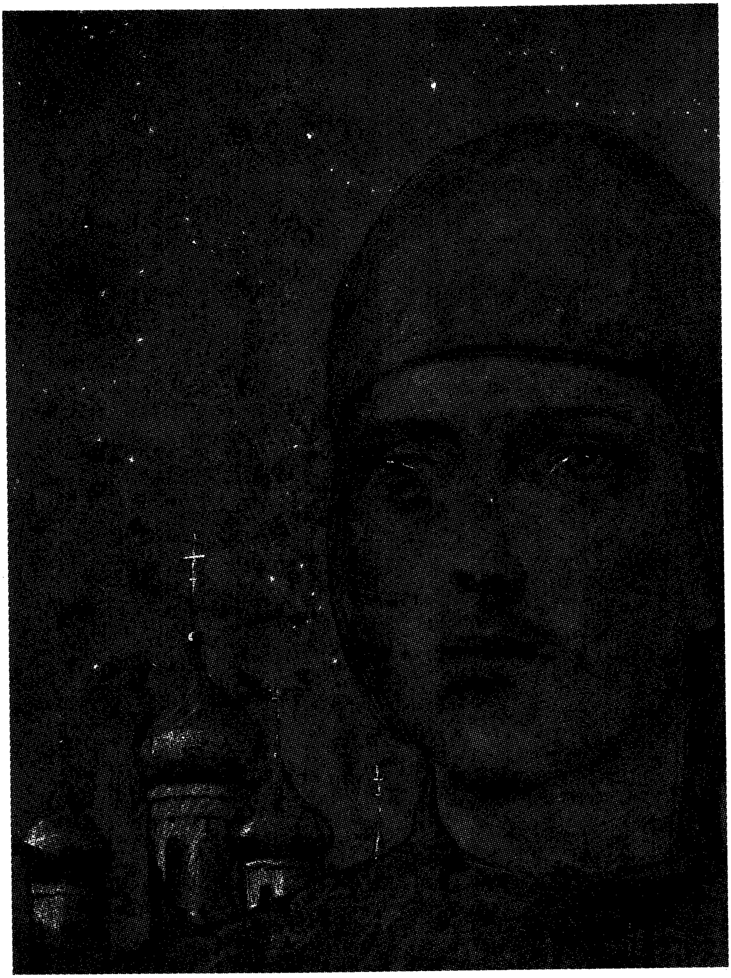
“你们说谁？谁？”丽萨嚷着问，“妈妈，您一定是想憋死我啦。我问您，你不回答我。”

正在这时女仆跑了进来。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很不好，……她哭着，……犯了歇斯底里，浑身发抖。”

“怎么回事？”丽萨喊了起来，声音里已经充满了惊惶，“妈妈，倒是我就要犯歇斯底里了，不是她！”

“丽萨，看上帝分上，不要嚷，别要了我的命。你的年纪还轻，有些大人们知道的事，你还不应该知道，我马上就来，凡是可以告诉你的事情都会讲给你听的。唉，我的天呀！我马上去，马上去。……歇斯底里——这是吉兆，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她犯了歇斯底里，这是最好不过的事。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我在这类事情上永远反对女人，反对这一切歇斯底里和女人的眼泪。尤里亚，你快去说，我立刻就来。说到伊凡·费多罗维奇这样子离开，那得怨她自己。但是他不会走的。丽萨，看上帝分上，不要嚷！哦对，你并没有嚷，这是我在嚷，你原谅你的妈妈吧。但是我是高兴极了，高兴极了，高兴极了！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您注意到了没有，伊凡·费多罗维奇刚才出去的时候，显得是个多么年轻的人，说完那些话，立刻就走了！我原以为他是一个那么有学问的人，一位大学者，谁想他突然那么激烈、坦率而年轻，又没经验，又年轻，而这一切都多么好，多么好，就跟您一样。……还背出那首德文诗，也跟您一样！但是我要走了，我要走了。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您快去办那件托您的事，快点儿回来。丽萨，你没有什么事吧，看上帝分上，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他很快就会回来看你的。”



霍赫拉柯娃太太终于走了，阿辽沙临走以前想开门上丽萨那儿去一下。

“千万别进来！”丽萨叫道，“现在千万别进来！您可以隔着门说话。我只要知道，你干了什么突然会成了天使了？”

“就因为干了可怕的蠢事，丽萨！再见吧。”

“不许您就这样走了！”丽萨嚷道。

“丽萨，我正有十分苦恼的事情！我很快就会回来的，但是我现在有十分、十分苦恼的事情！”

他从屋里跑了出去。

六 农舍里的折磨

他心里真的有十分苦恼的事情，这是他以前很少感到的。他冒冒失失跳出来，“做了蠢事”，而且不是在别的问题，偏偏是在关于爱情的问题上！“可我在这类问题上懂得什么？在这类事情上我能弄得清什么？”他涨红着脸，几百次在自己心里反复地说，“唉，羞愧倒不算什么，那只是我应得的惩罚，最坏的是现在无疑地将因为我而造成新的不幸。……长老是打发我来给大家调解，使大家团结的。这样能使他们团结么？”想到这里他又忽然记起自己是怎样想要“联结人们的手”的，这时他又感到羞愧极了。“虽然我做这一切都是出于诚意，但是以后还是应该更聪明些，”他忽然下了结论，对于这结论甚至一点不觉得可笑。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委托的事情得到湖滨路去办，德米特里哥哥就住在离湖滨路不远的胡同里，恰巧是顺路。阿辽沙决定在到上尉家去以前，无论如何先上他那里去一下，虽然预感到他将见不到他。他疑心德米特里现在也许会故意竭力躲开他，——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必须找到他。时间十分紧迫；对于快将圆寂的长老的挂念，他从离开修道院的时候起，一分、一秒钟也没有放下过。

在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托他办的事情里隐约出现了一个他自

己也十分关心的情况：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提起有一个很小的男孩，小学生，上尉的儿子，跟在父亲身边边跑边哭，——阿辽沙当时就闪过了一个念头，猜想这男孩大概就是那个小学生，刚才在阿辽沙问他什么事情得罪过他的时候，竟咬了他的手指头。现在阿辽沙几乎完全确信是他了，虽然自己还不知道为了什么。就这样，他借着沉浸于其他的念头来排遣心事，并且决心不去“思考”刚才他闯下的“祸事”，不用悔恨来折磨自己，一心办实际事情，至于那件事，就听其自然吧。想到这里，他又振作起精神来了。他拐到胡同里去找德米特里哥哥的时候，感到饿了，就顺便从口袋里掏出从父亲那里取来的面包，一路吃着。这使他增添了力量。

德米特里不在家。那所小屋子的房东——一个老木匠，他年老的妻子和他的儿子，甚至带着怀疑的神色瞧着阿辽沙。“已经有三天没有在这里住宿，也许出门去了。”老人对阿辽沙的再三追问这样回答。阿辽沙明白，他是接受嘱咐这样回答的。他问：“他是不是在格鲁申卡家，或者又藏在弗马那里了？”（阿辽沙故意挑明了说，）几个房主人甚至惊惧地看着他。“这么说他们还爱他，他们在为他出力，”阿辽沙心想，“这是很好的。”

他终于在湖滨路找到了小市民女人卡尔梅科娃的房子。这是一所旧得东倒西歪的小屋，临街只有三个窗子，院子极脏，院子中间孤零零地站着一头母牛。从院里走进门是穿堂，穿堂的左首住着老房东太太和她的女儿——也是个老太婆，两个人好像都是聋子。他反复问了几遍上尉家住在哪里。其中一个女人终于明白问的是房客，这才伸出手指朝穿堂的那一面一点，指了指一间整洁的农舍式屋子的门。上尉的住宅的确只是一间普通的农舍。阿辽沙的手抓住铁门闩，正预备开门，忽然察觉门里边特别寂静，感到很惊奇。不过他听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说过，退伍上尉是有家眷的人，他想：“不是他们全都睡了，就是他们或许听见我来了，正等着我开门进去；最好我先敲一下门。”他敲了一下。听到了答应，但却不是马上就应的。而是也许足足过了有十秒钟。

“谁呀？”有人用特别生气的声音大声喊道。

于是阿辽沙开了门，跨进门槛。他来到了一间农舍里，这农舍虽

相当宽敞，却被人和一切家用的器具挤得满满的。左边有一个俄国式大炉子。从炉子到左边的窗户那里横过整个屋子系着一根绳子，绳子上挂着各式各样的破烂衣服。靠左右两边墙各放有一张床，上面蒙着毯子。左边那张床上摞着四个花布枕头搭成的小山，一个比一个小。右面那张床上只看见一个很小的枕头。屋子冲门的正上方有一小块地方用布幔或被单拦着，布幔也是搭在一根横过屋子系着的绳子上面。可以看到在这布幔后面也搭着一张铺，是用长凳和椅子支起来的。一张简陋的，农民用的木方桌被从屋子正上方推到了靠近中间窗户的地方。三个窗户，每个有四块乌黑发霉的小块绿玻璃，都关得严严实实，因此屋里十分闷热，也显得阴暗无光。桌上放着一个锅，里面盛着吃剩下来的煎鸡蛋，还有一片咬过的面包，此外还放着一个小瓶，瓶底里剩下了一点点烧酒。左面床旁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女人，穿着花布衣裳，模样很像个上等女人。她的脸又瘦又黄，两颊深陷，使人一下子就可以看出她的病态。但是最使阿辽沙惊讶的是这个可怜的太太的眼神，——一种满含疑问而又傲慢得可怕的眼神。当她自己还没有开口，阿辽沙正在向男主人说明来意的时候，她一直带着傲慢和疑问的神情，一双栗色的大眼睛不住轮流看着两个说话的人。在这位太太身旁靠近左边窗户站着一位面貌长得很不好看的年轻女人，头发稀疏，栗色，衣服着得很差，却还整洁。她厌恶地望着走进来的阿辽沙。右边床旁还坐着一位女性。那是一个很可怜的人，也是年轻的姑娘，有二十岁模样，驼背，瘸腿，据以后别人对阿辽沙说，是双足瘫痪。她的拐杖放在附近床和墙中间的角落里。这个可怜的女郎那对十分美丽而善良的眼睛带着一种安静而温顺的神情瞧着阿辽沙。一位四十五岁的男人坐在桌旁，正在吃完剩下的煎鸡蛋。他身材不高，体格孱弱，骨瘦如柴，浅栗色头发，长满稀疏的栗色胡须，很像一团乱糟糟的树皮擦子（阿辽沙后来想起，不知为什么他一看到这团胡子，脑子里就马上闪现出这个比喻，尤其是"树皮擦子"这个词）。大概就是这位先生从门里喊的"谁呀！"——因为此外屋里没有别的男人。但是当阿辽沙走进来的时候，他仿佛从桌旁的板凳上一下跳了起来，赶忙用一块有破洞的饭巾擦着嘴，跑到阿辽沙身旁。

"修士替修道院化缘来了,真找准了地方!"就在同时那个站在左边角落里的姑娘大声开了口。

但是朝阿辽沙跑来的那位先生一下子转过身向着她,用激动而有点不连贯的声音反驳她说:

"不,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不是这么回事,您没有猜到!还是让我来请问一声,"他忽然又转过身来向着阿辽沙,"什么事劳您来亲自拜访……这个窝?"

阿辽沙仔细打量着他。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人。这人仿佛有点身上带刺,性急,好发火。尽管看得出他刚才喝了点酒,但并没喝醉。他的脸显得极度地蛮横无礼,同时又很奇怪地露出明显的胆怯。他像那种长时期服从他人,吃了许多苦头,却有时又会忽然跳起来想表现一下自己的人。或者不如说更像一个很想打击你,又生怕你来打击他的人。在他的话语和十分尖细的声音里,有一种疯疯癫癫的幽默意味,一会儿是气势汹汹的,一会儿又是畏畏葸葸的,语调常常变化,语气也不连贯。他发出那句关于"窝"的问话的时候,似乎浑身哆嗦了一下,瞪着眼睛,一直冲到阿辽沙的紧跟前,使他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这位先生穿一件灰暗、破旧的土黄布大衣,满是补钉,油渍斑斑。他身上穿一条如今早没有人穿的颜色极浅的裤子,料子很薄,大方格,裤脚揉得皱皱巴巴,因此往上缩起,好像小孩穿着已经太小了的衣服似的。

"我是……阿历克赛·卡拉马佐夫……"阿辽沙刚要回答。

"我太知道了,"那位先生立刻打断他,让他明白不用他说,就知道他是什么人,"我是上尉斯涅吉辽夫,但我还是很想请问,究竟什么事情劳您……"

"我只是顺便来一趟。老实说,我有一句话想跟您谈谈,……如果您允许的话。……"

"既然这样,这里有椅子,请就座吧。这是古代的喜剧里常说的话:'请就座吧。'……"上尉于是用飞快的动作抓了一把空着的椅子——农民用的简陋的白木椅子,放在屋子的正当中;随手给自己抓了另一把同样的椅子,坐在阿辽沙的对面,照旧紧挨着他,两人的膝盖都几乎碰到了一起。

“尼古拉·伊里奇·斯涅吉辽夫，前俄国步兵上尉，虽然犯错误丢了脸，却到底还是个上尉。不应该说是斯涅吉辽夫上尉，而应该说是低三下四上尉，因为我从后半辈子起是低三下四地说话。低三下四是在屈辱中养成的。”

“的确是这样。”阿辽沙微笑说。“但究竟是不由自主地养成的呢？还是故意那样？”

“上帝知道，那是不由自主的。我过去从来不说，一辈子没有低三下四地说话，忽然栽了跟头，爬起来的时候，就开始这样说话了。这是上天的意旨。我看出您对现代的问题很感兴趣。但究竟什么事会引起您对我这么大的兴趣的呢，因为现在我生活在连客人都无法款待的环境里。”

“我到这里来……是为了那件事情。……”

“为了哪件事情？”上尉急不可待地插嘴说。

“就为了您同家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那一次相遇的事情。”阿辽沙拙笨地回答。

“哪一次相遇？就是那次么？跟树皮擦子有关的，澡堂里用的树皮擦子？”他忽然挪近身子，这次膝头完全撞在阿辽沙身上了。

他的嘴唇有点异乎寻常地紧紧抿成了一条细线。

“什么树皮擦子？”阿辽沙嗫嚅地问道。

“爸爸，他是来找您告我的！”阿辽沙已经熟悉的刚才那个男孩的尖细嗓音在布幔后面的角落里喊了一声，“是我刚才咬了他的手指头！”

布幔掀开了，阿辽沙看见他刚才的那个敌人正躺在角落里神像下面长凳和椅子支成的床铺上。男孩躺在那里，身上盖着他自己的大衣和一条旧棉被。他显然不舒服，从那双火灼灼的眼睛看起来，身上正发着寒热。他现在看着阿辽沙，神色毫不畏惧，不像刚才那样，好像说：“我现在在家里，你不敢碰我。”

“咬了什么指头？”上尉从椅子上跳起来，“他是咬了您的手指头么？”

“是的，咬了我的手指头。刚才他在街上同小孩子们互相抛石子；他们六个人朝他扔，他只有一个人。我走到他面前去，可他竟朝

我扔了块石子，接着又有一块石子打在我的头上。我问他：我对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他忽然扑过来，狠狠地咬了我的手指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我立刻就揍他！现在就揍他！”上尉已经从椅上跳了起来。

“但我完全不是来告诉这件事的，我只是说说，……我并不愿意您打他。再说他现在好像有病。……”

“您以为我会揍么？我会把伊留莎拉过来，在你面前揍他一顿，让你满意么？您想我马上这样做么？”上尉忽然转身对阿辽沙说，那副架势就好像要向他扑过来似的，“先生，我为您的手指头感到难过，但是您要不要我在揍伊留莎以前，为了公平地使您得到满意，先当着您的面砍掉我这四个手指头，就用这把刀子砍？我想四个指头是够您满足复仇的渴望了，不再需要第五个了吧？”他忽然住了口，好像气都喘不过来了似的，他脸上每一根线条都在抽搐扭动，目光带着异常挑衅的神色。他似乎发狂了。

“我现在好像全都明白了，”阿辽沙平静而忧郁地回答，仍旧坐着不动，“看来，令郎是个好孩子，很爱他的父亲，他所以攻击我，是因为我是侮辱您的人的兄弟。……现在我全明白了。”他沉思地反复说着。“但是家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对于自己的行为也很后悔，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只要能到府上来，或者最好在原地方再见一面，他将当众向您请求宽恕，……假使您愿意这样做。”

“那就是说，揪了胡须，然后请求原谅，……意思是一切了结，大家满意，对不对？”

“不，相反地，他可以做一切您吩咐的，而且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我请他阁下就在那家字号叫做‘京都’的酒店里，跪在我的面前，或者跪在广场上面，他也会跪么？”

“是的，他甚至也会跪的。”

“您真打动了我的心。您真让我感动得落泪，打动了我的心。我这人太好动感情了。现在容我好好介绍一下：这是我一家人，我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我的小家伙。我一死，有谁去怜惜他们呢？我活着的时候，除了他们以外，又有谁来爱我这个坏人呢？这是上帝为每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安排下的伟大的事业。因为即使像我这样的

人也总得有人来爱。……”

“哦，这话对极了！”阿辽沙喊道。

“算了吧，不要装小丑了。只要有一个傻瓜到这里来，您就叫我们丢脸！”窗旁的姑娘突然带着厌恶和轻蔑的表情朝父亲嚷起来。

“您等等，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让我来定方向。”父亲向她喝道，虽然用命令的口气，却十分赞成地望着她，“我们就是这样的性格。”他又转身向阿辽沙说。

“对天地间的一切，

他都不愿有所赞许。[1]

应该用阴性代词：她都不愿有所赞许。不过还是让我把我的内人也给您介绍一下吧：阿里娜·彼得罗芙娜，没腿的女人，四十三岁，两条腿勉强能走，但走不了几步。她是平民出身。阿里娜·彼得罗芙娜，庄重点儿：这位是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站起来，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他抓住他的手，用甚至料想不到会有的力气，忽然把他拉了起来，“您和太太相见，应该站起来。孩子他妈，这并不是那个卡拉马佐夫，就是……唔，如此这般的那一个，这是他的兄弟，是位非常谦逊有德的人。阿里娜·彼得罗芙娜，让我，孩子他妈，让我先吻吻你的手。”

他恭敬甚至温柔地吻了吻他太太的手。窗旁的姑娘气得扭过脸去不看这个场面。那位太太带着骄傲的疑问神色的脸忽然显出了少见的和蔼。

“您好呀，请坐，契尔诺马佐夫先生。”她说。

“卡拉马佐夫，孩子他妈，卡拉马佐夫。——我们是平民出身。”他又悄悄地对他说了一句。

“好吧，管他是卡拉马佐夫或是什么，我总觉得是契尔诺马佐夫。……请坐呀。他何必要拉你起来。他说我是没腿的女人，腿是有的，但肿得像木桶，我自己却干瘪了。以前我胖得很，现在好像吃了针线似的。……”

---

① 普希金《魔鬼》一诗中最后的句子。

“我们是平民出身，平民出身。”上尉又再次对他解释说。

“爸爸，唉，爸爸！”一直坐在椅子上默不作声的驼背姑娘忽然开口说了一句，并且突然用手帕掩住了脸。

“小丑！”窗前的女郎脱口说。

“您瞧，我们家有了什么样的新鲜事？”母亲摊开手指着两个女儿，“好像乌云飘过；云一散，我们的老样子就又回来了。以前我们在军队里的时候，有许多那样的客人来。老爷子，我并不想作什么比喻。谁喜欢什么样的人，就让他喜欢好了。那时候教堂助祭夫人常来，说：‘阿历山大·阿历山德罗维奇是个好心肠的人，娜斯塔霞·彼得罗芙娜却是地狱里的怪物。’我回答她：‘这是各人各喜爱，你可真是喜欢无事生非的臭脾气。’她说：‘你该恭敬点儿。’我对她说：‘哎呀，你这黑刀子，你跑来教训谁呀？’她说：‘我要给你们放进点新鲜空气来，你这人的气味不清洁。’我回答她：‘你去问问所有的军官先生们：是我身上的气味不清洁还是别的人？’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把这事记在心里。没多久以前，我就像现在这样坐在这里，看见一位将军走进来，他是到我们这里来过复活节的。我对他说：‘大人，可以对一位体面的太太说要给她放点新鲜空气进来么？’他说：‘对，您这里应该开一开气窗或房门，因为这里的空气不很新鲜。’您瞧全是这一套！我的气味干他们什么事？死人的气味要难闻得多。我说：‘我不想染脏你们的空气，我要穿上鞋子，离开这里。’亲人们，老爷子，不要责备你们的亲妈妈！尼古拉·伊里奇，老爷子，我虽不能讨你的欢心，但是我有我的伊留莎，他从学堂回来，他爱我。昨天还拿回来一个苹果。请原谅，老爷子，请原谅，亲人们，请原谅你们的亲妈妈，请原谅我这孤孤单单的女人，为什么你们讨厌我的气味！”

可怜的女人忽然放声痛哭起来，眼泪直流。上尉急忙跑到她身边。

“孩子他妈，孩子他妈，宝贝，得啦！得啦！你不是孤单的人。大家全喜欢你，全爱你！”他又吻起她的双手来，用手掌温柔地摸她的脸；他忽然抓起饭巾，去擦她脸上的眼泪（阿辽沙甚至觉得他的眼睛里也闪烁着泪光）。“看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他忽然狂怒似的回过身来向着他，手指着可怜的疯女人。

“我看见了，也听见了！”阿辽沙喃喃地说。

“爸爸，爸爸，你干吗跟他……别理他吧，爸爸！”男孩忽然喊起来，在小床上欠起身来，通红的眼睛望着父亲。

“你别再装小丑，别再装疯卖傻了，永远也得不到什么好处的！……”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仍旧从那个角落里怒气冲冲地喊叫着，甚至跺着脚。

“您这次发脾气完全有理，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我可以马上满足你的愿望。请您戴好你的帽子，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让我也拿着帽子，——我们一块儿出去。有句正经话要对您说，不过要到这房子外面去。那个坐着的姑娘是我的女儿，尼娜·尼古拉耶芙娜，我忘了给你介绍——她是天使现身，……下降尘凡，……假使你能够明白这个……”

“你看他浑身发抖，好像害抽风病似的。”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很不满意地继续说。

“那个现在对我跺脚说我是小丑的人，也是天使现身，骂得我极对。我们走吧，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应该了结一下……”

他抓住阿辽沙的手，从屋里一直把他拉到了街上。

七 在清新空气里

“空气真清新，但是在我们府上可真是不大新鲜，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是这样。先生，我们慢慢地走着。我很希望您能对我的话感到兴趣。”

“我自己也有一件要紧的事要对您说，……”阿辽沙说，“只是不知道怎样开头。”

“我怎么能不知道您有事找我？没有事您决不会来看我的。难道真的来告小孩么？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谈起那个孩子！我在家里不便对你细说，现在在这里可以对你讲讲那个场面。您看见么，一个星期以前这团树皮擦子还要浓密些，——我说的是我的胡须；人家

把我的胡须叫作树皮擦子,主要是那些小学生们这样叫。令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当时抓住我的胡须,把我从酒店里拉到广场,恰巧小学生们放学出来,伊留莎也和他们在一起。他看见我那种样子,就扑到我的身边来喊道:'爸爸,爸爸!'抓住我,抱着我,想把我拉开,对侮辱我的人喊着:'放开他,放开他,这是我的爸爸,饶了我的爸爸吧。'他的确是那么喊的:'饶了他吧!'他的两只小手还抓住侮辱我的人,抓住他的手,就抓住他的那一只手,吻着它。……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刹那他的小脸上的那副神情,没法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

"我敢起誓,"阿辽沙大声说,"家兄会用极诚恳极完满的方式来表示忏悔,哪怕甚至跪在广场上也可以。……我会让他这样做的,要不然他就不是我的哥哥!"

"哦,那么说这还只是一种打算。并不是直接出于他的授意,而只不过是您根据您自己的热心肠所采取的一种高尚行为。您早应该对我这样说明的。不,既然如此,那就容我再充分说说令兄当时那种十足骑士式和军官式的高尚行为吧,因为他当时就表现了这样一种行为。他抓住我那树皮擦子把我揪了一段路以后,就放了我,说道:'你是军官,我也是军官。如果你能找到一位正经的决斗证人,你就打发他来,——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虽然你是一个混蛋!'他就是这么说的。真是十足的骑士风度!那时我和伊留莎两人连忙走开了,可是当时发生的景象就像世代相传的家谱图那样,将会永远铭刻在伊留莎的记忆中的。哦,不,我们哪配学贵族气派。您自己想想好了,您刚才到我家去过,看见了什么?三个女人坐在那里,一个是没有腿的疯子,另一个是没有腿的驼子,第三个有腿,可是太聪明,女学生,总是急着想再跑回彼得堡去,在涅瓦河畔探求俄国的女权。关于伊留莎我不必说,还只九岁。只有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假使我一死,这一家子人将怎么办呢?我只问您这一点。既然如此,如果我叫他出来决斗,而且他立刻把我打死了,那时候会怎样呢?那时候所有这些人将怎么办呢?更坏的是如果他不杀死我,只是把我弄成残废:我既不能工作,却留下了一张嘴,那么谁来喂它,喂我的嘴,谁来喂他们大家呢?是不是让伊留莎不上学,却每天出去要饭呢?所以说,找他

决斗对于我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一句蠢话，不会是别的。”

“他会对您赔罪，在广场当中对您下跪的。”阿辽沙又带着燃烧的眼光喊着说。

“我想到法院去告他，”上尉继续说，“但是请您翻一翻我们的法典，我会因为自己所受的人身侮辱而得到多大的赔偿呢？而且阿格拉菲娜·阿历山德罗芙娜又忽然叫了我去，对我斥责说：‘连想也不许想！如果你到法院去告他，我会想法子让全世界都知道他打你是因为你有欺诈行为，最后会弄得你自己上法庭受审的。’可是只有上帝明白，这个欺诈行为是从谁那里来的，我这小角色是奉了谁的命令行事的，——还不是奉了她自己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命令？她又说：‘还有，我要永远赶走你，你往后不要想再在我手里挣一分钱。我还可以对我的商人说（她总是把她的老头子叫做：我的商人），他也会把你赶走的。’我心想，假使商人也赶走我，那时候我到谁那里去挣饭吃呢？现在我只剩了他们两个人可以依靠了，因为令尊大人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为了一件不相干的事不但不再信任我，还想利用我写下的收据，把我送上法庭去哩。因为这种种原因，所以我就只好软了下来，而您也看见了我那个窝里的情形。现在请问您：伊留莎刚才把您的手指头咬得厉害吗？在我那个尊府上，我不敢当他的面详细问您。”

“是的，很厉害。他很生气。他因为我姓卡拉马佐夫，所以替您报仇，我现在明白了。可是您没看见他是怎样跟那些同学们互相扔石子的！那真危险，他们会把他打死的，他们是孩子，不懂事，石子飞过来，会把脑袋打破的。”

“实际已经打中了，虽不是脑袋上，却也是胸脯上，在心口上方，今天被石头打的，一片青紫，回家后就哭泣，呻吟，跟着就病倒了。”

“您知道，是他首先攻击他们大家的，他仇恨他们，他们说他刚才用铅笔刀扎了一个叫克拉索特金的孩子的腰部。……”

“我也听说了，这很危险，克拉索特金的父亲是此地的官员，也许还会惹出麻烦来哩。……”

“我劝您，”阿辽沙热心地继续说，“暂时完全不要让他上学去，等他冷静一些，……他的怒气平息了再说。……”

“怒气！”上尉接着他的话头说，“的确是怒气。一个这样的小东西身上，竟有那么大的怒气。这里面有许多情况您还不知道呢。让我来专门讲一讲这段故事。那是在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小学校里的学生们都开始逗他，叫起他树皮擦子来。学校里的小孩们是没有同情心的人，单个分开，是天使，到了一起，尤其在学校里，他们就常常变得毫无同情心了。他们开始逗他，逗得伊留莎发起性子来。换了一个平常的男孩，一个软弱的儿子，——是会低声下气，为自己的父亲而感到抬不起头来的，但是这个孩子却为了父亲，一个人起来反对大家。为了父亲，还为了真理和公道。在他吻令兄的手，对他说‘饶了爸爸吧，饶了爸爸吧’的时候，他当时心里是什么样的滋味，那只有上帝知道，还有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孩子们，——不是你们的，是我们的，那些被人轻视但却心胸高尚的穷人家孩子，还在九岁的时候就知道了世界上的真理。有钱人的孩子哪里谈得到：他们一辈子也不会领悟得那样深。而我的伊留莎，就在广场上的那个时候，吻他的手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就透彻地了解了真理。这真理一进入他的心里，就永远把他压扁了。”上尉激烈而又仿佛发狂了似的说着，用右拳猛击左掌，似乎想生动地表现“真理”是怎样压扁伊留莎的。“就在那天他发了寒热，说了一夜胡话。白天一整天也不大同我说话，甚至完全默不作声，只是我发觉他从角落里不时地看我，后来却越来越经常地转过身去对着窗，好像在温习功课，但是我看出他的脑子里并没在想功课。第二天我借酒浇愁，我这作孽的人，醉得百事不知。老伴也开始哭个不停，——我是很爱她的，所以更愁得把最后一文钱也拿去喝了酒。先生，您不要看不起我：在俄国喝醉的人是最善良的。我们这里最善良的人也就喝酒喝得最凶。我躺在那里，不很记得伊留莎在那天的情形，就是那天，学校里的男孩们从早晨起来取笑他，对他叫嚷说：‘树皮擦子，人家揪住你父亲的树皮擦子把他从酒店里拉出来，你还在旁边跟着跑，请求饶恕。’第三天，他又从学校回来，我一看，——他面无人色，脸色灰白。我问，你怎么啦？他不做声。在我府上是没法谈话的，因为妈妈和女儿们会立刻参加进来，况且姑娘们已经全都知道，甚至在当天就知道了。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已经开始唠叨了：‘小丑，傻子，您还能做出有理性的事来么？’我

说：‘正是那样，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我们还能做出什么有理性的事来么？’我就这样把这事敷衍过去了。到晚上，我领着男孩出去玩。你要知道，我同他每天傍晚总要出去散步，就是顺着我同您现在走的这条路，从我们的家门口到那块大石头为止，那块大石头不就在篱笆旁边像孤儿似的躺着么？从那里起就是本市的牧场：又空旷又美丽的地方。我同伊留莎走着，他的手照例握在我的手里。他的手很小，指头是细细的，冰凉的，——他的胸部有毛病。他说：‘爸爸，爸爸！’我问他：‘什么事情？’我看到他的小眼睛冒着火，‘爸爸，他那天那么对待你，爸爸！’我说：‘有什么法子呢，伊留莎？’‘你不要跟他甘休，爸爸，不要跟他甘休。小学生们说：他为这事给了你十个卢布。’我说：‘没有，伊留莎，我现在是无论如何不会接受他一文钱的。’他全身颤抖，两只小手抓住我的手，又吻起来。他说：‘爸爸，爸爸，你叫他出来决斗，学校里大家耻笑我，说你胆小，不敢叫他出来决斗，还收了他十个卢布。’我说：‘伊留莎，我不能叫他出来决斗。’当时我便简单地把刚才对你讲的那些话全说给他听。他听完了我的话，说道：‘爸爸，爸爸，一定不要和他甘休：我长大了，就自己叫他出来决斗，杀死他！’他那小眼睛冒出火花，燃烧着。不管怎样，我既然是父亲，就应该对他说老实话。我说：‘杀人是有罪的，就是决斗也一样。’他说：‘爸爸，爸爸，等我长大的时候，我要用剑打掉他手里的剑，冲上去，把他摔倒在地上，拿剑在他头上比划着，对他说：我本可以马上杀死你，但是现在饶了你，去你的吧。’您瞧，您瞧，先生，在这两天中他那小脑袋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念头，他日思夜想的正是用剑复仇的事，也许夜里说的梦话也是讲这件事。不过他一副狼狈样子从学校里回来的情形，前天我才完全知道。您说得很对，我再也不叫他到那个学校里去了。我一得知他一个人反对全班同学，主动向人家挑战，首先发怒，满肚子火气，——我当时就很替他担心。我们又出去散步。他问：‘爸爸，是不是有钱的人比世界上别的人都更有力量么，爸爸？’我说：‘是的，伊留莎，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富人更有力量的了。’他说：‘爸爸，我会发财的，我去当军官，打败所有的敌人，沙皇会给我奖赏，我回家来，那时候就谁也不敢惹我们了。……’以后沉默了一会，他的嘴唇还是哆嗦着，说道：‘爸爸，我们的城市真不好，爸爸！’我说：‘是的，伊

留莎，我们的城市是不大好。'他说：'爸爸，我们搬到另一个城市里去，好的城市里去，到人家不知道我们的地方。'我说：'我们要搬的，伊留莎，我们要搬的，——只是要等我攒一些钱下来。'我很高兴得了一个使他摆脱那些阴暗心事的机会。我开始和他一块儿幻想，我们将怎样自己买一匹马，一辆车，搬到另一个城里去。我们让妈妈、姐姐们坐在车里，让她们身上盖得严严实实的，我们两人在旁边走，'偶尔让你坐上去歇歇腿，我在旁边走'，因为我们必须珍惜我们的马，不能大家全坐上去。我们就这样出门上路。他对这个非常着迷，主要的是因为可以有自己的马，自己可以上去骑。大家全知道，俄国孩子生下来就是爱马的。我们谈了很长时间；谢天谢地，我心想，我把他的心事引开，使他安静下来了。这是前天晚上的事，昨天晚上就又出现了新的情况。早晨他又上学去了，回来的时候脸色很阴沉，阴沉极了。傍晚我拉住他的小手，领他出去散步。他沉默着，一言不发。当时起了一点微风，太阳隐没了，露出秋天的景象，天色已黑。我们走着，两个人心里都很忧郁。我说：'孩子，我们将来怎么动身，'我想把他引到昨天的谈话上去。他默不作声。只觉得他的手指在我的手里哆嗦。我心想，坏了，又有新的情况了。我们走到那块石头那里，像现在这样，我坐在石头上。天上放起许多风筝来，发出嗡嗡和噼噼啪啪的声音，看得见有三十个风筝。现在是风筝季节。我说：'伊留莎，我们也该把去年的风筝放出去了。我来修理一下，你把它藏到哪儿了？'我的孩子一声不响，侧转身朝着我，眼睛看着旁边。当时风夹着沙子呼呼地响了起来。……他忽然一下扑到我的身上，两手搂着我的颈子，紧紧地抱住了我。您知道，凡是平素沉默和骄傲的孩子，自己会长时间勉强憋住眼泪，在碰到特别伤心的事情时，才会一下子忍不住爆发出来，那时候眼泪不但流出来，还会像泉水似的滚滚直涌。当时他的滚滚热泪一下子把我的脸全弄湿了。他号啕痛哭得像抽风似的，全身哆嗦，紧紧地抱住我，我坐在石头上面。他嚷道：'爸爸，爸爸，亲爱的爸爸，他真是侮辱你呀！'我也哭了起来，两人坐在那里，拥抱着，全身颤抖。他喊着：'爸爸，爸爸！'我喊着他：'伊留莎，伊留莎！'当时没有人看见我们，只有上帝一个人看见，也许会给我记载在履历表上。请您向令兄道谢，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不过，我不能

为了使您满意,打我的孩子!"

他说到最后又带上了刚才那种恶毒和疯狂的口气。不过阿辽沙还是感到这人已经信任他,如果换个别人,这人决不至于同他这样"谈话",也不会把刚才告诉他的一番话说出来。这使阿辽沙受到鼓励,他的心灵由于流泪而颤抖起来。

"唉,我真想和令郎和解一下!"他大声说,"如果你能够安排……"

"当然可以,"上尉喃喃地说。

"但是现在还先谈不上这个,完全谈不上这个,"阿辽沙接着说,"您听着!我有一件别人托我的事:我的这位家兄德米特里还侮辱了他的未婚妻,一位高贵的女郎,您一定听说过她。我可以告诉您她受辱的事,我甚至必须这样做,因为她一知道您受了气,一打听出您的不幸的情况,就委托我……刚刚委托我……立刻把她补助你的一点小意思送给您,……但这只是她的一点意思,并不是德米特里——那个把她也抛弃了的人的,完全不是的,而且也不是我的,不是他自己的弟弟的,不是任何人的,而是她的,只是她一个人的!她恳求您接受她的帮助,……你们两位受了同一个人的侮辱。……她只有在从他那面受了和您所受同样的侮辱——同样厉害的侮辱的时候,才想到了您!这等于是姊妹帮弟兄的忙。……她正是委托我劝你接受她的这两百个卢布,像接受一个姊妹所给的那样。谁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情,决不会发生任何不公正的谣言的。……这是二百卢布,我发誓,你应该收下来,不然的话……不然的话,世界上就真的只能互相都是仇人了!但是世界上还是应该有兄弟的。……您有着高尚的心灵,……您应该明白这一点,应该明白的!……"

接着阿辽沙递给他两张花花绿绿的一百卢布一张的新钞票。他们两人当时正站在围墙附近的大石头旁边,附近一个人也没有。钞票似乎对上尉产生了可怕的影响:他哆嗦了一下,起初似乎单单是出于惊诧:他从没有料想到会有这种事情,他决没有指望会有这样的结局。有人会给他帮助,而且还是这样大的数目,这是他甚至做梦也想象不到的。他接过钞票,一下子几乎连话都答不上来,有一种全新的表情在他的脸上闪过。

“这是给我的，给我的，这是多少钱，二百卢布！老天爷！我已经有四年没见过这么些钱了，——老天爷！而且说是姊妹送的，……真的么？这是真的么？”

“我向您起誓，我对您所说的全是真话！”阿辽沙说。上尉脸红了。

“您听着，我的宝贝，您听着，假如我收下来，我不会成为下流坯么？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在您眼里看来，我不会，我不会成为下流坯么？不，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您听着，听着，”他急忙说，不断地用两只手碰碰阿辽沙，“你劝我收下，因为是‘姊妹’送来的，但是在我收下的时候，您内心里不会暗地轻视我么？”

“啊，不，不！我用我的得救向您起誓：决不会！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只有我们：我，您，她，此外还有一位太太，她的知己朋友……”

“什么太太！喂，您听着，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到了眼前这样的时刻，您该仔细听听我的话了，因为您甚至根本想象不到，现在这二百卢布对我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个可怜的人继续说着，渐渐地显出了一种杂乱无章，近乎狂野的兴奋心情。他似乎弄昏了头，说话忙忙乱乱，好像怕有人不让他说完话似的。“除了这是干干净净地得来的，一个这样神圣可敬的‘姊妹’送来的以外，您知道么，我现在还可以用这笔钱来医治老伴和我那驼背的天使般的女儿尼娜了！赫尔岑斯图勃医生曾出于他的好心来过一趟，他整整地诊察了她们俩一个小时，说：‘我一点也不明白。’不过本城药房里能买到的矿泉水（他给她开了方子）还是一定会对她的身体有好处，此外，也给她开了方子，用药水泡脚。可矿泉水的价钱是三十戈比一瓶，也许要喝四十瓶。所以我只好拿了药方，放在神像下面的架子上，就让它那么放着。他让尼娜用一种药水洗澡，化在热水里洗，还要每天早晚两次。但是在我们府上，既没有仆役，也没有人帮忙，既没有澡盆，也没有热水，叫我们怎么去进行这样的治疗呢？尼娜全身患风湿痛，我还没有对您说过，夜里整个右半边身子发痛，难受极了，但是您信不信，为了不使我们着急，她竟硬挺着，不发出呻吟，怕惊醒了我们。我们平时有什么就吃什么，能弄到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她永远取最后的一块，只该扔给狗吃的那一块；意思是说：‘我连这一块都不配吃，我是剥夺

了你们的口粮，我是你们的累赘。'这就是她那天使般的眼神里流露出来的话。我们侍候她，她觉得难过：'我是不配的，不配的，我是没有价值的废人，毫无一点用处。'她有什么不配的，她用那种天使般的温顺态度替我们向上帝祈祷，没有她，没有她的平静的话语，我们家将成为地狱，她甚至能使瓦尔瓦拉的性子也变柔和一些。至于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也是不应该责备的。她也是天使，也是受气的人。她夏天到我们这里来，身上带了十六个卢布，是教书挣来，攒着做路费，预备在九月里，就是现在，用这钱到彼得堡去的。我们把她的这一点钱也拿来维持了生活，现在她没有钱回去了，您看弄成了这个样子。而且现在也不能回去了，因为她像服苦役般地在替我们干活，我们像给驽马硬驾上辕似的使用着她，她侍候大家，修补，洗涮，擦地板，扶妈妈睡到床上去，而妈妈又是任性的，妈妈是好流泪的，妈妈是疯狂的！……现在呢，我就可以用这二百卢布雇一个女仆了，您明白不明白，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我可以着手给亲爱的人治病，可以打发女学生到彼得堡去，买点牛肉，改换改换饮食。老天爷，这真是梦想！"

阿辽沙很高兴，他能使他得到这么多的幸福，高兴这可怜的人已同意让人家把他变成一个幸福的人。

"等一等，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等一等，"上尉又抓住了一个突然出现的新幻想，重又用发狂般的急促语调连珠炮似的说了起来，"您知道不知道，我同伊留莎现在真的可以实现幻想了：我们可以买一匹马，一辆车，马要栗色的，他一定要买栗色的马，我们就动身离开这里，照前天所描写的样子。我在K省有一个熟识的律师，从小的交情，他曾托可靠的人转告我，如果我去，他可以在事务所里给我一个书记的位置，谁知道，也许会给的。……那就可以让妈妈坐下，让尼娜坐下，让伊留莎赶车，我徒步走路，把全家都载着走了。……老天爷，要是我把一笔长期欠我的债要到手，也许真可以！"

"做得到的，做得到的！"阿辽沙说，"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还可以再送来，随便多少都行，您要知道，我也有钱，随便你要多少都可以，就当是一个兄弟，一个朋友的心意，以后再还好了。……(您一定会发财的，一定会发财的！)您知道，您想到要搬到别省去，这真是再

好也没有的办法了！这样一来您就可以得救了，特别是对您的小孩来说，您知道，越快越好，在冬天以前，天冷以前。您可以和我们通讯，我们将成为兄弟。……不，这并不是幻想！”

阿辽沙想拥抱他，他心里满意极了。但是他瞧了对方一眼，忽然止住了：上尉站在那里，伸着脖子，噘着嘴唇，脸色狂乱而发白，嘴唇微微掀动，仿佛想说什么话；并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来，嘴唇却不住地动，显得十分奇怪。

“您怎么啦？”阿辽沙不知怎么突然哆嗦了一下。

“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我……您……”上尉断断续续地嘟囔着，用好像一个下决心从悬崖上跳下来的人似的神情，古怪而且狂乱地死死盯着他，同时嘴唇似乎还在微笑。“我……您……要不要我马上变个戏法给您看！”他忽然用急促而坚定的语调低声说，所说的话已经不再零零乱乱了。

“什么戏法？”

“戏法，一种巧妙的戏法，”上尉仍旧低语着；他的嘴歪到左边，左眼眯缝着，一眼不眨地瞧着阿辽沙，好像钉在他身上似的。

“您怎么啦？什么戏法？”阿辽沙非常害怕，喊起来了。

“就是这个戏法，您瞧吧！”上尉突然尖声叫道。

他举起刚才谈话时一直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小心捏着一只角的那两张一百卢布的钞票，朝阿辽沙晃晃，突然用恶狠狠的神情一把握住，揉成一团，紧紧地攥在右手拳头里。

“瞧见了吗，瞧见了吗！”他朝阿辽沙尖声喊叫着，脸色发白，露出疯狂的样子，突然把拳头高高举起，一挥手用力把两张揉皱的钞票扔到了沙地上，“瞧见了吗？”他又尖叫了一声，手指指着钞票，“就是这样！……”

接着他又忽然举起右脚，狂怒地上前去拚命用靴跟践踏它们，每踩一下，就喊一声，呼呼地喘着气。

“你们的钱！你们的钱！你们的钱！你们的钱！”他忽然往后跳了一步，笔直地挺立在阿辽沙面前。他的整个脸上显示出一种无法形容的骄傲。

“请您告诉打发您来的人说，我树皮擦子不能出卖自己的名誉！”

他举起一只手来指点着，大声嚷道。然后很快地转过身去，拔脚就跑；但是还没跑出五步，又转过身来，突然对阿辽沙做了个飞吻的手势。但是再跑上五步，他又最后一次回转身来，这一次已没有那种强颜欢笑的神情，相反地，满脸都在泪水横流中抖索。他用呜呜咽咽泣不成声的急促语调大声喊道：

"如果我为我所受的耻辱拿了您的钱，叫我怎么对我的孩子说话呢？"说完了这话，他就急急跑开了，这一次再也没有回头。阿辽沙目送着他，怀着无法形容的怅惘。唉，他明白，上尉直到最后的一刹那，也还连自己都不曾料到会把钞票揉皱扔下。奔跑的人一次也没有回头，阿辽沙也知道不会回头的。他不愿意去追他，叫他，他知道对方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在上尉的影子消失以后，阿辽沙拣起了两张钞票。钞票只是很皱，有许多折痕，陷进沙子里去，但是还完全完整无缺，甚至在阿辽沙把它打开来抹抹平的时候，还窸窣作响，像新票子一样。他把钞票抚平，折好，塞进口袋里，就动身到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那里去报告她托他办的这件事情的成绩。

第二卷　赞成和反对

一　婚　　约

又是霍赫拉柯娃太太首先来迎接阿辽沙。她十分慌忙，发生了一件大事：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在犯了歇斯底里以后竟昏厥了过去，随后发生了"非常非常可怕的衰弱，她躺下来，闭上眼睛，开始说胡话。现在发了高烧，已经去请赫尔岑斯图勃，又派人去请两位姨母，姨母已到来，赫尔岑斯图勃还没有来。大家都坐在她的屋里等候。她还在昏迷之中，一定会出什么事情的。要是害了热病才糟呢"！

霍赫拉柯娃太太在这样大呼小叫的时候，显出异常惊惧的神色，每说完一句话，都加上一句："这可真是严重！真是严重！"好像她以前碰到过的一切事情都算不上严重似的。阿辽沙带着愁容听她说完：开始把自己所遭遇的事情讲给她听，但是他刚讲了头几句就被她打断了，她没有工夫，她请他到丽萨那里去坐一会，在丽萨那里等她。

"丽萨，亲爱的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她几乎一直凑到他的耳边轻声说，"丽萨刚才真叫我惊奇，却也使我感动，所以我心里现在已经全都宽恕她了。您想想看，您刚刚走，她忽然诚恳地表示懊悔，说昨天和今天不应该笑您，其实她并没有讥笑，只是开开玩笑罢了。可是她很正经地表示后悔，甚至差点下泪，这真使我惊奇。她以前总是开玩笑式地笑话我的时候，从来没正经地后悔过。而您也知道，她是时时刻刻在笑话我的。可是这次她却一本正经，从头到尾都一本正经。她特别重视您的意见，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假如可以的话，请您不要生她的气，不要对她不满。我自己也不得不时常宽恕她，因为她是那么聪明，——您信不信？她刚才说，您是她幼年时代的朋友，'我幼年时代最好的朋友，'您倒想想看，'最好的'，那么我呢？她在

这上面有着非常严肃的感情，甚至回忆，尤其是这些话，这些词句，这些完全出人意外的词句，简直是谁也料想不到，突然之间蹦出来的。比如最近关于松树的一句话就是这样。在我们的花园里，在她还很小的时候，曾经有一棵松树，也许它现在还在，所以其实用不着说‘曾经’。松树不是人，是万古长青的，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她说：‘妈妈，我仿佛在睡梦惺忪中记起了这棵松树。’哦，‘睡梦惺忪——松树’，好像她不是这么说的，因为这句话有点缠夹，松树这个词本来是很平淡的，可是她说了一句极别致的话，我简直学不上来。而且也忘了。好了，再见吧。我激动极了，准得发疯。唉，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我一生里已经发了两次疯，后来都治好了。您到丽萨那里去吧。鼓舞鼓舞她的精神，这点您是永远做得很好的。丽萨，”她走到她门前喊道，“我现在把受过那么大欺侮的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领来了，可是告诉你，他一点也不生气，反而因为你这样想，感到很惊奇！”

“Merci, maman,[①] 请进来吧，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

阿辽沙走了进去。丽萨的神情似乎很窘，忽然满脸通红。她显然为了什么原因有点羞惭，所以像碰到这种情况时常有的那样，照例很快很快地讲些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好像此刻她关心的只是这件无关紧要的事似的。

“妈妈刚才忽然把那二百卢布和委托您……到那个可怜的军官那里去……的事情讲给我听，……把关于他怎样受了侮辱的全部可怕的故事都讲了，虽然她讲得很不清楚，……老是跳来跳去的，……可是我听着竟哭了。怎么样，您把钱送到了么？这可怜的人现在怎么样？”

“问题正是并没有送到，这事说来话长哩。”阿辽沙回答，他也好像心里只是想着没有把钱送到这件事，但是丽萨很清楚地看出，他也是在眼望着别处，也是显然在竭力说些不相干的事。阿辽沙在桌旁坐下，开始详细讲起来，不过在说了头几句话以后，就完全不再感到发窘，同时把丽萨的注意力也完全吸引住了。他说话时，受了强烈的感情和最近的不同寻常的印象的影响，所以讲得又好又周到。他以

① 法语：谢谢，妈妈。

前在莫斯科的时候，还在丽萨小的时候，就爱到她那里去，有时讲他刚刚碰到的事，有时谈他在书上念过的事，有时回忆他所度过的童年生活。有时甚至两个人一块儿幻想，一块儿编造整部的故事，但多半是快乐而且可笑的故事。现在他们俩似乎又忽然回到了过去，两年以前在莫斯科的时代。丽萨很为他的叙述所感动。阿辽沙用热烈的情感对她描述伊留莎的形象。而当他详细讲完那个不幸的人怎样践踏钞票的那个场面时，丽萨把两手一拍，抑止不住心中的激动地高声嚷道：

"那么您竟没有把钱交给他，您竟眼看着让他跑走了！我的天，您应该亲自追上去，追上他……"

"不，丽萨，我不追上去倒好些，"阿辽沙说，从桌旁站了起来，烦恼地在屋里踱步。

"怎么好些？好什么？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没有饭吃，就会饿死的。"

"不会饿死的，因为这二百卢布早晚会到他们手里去。他明天还是会收下的。明天一定会收下来的，"阿辽沙说，沉思地大步踱来踱去。"您知道，丽萨，"他忽然在她面前站住了，接着说："我自己也犯了一个错误，但这错误却带来了好处。"

"什么错误？为什么又带来了好处？"

"是这样的：他很胆怯，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他受尽了折磨，却又心肠很好。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他忽然生起气来，把钱扔在地上践踏呢，因为您要知道，其实他到最后一刹那也还不曾料到会去践踏的。现在我觉得，他是因为在许多方面感到受了屈辱。……这处在他的境况下也是不足为怪的。……首先他就感到恼火，因为他当着我的面过分流露出见了金钱大喜过望的心情，一点也没有在我面前掩饰它。假使当时他虽喜欢而并不显得特别，丝毫不露神色，也和别人一样，一面接钱，一面装腔作势地做出为难的样子，那时候他还有可能勉强收下来，但是他过于老老实实地显露出喜欢来，这是很丢脸的。唉，丽萨，他是一个既老实又好心的人，他在这类事情上糟就糟在这里！他当时说话的时候，嗓音老是那么微弱无力，话又说得那么急促，不断小声地又笑又哭，……他真的哭了，心情是那样的喜

悦，……当他讲到他的女儿……又讲到他可以在别的城里谋到一个位置的时候。……而他刚刚倾诉了一番真心话，就又忽然因为自己把整个心灵都向我袒露出来而感到了羞惭。因此他立刻恨起我来。他是那种非常害怕丢脸的可怜人。他最感到害臊的是那么快就把我当成了自己的朋友，那么快就对我放下了武器，刚刚还在攻击我，威胁我，忽然看见了钱，就拥抱起我来了。因为他确实拥抱了我，不断用手拍拍我。大概正因为这样，他感到自己丢了脸，恰巧这时我又犯了错误，很严重的错误。我忽然对他说，如果他搬到别的城市去钱不够用，还能给他，甚至我也可以拿出自己的钱给他，要多少都行。正是这句话使他忽然吃了一惊：干吗连我也要跳出来帮助他？您要知道，丽萨，受屈辱的人感到最难堪的就是忽然大家全以他的恩人的姿态来对待他，……我听说过这种事情，长老对我说过的。我不知道怎样形容，但是我自己也常常见到过这种情形的。而且连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感觉。更重要的是他虽然直到最后的一刹那还不曾料想到真会践踏钞票，却毕竟还是有这样的预感，这是一定的。正因为他有这样的预感，所以他特别高兴。……这一切虽然很糟，却一定会有好处的。我甚至想，再好也没有了。……”

“为什么，为什么再好也没有了呢？”丽萨嚷道，极为惊讶地望着阿辽沙。

“丽萨，因为假使他不践踏，却收下了钱，那么回家以后，过了一两个小时就会感到丢脸而痛哭起来，一定会这样的。哭完了以后，也许明天天一亮就会跑到我那里去，把钞票扔在我面前，加以践踏，像刚才一样。现在他带着胜利的心情走回家去，虽然也知道是‘害了自己’，却会十分自豪。那么至迟等到明天去让他收下这二百卢布，就一定会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了，因为他已经表明了自己的人格，把钱扔过了，践踏过了。……他在践踏的时候是不可能知道我明天还会再送给他的。况且这钱他其实是迫切需要的。他现在虽然很自豪，但是甚至就在今天，他也会想到他是丢掉了多么大的帮助。到了夜里他会想得更加厉害，甚至做梦也会想到这事，到了明天早晨也许就会情愿跑到我这里来，请求原谅了。这时候我正好到了那里，说：‘好了，您是个高傲的人，您已经用事实证明了，现在可以收下来，原谅了

我们吧。'到那时候他自然会收下来的!"

阿辽沙仿佛有点陶醉似的说出"他自然会收下来的"这句话。丽萨拍起手来。

"啊呀,的确会这样,我现在完全明白了! 哎,阿辽沙,您怎么会什么都知道? 这样年轻,就已经了解人的心灵了。……我是永远也不会想到的。……"

"重要的是现在应该让他相信,虽然他用我们的钱,他还是同我们大家平等的,"阿辽沙继续陶醉地说,"不但平等,而且甚至还要高些。……"

"'还要高些',——妙极了,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再说下去,再说下去!"

"关于高些这句话……我说得似乎不大适当,……但是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

"哎呀,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自然没有关系! 对不起,阿辽沙,亲爱的,……您知道,我以前几乎不大尊敬您,……尊敬是尊敬的,却是从平等的地位出发,现在我却要把您看得更高些地来尊敬您。……亲爱的,您不要因为我说'俏皮话'生我的气,"她立刻极为热情地接过他的话头说,"我是可笑的孩子,可是您,您……噢,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在我们所谈的这些话里——那就是说,您所谈的……哦,还是不如说,我们所谈的这些话里,有没有对于他,对于这个不幸的人瞧不起的意思,……那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么尽情地剖解他的心灵,有点居高临下似的,……我们现在又这么肯定他一定会接受这笔钱,唔?"

"不,丽萨,没有轻视的意思,"阿历克赛坚决地回答,好像对这个问题早已胸有成竹似的,"我到这里来的时候,自己已经想过这层。您想一想,这怎么会有轻视的意思呢,既然我们自己也是和他一样,大家全是和他一样。因为我们确实是一样的,并不更好些。就算好些,要是处在他的地位,也一定会一样的。……我不知道您怎样,丽萨,我自己心里认为我在许多方面说来有着一个渺小的灵魂。而他的灵魂可并不渺小,相反地,却是十分优美的。……不,丽萨,这里面没有一点对他轻视的意思! 您知道,丽萨,我的长老有一次说:对待

人应当像侍候小孩一样，而对某些人更应当像侍候医院里的病人一样。……”

“啊，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亲爱的，让我们像侍候病人一样地待人吧！”

“好极了，丽萨，我准备这样做，不过我准备得还不很充分；有的时候我很不耐烦，还有的时候我辨别不清。至于您就完全不同了。”

“唉，我不相信！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我是多么快乐呀！”

“您这样说我真高兴，丽萨！”

“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您真好，但是有时候您好像是个书呆子。……其实您看，您根本不是书呆子。您到门边去看一下，轻轻地推开门，看妈妈是不是在那里偷听。”丽萨忽然用一种神经质的语气急促地低声说。

阿辽沙走过去，把门打开了一点，回报说没有人在偷听。

“您走过来，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丽萨继续说，脸越来越红了，“伸过您的手来，就是这样。您听着，我应该对您坦白一件重要的事：昨天我给您写那封信不是开玩笑，是正经的。”

她用手捂上了眼睛。显然她在这样坦白时觉得很害羞。忽然她抓起他的手来，迅速地吻了三下。

“哎，丽萨，这好极了，”阿辽沙快乐地叫起来，“可我却一直确信，您写信时是正经的。”

“您看，居然说一直确信！”她忽然把他的手推开一点，但却仍旧握着它没有松开，脸更加红得厉害了，轻轻地发出快乐的笑声。“我吻他的手，他竟说：‘好极了。’”

但是她责备得不公平：阿辽沙的心里也很纷乱。

“我永远希望博得您的欢心，丽萨，但是不知道怎么办好。”他喃喃地说，也脸红起来。

“阿辽沙，亲爱的，您这人真是又冷淡又无礼。瞧瞧他：选择了我做自己的夫人，就此心安理得了！还一直确信，我写那封信是一本正经的。瞧这样子！这简直是无礼极了！”

“我这样确信，难道有什么不好？”阿辽沙忽然笑了。

“唉，阿辽沙，恰恰相反，好得厉害。”丽萨带着温柔和快乐的神情

望着他。

阿辽沙站在那里，手一直握在她的手里。他忽然弯下身来，吻她的嘴唇。

“这又是怎么回事？您这是怎么啦？”丽萨叫了起来。阿辽沙完全慌乱了。

“哦，请原谅，如果有什么不对。……我也许太愚蠢了。……您说我冷淡，所以我马上就吻起您来。……看来这事做得很蠢。……”

丽萨笑了，用手捂住了脸。

“居然还在穿着这种衣裳的时候！”她边笑边说了这么一句，但是忽然不笑了，变得一本正经，近乎严肃的样子。

“阿辽沙，我们还应该先慢点接吻，因为我们两人都还不会做这种事情，我们还必须等很长时间。”她忽然不说下去了。“您最好还是告诉我，像您那样既聪明，又有头脑，又有眼力的人为什么要我这样一个傻瓜，这样一个有病的蠢女人？唉，阿辽沙，我真幸福，因为我是完全配不上您的呀。”

“配得上的，丽萨。我不久就要完全离开修道院。一踏进社会，就必须成家，这我是知道的。长老也这样吩咐过我。我还能娶到比您更好的人么？……而且除了您以外，谁又会要我呢？我已经仔细想过。首先，您从小就了解我，其次，您有很多我完全没有的才能。您的心比我开朗，更主要的是您比我清白，我已经沾染了许多许多不好的东西。……唉，您要知道，我也是个卡拉马佐夫家里的人啊！至于您喜欢笑和开玩笑，也喜欢笑我，那又有什么关系，正相反，您尽管笑好了，我喜欢这样。……不过您像小姑娘那样地笑，却像殉道者那样考虑问题。……”

“像殉道者？这是怎么回事？”

“是的，丽萨，刚才您问：我们这样剖析他的内心，有没有对那个不幸的人轻视的意思，——这就是殉道者问的问题。……您瞧，我是决提不出这样的问题来的，不过凡是会想到这种问题的人，常常自己也容易感到痛苦。您长期坐在轮椅上，大概现在就已经考虑各种问题考虑得很多了。……”

“阿辽沙，把您的手给我，您为什么把手缩回去了？”丽萨用由于

幸福显得柔弱无力的声音说。“您听着，阿辽沙，您将来离开修道院出来的时候穿什么衣服？什么式样的？您不要笑，也不要生气，这对于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关于服装一层，丽萨，我还没有想到，不过，您愿意我穿什么，我就穿什么好了。”

“我愿意你穿藏青色天鹅绒的上衣，白哔叽坎肩，头上戴灰色绒软帽。……您告诉我，刚才我否认昨天的信的时候，您真相信我不爱您么？”

“不，不相信。”

“唉，您这个人真叫人受不了！真是无可救药！”

“您瞧，我知道您好像是……爱我的，但是我装出相信您不爱我的样子，好让您……觉得自在些。……”

“这更加坏！更坏，但又非常好。阿辽沙，我真是爱您极了。刚才在您走进来的时候，我心里在算卦：我要向他把昨天的信要回来，如果他安然地掏出来，交还给我（他是很可能会这样做的），那就说明他根本不爱我，一点也没有感情，只是一个愚蠢的，一钱不值的少年，那么，我就算完了。但是您把信留在修道室里了，这使我得到了鼓舞：您果真是因为预感到我会向您要信，所以才把它留在修道室里，以便不交还给我的么？对不对？是这样的吧？”

“哎，丽萨，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封信现在还在我身上，刚才也在我身上，就在这口袋里，您瞧！”

阿辽沙笑着把信掏出来远远地给她看。

“我可是不给您，要看就由我拿着看。”

“怎么，您刚才撒谎？您是修士还撒谎么？”

“也许是撒谎了，”阿辽沙也笑了，“为了不肯交还信，所以撒谎。这信对我是很珍贵的，”他忽然感情激动地说，脸又红了，“而且永远是珍贵的，我永远也不肯把它交给谁！”

丽萨喜悦地看着他。

“阿辽沙，”她又悄声说，“您到门口看看，母亲是不是在那里偷听？”

“好的，丽萨，我去看。不过，还是别看吧，好不好？何必疑惑您

的母亲做这样卑鄙的举动?”

“怎么卑鄙?有什么卑鄙?她在门外偷听女儿的说话,那是她的权利,不是卑鄙的举动。”丽萨脸红了。“您应该明白,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当我自己做了母亲,有像我这样的女儿的时候,我也一定要偷听她的。”

“真的么,丽萨,这很不好。”

“唉,我的天,这有什么卑鄙?要是一种普通的、交际场上的谈话,我去偷听,那才是卑鄙的行为,可是这是亲生的女儿和一个青年人关在一间屋子里面……听着,阿辽沙,告诉您,我们一结了婚以后,我马上也要偷听您说话的,还告诉您,您所有的来信,我也都要拆、要念的。……这一点您应该早有准备。……”

“那自然是的,如果……”阿辽沙嗫嚅地说,“不过这总不大好……”

“唉,多么清高!阿辽沙,亲爱的,我们不要一开始就吵嘴,——我是觉得应当把心里话全对您说出来更好些,因为,偷听自然是坏事情,我的话自然不对,是您说得对,但是尽管这样我还是要偷听的。”

“那您就这么做吧。您发现不出我什么事情来的。”阿辽沙笑了。

“阿辽沙,您会服从我吗?这也是应该预先讲定的。”

“我很愿意,丽萨,而且一定服从,不过不是在主要的问题上。关于主要的问题,即使您不同意我的意见,我还是要按我的责任所在去做的。”

“应该这样。不过告诉您,我却相反,不但在最主要的问题上准备服从,而且在一切事情上也要对您让步,现在就可以对你起誓,在一切事情上,而且一辈子,”丽萨热烈地说,“而且我这样做感到幸福,感到幸福!不但这样,我还要对你起誓,我永远不偷听您的话,一次也不偷听,并且永远不私读您一封信,因为您说得对,我不对。虽然我会非常想偷听,这我知道,但我还是不偷听,因为您认为这是不高尚的。您今后仿佛是我的良心。……听着,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为什么您这几天这样忧愁,昨天和今天两天;我知道您有许多麻烦的、不幸的事情,但是我看出来,此外您还有一种特别的忧愁,也许是隐忧,是不是?”

“是的，丽萨，有隐忧，”阿辽沙阴郁地说，“您猜得到，可见您是爱我的。”

“什么忧愁？愁什么？可以说么？”丽萨带着畏怯的哀求的神情问。

“以后再说，丽萨，……等以后……”阿辽沙局促不安地说，“现在也许不容易说明白。也许连我自己也说不清。”

“我知道，此外您的两位哥哥，您的父亲也使您感到痛苦，是不是？”

“是的，还有两位哥哥。”阿辽沙似乎在沉思中说。

“阿辽沙，我不喜欢您的伊凡·费多罗维奇哥哥。”丽萨忽然说。

阿辽沙对这句话有点感到惊讶，却没有过分显露出来。

“哥哥们自己在害自己，”他继续说，“父亲也是的。还同时在害别人。这里有‘卡拉马佐夫式的原始力量’，像佩西神父前两天所说的，——原始的，疯狂的，粗野的……甚至是不是有上天的神灵在支配着这种力量，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自己也是卡拉马佐夫。……我是修士，我是修士吗？丽萨，我是修士吗？您不是刚才说过我是修士么？”

“是的，我说过。”

“可我也许连上帝都不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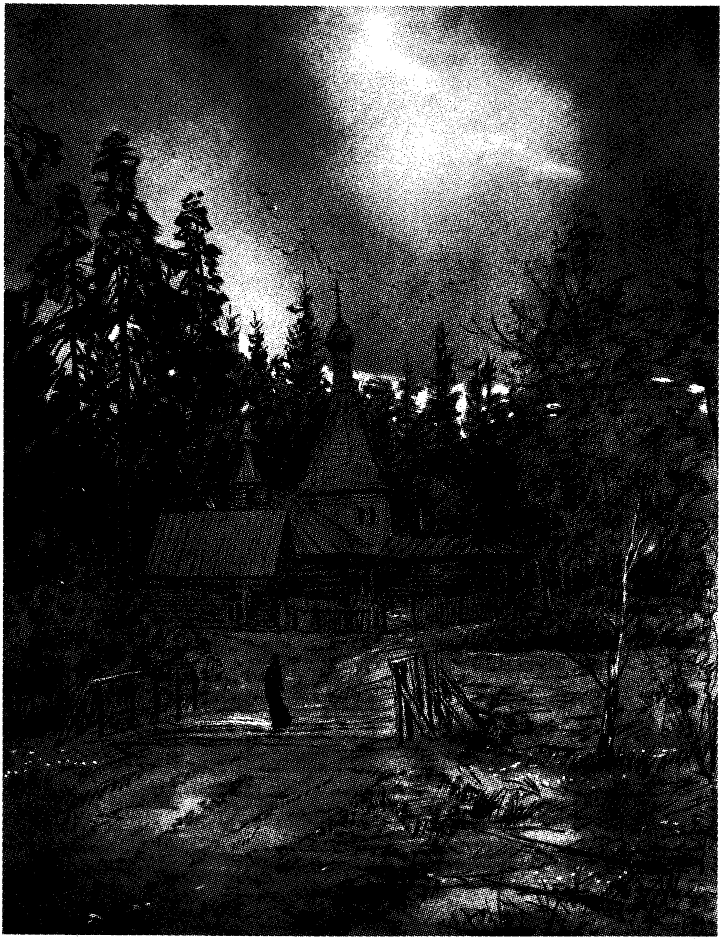
“您不信？您这是怎么啦？”丽萨谨慎地轻声说。但是阿辽沙没有回答。在他这几句过于突如其来的话里，有某种十分神秘的，非常主观的东西，也许连他自己也不大清楚，但却无疑已经在使他很感苦恼。

“而现在，除了这一切以外，我的知己朋友，一个世界上最好的人就要离开我们，离开这世界了。您可知道，丽萨，您可知道，我同这个人是多么心心相印，融洽无间！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要到您身边来，丽萨，……以后我们要在一起。……”

“是的，在一起，在一起！从今以后，永远一辈子在一起！喂，您吻我呀，我允许您。”

阿辽沙吻了吻她。

“现在去吧，愿基督和您同在！”她朝他画了十字。“快到他那里



去，乘他还活着的时候。我看得出，我硬把您留在这里是多么残忍。我今天就要为他祷告，为您祷告。阿辽沙，我们会有幸福的！我们会有幸福的，是不是？”

“大概我们会有的，丽萨！”

阿辽沙走出丽萨房间时，不想到霍赫拉柯娃太太那里去，打算不辞而别，径自离开她家。但是刚刚开了门，走到楼梯口，就不知怎么一下看见霍赫拉柯娃太太就站在他面前。刚说了第一句话，阿辽沙就猜到她是特意在等他的。

“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这真可怕。这是孩子气的空话，全是胡闹。希望您千万别误以为……真愚蠢极了，愚蠢极了，愚蠢极了！”她立刻冲着他说起来。

“只是请您不要对她这样说，”阿辽沙说，“要不然，她会着急，对她目前的情况是有害的。”

“这是一个明白事理的青年人的明白话。您的意思是不是：您所以同意她，只是因为怜悯她的病，不愿意反对她，使她生气？”

“哦不，根本不是，我同她谈的时候完全是认真的。”阿辽沙坚决地声明。

“对这件事认真是不可能的，毫无意义的，而且首先，我今后再也不接待您，其次，我要离开这里，把她也带走，您要知道这一点。”

“那又何必，”阿辽沙说，“这又不是很近的事，也许还要等待一年半载哩。”

“唉，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这自然是实话，一年半载的时间里你们也许会吵闹一千次，最后两人分手的。但是我真是不幸，真是不幸！就算这完全是胡闹，但是到底使我伤心。现在我好像是最后一幕里的法穆索夫，您是恰茨基，她是索菲亚，① 而且您想想，我特地跑到楼梯上去等你，在那个戏里也是一切不幸的事都发生在楼梯上面的。我全都听到了，我差一点没有摔倒。原来昨天一夜的可怕情景和不久前的歇斯底里发作，原因就在这里。女儿有了爱情，母亲只好死路一条，只好躺到棺材里去了。现在再说第二件事，最重要的

① 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的喜剧《聪明误》中的人物。

事：她写给您的那封信是怎么回事？马上拿给我看，马上！”

“不，不必。请问：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健康怎样？我很想知道。”

“仍旧躺在那里说胡话，昏迷不醒；她的姨母们在这里，只会叹气，还对我摆架子，赫尔岑斯图勃来到以后，竟惊惶得连我都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怎样去救他，甚至想请大夫来给他瞧瞧。后来用我的车子把他送走了。在这一切事情以外，您这里忽然又发生了这封信的事情。是的，这事情还在一年半载以后。看在一切伟大、神圣的事物分上，看在您垂死的长老的分上，请您把这封信拿给我看，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给我，给做母亲的看一下！如果您愿意，您可以用手指捏着，我只从您的手里念一下。”

“不，我不能给您看，卡捷琳娜·奥西波芙娜，即使她允许，我也不能给您看。我明天再来，假如您愿意，我可以就许多事情好好谈一谈，现在呢，——再见吧！”

阿辽沙说着冲下楼梯，跑到街上去了。

二 斯麦尔佳科夫弹吉他

他实在没有工夫。还在同丽萨道别的时候，他心里就闪出了一个念头：怎样用最狡黠的方法，堵住现在显然正躲避他的德米特里哥哥。天色已经不早，下午两点多钟了。阿辽沙满心想早些赶回修道院，回到他那伟大的垂死者的身边去，但是必须见到德米特里哥哥的需要压倒了一切：在阿辽沙的脑海里，确信即将发生一种难以避免的可怕灾祸的念头一时比一时强烈。这灾祸究竟是什么，他想立刻对他哥哥说些什么，也许他自己也讲不明白。“即使我的恩人在我不在身边的时候死去，至少将来我不至于终生责备自己在也许还能挽救的时候不加挽救，竟掉头不顾，急于回去。现在我这样做，是奉了他伟大的训诲做的。……”

他的计划是出其不意地见到德米特里哥哥，也就是像昨天那样，

越过篱笆，走进花园，悄悄掩入凉亭里去。“假使他不在那里，”阿辽沙想，“那么就不必对弗马和女主人说，躲在凉亭里等候，哪怕一直等到天黑。如果他还像先前那样在窥察格鲁申卡的行踪，那么很可能他也会到凉亭里去的。……”不过阿辽沙并没有去多考虑计划的细节，只是决定就去实行，哪怕今天不回修道院也可以。……

一切都顺利进行：他差不多就在昨天那个老地方越过了篱笆，悄悄地溜进了凉亭。他不希望被人发现，因为不管女主人也好，弗马（如果他在家的话）也好，都可能会站在哥哥的一边，听他的命令，那就可能要么不放阿辽沙走进花园，要么预先告诉德米特里说有人在找他、打听他的。凉亭里一个人也没有。阿辽沙坐在昨天的位置上，开始等候。他瞧了凉亭一眼，不知为什么，这次他觉得它比昨天陈旧得多；简直寙败不堪。然而天气和昨天一样晴朗。绿桌子上有一个圆印，大概是昨天那只满溢出来的白兰地酒杯留下来的。一些和正事不相干的无聊念头钻进他的脑子里来，就像在烦闷的等待中常有的情形那样，例如他为什么刚才走进来以后，就恰恰坐在那天坐过的那个地方，为什么偏不坐在别的地方等等。最后，他终于十分愁闷起来，为令人不安的前途迷惘而感到发愁。但是还没坐到一刻钟，忽然从很近的什么地方传来一阵弹吉他的声音。有人在离他二十步远的地方，决不会再远，在树丛里什么地方坐着，或者刚坐下来。阿辽沙忽然想起一件事，他昨天离开哥哥，从凉亭里走出来的时候，看见，或者说偶然瞥见，在左面围墙旁边的树丛中间，有一张低矮的绿色旧花园长椅。看来现在一定有人坐在那上面。谁呢？一个男人突然用甜腻腻的假声唱起一支小调来，自己弹着吉他伴奏着：

“用无法遏制的力量，
我热恋着亲爱的姑娘。
愿上帝赐福——
给我又给她！
给我又给她！
给我又给她！”

声音停止了。这是男仆式的歌喉和男仆式的怪腔怪调。接着，

一个女人的声音忽然说起话来,语气温柔而又有点怯生生的,但却十分矫揉造作:

"为什么您好久不到我们这里来,巴维尔·费多罗维奇,为什么您老是瞧不起我们?"

"没有的事。"男人的声音回答,虽然很客气,但更明显地带着坚决的、毫不含糊的尊严口气。看来是男的占着上风,女的在逢迎他。

"那个男人大概就是斯麦尔佳科夫,"阿辽沙想,"至少从嗓音听起来是他,那个女人大概就是这所房子的女主人的女儿,从莫斯科来的,穿着长长的连衣裙,常到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那里去要汤……"

"我真喜欢各式各样的诗,只要合辙押韵。"女人的声音继续说。"您为什么不继续唱下去?"

男声重又唱了起来:

> "不稀罕皇帝的冠冕,
> 但求我的爱人康健。
> 愿上帝赐福——
> 给她又给我!
> 给她又给我!
> 给她又给我!"

"上次唱的更好一些,"女人的声音评论说,"唱到皇帝的冠冕时您唱的是:'但求我的心肝康健。'这样更加温柔些,您今天一定忘掉了。"

"诗全是胡闹。"斯麦尔佳科夫不客气地说。

"哦不,我很爱诗。"

"说到诗,那都是胡闹。您想想:世上有谁合辙押韵地说话?如果我们说话都要押韵,即使是奉了上司的命令,我们也说不出多少话来,是不是?诗不是件好事,玛丽亚·孔德拉奇耶芙娜。"

"您怎么干什么事都那么聪明,对什么都懂得那么透?"女人的声音越来越温存了。

"要不是从小就决定了我的命运,我会的还不止这一点,懂的也

不止这一点哩。谁要是因为我没有父亲，是一个臭女人所生，就说我是下贱坯，我本可以和他决斗，用手枪打死他，但是他们在莫斯科竟指着鼻子这样说我，这全是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从这里散布出去的。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责备我，说我反抗被生养出来：'你把她的子宫都挣破了。'别说是子宫，只要能不生到这世上来，我甚至情愿在娘肚皮里就杀死我自己的。市场上有人传说，连您的母亲也极不客气地对我说，她头上长了纠发病，而且身材只有两俄尺挂零。为什么说挂零？本可以自自然然地说两俄尺多，像一般人常说的那样！她是有意想要说得眼泪巴巴的，这就是所谓乡下人的眼泪，乡下人的感情。难道俄国的乡下人会比有知识的人更有感情么？由于无知无识，他根本不会有任何感情。我从小只要一听到什么'挂零'，就简直气得要在墙上一头撞死。我憎恨整个俄罗斯，玛丽亚·孔德拉奇耶芙娜。"

"如果您当了陆军士官，或者年轻的骠骑兵，您就不至于说这样的话了，那时您会拔出剑来保卫全俄罗斯的。"

"我不但不愿意做陆军骠骑兵，玛丽亚·孔德拉奇耶芙娜，正相反，我但愿取消一切士兵。"

"但是敌人来侵犯的时候，谁来保卫我们呢？"

"根本用不着保卫。一八一二年的时候，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现在那一位的父亲，大举进攻过俄罗斯，如果当时我们被这些法国人征服了，那才好呢：一个聪明的民族征服和吞并了一个十分愚蠢的民族。那会出现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秩序了。"

"难道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会比我们好些么？我是就算拿我们的某一个美男子去换三个年轻的英国人也不愿意的。"玛丽亚·孔德拉奇耶芙娜温柔地说，大概在说话的同时还正在施展着最能撩人的眼色。

"那要看各人的喜好了。"

"您自己就像外国人，我说句不怕丢人的话，您一点不假地就像个高贵的外国人。"

"您要知道，在伤风败德的行为上，他们那儿的人和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大家全是骗子，不同的只是那边的人穿着油光锃亮的皮

鞋，而我们的混蛋都穷得发臭，却还满不在乎。俄国人应该挨打，这话昨天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说得很对，虽然他和他的孩子们全是疯子。”

“您自己说过，您很尊敬伊凡·费多罗维奇。”

“但是他们把我看作臭仆人。他们认为我会造反，他们猜错了。我的口袋里如果有一笔钱，我早就不在这里了。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在行为和思想方面比任何仆人都坏，也更穷，又什么也不会干，可是却得到大家的尊敬。我虽然只会煮汤，但是我只要走运，就可以在莫斯科彼得罗夫卡街上开一家咖啡馆带饭店。因为我能做一种特别的菜，在莫斯科，除了外国人，没有人会做这样的菜。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是个穷光蛋，但如果他要叫一位最最高贵的伯爵的少爷出去决斗，那个人就会同他去决斗的，可是其实他比我好在什么地方呢？他愚蠢得根本不能和我相比。他白白糟蹋了多少钱呀。”

“我想决斗一定是很有趣的。”玛丽亚·孔德拉奇耶芙娜忽然说。

“怎么有趣？”

“又可怕，又勇敢，特别是年轻的军官们为了一个女人，拿着手枪，互相射击。简直是一幅图画。唉，如果让姑娘们看的话，我真想去看看呀。”

“自己瞄准人家的时候，自然很好，但是人家对您瞄准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真是蠢极了。您会拔脚逃走的，玛丽亚·孔德拉奇耶芙娜。”

“难道说您会逃走么？”

但是斯麦尔佳科夫不想加以回答，沉默了一分钟以后，又传来了吉他的声音，假嗓子唱出最后的一段歌词：

“无论你怎样劝说阻挡，
我也要远走他乡，
到京城去寻快乐生活，
再不会烦闷悲伤，
决不会再烦闷悲伤，
也不想再烦闷悲伤。”

这时候忽然发生了一个意外：阿辽沙突然打了个喷嚏；长椅那里马上寂静了。阿辽沙站起来，向他们走去。那人确是斯麦尔佳科夫，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头发上抹过油，似乎还烫卷过，穿着双雪亮的皮鞋。吉他放在长椅上。女的就是房东的女儿玛丽亚·孔德拉奇耶芙娜，身上穿的是一件拖着两俄尺长的衣裾的浅蓝色衣裳；她还是个年纪轻轻的姑娘，姿色也不坏，但是脸滚胖发圆，雀斑多得惊人。

"德米特里哥哥快回来了吧？"阿辽沙尽力显得若无其事地说。

斯麦尔佳科夫慢腾腾地从长椅上站起来。玛丽亚·孔德拉奇耶芙娜也欠身起来。

"我怎么能知道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的事情呢？除非我是给他当保镖的，那还差不多。"斯麦尔佳科夫不慌不忙，清清楚楚毫不经意地回答。

"我不过问问您知道不知道就是了。"阿辽沙解释说。

"我一点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愿意知道。"

"可是哥哥恰恰对我说，是您把家里的一切事情告诉他的，还答应等阿格拉菲娜·阿历山德罗芙娜来的时候通知他。"

斯麦尔佳科夫慢条斯理，而且泰然自若地抬起眼睛看看他。

"这里的大门在一个钟头以前就闩上了，您是怎样进来的呢？"他问，凝神地望着阿辽沙。

"我跳过胡同里的围墙，一直到凉亭里来的。我希望您原谅，"他对玛丽亚·孔德拉奇耶芙娜说，"我必须赶快找到哥哥。"

"啊呀，我们怎么能生您的气呢，"玛丽亚·孔德拉奇耶芙娜拉长着声调说，对阿辽沙向她道歉感到很高兴，"因为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也常常用这种方式到凉亭里来，所以我们有时都不知道他已经坐在凉亭里了。"

"我现在急于要找他，我急于想见到他，或者从您那里打听到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有一件对他很重要的事情。"

"他没有告诉我们。"玛丽亚·孔德拉奇耶芙娜嗫嚅地说。

"尽管我是到这里来串门的，"斯麦尔佳科夫又说了起来，"他也总是不近人情地不断逼着盘问我关于主人的事情，譬如说：他那里情形怎样？谁来了，谁去了？能不能告诉他一点消息？甚至两次用死

来威胁我。”

“用死来威胁？”阿辽沙很奇怪。

“难道这在他还算回事么？他那样的性格，您自己昨天也亲自看到过。他威胁说，如果我把阿格拉菲娜·阿历山德罗芙娜放了进去，让她在家里住宿，第一个我就活不了。我很怕他，如果不是怕那样做更有危险的话，我早就该报告官府了。真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情来！”

“他前几天曾对他说：‘我要把你放在石臼里捣得粉碎。’”玛丽亚·孔德拉奇耶芙娜补充说。

“在石臼里捣碎的话，也许只是随口说说的。……”阿辽沙说。“要是我现在能够见到他，我也可以跟他谈谈这件事。……”

“我只能告诉您一点，”斯麦尔佳科夫好像突然才拿定主意说出来似的，“我是因为邻居老相识的关系到这里来的，我怎么能不来呢？不过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伊凡·费多罗维奇今天天刚亮就打发我到湖滨路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的住所去，没有带信，只是口头请他一定到市场上的酒店里去，一块吃午饭。我去了，但是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没在家，那时候已经八点钟了。女房东说：‘在家过，可是又出去了。’好像在他们中间早已有什么预约似的。现在也许他正和他弟弟伊凡·费多罗维奇坐在酒店里，因为伊凡·费多罗维奇没有回家吃饭，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一个钟头以前就一个人吃罢了饭，躺下睡觉了。但是我恳求您千万不要提到我，也不要提起我告诉您的事，因为他是无缘无故就会杀人的。”

“伊凡哥哥今天叫德米特里到酒店里去么？”阿辽沙急急地追问。

“是的。”

“到市场上的京都酒店去么？”

“就是那个酒店。”

“这是非常可能的！”阿辽沙十分激动地说，“谢谢您，斯麦尔佳科夫，这是很重要的消息，我立刻就去。”

“不要把我说出来呀。”斯麦尔佳科夫在他背后说。

“哦，不会的，我装作偶然到酒店里去的样子，您放心好啦。”

“您往哪里走？让我给您开门。”玛丽亚·孔德拉奇耶芙娜连

忙说。

“不用，这儿近些，我还是跳过篱笆吧。”

这消息使阿辽沙十分震动。他急忙赶到酒店里去。他穿了这样的衣裳到酒店里去是不大合适的，但是他可以在楼梯上打听，叫人们出来。但他刚走近酒店，一扇窗子就突然打开了，正是伊凡哥哥从窗口里俯身朝他喊着：

“阿辽沙，你要能马上到这里来一下，那我就太感谢你了。”

“当然可以的，不过我穿着这种衣裳进来不知道好不好。”

“我正好在一个单间雅座里，你到门廊口去，我马上就来接你。”

过了一分钟，阿辽沙就同哥哥坐在一起了。原来伊凡是一个人在那里吃饭。

三　兄弟俩互相了解

但是伊凡所占的并不是单间雅座。这只是靠近窗旁，用屏风挡住的一个地方，外人总算看不见坐在屏风里面的人。这间屋子是进大门第一间，旁边靠墙有一个碗柜。侍役们不时在屋里来来去去。只有一个客人，是个退伍的老军人，在角落里喝茶。然而别的房间里却满是一般酒店里常有的忙乱景象，听得见叫人的声音，开啤酒瓶的响声，打台球的撞击声，风琴呜呜的奏乐声。阿辽沙知道伊凡差不多从来没有到这酒店来过，并且平时根本就不喜欢进酒店；看来，阿辽沙心里想，他进这酒店，只是为了和德米特里哥哥约会见面。但是德米特里哥哥并没有来。

“我给你叫一份鱼羹，或是别的什么东西，你总不能单靠喝茶过日子吧。”伊凡大声说，显然因为拉住了阿辽沙感到十分高兴。他自己已经吃完了饭，在那里喝茶了。

“来一份鱼羹，以后再来茶，我饿了。”阿辽沙快乐地说。

“樱桃酱要不要？这里有的。你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多爱吃波列诺夫家里的樱桃果酱？”

"你还记得这个？来一点果酱吧，我现在也爱吃。"

伊凡按铃叫侍役来，叫了鱼羹、茶和果酱。

"我全记得的，阿辽沙，我记得你十一岁以前的样子，我那时候是十五岁。十五和十一，相差这个岁数的兄弟是永远不会成为朋友的。我几乎不知道我爱过你没有。我到莫斯科以后，头几年甚至一点也想不起你来。以后，你自己也到了莫斯科，我们好像只在什么地方见过一次面。现在在这里，我已经住了三个多月了，可你我两人至今没正式谈过一句话。明天我就要走了，我刚才坐在这里，正在想：我怎么能和他见一面，告别一下？恰巧这时你从这里走过。"

"你很愿意看见我么？"

"很愿意，我很想彻底了解了解你，同时也让你了解一下我，然后分手离别。我觉得人们在临离别以前是最容易互相了解的。我看出三个月以来你老在看我，你的眼睛里有一种不断期待的神情，这最使我受不了，也正因为这个才不愿和你接近。但是到后来我学会了尊敬你：心想，这小人儿倒是坚定地站住了脚跟。你要注意，我现在虽然在笑，说的话却是认真的。你确是很坚定地站住了脚跟，是不是？我爱这样坚定的人，无论他站在什么地方，即使他是像你这样的小孩子。到了后来，我看到你的期待的眼神也一点不觉得讨厌了；相反地，最后我倒爱上了你那期待的眼神。……你好像为了什么原因爱着我，是不是，阿辽沙？"

"是爱你，伊凡。德米特里哥哥在谈到你的时候说：伊凡守口如瓶。我却说：伊凡是个谜。我觉得就是现在你也还是一个谜，但是我已经有一点了解你了，这是今天早晨才开始的！"

"那么你了解了我一些什么呢？"伊凡笑着问。

"你不会生气么？"阿辽沙也笑起来了。

"说吧！"

"那就是：你是个普通的青年，和所有别的二十三岁的青年一样，同样是年轻、活泼、可爱的小伙子，实际上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怎么样？你听了不太生气么？"

"相反地，真是巧得出奇！"伊凡快乐而热烈地说，"你信不信，昨天我们在她那里相见以后，我也老是自己琢磨着，我还是个二十三岁

的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而你这会儿也很正确地看出来了,而且还正巧是从这一点谈起。我刚刚坐在这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即使我不相信生活,即使我对于心爱的女人失掉信心,对世间事物的秩序失掉信心,甚至相反地深信一切都是无秩序的,可诅咒的,也许是魔鬼般地混乱不堪的,即使我遭到了一个人灰心失望的种种可怕心境的打击,——我总还是愿意活下去,既然趴在了这个酒杯上,在没有完全把它喝干以前,是不愿意撒手的。但是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即使还没完全喝干,我也一定会扔下酒杯,就此离开,——往不知什么地方去。但是在三十岁以前,我深深知道,我的青春将战胜一切:一切的失望,一切对于生活的厌恶。我多次反省:世上有没有一种失望,会战胜我心里对于生活的这种疯狂的、也许是不体面的渴求呢?每次我都断定:大概是没有的,这是说在三十岁以前,到了那时候以后,我觉得我就会自动不再渴求了。这种对生活的渴求,有些害痨病的幼稚道德家时常把它说成卑鄙,尤其是诗人们。的确,这种对生活的渴求,一定程度上是卡拉马佐夫家的特征,不管愿意不愿意,它也一定存在于你的身上,但为什么它一定是卑鄙的呢?惯性力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还是很强的,阿辽沙。我渴望生活,所以我就生活着,尽管它是违反逻辑的。尽管我不信宇宙间的秩序,然而我珍重到春天萌芽的带着滋浆的嫩叶,我珍重蔚蓝的天,珍重一些人,对于他们,你信不信,有时候你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热爱,还珍重一些人类的业绩,对于这,你也许早就不再相信,但到底由于旧印象,还是要从心中产生敬意。瞧,鱼羹端来了,你好好吃吧,这鱼羹很美,做得不错。我想到欧洲去一趟,阿辽沙,我就从这里动身;我也知道我这不过是走向坟墓,只不过这是走向极其极其珍贵的坟墓,如此而已!在那里躺着些珍贵的死人,每块碑石上都写着那过去的、灿烂的生命,那对于自己的业绩、自己的真理、自己的奋斗、自己的科学所抱的狂热的信仰。我早就知道,我会匍匐在地,吻那些碑石,哭它们,但同时我的心里却深知这一切早已成为坟墓,仅仅不过是坟墓而已。我哭泣并不是由于绝望,而只是因为能从自己的泪水中得到快乐,为自己的伤感所沉醉。我爱春天带着滋浆的嫩叶,我爱蔚蓝的天,如此而已!这不是理智,不是逻辑,这是出于心底、发自肺腑的爱,爱自己青春的活力。

……你多少明白一点我的这段谬论么,阿辽沙?明白不明白?”伊凡忽然笑了。

“我太明白了,伊凡,渴望出于心底、发自肺腑的爱,——你这话说得好极了,我很高兴,你是这样地渴望生活。”阿辽沙大声赞叹说。“我以为,世界上大家都应该首先爱生活。”

“爱生活本身甚于爱它的意义,是这样么?”

“一定要这样。应该首先去爱,而不去管什么逻辑,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一定要首先不管它什么逻辑,那时候才能明了它的意义。我早就想到这一点了。你爱生活,伊凡,这样你的事情就已经做了一半,得到了一半。现在你应该努力你的后一半,那样你就得救了。”

“你又来拯救我了,也许我并没有毁灭哩!而且你所说的后一半又是什么?”

“就是要使你的那些死人们复活,他们也许根本就没有死。好了,拿茶来吧。我很高兴我们能这样谈谈,伊凡。”

“我瞧你是心头正充满着灵感。我最喜欢这种……见习修士的Professions de foi①。……你是一个坚定的人,阿历克赛。你想离开修道院,真的吗?”

“真的。我的长老打发我到俗世里来。”

“这么说,我们还会在俗世里相见,到三十岁我开始抛开酒杯之前还会相遇的。父亲到了七十岁还不愿意离开自己的酒杯,甚至还想到八十岁,这是他自己说的,虽然他是一个小丑,但他说这话是一本正经的。他把色欲当作磐石来作为立脚点,……不过在过了三十岁以后,也许除了这个以外,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立足点的了。……可是到七十岁总不免有点卑鄙,最好是在三十岁:这样还可以自欺欺人地保持点‘高尚的色彩’。你今天没有看见德米特里么?”

“不,没有看见,可是我看见斯麦尔佳科夫了。”于是阿辽沙匆促而又详细地把自己和斯麦尔佳科夫相遇的一段情节讲给哥哥听。伊凡突然很关心地倾听起来,甚至还重复问了几句。

“不过他求我不要告诉德米特里说他谈起了他。”阿辽沙补充了

---

① 法语:信仰的表白。

一句。

伊凡皱起眉头，沉思了起来。

“你是为了斯麦尔佳科夫的缘故皱眉头的么?”阿辽沙问。

“是的，为了他。见他的鬼去吧。德米特里我倒的确想见一见，但是现在不必了。……”伊凡不乐意似的说。

“你真的想马上就走么，哥哥?”

“是的。”

“德米特里和父亲怎么办呢？他们会落个什么结局?”阿辽沙担心地说。

“你老是讲这一套！那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是我的兄长德米特里的保镖么?”伊凡气恼地说，却忽然又苦笑了一下。“这好像是该隐[①] 关于他被杀死的兄弟向上帝所作的回答吧？也许你现在正是这样想的？但是真见鬼，我总不能老呆在这儿等着他们呀！事情一了结，我就走。你大概以为我在吃德米特里的醋，以为这三个月来我一直在夺他的美女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才见鬼哩，我是有我自己的事情。等事情一了结，我就走。事情刚才已经了结了，你就是证人。”

“就是指刚才在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那里么?”

“是的，在她那里，一下子就彻底摆脱开了。可是那算什么？德米特里与我又有什么关系？他跟这事是毫不相干的！我和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之间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事。你也知道，正巧相反，德米特里做得好像他是在和我同谋似的。其实我丝毫也没有请他这样做，是他自己煞有介事地把她交给我，还为我们祝福。这真是可笑。不，阿辽沙，不，你真不知道我现在感到多么轻松！现在我坐在这里，吃着午饭，你信不信，我真想要一瓶香槟酒，来庆祝一下我刚刚得到的自由。唉，差不多有半年了，忽然一下子，一下子全都摆脱了。我甚至昨天都还想象不到，只要愿意的话，了结这事是根本不费什么的!”

“你说的是自己的爱情么，伊凡?”

---

① 圣经故事，该隐是亚当的儿子，杀了弟弟亚伯，受到上帝惩罚。见《旧约·创世记》。

“如果你愿意这样说，就算是爱情好了。是的，我恋上了一个小姐，恋上了一个女学生。为她受了折磨，她也折磨了我。我长期厮守着她，……现在忽然一切全烟消云散了。我不久前还满腔热情，可是刚一从那里走出门来，就立刻恍然失笑了，——你相信么？是的，我说的完全是真话。”

“你连现在讲起这事时也讲得很快乐。”阿辽沙端详着他那的确忽然开朗起来的脸说。

“但是我怎么会料到我是根本不爱她的呢！哈哈！结果却证明的确是不爱她的。要知道我原先是多么喜欢她呀！甚至在我刚才说那番慷慨激昂的话的时候，也还是很喜欢她，你知道么，就是此刻我也还是非常喜欢她，可是同时我离开她又感到那么轻松。你以为我在夸大其词么？”

“不。不过这也许本来就不是爱情。”

“阿辽沙，”伊凡笑了，“你别开口议论起爱情来！你这样做是不合身分的。刚才，刚才你竟跳出来议论这个！啊哟！我还忘了为这事吻你一下。……她真是使我吃够了苦头，我真是守在折磨的旁边。唉，她是知道我爱她的！她爱的是我，不是德米特里！”伊凡愉快地断然说，“德米特里只是折磨。我刚才对她所说的话完全是千真万确的真话。但是最主要的是，她也许需要十五年或者二十年才能觉悟到，她根本并不爱德米特里，而只爱她折磨着的我。甚至也可能永远不会觉悟，尽管取得了今天的教训。所以最好是伸伸腿站起来，从此一走了事。顺便问一声：她现在怎么样？我走后那边情形怎样？”

阿辽沙对他讲了关于犯歇斯底里的情形，又说她大概现在还不省人事，说着胡话。

“不会是霍赫拉柯娃瞎说么？”

“好像不会。”

“应该探问一下。不过从来没有人因为犯歇斯底里而死的。犯歇斯底里就犯歇斯底里吧，上帝赐给女人歇斯底里，是给她们的一种恩惠。我根本不想到那里去。再钻到那儿去有什么意思。”

“可是你刚才对她说：她从来没有爱过你。”

“我是故意这样说的。阿辽沙，我们叫一瓶香槟酒来，为我的自

由干一杯吧。哎，你真不知道我是多么高兴！”

“不，哥哥，我们还是不要喝吧，”阿辽沙忽然说，“再说我心里正有点发愁。”

“对，你早就在发愁，我早就看出来了。”

“那么你明天早晨一定要走么？”

“早晨？我没说早晨，……不过也可能是早晨。你信不信，我今天在这里吃饭，完全是因为不愿意同老头子一块儿吃，他真使我讨厌到了极点。单为了他我也早就该走了。可你干吗为我的走感到这么不安？在动身以前你我还不知道有多少时间。整整一大段时间，无穷无尽的时间！”

“如果你明天就走，哪里来的无穷无尽呢？”

“这对你我又有什么妨碍？”伊凡笑了，“我们总还来得及谈完自己的事情，谈完我们到这里来要谈的事情的，是不是？你为什么用惊奇的神气看着我？你回答一下：我们是为什么事情到这里相见的？为的是谈对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爱情？谈老头子和德米特里？谈外国？谈俄国不可救药的现状？谈拿破仑皇帝？是为了谈这些事情么？”

“不，不是为了谈这些。”

“那么说，你自己也明白是为了谈什么。有些人需要谈某种事情，我们乳臭未干的青年却需要谈另一种事情，我们首先需要解决永恒的问题，这才是我们所关心的。所有俄国的青年人现在全一心一意在讨论永恒的问题，正当老人们忽然全忙着探究实际问题的时候。你为什么这三个月来一直露出期待的神情瞧着我呢？就是为了想盘问我：‘你到底信仰什么，还是压根儿什么也不信仰。’三个月来你的眼神不就是这个含义么，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是不是这样？”

“也许是这样。”阿辽沙微笑了。“你现在不是在讥笑我吧？”

“我讥笑你？我是不想使我那三个月来一直那样期待地瞧着我的小弟弟灰心丧气。阿辽沙，你毫不客气地瞧着我：我自己就跟你一模一样，完全是幼稚的小伙子，所差的只是不是个小修士。俄国的小伙子，我指的是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是怎样在活动呢？举例来说，他们就聚集在这里的脏酒店里，坐在一个角落上。他们以前从来不相识，一出酒店，又会几十年互不相见，但那有什么，碰到在酒店相会的

机会时，你看他们在讨论些什么？讨论的不是别的，而是全宇宙的问题：有没有上帝？有没有灵魂不死？而那些不信上帝的，就讲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还有关于怎样按照新方式改造全人类等等；结果还是一码事，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今天我们这里有许许多多极不寻常的俄国小伙子都在一心一意地谈论永恒的问题。不是这样么？"

"是的，在真正的俄罗斯人心目中，有没有上帝，有没有灵魂不死的问题，或者如你所说另一面的问题，自然是最首要最严重的问题，而且这也是应当的。"阿辽沙说，还是含着平静而带有探究意味的微笑，注视他的哥哥。

"你知道，阿辽沙，做个俄罗斯人有时候就根本不是件聪明事，但再不能想象有比现在那般俄国小伙子们在干的更愚蠢的事情了。不过有一个俄国小伙子阿辽沙，我却是非常喜爱的。"

"瞧你得出个多妙的结论来！"阿辽沙忽然笑了。

"好，你说吧，从哪里开始？全听你吩咐。从上帝说起？先谈上帝存在不存在，好不好？"

"你愿意从哪里说起就从哪里说起好了，即使是从'另一面'说起也行。你昨天不是在父亲那里声明过，上帝是没有的么。"阿辽沙探究地瞧了哥哥一眼。

"我昨天在老头子那里吃饭的时候，是故意用这话来逗你，并且看见你的小眼睛冒火了。但是现在我不反对和你详细谈一下，而且是一本正经地谈。我愿意同你取得一致，阿辽沙，因为我没有朋友，我愿意试一试。嗯，你想想看，说不定我也会承认上帝的，"伊凡笑了，"你不感觉这很突然么？"

"自然是的，假如你现在并不是开玩笑。"

"开玩笑？昨天在长老那里人家说我是开玩笑。你知道，亲爱的，十八世纪有一个老罪人，他说如果上帝不存在，就应该把他造出来，s'il n'existait pas Dieu il faudrait l'inventer①。而人也的确造出了上帝来。上帝果真存在倒不奇怪，不稀奇了，稀奇的是这种思想——必须有一个上帝的思想——竟能钻进像人类这样野蛮凶恶的动物的脑袋里，而这种思想

---

① 法语：如果上帝不存在，就应该把他造出来。（伏尔泰的话。）

是多么圣洁,多么动人,多么智慧啊,它真是人类极大的光荣。至于我呢,我是早就决定不去思考究竟是人创造了上帝还是上帝创造了人的问题了。自然我也就不想再去仔细研究俄国小伙子们关于这问题的时髦的原理,——那是完全从欧洲的假设中引申出来的;因为在欧洲还只是假设的东西,到了我们俄国小伙子的心目中就立刻成了原理,不但小伙子们这样,也许连有些教授们也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俄国的教授们也往往和俄国的小伙子们完全是一回事。所以我把那些假设一概略过不提。你我现在的任务究竟是什么?那就是让我尽快向你说清楚我这个人的实质,也就是:我是什么样的人?信仰什么?抱着什么样的期望?对不对?因此我现在声明:我直接而且简单地承认上帝。但是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假如上帝存在,而且的确是他创造了大地,那么我们完全知道,他也是照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创造大地和只是有三度空间概念的人类头脑的。但是以前有过,甚至现在也还有一些几何学家和哲学家,而且还是最出色的,他们怀疑整个宇宙,说得更大一些——整个存在,是否真的只是照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创造的,他们甚至还敢幻想:按欧几里得的原理是无论如何不会在地上相交的两条平行线,也许可以在无穷远的什么地方相交。因此我决定,亲爱的,既然我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叫我怎么能理解上帝呢?我老老实实承认,我完全没有解决这类问题的能力,我的头脑是欧几里得式的、世俗的头脑,因此我们怎么能了解非世俗的事物呢。我也劝你永远不要想这类事情,好阿辽沙,尤其是关于有没有上帝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对于生来只具有三度空间概念的脑子是完全不适合的。所以我不但十分乐意接受上帝,而且也接受我们所完全不知道的他的智慧和他的目的,信仰秩序,信仰生命的意义,信仰据说我们将来会在其中融合无间的永恒的和谐,信仰那整个宇宙所向往的约言,它'和上帝同在',它本身就是上帝,诸如此类,不可胜数。这方面想出来的说法太多了。我的说法好像也不错,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归根结蒂,我还是不能接受上帝的世界,即使知道它是存在的,我也完全不能接受它,你要明白,我不是不接受上帝,我是不接受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而且决不能答应去接受它。我还要附加一句:我像婴儿一般深信,创伤终会愈合和平复,一切可气可笑的人间矛盾终将作为可怜的海市蜃楼,作为无力的、原子般渺小的、欧几里得式的人类脑筋里的无聊虚构而销声

匿迹,在宇宙的最后终局,在永恒的和谐到来的时刻,终将产生和出现某种极珍贵的东西,足以满足一切人心,慰藉一切愤懑,补偿人们所犯的一切罪恶和所流的一切鲜血,足以使我们不但可以宽恕,还可以谅解人间所曾经发生的一切。就算所有、所有这样的情景终会发生,会出现,但是我却仍旧不接受,也不愿意接受!甚至即使平行线能以相交,而且我还亲眼目睹,看见而且承认说:确乎是相交了,我还是不肯接受。这是我的本性,阿辽沙,这是我的信条。这话我是一本正经地对你说的。我有意让我们这场谈话以最笨拙不过的开场白开头,但最后终于引出了我的自白,因为你所需要的正是我的自白。你需要的不是讨论上帝,而只是需要知道你心爱的哥哥的全部精神寄托。我现在都说出来了。”

伊凡突然以一种特别的、意料不到的激动情绪,结束了他的长篇大论。

“可为什么你要用‘最笨拙不过的开场白’开头呢?”阿辽沙沉思地看着他问。

“第一,至少是为了保持一点俄罗斯语言的本色:俄国人谈论这类题目的话永远是说得很笨的。第二,越笨越近事实。越笨越明白。笨拙就是简捷而朴质,聪明则是圆滑而又躲闪。聪明是下贱的,愚笨则直率而且诚实。我的话已经说到了绝处,所以我越说得笨拙,对于我越加有利。”

“请你对我解释,为什么‘你不接受世界’? ……”阿辽沙说。

“自然要解释的,这并不是秘密,我原来就是要往这方面谈的。我的小弟弟,我不想把你引坏,使你离开你的立脚点,我也许是想用你来治疗我自己。”伊凡忽然微笑了,完全像一个温顺的小孩。阿辽沙还从来没有看到他有过这样的微笑。

四　叛　逆

“我应该对你坦白一下,”伊凡开始说,“我一直想不通怎么能爱自己的邻人。据我看来,恰恰对邻人是没法爱的,只有离远些的人还

可以爱。我有一回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关于圣徒'慈悲的约翰'的故事:有一个饥寒交迫的行路人,走到他的面前,请求给一点温暖,他竟和他同睡一床,抱住他,朝他得了什么可怕的病而流脓发臭的嘴里吹气。我相信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种虚伪的自我折磨,一种由于义务而强做出来的爱,出于硬给自己规定的赎罪苦行。要爱一个人,那个人必须隐藏起来,只要一露面,爱就消失了。"

"这话佐西马长老讲过多次,"阿辽沙说,"他也说,一个人的脸常常会妨碍许多对爱还没有经验的人去表示他们的爱。但是人类中间仍然有许多爱,几乎和基督的爱相仿,这是我亲自有所体会的,伊凡……"

"我暂时还体会不到,无法体会,而且有无数的人也和我一样。问题只在于:所以会这样,是由于人们的坏脾气,还是因为人们的本性就是如此。据我看来,基督的爱人是一种地上不可能有的奇迹。自然他是上帝。可是我们并不是上帝。比方说,假定我能够深深地忍受痛苦,但是别人却永远不会明白我受苦到怎样的程度,因为他是别人,而不是我,此外,也很少有人肯承认别人是受苦者,就好像这是一个什么官位似的。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肯承认吗?就因为,比如说,我身上有臭味,我的脸长得蠢,我有一次踩了他的脚。并且痛苦和痛苦也不同:会使我有失尊严的那种屈辱性的痛苦,例如饥饿,还可以蒙我的恩主承认,但只要稍为高尚一点的痛苦,例如是为了一种理想,那就不成了,他很少能加以承认,因为,比如说,他会看着我,突然看出,我的脸和照他想象为了某种理想而受苦的人所应有的脸根本不一样。于是他就会立即把他给我的恩惠夺走,甚至还完全并非由于心存恶意。乞丐,特别是品行端正的乞丐,应该从来不在外面露面,而是通过报纸请求施舍。抽象地爱邻人还可以,有时甚至还得离得远远的,离得近就几乎绝对不行了。如果一切都像在舞台上,像舞剧中那样,乞丐出场的时候穿着绸缎的破衣,披着撕裂的花边,优雅地跳着舞向人乞讨,那还可以欣赏他们。不过只是欣赏而已,决不是爱。但这些话说得够了。我只是要让你明白我的观点。我本想谈一谈一般人类的痛苦,但不如先限于讲一讲小孩子的痛苦吧。这会使我的论据缩小十倍,但还是只限于讲讲小孩子吧。自然这对我是不

太有利的。但首先,小孩子们在近处也可以爱,甚至是肮脏的,形容丑陋的都可以爱(不过我觉得小孩子是从来没有形容丑陋的)。其次,我所以不愿谈大人,是因为他们除去令人生厌,不值得爱以外,还遭到了报应:他们偷吃了禁果,认识了善恶,开始变得'像上帝'了。而且他们现在还在继续吃。但是小孩们一点也没有吃,暂时还什么错处也没有。你爱小孩么,阿辽沙?我知道你爱的,所以你会明白为什么我现在只想谈他们。如果他们在地上也遭到极大的痛苦,那自然是受他们的父辈们的连累,受吞食禁果的父辈们的连累而受到惩罚的。但是这种议论是非现世的议论,是现世的人心所不能理解的。无辜的人不应该替别人受苦,何况还是这样的一些无辜的人!你会觉得我很奇怪,阿辽沙,我也会十分喜爱小孩。但你要知道,残忍的人,贪婪成性、欲火如焚的卡拉马佐夫家的人,有时也很爱小孩。孩子们当他们还是孩子时,比如说,在七岁以下的时候,是同大人们有天壤之别的:他们仿佛完全是另一种生物,有着另一种天性。我认识一个在监狱里的强盗:他在干他的营生的时候,有时夜间闯进别人家里抢劫,杀死全家,同时还杀死过好几个小孩。但是在坐牢的时候,却竟然出奇地爱他们。他从监狱的窗里成天望着在监狱院子里游戏的小孩子。他跟一个很小的男孩弄熟了,他时常到他窗下来,结果竟和他十分要好。……你不知道我干吗说这些话,是不是,阿辽沙?我的头有点痛。我觉得忧郁。"

"你说话的神色很奇怪,"阿辽沙不安地说,"好像有点神经失常似的。"

"顺便说起,不久前在莫斯科有一个保加利亚人告诉过我,"伊凡·费多罗维奇继续说下去,好像没有听到他弟弟的话,"土耳其人和契尔克斯人因为害怕斯拉夫人大规模起来造反,如何在他们保加利亚境内到处行凶,烧杀淫掠,凌辱妇孺,把囚犯耳朵用铁钉钉在围墙上面,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然后再把他们绞死,还有其他种种的情形,简直没法描写。有时常听见形容人'野兽般'地残忍,其实这对野兽很不公平,也很委屈:野兽从来不会像人那样残忍,那样巧妙地、艺术化地残忍。老虎只是啃,撕,只会做这些事。它决想不到去用钉子把人们的耳朵整夜地钉住,即使它能够这样做的话。而这些土耳其人

却津津有味地折磨孩子，包括用匕首从母亲的肚子里剖出婴孩，一直到当着做母亲的面把吃奶的幼儿抛向空中，再用刺刀接住。他们最感到甜蜜有味的就是当着母亲们的面。但还有这样一个使我十分感到兴趣的场面。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吃奶的孩子抱在浑身哆嗦的母亲手里，四周围着一群闯进来的土耳其人。他们想出一个寻开心的主意：他们逗弄婴孩，笑着，引他发笑，他们成功了，婴孩笑了起来。就在这时候，一个土耳其人在离孩子的脸四俄寸的地方举起手枪朝他瞄准，男孩快乐地笑着，伸出两只小手，想抓手枪，忽然那个艺术家对准他的脸扣了扳机，把他的小脑袋打了个粉碎。……很有艺术性，不是么？顺便说起，听说土耳其人是很爱吃甜东西的。"

"哥哥，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阿辽沙问。

"我是想，假如魔鬼并不存在，实际上是人创造了它，那么人准是完全照着自己的模子创造它的。"

"那么说，这也就跟创造上帝一样喽！"

"你真会抠字眼，就像《哈姆雷特》中的波罗尼亚斯① 所说的那样，"伊凡笑着说，"你把我这句话给抓住了；好吧，我很高兴。既然人是照了自己的模子创造出上帝来的，那么你的上帝还能好到哪里去？你刚才问我，为什么我说这些话。你知道么，我是某一类事件的爱好者和收集者。你信不信，我从各种报纸上、小说上，不管什么地方，只要碰到，便把某一些故事摘记下来，收集在一起。现在已经收集了不少了。土耳其人的事自然也在收集之列，但是他们全是外国人，我还有本国人的例子，甚至比土耳其人的还要精彩。你知道，我们这里更多的是鞭打，是树条和鞭子，这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因为用钉子钉耳朵的事在我们这里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到底是欧洲人，但是树条和鞭子却是我们的，别人无法掠美。在外国现在似乎已经完全不打人，我不知道是不是风俗变好了，或是立了一种似乎不准许人打人的法律，但是他们用另外一种也和我们一样纯粹民族化的东西给自己找到了补偿，而且这种东西民族化到了似乎在我们这里也是不可想象的程度，不过从宗教运动时代起，好像我们这里也开始风行了起来，特别

① Polonius，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

是在我们的上等社会里。我有一本有趣的小册子,从法文翻译的,里面说离今天不远,大约不过五年以前,在日内瓦曾经处决了一个名叫理查的坏蛋和凶手,好像还是个二十三岁的小伙子,他在临上断头台以前忏悔了自己的罪恶,信奉了基督教。这个理查是私生子,还在六岁上就被父母送给了瑞士山地上的一家牧人,由他们抚养他,预备养大了拿他当人手使。他在他们家像只小野兽似的长大,牧人们什么也不教他,相反地从七岁起就叫他看牲畜,天寒雨雪时也几乎不给他衣裳穿,不给他东西吃。不用说,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谁也没有感到犹豫和自责,相反地,还认为自己完全有权这样,因为理查是被当作物件似的赠送给他们的,他们甚至并不觉得有养育他的必要。理查自己供出:他在那些年里像福音书里的浪子,哪怕拿给喂肥了卖钱的母猪吃的猪食他也想吃极了,但是连这也不给他吃,当他到猪群中去偷吃的时候,就要挨打,就这样度过了他整个的童年时代,一直到完全长大,有了力气,自己出去行窃为止。这野人到了日内瓦靠做零工赚钱,赚到钱就喝酒,生活得像一只畜生,结果是图财害命,杀死了一个老人。他被捉住,经过审理,判了死刑。那里是不讲什么温情主义的。在监狱里,牧师们,各种基督教团体的会员们,还有些慈善的贵妇人等等立刻把他包围了起来。他们在监狱里教他读书写字,开始给他讲解福音,感化他,说服他,纠缠不休,唠叨指责,软欺硬压,最后终于使他自己庄严地认了罪。他受了洗礼。他自己上书法院,说他做了恶徒,但终于是幸蒙上帝对他也赐给了光明,赐予了天福。这事轰动了日内瓦,所有日内瓦的慈善人士、虔诚教徒都骚动了。所有高尚的、有教养的人全跑到狱中,吻着理查,拥抱他:'你是我们的兄弟,天福降到你身上来了!'理查自己惟有感动得哭泣:'是的,天福降到我身上来了!早先我在童年的时代,一直为能吃到猪食而高兴,现在天福降到我的身上,我将在主的怀里死去!''是的,是的,理查,你应该在主的怀里死去,你流了别人的血,应该在主的怀里死去。你羡慕猪食,因为偷吃而被人痛打(你这样做很不好,因为偷窃是不容许的),那时候你完全不知道上帝,你并没有罪,——但是你杀了人就应该偿命。'到了最后的一天,身体衰弱异常的理查不断地哭,不住地反复说:'这是我最好的一天,我要到上帝那里去了!''是的,'牧师们,

法官们和慈善的贵妇们叫道,‘这是你最幸福的一天,因为你正要到上帝那里去!’所有这班人全跟在载着理查的刑车后面,向断头台走去,有的坐着马车,有的步行。他们到了断头台那里以后,对理查叫道:‘死吧,我们的兄弟,死在主的怀里,因为天福也降到了你的身上!’于是理查兄弟在饱受了一番兄弟般的亲吻之后,就被拉上断头台,放在断头刀下,最后又兄弟般地砍下了他的脑袋,就为了天福也降到了他的身上。是的,这真是一件很有特色的事。这本小册子由俄国上等社会里路德教派的慈善家们译成了俄文,免费分送,供在报纸和其他出版物上刊载,以便教化俄国农民。理查这件事的好处在于它具有民族性。我们这里对于只是因为他成了我们兄弟,因为天福降到了他身上就砍去他的头一点,未免觉得离奇,但是我要重复说,我们也有我们的东西,并不比他们差。我们在殴打的时候感到一种历史性的,直接的,十分亲切的享乐。涅克拉索夫有一首诗,说到农民用鞭子抽打马的眼睛,‘朝驯服的眼睛上’抽。这是谁都读过的,这是俄罗斯的特色。他描写一匹乏力的马,因为负载太多,拉着大车陷在泥里,拉不出来了。农民打它,恶狠狠地打它,打得自己也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事情,只是一味像喝醉了酒似的不停地痛打着:‘不管你怎么没有力气也要拉,死也要拉!’那匹驽马竭力挣扎着,而他却开始朝这可怜的畜生的眼睛上,哭泣的、‘驯服的眼睛’上狠狠地抽打。它发狂般地用尽力气挣扎,到底拉了过去。并且浑身哆嗦,拚命喘着气,歪斜着身子,跌跌撞撞地用一种又不自然,又很难看的姿势向前拉,——涅克拉索夫的这段描写真是可怕。但这只不过是一匹马,而上帝赐给我们马本来就是让我们鞭打的。鞑靼人曾经这样教过我们,还遗赠给了我们一根鞭子作为纪念。然而人也是可以打的。一位有知识、有教养的老爷和他的太太就用树条揍过他们亲生的女儿,一个七岁的小孩子,——关于这件事情我曾详细地作了记载。父亲对于树枝上有节疤这一点感到高兴,他说:‘可以揍得更结实些,’于是就结结实实地揍起他的亲生女儿来。我确切知道,有些打人的人越打越起劲儿,一直达到性虐狂,真正的性虐狂的地步,越多打一下,这情形就越发展。抽打了一分钟,接着又抽打了五分钟,十分钟。越打时间越长,抽得越急,揍得越结实。孩子喊着,后来喊不出了,只

是喘着气喃喃着：‘爸爸，爸爸，好爸爸，好爸爸！’由于某种糟糕的偶然情况，这件事后来不体面地闹到了法庭。雇了律师。俄国老百姓早就把我们的律师叫做‘等人出钱雇的良心’。律师大声疾呼地替自己的主顾辩护说：‘父亲打女儿，这是家庭间十分普通的常事，为此竟弄到法庭上来，真是我们时代丢脸的事！’被说服了的陪审官们退庭了，作出了无罪的判决。旁听的群众因为那个折磨小孩的人被判了无罪，竟快乐得欢呼起来。唉，可惜我不在那里，要不然我倒要提一个建议，专门设立一个纪念这位折磨者的奖学金！……真是有趣的场面。但是关于小孩子们，我还有更好的故事，关于俄罗斯的小孩，我收集了许多许多的材料，阿辽沙。有一对‘很可尊敬的、有学问有教养的官宦人家’的父母，仇恨一个五岁的小女孩。你瞧，我还要再次坚决地说一句：许多人有一种特性，那就是嗜好虐待小孩，专门虐待小孩。这些虐待者对其他的人显得甚至十分温和而善意，很像那些有教养、讲人道的欧洲人，却特别爱虐待小孩，甚至正是如此而爱着小孩本身。正是小孩子的柔弱无告这一点引诱着虐待者，小孩子们是无路可走、无处可诉的，他们有着天使般的信任心，这恰恰使虐待者的卑贱的血沸腾起来了。自然，每个人的身上都潜藏着野兽，——激怒的野兽，听到被虐待的牺牲品的叫喊而情欲勃发的野兽，挣脱锁链就想横冲直撞的野兽，因生活放荡而染上痛风、肝气等等疾病的野兽。这一双有教养的父母在这可怜的五岁的女儿身上施加了五花八门的虐待手段。他们棒打，鞭抽，脚踹，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直落得她浑身青一块紫一块。后来甚至虐待到了挖空心思的地步：在天寒地冻的时候，把她整夜关在厕所里面，又责怪她夜间不说自己要大小便(好像一个惯于做着天使般酣畅美梦的五岁孩子，这样小就能学会自己醒来说要大小便似的)，就因为这事，竟用她自己的屎涂在她脸上，还逼她吃自己的屎，——而这还是母亲，她的母亲逼着她干的！这位母亲夜里听着关在厕所里的可怜孩子的呻吟，竟还能睡得着觉！你明白不明白，这个甚至还不太明白人家在怎样对待她的小小的生物，在肮脏处所，在黑暗和寒冷中，用小拳头捶着痛楚异常的小胸脯，流出善良温顺的痛苦血泪，向‘上帝’哭泣，求他保护她，——你明白这种荒唐事情么，我的朋友，我的兄弟，我的虔诚

驯从的小修士？你明白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丑事，它是怎样造成的吗？有人说，没有这，人就不能活在世上，因为那样他就会分辨不出善恶。但如果分辨善恶需要付这么大的代价，我们又要这该死的分辨善恶干什么？因为我们的全部认识也不值这婴孩向'上帝'祈求时的一滴眼泪。我不去说大人的痛苦，他们已经吃了禁果，那就随他们去吧，让魔鬼把他们捉去就是了，但是这些孩子，这些孩子！我是在折磨你，阿辽沙，你仿佛很不自在。如果你愿意，我就不说了。"

"不要紧，我也想受点折磨。"阿辽沙喃喃地说。

"还有一个场面，我只再说一个场面吧，这是很有意思，很具特色的，而且这是刚从一本讲我国古代史料的集子里读到的，不是叫《文献》，就是叫《文物》，需要查一下，我甚至忘记在哪儿读到的了。这事情发生在农奴制最黑暗的时代，还在本世纪开始的时候，——农民解放者万岁！在本世纪初，有一位将军，是交游广阔的将军，又是富有资财的地主，但他是那种在年高退休以后，就几乎深信自己已经因功获得对自己子民的生死予夺之权的人，当时是有这类人的，自然这类人在当时也好像已经不很多了。这将军生活在他那有两千个魂灵[①]的领地里，妄自尊大，把一些乡邻全当作自己的食客和丑角看待。狗棚里养着几百条狗，几乎有几百个狗夫，全穿着制服，骑着马。有一个农奴的男孩，还很小，只八岁，在玩耍的时候不留神抛了一块石头，把将军心爱的一只猎狗的腿弄伤了。'为什么我心爱的狗腿瘸了？'有人禀报说，是那个孩子向它扔石头，把它的腿打伤了。'啊，是你呀，'将军看了他一眼，'把他抓起来！'于是把他从他母亲手里夺了去，抓了起来，整夜关在牢房里，早晨天刚亮，将军就全副排场地出外行猎，他骑在马上，许多食客，带着狗的狗夫，猎人，全簇拥在他周围，也都骑着马。全体家奴都被叫来受训，站在最前列的是那个犯罪的小孩的母亲。男孩从监牢里被带了出来。这是秋天阴沉寒冷、雾气重重的日子，是行猎最相宜的天气。将军下令脱去男孩的衣服，于是他被剥得精光。他浑身哆嗦，吓得发了呆，叫都不敢叫一声。……将军下令说：'赶他！'狗夫就朝他喊：'快跑，快跑！'男孩跑了。……'捉

① 即农奴。

他呀！'将军厉声地喊着，放出所有的猎犬向他扑去。就在母亲的眼前捕住了猎物，一群猎犬把这孩子撕成了碎块！……那位将军后来好像被判应受监护。嗯……应该把他怎么样？枪毙么？为了满足道德感而把他枪毙么？你说，阿辽沙！"

"枪毙！"阿辽沙低声地说，带着失神的，把脸都扭曲了的惨笑，抬眼看着哥哥。

"好极了！"伊凡高兴地叫起来，"您既然这么说，那么……你这小苦行修士啊！原来你的小心眼里也藏着个小小的魔鬼哩，阿辽沙·卡拉马佐夫！"

"我这话说得荒唐，但是……"

"你这个'但是'正好说对了，……"伊凡说，"你要知道，修士，这大地上太需要荒诞了。世界就建立在荒诞上面，没有它世上也许就会一无所有了。有些事我们还是知道的！"

"你知道什么？"

"我什么也不理解，"伊凡继续说，似乎在说着谵语，"而且如今我也不想去理解什么。我只想执着于事实。我早已下决心不再去理解。如果我想去理解某一事实，我就会立刻改变了这件事实，但是我决心执着于事实。……"

"你干吗老拖延着让我着急？"阿辽沙忽然悲哀地叫道，"你到底对我说不说？"

"我自然会说的，我正在把话引到这上面去。你对于我是很宝贵的，我不愿意丢掉了你，把你让给你那佐西马。"

伊凡沉默了一分钟，他的脸上忽然笼罩了愁云。

"你听我说：我所以单单谈到小孩子，就为的是明显些。关于从里到外浸透着整个地球的其他人间血泪，我一句也不说，我故意缩小了我的话题。我是一个臭虫，我谦卑地承认我一点也不理解为什么一切会这样。给了人们天堂，人们却想要自由，偷了天上的火种，他们明知道自己会遭到不幸的，可见人们是自作自受，所以也用不着怜惜他们。唉，照我看来，照我这可怜的、欧几里得式的凡俗脑子所能理解，我只知道苦痛是有的，应对此负责的人却没有，一切都是自己连锁引起的，简单明了得很，一切都在自动进行，取得平衡，——但这

些全是欧几里得式的胡话，这我自己也知道，所以我不愿靠着这种胡话生活！光知道没有应该对此负责的人是不能叫我心安的，我需要报复，要不然我宁肯毁了我自己。这报复不会出现在无限远的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而就在这地球上，就在我能够亲眼见到的时候，我对此深信不疑，我愿意自己看到，假使到了那时候我已死去，那就应该让我复活过来，因为假使一切全发生在我不在的时候那未免太令人遗憾了。我受苦受难，可不是为了把自己、把我的罪恶和痛苦当作肥料，去给别人培育未来的和谐，我愿意亲眼看见驯鹿睡在狮子身旁，被杀的人站了起来，和杀害他的人拥抱。我愿意在大家忽然明白了为什么这一切是这样的时候自己也在场。一切地上的宗教全建立在这个愿望上，而我是有信仰的。但是这里还有孩子的问题，我应该怎样安排他们呢？这是我不能解决的问题。我要不厌其烦地再重复一句——问题是很多的，但是我单单只提孩子的问题，这是因为它最能无可辩驳地说明我想要说的意思。你听着：假使大家都该受苦，以便用痛苦来换取永恒的和谐，那么小孩子跟这有什么相干呢？请你对我说说！我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也应该受苦，他们为什么要用痛苦去换取和谐？为什么他们也要成了肥料，要用自己去为别人培育未来的和谐？人们对犯罪行为应共同负责我是明白的，对复仇也应共同负责我也明白，但是总不能要孩子们对犯罪行为共同负责呀，如果他们也为父辈们的一切罪行而和他们的父辈共同负责确是合理的，那么显然这个道理并非来自这个世界，而是我所无法理解的。有些爱开玩笑的人也许要说，小孩也总会长大成人，他们也来得及犯罪的，但是他并没有长成，在八岁时就被一群狗撕成碎块了。唉，阿辽沙，我并不是在亵渎神明！我也明白，一旦天上地下都齐声颂扬，所有活着的和活过的全高声赞美'你是对的，主，因为你指引的道路畅通了！'的时候，这将是多么震撼宇宙的大事！当母亲和嗾使群狗撕碎她儿子的凶手互相拥抱，三人全含着泪喊叫'你是对的，主！'的时候，不用说，人们自然是慧眼大开，一切都认识清楚了。但是难题就正出在这里：我不能接受这个。而且只要我活在世上，我就要抓紧采取我自己的措施。你瞧，阿辽沙，也许果真会发生那种情形的吧，——也许当我自己活到那个盛世，或者复活过来看到那个盛世

时，我自己也会看着母亲和残害她儿子的人互相拥抱，而同大家一起齐声呼喊'你是对的，主！'的吧？——但是不，我决不愿意到那时这样呼喊。只要还有时间，我就要抓紧保卫自己，所以我决不接受最高的和谐，这种和谐的价值还抵不上一个受苦的孩子的眼泪，——这孩子用小拳头捶着自己的胸脯，在臭气熏天的屋子里用无法补偿的眼泪祷告着：'我的上帝！'所以抵不上，就因为他的眼泪是无法补偿的。它是应该得到补偿的，否则就不可能有什么和谐了。但是你用什么办法，用什么办法来补偿它呢？难道有可能补偿么？莫非是用报复的方法？但是我要报复有什么用？使凶手入地狱对我有什么用？在已经受够了残害的时候，地狱能有什么补救呢？既然是地狱，那还有什么和谐可言呢？我愿意宽恕，我愿意拥抱，却不愿人们再多受痛苦。假使小孩子们的痛苦是用来凑足为赎买真理所必需的痛苦的总数的，那么我预先声明，这真理是不值这样的代价的。我不愿使母亲和嗾使群狗撕碎她的儿子的人最终互相拥抱！她不应该宽恕他！如果她愿意，她可以为自己宽恕，她可以宽恕折磨者给她这个作母亲的所造成的极大痛苦；但是关于她的被撕碎的孩子的痛苦，她并没有宽恕的权利，不应该宽恕折磨者，就是孩子自己宽恕了，她也不应该！既然这样，既然她们不应该宽恕，那么和谐又在哪里呢？全世界有没有一个人能够而且可以有权利宽恕？我不愿有和谐，为了对于人类的爱而不愿。我宁愿执着于未经报复的痛苦。我宁愿执着于我的未经报复的痛苦和我的未曾消失的愤怒，即使我是不对的。和谐被估价得太高了，我出不起这样多的钱来购买入场券。所以我赶紧把入场券退还。只要我是诚实的人，就理应退还，越早越好。我现在正是在这样做。我不是不接受上帝，阿辽沙，只不过是把入场券恭恭敬敬地退还给他罢了。"

"这是叛逆。"阿辽沙垂下头来轻声地说。

"叛逆么？我不愿听你说这样的话。"伊凡十分诚挚地说。"不管一个人能不能在叛逆中过生活，但我是愿意这样生活的。请你对我直说，我要求你，请你回答：假设你自己要建筑一所人类命运的大厦，目的在于最后造福人类，给予他们和平和安谧，但是为这个目的，必须而且免不了要残害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生物，——比方说就是那个

用小拳头捶胸脯的孩子吧，要在他的无法报偿的眼泪上面建造这所大厦，在这种条件下，你答应不答应做这房子的建筑师呢？请你坦白说，不要说谎！”

“不，我不能答应。”阿辽沙轻声说。

“同时你能不能那样想，就是你为他们建筑的那些人会同意在一个受残害的小孩的无辜的血上享受自己的幸福么，而且即使同意了，又能感到永远幸福么？”

“不，我不能那样想，哥哥，”阿辽沙突然两眼放光地说，“你刚才说：全世界有没有一个人能够宽恕而且有权利宽恕？但这样的人是有的，他能宽恕一切人和一切事，而且代表一切去宽恕，因为他曾为了一切人和一切物而流出了自己清白无辜的血。你忘记了他，而大厦正是建立在他的上面的，大家也正是对他呼喊：‘你是对的，主，因为你指引的道路畅通了。’”

“哦，这就是‘惟一的无罪的人’和他的血！不，我没有忘记他，相反地，还老觉得奇怪，怎么你许久不提出他来，因为你们在辩论的时候，照例总是首先把他提出来。喂，阿辽沙，你不要笑，一年以前我曾经写了一首诗。如果你能跟我一起耽搁十分钟，我可以讲给你听。”

“你写了一首诗么？”

“哦不，没有写，”伊凡笑着说，“我有生以来也没有做过两句诗。但是我想出了这首诗，而且记下来了。这是心血来潮想出来的。你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哦，应该说是听众。真的，一位作者为什么要错过惟一的听众呢？”伊凡微笑了一下。“讲不讲？”

“我很愿意听。”阿辽沙说。

“我的诗题目叫做《宗教大法官》，——是一篇荒唐的东西，但是我愿意讲给你听。”

五　宗教大法官

“在这里没有序言——那就是说没有文学的序言也是不成的。”

伊凡笑了，"哎！其实我算是什么作家！你瞧，我这段故事发生在十六世纪，在那个时候恰巧有在诗里把天神引到地上来的习惯，——这点你从学校的课本上一定早就知道了。关于但丁我先不提。在法国，法庭职员和修道院的修士扮演整本的戏剧，把圣母、天使、圣徒、基督，甚至还有上帝全搬上了舞台。当时这种场面表演得非常淳朴。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写出了老巴黎，路易十一时代，为庆祝法国太子的生辰，在市政厅里演出一出含教训意义的、给大家免费观看的戏剧，名叫《Le bon jugement de la très sainte et gracieuse Vierge Marie》①，剧本里圣母亲身出场，宣告她的 bon jugement②。我们莫斯科在彼得大帝以前的古代，也时常演出几乎完全类似的戏，特别是从《旧约》中取材的戏。但是除了戏以外，当时还有许多小说和'诗'流传于世，这些作品里在必要的时候也出现圣徒、天使和全体天神。我们的修道院里也翻译，传抄，甚至写作这类的诗，而且早在鞑靼人统治时代就是这样。比如，有一篇修道院的诗，——自然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题目是《圣母游地狱》，它描写的场面和手法的大胆不亚于但丁的作品。圣母亲临地狱，由天使长米迦勒给她引路。她看到了罪人和他们所受的苦刑。其中在油煎湖上有一群极引人注目的罪人：他们中有些人已沉入湖底，再也浮不上来，'那些人已经被上帝遗忘了，'这是一句非常深刻而有力的话。圣母惊愕而流泪了，跪在上帝的宝座前，为地狱里的大众请求赦免，不加歧视地为她所见到的一切人请求赦免。她同上帝的谈话是极有趣的。她哀求着，不肯离开，当时上帝把她的儿子被钉着的手足指给她看，问她：我怎么能赦免他的凶手呢？于是她吩咐全体圣徒、殉教者、天使和天使长们同她一齐跪下，祈求不加歧视地赦免一切人。结果是她向上帝求到每年从耶稣受难日到三一节停刑，地狱里的罪人们立刻感谢上帝，向他喊：'主啊，你这样裁判是对的。'我的那篇诗如果在当时出现，也一定会是这类的性质。在我的诗里他也出场了，尽管他没说一句话，只是出现一下，走了过去。自从他发出必将来到自己的天国的誓言以来，已经过

① 法语：《至圣和仁爱的圣母玛丽亚的仁慈裁判》。

② 法语：仁慈的裁判。

了十五个世纪，还在十五个世纪以前，他的预言者就记录着：‘看呀，我很快会来的。’‘关于日子和时刻甚至我也不知道，惟有我的天父知道。’这是他自己还在地上时说的话。但是人类仍怀着当年的信仰和当时的感动心情在等待着他。嗯，这信仰甚至更大了，因为人们已经有十五个世纪没再得到天上的保证：

没有得到天上的保证，
只好相信内心的声音。①

也只好相信内心的话了！不错，那时还有许多奇迹出现。有些圣徒会作神奇的治疗；还有一些圣者传上说，天上的女皇曾亲身降临到他们那里。但是魔鬼决不肯打盹的，人间已开始对这些奇迹的真实性怀疑起来。恰巧当时在德国北部出现了可怕的新的邪教。‘像火炬一般’的巨星‘落在水源上，水变苦了’。巨星就是指教会。这些邪教徒开始亵渎上帝，否认奇迹。但是仍坚持信仰的人们却信仰得更加热诚了。人类的眼泪照旧涌向他，照旧等待他，爱他，寄希望于他，渴求为他受苦以至死亡，和以前一样。……人类怀着信仰和热情祷告了许多世纪：‘主啊，快来吧。’他们向他祈求了许多世纪，到后来他怀着无边的慈悲心肠，终于亲临到祈祷者面前。早先，当一些圣者，苦行者，圣隐修士还活在世上的时候，他也曾降临到他们那里来过，在他们的行传里曾有记载。在我们国家里，深信自己的诗句说出了真理的丘特契夫②，曾经这样宣告：

天国之王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
身上穿着奴服，
曾经走遍了亲爱的大地，
到处给人们赐福。③

我可以对你说，这一定是真的。他想在人民面前——在那些受折磨，受痛苦，满身罪孽，却像孩子般爱他的人民面前出现片刻。我的故事

---

① 席勒的诗《愿望》里的句子。

② 丘特契夫(1803—1873年)，俄国诗人，善于描绘大自然和人类的精神感受。

③ 丘特契夫作《可怜的乡村》中的诗句。

发生在西班牙的塞维尔地方，在宗教裁判制度最可怕的时代，各地每天烧起火堆，颂祷上帝，

在艳丽夺目的火堆上，
烧死凶恶的邪教徒。

哎，这自然并不就是他预言中当世界末日时，他将带着天上的荣耀，'像闪电从东到西照亮天边'似的突然显现在人前的那种基督降临。不，他只是想要哪怕是短时间地降临到他的孩子们那里去，而恰巧在活烧邪教徒的地方。他怀着无比的慈悲，仍旧以他十五个世纪以前在人间走动了三年时那个原来的人形，又一次在人间走动。他降临那个南方城市的'火烫的大道'上，在那里，刚刚在头一天，有国王，宫廷骑士，红衣主教们和美丽的宫廷贵妇们在场，在全塞维尔城众多人民面前，任宗教大法官的红衣主教在'艳丽夺目的火堆上'ad majorem gloriam Dei①，一下子烧死了几乎上百个邪教徒。他是悄悄地，不知不觉地出现的，可是真奇怪，大家全认出了他。这应该是我那首诗里最精彩的一段，——描写为什么人们会认出他来。人们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拥到他的面前，围住他，聚集在他身边，跟随着他走。他默默地在他们中间走着，带着流露出无限同情的宁静的微笑。他的心上燃烧着爱的太阳，他的眼中闪耀出光明，智慧和力量的光芒，射到人们的身上，使他们的心里涌出感激回报的爱。他的两手伸向他们，为他们祝福。只要和他一接触，甚至只要碰到他的衣服，就发生治疗的力量。人群里一个从小就瞎了眼睛的老人呼吁道：'主，治愈我吧，让我也能看到你。'立刻，好像一片鱼鳞从他的眼睛上落下，盲者看到了他。人们哭着，吻着他走过的土地。孩子们把花朵扔到他面前，唱着歌，对他喊着：'和散那！'② '这是他，这是他自己！'大家反复地说，'这一定就是他，除了他，不会是别人。'他在塞维尔教堂的台阶上面站住了，那时正有人哭着把一个敞着盖的、装小孩的白色棺材抬进教堂，棺材里躺着一个七岁的女孩，一位名人的独生女。死

---

① 拉丁文：为了上帝伟大的荣誉。

② 圣经中的赞美词，希伯来语，意为"上帝是可赞颂的"。

孩全身躺在鲜花里。人群里有人对哭着的母亲喊道:'他会使你的孩子复活的。'出来迎接棺材的教堂里的神父困惑不解地看着,皱起了眉头。但这时响起了死孩的母亲的痛哭声。她跪在他的脚前,向他伸出双手,呼喊说:'如果真是你,就请你使我的孩子复活吧!'送殡的行列停住了,小棺材放在台阶上,他的脚下。他慈悲地看着,他的嘴唇轻声说出:'塔利法,库米。'——意思就是:'起来吧,女孩。'小孩在棺材里仰起身子,坐了起来,睁大着惊讶的小眼睛微笑地张望着四周。她两手还握着她躺在棺材里时人们放在她手里的那把白玫瑰。人们骚动了,发出了喊声和哭声,就在这时候,忽然红衣主教、宗教大法官本人恰好正走过教堂旁的广场。他是个将近九十岁的老人,高大而挺直,脸庞削瘦,眼眶深陷,但眼里仍发出火一般的光芒,他并没有穿他那套昨天在烧死罗马教的敌人时曾在人前炫耀的红衣主教服,——不,这时候他只穿着他粗糙的旧教士服。他的一些脸色阴沉的助手和奴隶,还有'神圣'的卫队在后面跟着,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在人群前面站住了,远远地观望着。他全都看见了,他看见那口棺材怎样放在那个人的脚下,看见女孩怎样复活。他的脸上罩上了阴影。他皱紧灰色的浓眉,眼里射出了凶光。他伸出手指,吩咐卫队把这人抓住。他的威力是那么大,人们又是那么惯于对他战战兢兢,百依百顺,因此当时群众毫不怠慢地立刻给卫队让开了一条路,而那些人就在突然来临的一片死寂中,抓住这个人,把他带走了。群众立刻像一个人似的匍匐在地,朝宗教法官叩头,他默默地向人们祝福,走了过去。卫队把犯人带进了宗教法庭的古老大厦中一间带圆顶的狭窄而阴沉的监狱里,把他关在里面。白天过后,黑暗而闷热得'透不过气来'的塞维尔的夜晚来临了。空气里充满着'桂叶和柠檬的香味'。在一片漆黑中,监狱的铁门突然打开,年老的宗教大法官亲自手里拿着灯,慢腾腾地走进了监狱。他独自一人,狱门立时在他身后又关上了。他站在门前,注视他的脸整整有一两分钟,然后轻轻地走近前来,把灯放在桌上,对他说道:

"'真是你?真是你么?'他没有得到回答,就又急速地接着说,'别出声,别回答吧。你又能说出什么来呢?我完全知道你要说的话。你也没有权利在你以前说过的话之外再加添什么,你为什么到

这里来妨碍我们？你确实是来妨碍我们的，你自己也知道。但你知道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愿知道真的是你还是仅仅像他，但是到了明天，我将裁判你，把你当作一个最凶恶的邪教徒放在火堆上烧死，而今天吻你的脚的那些人，明天就会在我一挥手之下，争先恐后跑到你的火堆前面添柴，这你知道吗？是的，你也许知道这个。'他在深刻的沉思中加了这句话，目不转睛地紧盯着他的囚犯。"

"我不大懂，伊凡，这是什么意思？"一直在默默地听着的阿辽沙微笑着说，"只是无边的幻想呢，还是某种老年人常犯的毛病，一种令人难耐的 qui pro quo[①]？"

"就算是后者吧，"伊凡笑了，"既然现代的现实主义已经把你的口味败坏了，弄得你不能忍受一点点幻想的东西，那就随你说它是 qui pro quo 吧。这话也对，"他又笑了起来，"老人已经九十岁，他早就有可能会死抱住一个观念顽固得发了狂。他也有可能是被犯人的外貌吓坏了。最后，那也可能只是一个九十岁的老头子在离死期不远，再加上由于昨天在火堆上烧死一百个邪教徒而头脑发热时产生的梦魇和胡话。但管它是 qui pro quo 还是无边的幻想，对于咱们不全是一样的么？问题只在于老人需要说出自己的意见，九十年来第一次，讲出他在这整个九十年中沉思默想着的一切。"

"那么囚犯也仍旧沉默着？仍旧看着他而一言不发么？"

"不管怎么说，本来就应当是这样嘛。"伊凡又笑了。"老人自己已经向他指出来，他没有权利在以前说过的话上再加什么话。要知道，至少照我的意见看来，这也正是罗马天主教最主要的特点：'你既然已经把一切都教给了教皇，那就一切都已在教皇的手里，你现在根本不必来，至少目前你不该来碍事。'他们不但嘴里说这一类的话，还写了下来，至少耶稣会教士是这样。这是我亲自从他们的神学著作里读到的。'你有权哪怕是向我们显示你所由来的那个世界里的一个秘密么？'我诗里的这个老头子问他，随后又自己代替他回答说：'不，你没有权利，因为你不应在你以前说过的话上再加添什么，你也

① 拉丁文：混乱，缠夹。

不应夺去人们的自由，这自由当初你在地上的时候曾经那么坚决地维护过。不管你新宣示些什么，因为他们将作为奇迹出现，因此必然会侵犯人们信仰的自由，而他们的信仰自由，还在一千五百年以前，你就曾看得比一切都更为珍贵。你不是在那时候常说“我要使你们成为自由的”么？但是你现在看到这些“自由”的人们了。’老人忽然沉思地莞尔一笑，补充说。‘是的，我们曾为此花了极高的代价，’他继续说，严厉地看着对方，‘但是我们终于以你的名义完成了这件事。十五个世纪以来我们为了这自由而艰苦奋斗，现在已经完成了，完成得很彻底。你不相信完成得很彻底么？你温和地望着我，甚至对我丝毫不加恼怒？但是你知道，现在，正是现在，这些人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信，他们完全自由，而实际上他们自己把他们的自由交给我们，驯顺地把它放在我们的脚前。但这是我们完成的工作，不知道你所希望的是这个，是这样的自由么？’”

“我又不明白了，”阿辽沙打断他的话说，“他是在讽刺，嘲笑么？”

“一点也不。他恰好认为他和他的人的功绩，就在于他们终于压制了自由，而且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使人们幸福。‘因为只是到了现在（他自然指的是有宗教裁判制的时代），才破天荒第一次可以想到人们的幸福。人造出来就是叛逆者；难道叛逆者能有幸福么？已经有人警告你了，’他对他说，‘你没有少受到警告和指示，但是你不肯听这警告，你不承认那条可以使人们得到幸福的惟一的道路，幸而你离开的时候，把这事情交托给了我们。你答应，你留下了话，确认你给我们系绳和解绳的权利，现在你自然不用再想从我们手里夺去这个权利。你为什么跑来妨碍我们呀？’”

“‘没有少受到警告和指示’是什么意思？”阿辽沙问。

“这正是老人想说的话的主要部分：——

“‘一个可怕的，聪明的精灵，一个自我毁灭和无形的精灵，’老人继续说，‘一个伟大的精灵，曾经在旷野里同你说话，据圣经里告诉我们，他似乎把你“诱惑”了。对不对？但再没有比他在三个问题中对你揭示的一切更真实的了，当时你不肯接受它们，圣经里称它们“诱惑”。可是，如果说什么时候地上曾出现过完全真实的伟大奇迹的话，那正是在那一天，正是提出这三种诱惑的那一天。奇迹正出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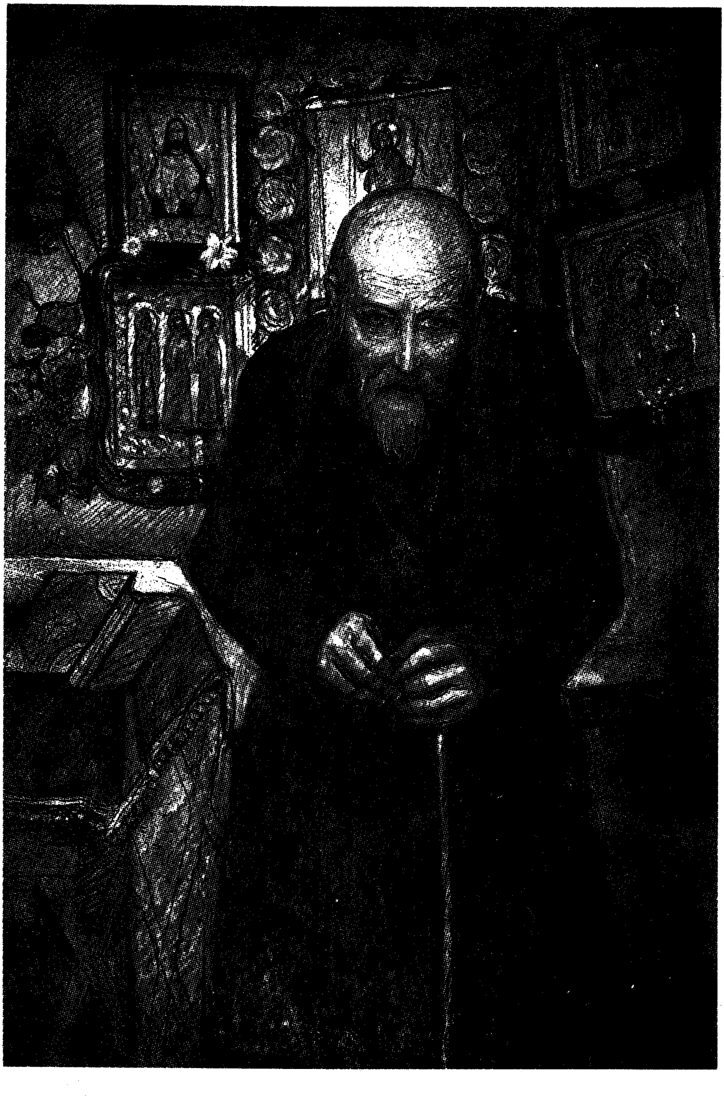
这三个问题的提出上。如果完全为了试验和譬喻起见，设想那个可怕的精灵的三个问题已经在圣经里消失无踪，现在必须予以恢复，重新想出来，编出来，以便再记到圣经里去，为此召集地上一切智者——掌政权的人，总主教，学者，哲学家，诗人，给他们出课题：构想并编出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不但必须适合事件的范围，而且还必须用三句话，只用三句人类语言来说出世界和人类的全部未来的历史，——那么你是不是认为把地上的一切智慧合在一起，能够想出在力量和深度方面可以和那位勇敢聪明的精灵在旷野里对你实际提出的三个问题相比的东西呢？单就这些问题来说，单就这些问题的提出这个奇迹来说，就可以明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并非人类的一般智慧，而是永恒的，绝对的智慧。因为在这三个问题中，仿佛集中预示了人类未来的全部历史，同时还显示了三个形象，其中囊括了大地上人类天性的一切无法解决的历史性矛盾。这在当时还不可能这样明显，因为未来还是不可知的，但是现在，过了十五个世纪以后，我们看见一切都已由这三个问题料到了，预言了，而且确凿地证实了，所以增添或减少都是不必要的。'

"'你现在自己判断，究竟是谁有理：是你，还是当时问你的人？你可以回想一下第一个问题，虽然不是原话，但大意是这样的："你想进入人世，空着手走去，带着某种自由的誓约，但是他们由于平庸无知和天生的粗野不驯，根本不能理解它，还对它满心畏惧，——因为从来对于人类和人类社会来说，再没有比自由更难忍受的东西了！你看见这不毛的、炙人的沙漠上的石头么？你只要把那些石头变成面包，人类就会像羊群一样跟着你跑，感激而且驯顺，尽管因为生怕你收回你的手，你的面包会马上消失而永远在胆战心惊。"但是你不愿意剥夺人类的自由，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你这样想，假使驯顺是用面包换来的，那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呢？你反驳说，人不能单靠面包活着。但是你可知道，大地的精灵恰恰会借这尘世的面包为名，起来反叛，同你交战，并且战胜你，而大家全会跟着他跑，喊着："谁能和这野兽相比，他从天上给我们取来了火！"你可知道，再过许多世纪，人类将用智慧和科学的嘴宣告，根本没有什么犯罪，因此也无所谓罪孽，而只有饥饿的人群。在旗帜上将写着："先给食物，再问他们道

德！”人们将举起这旗帜来反对你，摧毁你的圣殿。在你的圣殿的废墟上将筑起一所新的大厦，重新造起可怕的巴比伦之塔，虽然这高塔也不会造成，和以前的那座一样，但是你总还可以防止人去造这座新的塔，而使人们的痛苦缩短千年，——因为他们为这高塔吃了千年苦头以后，会走到我们这里来的！那时候他们会再寻找藏在地底下陵寝里面的我们（因为我们会重又遭到驱逐和折磨），寻到以后，就对我们哭喊：“给我们食物吃吧，因为那些答应给我们天上的火的人们，并没有给我们呀。”到那时候就将由我们来修完他们的高塔，因为谁能给食物吃，谁才能修完它，而能给食物吃的只有我们，用你的名义，或者假称用你的名义。哎，他们没有我们是永远永远不能喂饱自己的！在他们还有自由的时候，任何的科学也不会给予他们面包，结果是他们一定会把他们的自由送到我们的脚下，对我们说：“你们尽管奴役我们吧，只要给我们食物吃。”他们终于自己会明白，自由和充分饱餐地上的面包是二者不可兼得的，因为他们永远永远也不善于在自己之间好好地进行分配！他们也将深信，他们永远不能得到自由，因为他们软弱，渺小，没有道德，他们是叛逆成性的。你答应给他们天上的面包，但是我再重复一句，在软弱而永远败德不义的人类的眼里，它还能和地上的面包相比么？就算为了天上的面包有几千人以至几万人跟着你走，那么几百万以至几万万没有力量为了天上的面包而放弃地上的面包的，又该怎样呢？是不是只有几万伟大而强有力的人是你所珍重的，而那其余几百万人，那多得像海边沙子似的芸芸众生，那些虽软弱但却爱你的人就只能充当伟大和强有力的人们脚下的泥土么？不，我们也珍视弱者。他们没有道德，他们是叛逆，但是到了后来他们会成为驯顺的人的。他们将对我们惊叹，将把我们看作神，因为我们作为他们的领袖，竟甘愿把他们所惧怕的自由承担下来而统治着他们，——因为他们到后来觉得做自由人真是太可怕了！但是我们要说，我们服从你，我们是以你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我们要继续欺骗他们，因为我们将永不放你走近我们的身边。而我们正因为要作这种欺骗而忍受着痛苦，因为我们不能不说谎。这就是沙漠里第一个问题的大意，这就是你为了你认为高于一切的自由而加以拒绝的。然而在这问题里却包含了这世界上的伟大的秘密。如果你

同意采用“面包”，你就可以解决了每一个人和全体人类的那种普遍的、永恒的烦恼，那就是“该崇拜什么人”的问题。人一旦得到了自由以后，他最不断关心苦恼的问题，无过于赶快找到一个可以崇拜的人。但是人们所寻找的总是已经无可争辩的崇拜对象，最好无可争辩得使一切人都会立即同意共同对他表示崇拜。因为这些可怜的生物所关心的不只是要寻找一个我自己或者另一个人所崇拜的东西，而是要寻找那可以使大家信仰它，崇拜它，而且必须大家一齐信仰和崇拜的东西。正是这种一致崇拜的需要，给每一个人以至从开天辟地以来的整个人类带来了最大的痛苦。为了达到普遍一致的崇拜，他们用刀剑互相残杀。他们创造上帝，互相挑战：“丢掉你们的上帝，过来崇拜我们的上帝，不然就立刻要你们和你们的上帝的命！”这样一直会继续到世界的末日，甚至到世界上已不再存在上帝的时候：因为人们同样还是要朝着偶像膜拜的。你已知道，你不能不知道人类天性的这个根本的秘密，但是你却拒绝了对你提出的那面可以使一切人无可争辩地对你崇拜的惟一的、绝对的旗帜，——那一面地上的面包的旗帜，而且是以为了自由和天上的面包的名义而加以拒绝的。你瞧，你以后又做了什么。而且又是以自由的名义！我对你说，人们深切关心的是寻找一个对象，以便把随自己这个可怜的生物与生俱来的一份自由赶快交付给他。但是能握有人们的自由的只有那个能安慰他们的良心的人。随着面包你就能得到一面无可争辩的旗帜：只要你拿出面包，人们就会崇拜你，因为面包是绝对无可争辩的东西，但与此同时，假如有人越过你而占有他的良心，——唉，那时候他甚至会抛弃你的面包，去追随那掠取了他的良心的人。在这一点上你是对的。因为人类存在的秘密并不在于仅仅单纯地活着，而在于为什么活着。当对自己为什么活着缺乏坚定的信念时，人是不愿意活着的，宁可自杀，也不愿留在世上，尽管他的四周全是面包。这是对的，但是结果怎样呢？你并没有接过人们的自由，却给他们更增添了自由！难道你忘记了，安静，甚至死亡，对人来说要比自由分辨善恶更为珍贵么？对于人是再也没有比良心的自由更为诱人的了。但同时也再也没有比它更为痛苦的了。你不去提供使人类良心一劳永逸地得到安慰的坚实基础，却宁取种种不寻常的，不确定的，含糊可

疑的东西，人们力所不及的东西，因此你这样做，就好像你根本不爱他们似的，——而这是谁呢？这竟是特地前来为他们献出自己的生命的人！你不接过人们的自由，却反而给他们增加些自由，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永远承受着自由的折磨。你希望人们能自由地爱，使他们受你的诱惑和俘虏而自由地追随着你。取代严峻的古代法律，改为从此由人根据自由的意志来自行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只用你的形象作为自己的指导，——但是难道你没有想到，一旦对于像自由选择那样可怕的负担感到苦恼时，他最终也会抛弃你的形象和你的真理，甚至会提出反驳么？他们最后将会嚷起来，说真理并不在你这里，因为简直不可能再比像你这样做，更给他们留下许多烦恼事和无法解决的难题，使他们纷乱和痛苦的了。因此你自己就为摧毁你自己的天国打下了基础，不必再去为此责备任何人。再说，对你提出来的究竟是什么呢？有三种力量，地上仅有的三种力量，可以永远征服和俘虏这些意志薄弱的叛逆者的良心，使他们得到幸福，——这三种力量就是奇迹、神秘和权威。你把这三者全部拒绝了，你这样做是自己开了先例。可怕的，绝顶智慧的精灵把你放在殿顶上，对你说："假如你想知道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会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带着飞走，因此你不会落地摔死，那时你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那时你会证明你对于你的父的信仰是多么坚定。"但是你听完以后拒绝了这个建议，没有听他的话，没有跳下去。自然你这举动是骄傲而庄严的，像上帝一样，但是那些人，那个意志薄弱的叛逆种族，他们也是上帝么？你当时明白，你只要跨一步，只要作一个跳下去的动作，你就是在考验上帝，就是丧失对他的整个信仰，就会落在你前来拯救的大地上，摔得粉身碎骨，而引诱你的聪明的精灵就将欣喜若狂。但是我要重复一句，像你这样的人多么？难道你真会有一分钟一秒钟真能够相信别人也有力量抵挡这样的诱惑么？人类的天性难道能拒绝奇迹，哪怕在生命的可怕时刻，在内心发生了触及根本的最最可怕而痛苦的疑问时，仍旧能只凭良心作自由的抉择么？你知道你的苦行将记载在圣经里，直到永远而且流传八荒。你指望人们跟随着你，就会永远留在上帝身边，并不需要奇迹。然而你不知道，人一旦抛弃了奇迹，他同时也就



会抛弃了上帝,因为人寻找的与其说是上帝,还不如说是奇迹。而既然人没有奇迹就没法过下去,他就会为自己去造出新的奇迹,他自己的奇迹来,就会去崇拜巫医的奇迹,女巫的邪术,尽管他也曾做过一百次叛徒、异教徒和无神派。当人们对你讥笑,嘲弄,对你喊叫"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会信仰这是你"的时候,你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你所以没下来,同样是因为你不愿意用奇迹降服人,你要求的是自由的信仰,而不是凭仗奇迹的信仰。渴求自由的爱,而不是囚犯面对把他永远吓呆了的权力而发出的那种奴隶般的惊叹。但是在这方面你对于人们的估价也同样过高了,因为显然他们虽然生来是叛徒,但却仍然是囚犯。你看看周围,自己想想,现在已经过了十五个世纪,你去看一看他们:你把谁提得跟你一样高了呢?我敢起誓,人类生来就比你想象的要软弱而且低贱!难道他也能够,也能够履行你所履行的事么?由于你这样尊敬他,你所采取的行动就好像是不再怜悯他了,因为你要求于他的太多了,——而这是谁呢?这竟是爱他甚于自己的人!你少尊敬他,少要求他一些,那倒同爱更接近些,因为那样可以使他对你的爱更容易承受些。他是软弱而且低贱的。他现在到处反抗我们的权力,并且以反叛自豪。这有什么呢?这是孩子和小学生的骄傲。这等于小孩子们在课堂里造反,轰走老师。但是小孩们的高兴结束了,他们将付出很高的代价。他们把神殿推倒,血溅大地。但是这些愚蠢的孩子们最后总会发现,他们虽然是叛徒,却是软弱无力的,对于自己的叛逆行动是禁受不住的。他们终将流着愚蠢的眼泪承认,那把他们造成为叛徒的人,无疑地是想开他们的玩笑。他们将在绝望中说出这句话,而他们所说的话将成为对上帝的亵渎,他们也就将因此而变得更为不幸,因为人类的天性不能忍受亵渎上帝的事,到后来会永远自行报复的。所以在你为了他们的自由受了许多苦以后,不安、骚乱和不幸却成了人们现在的命运。你的伟大的预言家在寓言和幻想里说,他看见了第一次复活的全体参加者,每族各有一万二千人。但即使有这么些人,他们也已经仿佛不是人,而成为神了。他们背负了你的十字架,他们几十年来在饥饿的、不毛的沙漠中受煎熬,拿蝗虫和树根作食物,——你自然可以指着这些自由、自由的爱的孩子,自由而庄严地为了你的名而牺牲的孩子们

来自豪。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总共只有几千人,而且全是神,可是其余的人呢?其余那些软弱的,不能忍受强者们所忍受的事物的人,他们又有什么错呢?无力承受这么可怕的赐与的软弱的灵魂,又有什么错呢?难道你真的只是到少数选民那里来,而且是为了少数选民而来的么?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就是神秘,是我们所无法了解的。既然是神秘,我们也就同样有权利来宣扬神秘,并且教他们,重要的不是他们的心的自由抉择,也不是爱,而是神秘,对于这种神秘他们应该盲从,甚至违背他们的良心。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改正了你的事业,把它建立在奇迹、神秘和权威的上面。人们很喜欢,因为他们又像羊群一般被人带领着,从他们的心上卸去了十分可怕的赐与,给他们带来了那样多痛苦的赐与。你说吧,我们这样教训,这样做,究竟对不对?我们这样平心静气地对待人类的软弱无能,满腔热爱地减轻他们的负担,而且在我们的允许之下也让这些软弱的天性犯一下罪恶,难道我们不是爱他们么?为什么你现在来妨碍我们?为什么你一言不发,热心地用你那温和的眼睛瞧着我?你生气吧,我不需要你的爱,因为我自己也不爱你。我有什么可隐瞒的呢?难道我不知道我是在同谁讲话吗?所有我能对你说的话,你已经全知道了,这从你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来。我能把我们的秘密瞒住你么?也许你只是想亲耳听到从我的嘴里说出这个秘密来吧?那么你就听着:我们拥护的不是你,而是他,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我们早就不拥护你,而拥护他,已经有八个世纪了。整整八个世纪以前,我们从他那里接受了你愤然拒绝的东西,接受了他把地上的天国指给你看时向你呈献的最后的礼物:我们从他那里承受了罗马和恺撒的宝剑,只宣布自己是地上的王,惟一的王,虽然我们至今还没有能彻底完成我们的事业。但这是谁的错呢?唉,这事业到现在为止还只是刚开始,但毕竟已经开始了。完成它还需要等很长的时间,大地还要受许多苦,但是我们一定会达到目的,成为恺撒,到那时我们就会去考虑全世界人类的幸福。本来你当时就可以拿起恺撒的宝剑来。为什么你却拒绝了这最后的赠礼?你如果接受了伟大的精灵的这第三个劝告,就可以解决人类在地上所寻求解决的一切,那就是:向谁崇拜?把良心交给谁?大家怎样最后联结成一个无争辩的、和谐一致的蚁窝?——因

为要求全世界联合一致正是人们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痛苦问题。整个人类永远渴望着一定要把自己组成一个世界性的整体。有许多伟大的民族具有伟大的历史，但是这些民族越高超，就越不幸，因为他们对全人类世界性联合的要求比别的民族更强烈。伟大的侵略者帖木儿和成吉思汗，像狂飙般掠过大地，力图征服全宇宙，而他们所表现的也同样是人类对于全世界普遍联合的伟大要求，虽然他们是无意识的。如果你接受了世界和恺撒的紫袍，本来是可以建立一个全世界的王国，给全世界带来安宁的。因为能掌握人类的，不正是占有他们的良心，手里握有他们的面包的人么？所以我们拿起了恺撒的宝剑，而一拿起以后，自然就要抛弃你，跟他走了。嗯，自由思想、他们的科学和人吃人的风俗，还要猖獗许多世纪，因为他们没有我们就动手建筑巴比伦的高塔，结果一定会弄到人吃人的地步。但正是到了那个时候，野兽就会爬到我们脚前，用嘴舔着，用眼里流出的血泪来溅湿我们的双脚。我们将骑在野兽身上，举杯庆祝，杯上将写着这样两个字："神秘！"但那时，只是到了那时，人们才会得到了安宁和幸福的王国。你为你的选民骄傲，但是你只有选民，而我们却使所有的人得到平静。还有，在这些选民里，在本可以成为选民的强有力的人们里，有多少人由于等你等得疲倦，已经或者将要把他们的精神的力量、心的热忱转移到另一个阵地去，最后终于举起他们自由的旗帜来反对你。而这旗帜本是你自己举起来的。在我们这里，大家都将得到幸福，不会再发生反叛和互相残杀，好像在你的自由里到处都在发生的那样。我们会使他们相信，他们只有在把他们的自由交给我们并且服从我们的时候，才能成为自由的人。我究竟说得有理还是撒谎呢？他们自己会相信我们是有理的，因为他们会记得，你的自由把他们领到了多么可怕的奴役和骚乱的境地。自由，自由思想和科学会把他们引进那么令人迷惘的丛林，使他们面对着那么多奇迹和无法解释的神秘，以致有一些不驯服而狂暴的人会残害自己，另一些不驯服而意志软弱的人会互相残害，而所剩下来的其余软弱而不幸的人将会爬到我们的脚下，向我们哭诉，"是的，你们是对的，只有你们掌握了他的神秘，我们现在回到你们这里，把我们从自己的手中救出来吧！"他们在接受我们的面包时，自然会明显地看到，

我们是从他们那里把他们用自己的手弄到的面包取了来,然后再分给他们,并没有任何奇迹;他们将看到我们并没有把石头变成面包,但是实际上他们将的确为了能从我们手里取得面包而高兴,更甚于单单为了面包本身!因为他们深深地记得,以前没有我们的时候,他们弄到的面包一到了他们的手里只会变成了石头,而一当他们回到我们这里来时,石头在他们的手里也会变成了面包。永远服从具有何等的价值,这一点他们是太明白了,太明白了!而只要人们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就将是很不幸的。请问,是谁在那里助长这不了解?是谁搅散了羊群,把他们分别赶上了谁都不熟悉的道路?然而羊群会重行聚拢来,重新服从的,而且这一次将会永远不再改变了。那时候我们将给予他们平静而温顺的幸福,软弱无力的生物的幸福,——因为他们天生就是那样的生物。我们将最终说服他们不要再骄傲,因为你把他们抬高了,因而使他们学会了骄傲;我们将向他们证明,他们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只是可怜的小孩子,但是小孩子的幸福却比一切的幸福更甜蜜。他们会胆小起来,望着我们,害怕地紧偎在我们的身边,就像鸡雏紧偎着母鸡。他们会对我们惊讶,惧怕,而且还为了我们这样强大、聪明,竟能制服住有亿万头羊的骚乱羊群而自豪。他们对于我们的震怒将软弱地怕得发抖,他们的思想会变得胆小畏缩,他们的眼睛会像妇人小孩那样容易落泪,但是只要我们一挥手,他们也会同样容易地转为快乐而欢笑,变得兴高采烈,像小孩子似的嬉笑歌唱。是的,我们要强迫他们工作,但是在劳动之余的空闲时间,我们要把他们的生活安排得就像小孩子游戏一样,既有小孩的歌曲、合唱,又有天真烂漫的舞蹈。我们甚至也允许他们犯罪,他们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将因为我们许他们犯罪而爱我们,就像小孩一样。我们将对他们说,一切的罪行只要经过我们的允许,都可以赎清;我们许他们犯罪,因为我们爱他们,至于这些罪行应受的惩罚,那就由我们来承担吧。我们将确实承担罪责,而他们就将崇拜我们,把我们当作在上帝面前替他们受过的恩人。他们不会有一点秘密瞒着我们。我们可以允许或禁止他们同妻子和情妇同房,生孩子或不生孩子,——全看他们听话不听话,——而他们会高高兴兴地服从我们。压在他们良心上的一切最苦恼的秘密,一切一切,他们都将交给我们,由我们

加以解决，而他们会欣然信赖我们的决定，因为这能使他们摆脱极大的烦恼，和目前他们要由自己自由地作出决定时所遭受的可怕的痛苦。这样，所有的人，亿万的人们，除去几十万统治他们的人以外，全将享受幸福。因为只有我们，只有我们这些保藏着秘密的人，才会不幸。将会有几十亿幸福的赤子，和几十万承担了分辨善恶的诅咒的受苦的人。他们将无声无息地死去，他们将为了你的名悄悄地消逝，他们在棺材后面找到的只有死亡。但是我们将为了他们的幸福起见，保藏着秘密，而用永恒的天国的奖赏来引诱他们。因为其实在另一世界里即使真有什么，也决不是为像他们那样的人准备的。人们预言，并且传说，你将带着你的选民和那些骄傲而强有力的人们降临人世，重获胜利，但是我们可以说，他们只是救了自己，我们却救了芸芸众生。他们说，那个手握神秘骑在野兽身上的娼妇将要受辱，软弱无力的人们将重行造反，撕碎她的紫袍，暴露她的"可憎"的肉体。但是到了那时候，我将站起身来，把千百万不认识罪孽的赤子指给你看。而为了他们的幸福把他们的罪恶承担下来的我们，将站在你的面前说道："裁判我们吧，只要你能，你敢。"你要知道我并不怕你。你要知道，我也到过沙漠，我也吃过蝗虫和树根，我也曾用你向人们祝福的自由来祝福过人，我也曾预备加入你的选民的行列，渴望在强有力的人们的行列中"充数"。但是我醒悟了，不愿为疯狂的事献身。我回来了，参加到纠正你的事业的人们的队伍里来。我离开了骄傲的人们，为了卑微的人们的幸福而回到他们那里。我对你所说的一切全会应验，我们的王国将会建立起来。我对你再说一遍：明天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驯顺的羊群在我一挥手之下，会纷纷跑来把炙热的柴火加到你的火堆上面，我将在这上面把你烧死，因为你跑来妨碍我们，因为最应该受我们的火刑的就是你。明天我要烧死你，Dixi①。'"

伊凡住了口。他说的时候情绪激昂，兴致勃勃，但说完时却突然微笑了。

阿辽沙一直默默地听着他，听到后来心里十分激动，屡次想打断

---

① 拉丁文：我说。

哥哥的话,却显然又自己克制住了,现在他忽然说了起来,好像一下冲口而出似的。

"但是……这太荒唐了!"他涨红了脸嚷道,"你的诗是对于耶稣的赞美,而并不是咒骂,……像你本来想做的那样。关于自由的那些话,谁能信你呢?自由能够那样理解,那样理解么?正教的见解是这样的么?……这是罗马,还不完全是罗马,简直是谎言,——是天主教里的那套最坏的东西,是宗教法官,耶稣会士们的那一套!……像你诗中的宗教法官那样的虚构人物是绝对不会有的。所谓自己承担下来的人类罪恶究竟是什么?为了人类的幸福而承担了诅咒的那些掌握着神秘的人究竟是谁?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人?耶稣会士我们是知道的,大家对他们的评价很坏,但是你所说的那些人是他们么?他们完全不是那样的人,根本不是。……他们只是一支为建立未来的世界王国而受驱遣的罗马军队,以皇帝——罗马教皇为首领,……这就是他们的理想,并没有什么神秘和崇高的忧虑。……取得权力,取得肮脏的尘世利益、对人的奴役,……就像是未来的农奴制度那样,而由他们来充当地主,……这就是他们想望的一切。也许他们对上帝也并不信仰。你那受苦的宗教法官只是一种幻想罢了。……"

"慢着,等一等,"伊凡笑着说,"瞧你多慷慨激昂。你说是幻想,好吧!自然是幻想。但是请问一下,难道你果真以为,全部近几个世纪以来的天主教运动,实际上仅只是一种为取得肮脏的利益而谋取权力的愿望么?是不是佩西神父这样教你的?"

"不,不,相反的,佩西神父有一次甚至说过类似你所说的……但自然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完全不是那样。"阿辽沙忽然赶紧改口说。

"不过这还是个很宝贵的消息,尽管你加了一句'完全不是那样'。我恰恰要问你一点,为什么你的耶稣会士和宗教法官们联合在一起,一定只是为了可鄙的物质利益呢?为什么他们中间就不会有一个热爱人类,并且为伟大的忧虑而操心的受苦者呢?你看:我们不妨假定,在所有这些单只希图肮脏的物质利益的人们中间,总还会有这么一个人,就像我口中的老宗教法官那样,自己在沙漠中啃树根,发着疯劲,克制自己的肉体欲望,使自身成为自由和完美的人,但尽管一生爱着人类,他却忽然悟出,而且看到,达到能够充分发挥意志

力的境界并不是极大的精神幸福,——如果与此同时他明明看出其余的千百万上帝的造物始终不过是开玩笑似的创造出来的,他们永远无力运用他们的自由,从可怜的叛逆们中间永远不会产生能修成高塔的伟人,而伟大的理想家所日夜梦想的和谐决不是这样的笨鹅所配享受的。他悟解了这一切以后,就回来参加到……聪明人的行列里去了。难道这不可能么?”

“参加到什么人里面,是些什么样的聪明人?”阿辽沙差不多狂热地嚷起来,“他们中谁也没有像这样的思想,这样的神秘和秘密。……单单是无神,这是他们的全部秘密。你的那个宗教法官不信仰上帝,这就是他的全部秘密!”

“就算是这样罢!你到底猜到了。确实是这样,全部秘密确实就在这里,但即使像他这样把终生虚掷在沙漠里的苦行上,却仍然无法抛弃对于人类的爱的人来说,难道这还算不得是受苦么?在他垂暮之年,他清楚地看出了惟有那个可怕的伟大精灵的劝告,才能勉强给这些软弱无力的叛徒,这些‘为了开开玩笑而创造出来的不成熟的试验品’建立起一种最起码的生活秩序。看出了这一点以后,他就明白了应该遵照那聪明的精灵、那可怕的死亡和毁灭的精灵的指示去做,而为此就应该采用谎言和欺骗,有意识地引导人们走向死亡和毁灭,而一路上却一直欺骗他们,使他们好歹不至于觉察到他们是在被引导到哪里去,这样这些可怜的盲人们至少在途中还可以自认为是幸福的。你要注意,这欺骗是以他的名义,以老人终身热烈信奉着他的理想的那个人的名义进行的!难道这不是不幸么?而哪怕只有一个这样的人偶然担当了那支‘单只为了肮脏的利益而渴求权力’的军队的首脑,——那么难道就这样一个人还不足以导致一场悲剧么?不但如此,只要有一个这样的人做了首脑,就可以使整个罗马的事业——连同它的军队和耶稣会士们,终于有了真正的主导思想,有了这种事业的最高理想。我对你坦白说,我深信,在领导运动的人们中间,是永远不会缺少这种个别的人的。谁知道,也许在罗马的教皇中间也曾产生过这类个别的人。谁知道,也许这个该死的老人,那样顽固、那样特别地爱着人类的人,现在也在许多个别的老人的行列中间存在着,而且并不是偶然存在,而是早已成立了一种协议,一种秘密

的联盟，以保持秘密，不使那些不幸的、软弱无力的人们知道，这样好使他们能得到幸福。这种情况一定是有的，而且理该如此。我觉得，甚至在共济会员们身上，骨子里也存在着与这类秘密相近的东西，而天主教徒所以那么恨共济会员，正是因为看出他们是竞争者，他们破坏观念的一致，而羊群本应该是一致的，牧人也应该只有一个。……不过我这样为我的思想辩护，简直有点像是一个不能接受你的批评的作者了。算了，别说了。”

“你也许自己就是个共济会员！”阿辽沙忽然脱口说道。“你不信上帝。”他又补充了一句，但已带着十分忧郁的神情。而且他还觉得哥哥在嘲笑地望着他。

“你的诗结尾是怎样的？”他忽然眼睛看着地上问，“难道它已经完了么？”

“我想把它这样结束：当宗教法官说完后，他等待了好一会儿，看那个囚犯怎样回答。他的沉默使他感到痛苦。他看见犯人一直热心地静静听着他说话，直率地盯着他的眼睛，显然一句也不想反驳。老人希望他对他说点什么，哪怕是刺耳的、可怕的话。但是他忽然一言不发地走近老人身边，默默地吻他那没有血色的、九十岁的嘴唇。这就是全部的回答。老人打了个哆嗦。他的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他走到门边，打开门，对犯人说：‘你去吧，不要再来，……从此不要来，……永远别来，永远别来！’说罢就放他到‘城市的黑暗大街上’去。于是犯人就走了。”

“老人呢？”

“那一吻在他的心上燃烧，但是老人仍旧保持着原来的思想。”

“你也同他一样么？你也是么？”阿辽沙悲哀地问。

伊凡笑了。

“这是随便乱说的，阿辽沙，这只是一个愚蠢的大学生的愚蠢的诗，——他从来没有写过两行诗。为什么你看得这样认真？你是不是认为我现在真的会到那里去，到耶稣会士那里去，加入纠正基督事业的人的队伍？天呀，这跟我有什么相干！我不是对你说过：我只要熬到三十岁，到了那个时候就把酒杯往地上一扔！”

“但是滋润的嫩树叶呢？宝贵的坟墓呢？蔚蓝的天呢？心爱的

女人呢？你将怎样生活？怎样爱它们呢？”阿辽沙悲哀地说，“胸膛和头脑里藏着这样一个地狱，那怎么过得下去呀？不，你一定会去加入他们的行列的，……如果不去，你就会自杀，你是受不住的！”

“有一种力量足以使我忍受一切！”伊凡带着冷冷的嘲笑说。

“什么力量？”

“卡拉马佐夫的力量，……卡拉马佐夫式下流行为的力量。”

“这就是沉迷于荒淫生活，就是使灵魂腐化堕落，是这样么，是这样么？”

“也许是这样，不过这……只是到三十岁为止，也许经过那样的生活我还可以幸存下来，那时候……”

“你怎么能幸存下来呢？靠什么方法幸存下来呢？有你那样的思想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靠卡拉马佐夫的方法。”

“是不是靠‘一切都可以允许’？一切都可以做，对不对，对不对？”

伊凡皱起了眉头，脸上突然奇怪地变得苍白了。

“哦，你这是抓住了昨天米乌索夫听了十分生气的一句话，……就是德米特里哥哥那样幼稚地跳起身来抢着说出来的那句话，是不是？”他苦笑着说。“是的，也许就靠‘一切都可以做’，既然这话已经说了出来。我不准备否认。而且米卡的说法本来也满不错。”

阿辽沙默默地看着他。

“我临走的时候，弟弟，心想我在这世界上总算还有你这样一个人，”伊凡忽然带着突如其来的感触心情说，“现在我明白即使在你的心上也不会有我的位置，我的亲爱的修士。我决不否认‘一切都可以做’这个原则，那么这么样，你是不是会为了这个而和我决裂呢？”

阿辽沙站起来，走到他面前，一言不发，默默地吻他的嘴唇。

“文抄公！”伊凡大声说，忽然变得高兴了。“这是你从我的诗里偷来的！不过尽管这样，还是谢谢你。好，阿辽沙，我们走吧，我该走了，你也该走了。”

他们往外走去，但是在酒店的台阶上站住了。

“还有一句话，阿辽沙，”伊凡用坚定的声音说，“假使我果真还有

力量顾得上滋润的嫩树叶，那么我只要一想起你，就还会对它们产生爱的。只要你还在什么地方活着，这对于我已经足够，我还不至于不想活下去。这样你觉得够了么？如果你愿意，把这当作爱的表白也可以。现在你往东我往西，——话已经说得够了，听见没有？够了，那就是说我明天一定走，即使不走，我们还会碰巧见面，那时候你也不必再同我提起这个话题了。这是我坚决的请求。至于德米特里哥哥的事也一样，我特别请求你，甚至从此再也不必同我谈到他的事了，"他忽然又气恼地补充了这句话，"一切都说完了，一切都谈够了，是不是？作为交换条件，我也答应你一件事：到了三十岁，当我想'把酒杯扔在地上'的时候，无论你在什么地方，我一定会再跑来同你畅谈一次，……哪怕是身在美洲也要来的，这一点你记住吧。我要特地跑来。到那时候来看看你成为怎样的一个人，也是很有意思的。你看这是个十分郑重其事的约言。我们也许会真的离别七年，甚至十年哩。好，现在到你的 Pater Seraphicus① 那里去吧，他快要死了；要是他在你不在身边的时候就死了，那么说不定你会因为我耽搁了你，更加生我的气的。再见吧，再吻我一次，就这样，好，快去罢。……"

伊凡忽然一转身，径自走了，连头也不回。跟德米特里哥哥昨天离开阿辽沙的情形一样，虽然昨天完全是另一回事。在阿辽沙这时候忧伤、凄楚的脑海里，这个奇特的念头像箭似的飞过。他逗留了一会，目送着哥哥。不知为什么忽然注意到，伊凡哥哥走路好像是摇摇摆摆的，从后面看来，他的右肩似乎比左肩低些。以前他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是突然间他也转过身子，差不多跑着向修道院走去。天色已经黑得厉害，他几乎感到害怕：某种新的，他无法解释的念头在他的心里越来越增长起来。风又像昨天一样地吹起来了，在他走进庵舍前的小树林的时候，古老的松树在他周围阴沉地簌簌发响。他差不多奔跑着。"'Pater Seraphicus'，这名词他是从哪里引来的，从哪里来的？"阿辽沙的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伊凡，可怜的伊凡，我今后什么时候还能看到你呢？……庵舍到了，谢天谢地！是的，是的，惟有这一位。惟有这位 Pater Seraphicus 能够拯救我……免受他

① 拉丁文：塞拉芬神父，即十三世纪建立圣芳济教派的意大利修士圣芳济。

的影响，永远不受他的影响！”

以后在一生中，他有许多次回想起来总觉得非常奇怪：当他和伊凡分手以后，怎么会忽然完全忘记了德米特里哥哥？而在当天早晨，就在几小时以前，他还曾决定无论如何要找到他，不找到决不罢休，甚至当夜不回修道院去也在所不惜哩！

六　暂时还很不清楚的一章

伊凡·费多罗维奇和阿辽沙分手以后，就动身回家到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那里去。但是奇怪的是，他心头忽然产生一种按捺不住的烦恼情绪，而且每走一步，越接近家门就越厉害。奇怪的事还不在烦恼，而在于伊凡·费多罗维奇始终弄不清烦恼的是什么。他以前也时常发生烦恼，它在这时候出现本来也并不稀奇，因为明天，他在突然撇下了吸引他到这里来的一切之后，又要重新来个急转弯，准备走上新的、前途未卜的道路，重又成为完全孤独的人，和以前一样，抱着强烈的希望，却不知究竟希望什么，有许多，甚至过多对生活的期待，却连自己也完全说不清究竟在期待什么，甚至究竟想要些什么。但尽管他的心灵里确实有一种新的无名的烦恼，此刻使他感到痛苦的却完全不是这个。“是不是对于父亲的家的厌恶呢？”他自己寻思，“好像是因为这个，我实在厌恶到虽然今天是最末一次跨进这肮脏的门槛，也还是感到厌恶。……”但不，也不是这个。是不是因为和阿辽沙告别，还有刚才和他讲的一番话呢？——“多少年来我对全世界保持沉默，不屑开口说话，今天却忽然说出了一堆废话。”——的确，也许这正是由于天真的缺乏阅历和天真的虚荣心而引起的一种天真的懊丧心情，懊丧自己不善于发抒自己的意见，而且还是对着像阿辽沙那样一个人，对于这个人他心里无疑是抱着很大的期望的。自然，这种懊丧也是有的，甚至一定会有的，但是到底也还不是这个，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烦恼到难受的地步，却弄不清楚究竟自己想要什么。也许最好还是不去想它吧。……”

伊凡·费多罗维奇试着“不去想它”,但是仍旧没有什么用处。尤其使这烦恼显得可恨而刺激人的,是它好像具有一种完全是表面和偶然的性质;这是他感觉得到的。他感到似乎有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东西老在什么地方矗着,呆着,就好像有时有什么东西老呆在眼前,在做事或热烈谈话时许久不会去注意到它,然而却显然仍在使你受着它的刺激,甚至几乎受着它的折磨,一直弄到最后,才弄明白应该把某个恼人的东西去掉,而这东西却原来常常是很无聊而且可笑的东西,例如忘了归还原处的用具,掉在地板上的手帕,没有放到架上的书籍等等。伊凡·费多罗维奇在最恶劣、最气恼的心情下走到了父亲的家,忽然在离开园子大约十五步远的地方,向大门一望,才终于一下子明白了原来一直在使他烦恼和心神不定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仆人斯麦尔佳科夫正坐在大门旁的长凳上乘凉,伊凡·费多罗维奇一见他就立刻领悟到自己一直耿耿于怀的正是仆人斯麦尔佳科夫,正是这个人使他心里简直没法忍受。忽然一切都搞通了,一切都明白了。刚才,还在阿辽沙叙说他和斯麦尔佳科夫相遇的情形时,就有某种叫人厌恶和不愉快的东西忽然钻进他的心里,立刻引起了他憎恨的反应。以后在谈话的时候,斯麦尔佳科夫虽暂时被忘却了,但却仍旧还留在他的心底里,而当他刚刚和阿辽沙一分手,独自走回家去,那个被忘却了的感觉就又立即飞快地露了头。“难道这个下贱的混蛋竟会这样使我不安么?”他带着按捺不住的怒气想着。

事实是伊凡·费多罗维奇近来的确非常讨厌这个人,尤其是在最近的几天里。他甚至自己也开始觉察到了对这人有一种愈来愈强烈的近于仇恨的心情。也许,仇恨所以会变得这样激化,是因为在伊凡·费多罗维奇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情况恰恰相反。那时候伊凡·费多罗维奇对于斯麦尔佳科夫有一种特别的、突如其来的好感,甚至认为他是个很独特的人。他主动让斯麦尔佳科夫习惯于和他谈话,不过常常对于他的有点思想混乱,或者更确切些说是满脑子胡思乱想的情况深感惊讶,想不出有什么东西会那么经常不休地使“这个冥想者”心神不定。他们还谈论哲学问题,甚至谈到,既然太阳、月亮和星星是第四天创造的,为什么第一天就有了光明,这应该怎样去理解?但是伊凡·费多罗维奇很快就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太阳、月亮和星星,

太阳、月亮和星星虽然是有趣的东西,但对于斯麦尔佳科夫来说是次要的,他需要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不管怎样,总而言之,他开始表现出,或者说是暴露出一种无限的自尊心,而且是被侮辱了的自尊心。伊凡·费多罗维奇对于这个很不喜欢。他就从这里产生了厌恶。以后家里出了乱子,出现了格鲁申卡,发生了关于德米特里哥哥的事情,招来了许多麻烦,——他们也谈到了这些,但是尽管斯麦尔佳科夫谈起来时总是兴奋激动,却始终叫人弄不明白他自己在这些事上究竟抱什么愿望。他有时虽也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某些永远是暧昧不清的愿望,但它们的杂乱无章和不合逻辑却简直使人吃惊。斯麦尔佳科夫经常刨根问底,发出一些显然是故意想出来的拐弯抹角的问题,但究竟为了什么,——他并不加以解释,而且时常在询问得最起劲的时候忽然住了口,或者完全扯到了另外的事情上去。但最后所以会弄得伊凡·费多罗维奇完全发了火而且产生了那么强烈的厌恶,主要是因为斯麦尔佳科夫开始对他表现出一种讨厌的、特别亲昵的态度,而且越来越厉害。他倒并没有让自己放肆,露出不礼貌的样子,正相反,他永远毕恭毕敬地说话,但是事情也真怪,斯麦尔佳科夫不知为什么显然认为自己仿佛和伊凡·费多罗维奇终于成了同谋似的,只有他们俩知道,而其他在他们四周瞎忙着的凡人甚至都不能了解。但即使这样,伊凡·费多罗维奇也还是长期没弄明白引起自己日见增长的反感的这一真正的原因,只是到了最近才终于觉察到是为了什么。现在,他怀着恼怒厌恶的心情,打算默默地不看斯麦尔佳科夫一眼就走进园门,然而斯麦尔佳科夫却已从长凳上站了起来,单从他站起来的这个举动上,伊凡·费多罗维奇就立刻猜到他是想同他作一次特别的谈话。伊凡·费多罗维奇看了他一眼,就站住了,他突然站住而并不像刚才打算好的那样扬长走过,这件事本身就使他自己气得直哆嗦。他愤怒而且厌恶地望着斯麦尔佳科夫太监般的、瘦削的脸,用木梳理齐的鬓毛和卷起的短小的发绺。他眨着微微眯缝起来的左眼,嘲弄地笑着,好像说:“你干吗走着走着又停下了,可见咱们两个聪明人有话要谈哩。”伊凡·费多罗维奇哆嗦了一下。

“滚开,混蛋,我同你是一类人吗?傻子!”这话眼看就要从他的舌尖上飞了出来,可是使他十分惊讶的是从舌尖上飞出来的竟完全

是另一种话：

“父亲现在怎么样，还在睡还是已经醒了？”他和气地轻声说，自己也觉得突如其来，接着又同样完全突如其来地竟忽然在长凳上坐了下来。事后回想起来，他当时在一刹那几乎都觉得有点害怕。斯麦尔佳科夫面对他站着，倒背着手，充满自信，几乎严厉地望着他。

“还睡着呢，”他不慌不忙地说(好像心里在说：“是你自己首先开口的，不是我”)。“我觉得您先生真奇怪。”他沉默了一会以后，又补充了这句话，还装模作样地垂下眼皮，把右脚向前伸出，摇动着漆皮鞋的鞋尖玩。

“你奇怪我什么？”伊凡·费多罗维奇急躁而严厉地说，用全力克制着自己，同时忽然厌恶地明白，他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在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他是无论如何不会离开这里的。

“先生，为什么你不到契尔马什涅去？”斯麦尔佳科夫忽然抬起眼睛，亲昵地微笑着说。而他的眯缝的左眼似乎在说：“既然你是一个聪明人，我为什么微笑，你自己应该知道。”

“为什么我要到契尔马什涅去？”伊凡·费多罗维奇惊讶地说。

斯麦尔佳科夫又沉默了。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为这事甚至亲自苦苦地求过你。”他终于开了口，口气不慌不忙地，似乎自己也不重视自己的回答，仿佛是表示：我这样用个次要的缘由搪塞一下，只是为了有话可说。

“唉，见鬼，你说明白点，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伊凡·费多罗维奇终于生气地嚷了出来，由温和一变而为粗暴。

斯麦尔佳科夫把右脚搁在左脚上面，挺直身子，仍然用那种若无其事的态度和淡淡的微笑瞧着伊凡。

“没什么要紧的，……不过是谈谈。……”

双方又沉默了，几乎沉默了一分钟。伊凡·费多罗维奇知道他这时应该马上站起来，发脾气，但是斯麦尔佳科夫站在他面前，仿佛在等着他，心里说：“我看你到底生气不生气。”至少伊凡·费多罗维奇这样想。他终于摇晃了一下身子，准备站起来。斯麦尔佳科夫好像赶紧抓住时机。

“我的处境真可怕，伊凡·费多罗维奇，我简直不知道该怎样好。”

他忽然用坚定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在说到最后一句话时叹了一口气。伊凡·费多罗维奇立刻又坐了下来。

"两个人都简直好像发了疯，两个人都变得简直就像两个小孩子，"斯麦尔佳科夫继续说，"我指的是您父亲和您大哥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现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只要一起床，就一刻不停地缠着我问：'怎么还没来？她为什么还不来？'这样一直到半夜，甚至过了半夜还是这样。要是阿格拉菲娜·阿历山德罗芙娜还不来（因为她也许根本不想来），那么明天早晨他又会冲着我喊：'她为什么还不来？为什么缘故还不来？她什么时候来？'好像在这件事情上我在他面前犯了什么过错似的。另一方面，又是那么一套把戏：只要天刚一黑，甚至还没有黑，您大哥就会手里拿着枪在邻近出现，对我说：'你听着，你这坏蛋，煮汤的厨子：如果你疏忽了没看见她，以致她来了还不来告诉我，那我就首先要你的命！'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也会跟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一样，又开始拚命折磨我：'她为什么还不来？是不是快来了？'同样又好像那位太太不来是我的错处似的。他们俩一天比一天、一分钟比一分钟激怒得厉害，有时我真要害怕得自杀。先生，我真是对他们没有办法。"

"你为什么裹到这里面去？你为什么当初要替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做侦探？"伊凡·费多罗维奇生气地说。

"我怎么能不裹进去？而且也根本不是我自己要裹进去，如果您想知道全部实情的话。我虽不敢驳回他，也从一开头就沉默着不敢说一个字的，可是他硬要派我做他的奴才，做他的利喀斯①。从那时候起他翻来覆去只说一句话：'假如你要放了过去，我杀死你这混蛋！'我觉得，明天我非发一次长长的羊癫疯不可。"

"什么叫长长的羊癫疯？"

"一种长时间的发病，特别长。一连几小时，也许延续一两天，有一次我发了三天，那时是从阁楼上摔下来。抽风停了又发；我整整有三天没清醒过来。当时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请了这里的医生赫尔岑斯图勃来。把冰放在我的头上，还使用了另一种治疗方法。……我

---

① 希腊神话中大力士赫居里斯的仆人。

差一点死去。”

“不过听说羊癫疯预先不知道什么时候发作。你怎么知道明天发呢?”伊凡·费多罗维奇带着特别的、含怒的好奇心问。

“这确实是预先没法知道的。”

“再说你当时是因为从阁楼上摔了下来。”

“阁楼是我每天都要爬上去的,说不定明天也会从阁楼上摔下来。不是从阁楼上摔下来,就是掉进地窖里去,地窖我也是每天有事必须去的。”

伊凡·费多罗维奇看了他好一会儿。

“我知道,你是在那里瞎编,不过我还有点看不透你,”他轻声但却带着点威吓的口气说:“你是不是在故意装腔,你是想从明天起发三天的羊癫疯?是么?”

斯麦尔佳科夫眼睛瞧着地上,又摇起右脚的鞋尖来,随后把右脚放下,换了一只左脚朝前面翘起,抬起头来,笑了笑说道:

“就算我也会玩这一套,就是说会装假,——因为有经验的人做起来是并不太难的,那么我也自有权利用这个方法来救我的命,因为如果生病躺下,就是阿格拉菲娜·阿历山德罗芙娜跑到了他父亲那里,他也总不能去责问病人:‘你为什么不来报告?’那样他自己会感到不好意思的。”

“唉,见鬼!”伊凡·费多罗维奇忽然大声说,脸都忿恨得变了样子。“你为什么总是担心你的性命!德米特里哥哥这些威吓只是一句气话,说说罢了。他不会杀死你;就是杀,也不会杀你的!”

“他会杀的,像捻死一个苍蝇一样,而且要杀准先杀我。我最怕的还有一件事:生怕在他对他的父亲做出什么荒唐事来的时候,人家会把我当作是他的同谋。”

“为什么人家会把你当作同谋呢?”

“因为我把那套极秘密的暗号告诉了他,人家会把我当作同谋的。”

“什么暗号?告诉了谁?见你的鬼,你说得明白些!”

“我应该完全承认,”斯麦尔佳科夫用学究式的不慌不忙态度慢慢腾腾地说,“在这件事情上我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两人有一个秘

密。您自己也知道(要是您确实知道的话),他已经有好几天,一到夜里,甚至天刚黑,就立刻从里面把门反锁上。您最近每天很早就上楼去,昨天竟完全没有下来,所以也许您不知道,他现在开始每到夜里就小心地锁上了门。就是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进来,他也一定会等听清他的口音以后,才给他开门。但是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是不来的,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屋子里侍候他,——这是他自从跟阿格拉菲娜·阿历山德罗芙娜搞这件勾当的时候起,就亲自规定了的,而且现在每到夜里,我也根据他的吩咐离开他,睡到厢房里去,却不准我在半夜以前入睡,叫我守着,常常起来到院子里巡行,等着阿格拉菲娜·阿历山德罗芙娜来,因为他已经等了她好几天,就像发了狂似的。他的说法是:她害怕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他叫他做米卡),所以只有深夜里从后院进来找我。他说,你应当等她到半夜或者更晚。她一来,你就跑到门前,敲门,或者敲朝花园的窗子,先用手轻轻敲两下,这样子:一,二,接着立刻较快地叩三下:笃,笃,笃。这样我就明白她来了,马上轻轻地给你开门。他还告诉我另一种发生紧急情况时用的暗号:先快快地敲两下:笃,笃,停一停,再重重地敲一下,他就明白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情,我必须要见他,他就会给我开门,我再走进去报告。这是为了防备或许阿格拉菲娜·阿历山德罗芙娜自己不来,却派人来通知某种消息;还有,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也或许会来,那么也应该报告他,说他已到了附近。他很怕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所以即使阿格拉菲娜·阿历山德罗芙娜已经来了,他和她两人正锁在屋里,而这时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又在近处露面的话,我也必须马上报告给他,敲门三下。就这样,第一个暗号,敲五下,意思是:'阿格拉菲娜·阿历山德罗芙娜来了';第二个暗号,敲门三下,意思是'有急需报告的事情'。他曾亲自反复做样子教我,给我解释。因为世上只有我和他两个人知道这种暗号,所以他会毫不犹豫,而且不用答应(他很怕出声答应)就开门的。可这些暗号现在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全知道了。"

"怎么会知道的?是你告诉的吗?你怎么竟敢都给说出去?"

"就是因为害怕。我怎么敢瞒着他不说呢?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天天逼着说:'你骗我,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吧?我要砍断你的两

条腿！'我只好把这种最秘密的暗号告诉他，让他至少看出我对他真像奴才般忠实，因此相信我并不骗他，倒是竭力向他报告一切。”

“要是你认为他真的要利用这些暗号进屋子，你不要放他进来。”

“就算我明知道他那样不顾死活，还敢不放他进来的话，可是我如果当时发病躺倒了，叫我怎么还能不放他进来呢？”

“唉，活见鬼！为什么你这样相信一定会发羊癫疯呢，真是见你的鬼！你是不是在耍笑我？”

“我怎么敢耍笑您，而且在那么怕人的时候，还能顾得上玩笑么？我是预感到一定会犯羊癫疯，我有这样的预感，再说单单因为害怕，病也会发作的。”

“唉，见鬼！如果你躺倒了，格里戈里会值夜的。你可以预先警告格里戈里一声，让他别放他进来。”

“我没有老爷的话决不敢把暗号告诉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至于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听到他来不放他进来一层，恰巧他昨天就病了。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打算明天给他治病。刚才他们已经说定了。他们的治法挺有意思的：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会泡一种药酒，平时老准备在那里，用烈性酒泡着一种药草，这是一种秘方。她就用这秘方的药酒每年给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治疗三次，他每年总要犯三次病，犯起来时腰部不能动弹，好像半身不遂的样子。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就取一块手巾，用药酒浸湿，擦他的整个脊背，约半个钟头，然后擦干，擦得甚至完全红肿起来，随后把瓶里剩下来的酒给他喝下，还说几句祷词，但是并不让他全喝光，因为她也趁这少有的机会，给自己留下一小部分喝喝。我对您说，他们两人本来是不会喝酒的，所以当时就醉倒，沉沉地睡熟，睡得很久。等到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醒来，差不多是病完全好了；但是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醒来后总是头痛。所以说，如果明天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照她原来想定的做，那么他们就不见得能听见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来并且不放他进屋去。因为他们正在睡觉。”

“真是胡说八道！好像一切都故意凑在一起似的：你犯羊癫疯，他们两人又都人事不知！”——伊凡·费多罗维奇叫道：“该不是你自己想要安排得这样凑巧的吧？”他忽然脱口说出来，威吓地皱紧眉头。

“我怎么能这样安排？……又干吗要去安排？一切事情全在于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一个人，全在于他怎么想。……他想干出什么来，就会干出来。如果不想，我又不能故意领他来，推他到他的父亲那里去。”

“可他干吗要到父亲那里去，还要悄悄地突然去呢？既然你自己说，阿格拉菲娜·阿历山德罗芙娜根本就不会来，”伊凡·费多罗维奇继续说，气得脸色发白，“这话是你自己说的，我在这里呆了一段时间，也深信老头子只是自己幻想，那女人是决不会到他这里来的。既然她不会来，德米特里还要闯到老头子这里来做什么？你说吧！我倒要听听你的看法。”

“您自己知道他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何必要听我的看法？他来也许纯粹是为了嫉恨，要不也许就是因为我生病而起了疑心。他疑心起来，就会迫不及待地跑来到各个屋子里寻找，像昨天那样：看她会不会乘他不注意偷偷儿跑来了。他也清楚地知道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预备下了一个大信封，里面封好三千卢布，打了三个火漆印，用丝带捆着，上面亲笔写着：‘如愿亲来，当以此献与我的天使格鲁申卡，’过了三天以后，又添上几个字：‘献与我的小鸡。’这些都是可疑的地方。”

“胡说！”伊凡·费多罗维奇几乎疯狂地喊了起来。“德米特里决不会来抢钱，更不会为了这个杀死父亲。他昨天为了格鲁申卡也许会把他杀死，像个气得发疯的傻瓜似的，但是决不会跑来抢劫！”

“他现在十分需要钱，需要得太急了，伊凡·费多罗维奇。您简直不知道他是多么的需要。”斯麦尔佳科夫非常平静地用十分明确的口气解释说。“况且他把这三千卢布简直看作就像是自己的钱一样，还曾亲自对我这样说过：‘父亲还欠我整整三千。’除了这些以外，伊凡·费多罗维奇，还要请您考虑到另外一件完全明摆着的事实，应该说，这几乎是确定无疑的：阿格拉菲娜·阿历山德罗芙娜如果自己愿意，一定可以使他，就是说老爷，也就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和她结婚，只要她自己愿意，——而且也许她真会愿意的。我说她不来，只是这么一说，其实她也许很愿意来，不止愿意，还简直想做这里的女主人。我确实知道，她的那位商人萨姆索诺夫曾十分坦率地当面对她说

过——这事倒很不坏哩，说着还笑了。她自己也并不傻。她决不会嫁给像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那样的穷光蛋。所以现在如果把这事也考虑在内，伊凡·费多罗维奇，请您自己想一下，到了那个时候，不但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连您和您的弟弟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都会在父亲死后几乎连一个卢布也得不到，因为阿格拉菲娜·阿历山德罗芙娜肯嫁给他，就为的是要把全部财产都改归她；全部资金都转到她的名下。如果现在在这一切还没有发生时你们的父亲一死，你们就可以立刻稳稳的每人分到四万卢布，甚至他最恨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也一样，因为他还没有立下遗嘱。……这些全是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知道得很清楚的。……"

伊凡·费多罗维奇的脸似乎有点扭曲打颤，他突然满脸通红。

"那么你为什么，"他忽然打断了斯麦尔佳科夫的话，"在看清了这一切情形以后，还劝我到契尔马什涅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明明知道，我一走你们这里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伊凡·费多罗维奇气都喘不过来似的说。

"完全对。"斯麦尔佳科夫带着明理的态度轻声地说，但同时却目不转睛地盯着伊凡·费多罗维奇。

"怎么完全对？"伊凡·费多罗维奇反问，眼里冒着火，竭力控制着自己。

"我这样说是因为同情您。如果我处在您的地位，我会马上扔下一切，……何必在这种情形下逗留下去。……"斯麦尔佳科夫回答，带着极坦然的神色，望着伊凡·费多罗维奇冒火的眼睛。两人都沉默了。

"看来，你是个大傻瓜，自然也是……可怕的坏蛋！"伊凡·费多罗维奇突然从长凳上站了起来。接着他打算立即就走进园门去，但忽然又站住了，朝着斯麦尔佳科夫回过身来。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情景：伊凡·费多罗维奇突然之间好像抽风似的咬着嘴唇，握紧了拳头，眼看再过一刹那，就要扑到斯麦尔佳科夫身上去。斯麦尔佳科夫至少觉察了这点，哆嗦了一下，身子往后一缩。但是这一刹那对于斯麦尔佳科夫来说终于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伊凡·费多罗维奇默默地，又好像有点惶惑不安地转过身，向园门走去。

“我明天到莫斯科去，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明天一清早就走，——就这样！”他忽然满腔怒气一字一句地大声说。事后自己也奇怪，他当时有什么必要要把这话告诉斯麦尔佳科夫？

“这是再好也没有了，”斯麦尔佳科夫马上说，好像就等他说这话似的，“不过要是出了什么事情，这里仍会打电报到莫斯科打搅您的。”

伊凡·费多罗维奇又站住了，飞快地又朝斯麦尔佳科夫转过身来。但情况又跟刚才完全一样。斯麦尔佳科夫身上的亲昵和满不在乎的态度一下子飞走了；他的整个脸上显出了异常注意和期待的神色，但已经是畏怯和卑躬屈节的样子：“你也许还要说什么话，补充点什么吧？”从他目不转睛一直盯在伊凡·费多罗维奇身上的眼神中可以看出这个意思来。

“难道在契尔马什涅就不会一样来叫我么，如果……出了什么事情的话？”伊凡·费多罗维奇不知为什么忽然可怕地提高了声音，吼叫起来。

“在契尔马什涅也一样会来……打搅您的。……”斯麦尔佳科夫几乎耳语似的喃喃说，似乎有点张皇失措，但却仍旧目不转睛聚精会神地直盯着伊凡·费多罗维奇的眼睛。

“只不过莫斯科远些，契尔马什涅近些，你主张我到契尔马什涅去，难道是为了怜惜盘费，或者是可怜我，怕我兜一个大圈子？”

“完全对。……”斯麦尔佳科夫用抖抖索索的声音嗫嚅地说，卑贱地赔着笑脸，仍旧胆战心惊地准备随时倒退着躲避。但是使斯麦尔佳科夫奇怪的是伊凡·费多罗维奇忽然笑了，快步走进园门，继续笑着。如果有人看到他的脸，一定会断定他的笑并不是由于快乐。就连他自己也说不出他在这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动作和行走都好像是在抽筋似的。

七 “跟聪明人谈谈也是有好处的”

他说话也像是在抽筋似的。刚一进屋，他在大厅里遇见了费多

尔·巴夫洛维奇，就突然对他挥手嚷道："我上楼去，不是见您，再见吧。"就这样走了过去，甚至竭力连看都不看他父亲一眼。也许在这时候他真的恨透了老头子，但是这样无礼地表现出敌视情绪来，甚至连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也感到突然。而老头子这时显然恰好很想赶快告诉他一点什么，所以特地走到大厅里来迎他，现在碰到这样亲切的招呼，就默默地站住了，带着嘲弄的神色目送儿子走上楼梯到顶楼上去，直到看不见为止。

"他是怎么啦？"他连忙问跟着伊凡·费多罗维奇走进来的斯麦尔佳科夫。

"在生什么气吧，谁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含糊地嘟囔说。

"见鬼！让他生气去吧！把茶炊拿进来，自己赶快出去。快些！有什么消息没有？"

接着就开始盘问起来，问的就是斯麦尔佳科夫刚才对伊凡·费多罗维奇诉苦的那些事，全是有关他久候着的那位女客的，在这里我们不再啰嗦。过了半小时，屋门锁上了，疯狂的老人独自在各个屋子走来走去，提心吊胆地期待着五下约好的敲门声快快来到，还不时地朝黑暗的窗外窥望，但除了一片漆黑以外什么也看不到。

天已经很晚，伊凡·费多罗维奇还没有睡觉，一直在那里盘算着。这一夜他睡下时已经很晚，大约两点钟光景。但是我们不想去介绍他的整个思想活动，现在也不是深入探究他的内心的时候；将来自会轮到这一点的。而且就是我们想要试作介绍，也恐怕很难做到，因为那不是思想，而是说不出所以然的，主要是使人十分心烦意乱的东西。他自己感到丧失了方向。还有各种奇怪的，几乎完全是突如其来的愿望折磨着他，例如，已经过了半夜，他忽然坚决而按捺不住地想下楼，开门到厢房里去痛打斯麦尔佳科夫一顿，但是你如果问他为什么，他自己决说不出任何一个确切的原因来，只是觉得这个仆人是世上最严重地侮辱他的人，实在可恨。此外，还有一种无法解释的，可耻的懦怯在这夜里一再袭上他的心头，而且他感觉到，正是由于这种懦怯，使他甚至仿佛突然之间浑身失掉了力气。他头痛而眩晕。有一种仇恨的情绪紧紧攫住了他的心，仿佛他一心想要对谁进行报复似的。他甚至恨阿辽沙，——在想起刚才同他那番谈话的时候，有

时他还十分痛恨自己。对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他几乎连想都忘记去想她，对于这一点以后他自己也感到十分奇怪，尤其是因为他深深地记得，还在昨天早晨，他在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面前满不在乎地夸口说他明天要到莫斯科去的时候，当时他在心里还暗自说："这是胡扯，你决不会像你现在夸口的那样轻易摆脱的。"许久以后，伊凡·费多罗维奇回想起这一夜的时候，总带着特别厌恶的心情想起他曾怎样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好像生怕有人在暗中监视他似的，悄悄地打开门，走到楼梯上，倾听楼下房间里的动静，听着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如何在楼下活动和来回踱步，听了好久，足有五六分钟，怀着一种奇特的好奇心，屏住呼吸，心扑通扑通地跳，至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倾听，——当然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以后一辈子把这"举动"叫做"卑鄙的"，一辈子暗自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把这看作是他一生最下流的行为。在当时那一刻，他对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本人甚至丝毫也不感到任何怨恨，却不知为什么全神贯注地一味只觉得好奇：想知道他在楼下怎样走路，现在大概在那里做什么事；推测和想象他这时一定在楼下时时朝黑暗的窗外窥望，又突然在屋子中央站住，一直等待着，等待着有人来叩门。伊凡·费多罗维奇走到楼梯上去干这个一共有两次。到两点钟光景，当一切都已静寂，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也已经睡下时，——伊凡·费多罗维奇也躺了下来，渴望赶紧睡熟，因为他感到自己疲乏已极。果然，他很快就沉沉地睡熟了，连梦都没有做，但醒得很早，还只七点钟，天已经亮了。他睁开眼睛，奇怪地忽然感到自己身上异常地精力洋溢，他一跃下床，迅速地穿好衣服，然后就拉出自己的皮箱，毫不迟延地匆匆整理起来。衬衣恰好昨天早晨就都从洗衣妇那里取来了。伊凡·费多罗维奇想到一切都那么顺利，没有什么事耽误他突然动身，甚至不由得发出了一丝微笑。这次出门的确是突如其来。虽然伊凡·费多罗维奇昨天说过（对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阿辽沙，还有斯麦尔佳科夫），说他明天要走，但是他还记得很清楚，昨天躺下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到动身的事情，至少完全没有设想一清早醒来，第一个动作就会是赶忙去收拾皮箱。最后，皮箱和行李已经准备好了。已经将近九点，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走上楼来，像每天经常的那样问他："您在哪里喝茶，在这

儿，还是下楼去喝？”伊凡·费多罗维奇走下楼去，虽然在他身上，在他的谈话和举动中似乎有点忙忙乱乱的样子，但他的神情几乎是很愉快的。他亲切地向父亲问了好，甚至还特地询问他的健康，但是没等父亲的答话说完，就马上宣布他过一小时就要动身到莫斯科去，不再回来，请他打发人去叫马车。老头子听到这个消息一点也不感到惊奇，而且十分不近人情地忘了对儿子的出门说些惋惜的话，反而慌慌张张地恰好突然想起了一件自己的紧要事情。

“哎哟！你这个人！昨天不说，……不过没什么，现在也可以安排妥的。劳你驾帮我个大忙，我的小祖宗，顺便上契尔马什涅去一趟。你只要从伏洛维耶车站向左边拐一下，只走十二俄里光景，就到了契尔马什涅。”

“对不起，我办不到。从这里到铁路有十八俄里，到莫斯科去的火车晚上七点钟就从站上开出，——刚刚来得及赶上车。”

“你赶明天或者后天的车也来得及，今天先到契尔马什涅去弯一弯。你让我做父亲的安一下心，又费得了你什么！假使这里没有事，我早就自己去了，因为那边的事情很紧急，而我这里现在真没有工夫。……你瞧，我在那儿，在白吉乔夫和贾奇金两个地区的荒地上有片树林子。商人马斯洛夫父子只肯出八千卢布伐这些树木，可刚刚去年还碰到过一个肯出一万二的买主，他不是本地的，问题就在这里。因为本地现在简直找不到销路：马斯洛夫父子是大户，百万富翁，他们定了多少价钱，就只能照这个价钱，这里的人谁也不敢跟他们去竞争。上星期四伊利英斯克的神父忽然来信说，郭尔斯特金到这里来了，他也是个商人，我认识他，所好的就是他不是本地人，是从波格列鲍夫来的，所以他不会怕马斯洛夫，就因为他不是本地的。他说，我可以给一万一买那个林子，你听见没有？神父信上说，他在那里只准备还呆一个星期。所以你最好去一趟，同他谈定下来。……”

“你可以写信给神父，请他代为谈定就是了。”

“他不会干，问题就在这里。这位神父没有眼光。他真是个难得的人，我愿意马上交给他两万卢布请他保存，连收据也用不着他打一张，但是他一点也不会看人，不但是人，就连乌鸦也能骗过他。可他却是位很有学问的人，你想想看。这位郭尔斯特金样子像个乡下人，

穿着件蓝布褂,但生性却是十足的坏蛋,这是我们大伙儿的倒霉事:他满口撒谎,问题就在这里。有时候他撒谎撒得简直叫人奇怪,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前年他撒谎说他的妻子死了,他已经娶了续弦,可你想想看,其实完全没有这么回事。他的妻子并没有死,现在还活着,而且每隔三天就打他一顿。所以现在也应该去弄弄明白:他想买,并且给一万一,到底是说谎还是真的?"

"可是我在这类事情上也会毫无办法的,我也没有眼光。"

"等一等,别忙啊,你也会行的,因为我可以把郭尔斯特金的特点告诉你,我同他早就打过交道。你瞧:你只要看他的胡须就行。他的小胡子是栗色的,又稀又难看。如果他的胡子打颤,他自己说话时怒气冲天,那就说明情况很好,他是在说实话,诚心想做生意;假如他用左手捋胡子,自己嘻嘻地笑着,那就是说,他想要手腕骗你。你永远不要看他的眼睛,看眼睛是什么也看不透的,深奥莫测,真是个骗子手,你应该看他的胡子。我替你写个条子给他,你带着拿给他看。他名叫郭尔斯特金,其实也不是郭尔斯特金,该叫'猎狗',可是你不要当面这样叫他,他会生气的。你要是和他讲好,看出一切都很妥当,就立刻写封信来。你只要写一句话,就说:'他并没撒谎。'你坚持要一万一,可以减去一千,再多就不行了。你想想:八千和一万一,差三千哩。这三千卢布就算我白拣,找到好买主不是很容易的,我急着等钱用哩。你只要通知我,这件事是认真的,我就自己想法子匀出一点工夫来,跑去办好一切。现在如果只是神父自以为是这样,那我何必去跑一趟呢。怎么样,你去不去?"

"唉,实在没有工夫,你免了我吧。"

"唉,替你父亲帮一次忙吧,我会记得你的好处的!你们全都没良心,就这么回事!一两天工夫对你有什么要紧?你现在要去哪儿?是不是威尼斯?你的威尼斯不会在两天以内就变成废墟的。我本可以打发阿辽沙去,但是阿辽沙能办这类事么?我派你去,完全是因为你是个聪明人。难道我看不出么?你并不做树林子的生意,但是你有眼光。这里所需要的只是看一看:那人说话是不是当真的。我对你说,你应该朝胡须上看,小胡子一打颤,——那就是当真的。"

"您为什么非把我弄到这该死的契尔马什涅去不可呢?"伊凡·费

多罗维奇大声嚷着说，气得苦笑。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没有看出，或是不愿意看出气恼的神情，却马上抓住了这微笑：

“这么说，你肯去了，你肯去了么？我立刻就给你写便条。”

“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去，我不知道，等我在路上再决定。”

“干吗要到路上，现在就决定。我的宝贝，现在就决定了吧！你一谈妥，就写两行字给我，交给神父，他立刻就会派人送到我这里来。以后我就不耽搁你了，你尽管到威尼斯去。神父会用自己的马车送你回伏洛维耶车站的。……”

老人满心欢喜，写了一张便条，打发人去备马车，又吩咐取来凉菜和白兰地。老人一高兴起来总是忘乎所以的，但是这一次似乎有所克制。譬如说，关于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的事，竟一句也没提。对离别更完全无动于衷，甚至好像找不出什么话来说；伊凡·费多罗维奇特别明显地觉察到这一点：“他一定很厌烦我了。”他心里想。直到在台阶上送儿子的时候，老人才好像纷乱起来，想走过去和他接吻。但伊凡·费多罗维奇赶紧伸出手去预备握手，显然想躲避接吻。老人马上心里明白，立刻自行克制住了：

“好啦，愿上帝和你同在，愿上帝和你同在！”他站在台阶上反复地说。“你将来总还会来的吧？你来吧，我永远是欢迎的。哎，愿基督和你同在！”

伊凡·费多罗维奇钻进马车里去了。

“别了，伊凡，别过分责怪我吧！”父亲最后一次嚷着说。

家里的几个人——斯麦尔佳科夫、玛尔法和格里戈里全出来送他。伊凡·费多罗维奇赏他们每人十个卢布。当他已经在马车上坐定以后，斯麦尔佳科夫跳上去整理毯子。

“你瞧，……我要到契尔马什涅去了。……”伊凡·费多罗维奇突然脱口而出，又像昨天一样，不知不觉地迸出这句话来，还发出一声神经质的轻笑。

他以后长时间没忘记这个情景。

“这么说，人们说得很对，同聪明人谈谈也是有好处的。”斯麦尔佳科夫坚定地回答，热忱地看着伊凡·费多罗维奇。

马车动了，驶走了。出门人心绪十分紊乱，但是他贪婪地眺望着田地、山丘、树木和高高地在明朗的天上飞过的群雁。他忽然觉得心情舒畅起来。他试着和车夫谈谈。那个乡下人的回答里有些话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但是过了一会，又觉得一切都只是耳旁风，他实际上并没有明白乡下人所回答的话。他不吭声了，这样也很好：空气清新凉爽，天气晴朗。阿辽沙和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形象在他的脑际闪过；但是他悄声地笑了一笑，轻轻吹散这些亲爱的幻影，于是他们就飞走了："他们的日子还长着哩。"他心想。车很快到了一个驿站，换了马后，就直奔伏洛维耶去了。"为什么同聪明人谈谈是有好处的？他这话有什么含意？"忽然他屏住了呼吸。"我又为什么要告诉他，我要到契尔马什涅去呢？"马车到了伏洛维耶站。伊凡·费多罗维奇从马车里走出来。一些车夫们马上围住了他。讲好了雇私人马车到契尔马什涅去的价钱，要走十二俄里的乡间土路。他吩咐他们套车，然后走进驿站的屋子，四面看了看；望了那个驿站长的老婆一眼，忽然又回到台阶上。

"不用到契尔马什涅去了。伙计们，七点钟赶到火车站还来得及么？"

"正好来得及。要不要套车？"

"赶快套。你们这里有人明天上城里去么？"

"怎么没有，米特里要去的。"

"米特里，你能不能帮帮忙？你到我父亲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那里去一趟，对他说我不到契尔马什涅去了。你能不能去？"

"干吗不能去，能去；我早就认识费多尔·巴夫洛维奇。"

"我给你一点酒钱，因为他也许不会给你的。……"伊凡·费多罗维奇高兴地取笑着说。

"这一点也不假，"米特里也笑了，"谢谢您，先生，我一定办到。……"

晚上七点钟的时候，伊凡·费多罗维奇走上火车，动身到莫斯科去了。"让以前的事都过去吧，和以前的世界一刀两断，再不想听到它的任何情况，任何消息，到一个新的世界，新的地方去，从此不再

回头!”但他的心里不但不觉得欢快,却反而突然笼罩上一片阴影,一种有生以来从未感到过的哀伤在心头滋生。他一整夜都在沉思;火车飞驰着,直到清晨快到莫斯科的时候,他才似乎忽然清醒了过来:

“我是个下贱的人!”他心里暗自说。

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在送走了儿子以后,却一直感到心满意足。他整整有两小时慢慢地啜着白兰地,觉得自己几乎是个幸福的人;但是家里忽然发生了一桩对于大家都很讨厌而且很不愉快的事,一下子就使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感到心烦意乱:斯麦尔佳科夫不知为什么事到地窖里去,从台阶顶上掉了下去。幸好那时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在院子里,当时就听到了。她没有看见掉下去的情形,但是听到了喊声,一种特别的、奇怪的喊声,但却是她早就熟悉的,——一个羊癫疯病人昏倒时的喊声。是他在走下台阶的当儿犯了病,因此自然立刻失掉知觉掉了下去,还是相反地先掉了下去,由于震动才使他这谁都知道的羊癫疯病人犯了病,这已没法弄清楚,但是别人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地窖的地上蜷曲着,浑身抽筋,不住挣扎,口吐白沫。起初以为他一定不是断腿就是折了胳膊,摔伤了身体,可是“上帝保佑”,——正像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所说的那样:丝毫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只是很不容易把他从地窖底下抬到上帝的世界上来。但他们请了邻居帮忙,总算把这事办妥了。在办这件大事时,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始终亲身在场,并且亲自动手帮忙,他显然骇得非同小可,几乎有点手足无措的样子。但是病人却一直没有醒过来:虽然发病曾暂时停止过一阵,以后却又复发了,大家断定这准又和他去年也是无意间从阁楼上摔下来时所发生的情形一样。有人想起,当时曾把冰镇在他头上。地窖里还有冰,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就照样实行起来。到了傍晚,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打发人去请赫尔岑斯图勃医生来,他立刻就来了。他是个年高德劭的小老头子,是全省最精细、最认真的医生,他仔细检查过病人以后,断定这次发作是极厉害的,“也许会发生危险”,说他——赫尔岑斯图勃——还没完全看明白,但是现在给的药如果到明天早晨还不见效,他决定另想办法。病人被安置在厢房的一间小屋子里,就在格里戈里和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的住所的隔壁。以后这一整天,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就接二连

三碰到倒霉事:饭食是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做的,汤和斯麦尔佳科夫所做的相比,就“等于泔水一样”,小鸡炸得太老,简直怎么也嚼不动。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对于主人虽有道理、却很不客气的抱怨,反驳说鸡本来就是很老的,再说她也没有学过烹饪。到晚上发生了另一件令人心烦的事情: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接到报告说,从前天起就得了病的格里戈里偏赶在这时病得几乎完全起不了床,背部不能动弹了。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尽量早早地喝完了茶,一个人躲进屋里锁上了门。他怀着十分焦急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原因是正巧这天晚上他差不多满有把握预料格鲁申卡一定会来;至少还在清早斯麦尔佳科夫就几乎向他切实保证过“她已答应了一定来”。这个固执的老人心跳得十分厉害,他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来回走动,侧耳倾听。应该把耳朵竖得尖尖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也许正在那里守候着她,因此只要她一敲窗子(斯麦尔佳科夫前天就对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说,他已把该敲哪扇门窗告诉她了),就必须尽快开门,决不让她在穿堂里毫无必要地多耽搁一秒钟,千万可别使她因此受了惊吓而逃跑了。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觉得心乱如麻,但是他的心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满着甜蜜的希望:差不多可以十拿九稳地说,这回她一定会来了!……

第三卷 俄罗斯教士

一 佐西马长老和他的客人

阿辽沙焦急不安、心情痛苦地走进长老修道室的时候，几乎惊讶得站住了：他生怕见到他时，他已到了弥留之际，也许已经失去了知觉，但现在他却忽然看见他坐在安乐椅上，脸色虽衰弱疲惫，却显得愉快而振作，在客人们簇拥中，正在同他们安静地闲谈着。其实他只是在阿辽沙回来前一刻钟才起床的；客人们老早就聚在他的修道室里，等他睡醒过来，因为佩西神父曾坚决地保证说："师傅一定会起来，和跟他心意相投的人们再谈一谈，这是他在早晨亲口答应过的。"佩西神父对于即将死去的长老的许诺以至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总是坚信不疑的，坚信到即使看见他已经完全没有知觉，甚至不再呼吸，也会因为曾得到过还要醒过来和他作别的诺言而对死亡本身都不肯相信，仍旧一直期待死者会醒过来，履行诺言。早晨，佐西马长老在入睡以前，确实曾对他说过："在还没有同你们，同我心爱的人们再畅谈一次，看一看你们的亲切的脸，再向你们吐露一下我的真情以前，我是不会死的。"聚拢来听这显然是长老的最后一次谈话的，都是多年来最忠实于他的朋友们。一共有四个人：司祭约西夫神父和佩西神父；司祭米哈伊尔神父，隐修庵的住持，年纪还不很老，没有多大学问，是平民出身，但是性格刚强坚定，抱有纯朴的信仰，态度严肃，内心却充满深情，但他显然有意隐藏着，甚至有些羞于流露。第四位客人是一个完全老迈而且憨厚的修士阿菲姆神父，出身于最贫苦的农户，几乎不大识字，平素举止安静，沉默寡言，甚至从来不大跟谁说话，是最驯顺的人中间最驯顺的人，看他的神气，就好像是曾被某种超过他的头脑所能理解的伟大而可怕的事物所永远吓呆了似的。佐西马长老很爱这个好像永远战战兢兢的人，永远对他怀着异乎寻常

的敬意，但也许一辈子同他说话比谁都少些，尽管有许多年曾和他两人一起在俄罗斯各圣地云游。这是多年以前，已经过了四十年的事情了，那时候佐西马长老刚在一个贫穷而不甚著名的科斯特罗马修道院里初次开始隐修的苦行，不久以后，又随同阿菲姆神父出外云游，为他们的贫穷的科斯特罗马修道院募化基金。现在宾主一起聚在长老的第二间屋子——也就是放着他的床铺的那一间屋子里，以前已经说过，这间屋子是相当狭窄的，所以四个人(不算照常在旁侍立的见习修士波尔菲里)都勉强在长老的安乐椅周围挤着坐在从第一间屋子里端来的椅子上。天色已黑，屋子里由神像前的油灯和蜡烛照亮着。长老看见阿辽沙走进来，站在门旁，带着不安的神色，就快乐地向他微笑，伸出手来：

“好呀，安静的孩子，好呀，亲爱的孩子，你来了。我知道你会回来的。”

阿辽沙走到他面前，向他跪下，哭泣了。有什么东西在他的心头翻腾奔涌，他的心灵战栗，他真想号啕地哭出声来。

“你怎么啦，要哭还早哩，”长老微笑着说，右手放在他的头上，“你瞧，我坐着谈话，也许还能活二十年，就像昨天那个手里抱着小女孩丽萨维塔从高山村赶来的可爱的善心女人对我所说的那样。愿上帝赐福给那个母亲和小女孩丽萨维塔！”他画着十字。“波尔菲里，你把她的献款送到我说的地方去了么？”

他是想起了昨天那个快乐的女信徒所捐的六十戈比献款，是请他送给“比我还穷苦的人”的。这类款子是信徒们作为自己为了某一件事自愿承受的惩罚而捐献，而且总是从自己用劳力换得的钱中拿出来的。长老派波尔菲里昨天黄昏时候到新近遭了火灾的一个小市民妇女家里去，——她是寡妇，还有子女，家被烧毁后只好出外行乞。波尔菲里连忙报告说已经照办了，把款子送了去，照所吩咐的那样，说是“一个隐名善心女人”捐助的。

“你起来吧，亲爱的，”长老对阿辽沙接着说，“让我看一看你。你到过自己家里，见过你那位哥哥了么？”

他这样坚定明确地只探问他哥哥中的一位，阿辽沙觉得很奇怪，但是到底是哪一位呢？看来，也许他昨天和今天打发他出去，都正是

为了这一位哥哥。

“看到了两个哥哥中的一个。”阿辽沙回答。

“我是说昨天那个，大的，我对他叩头的。”

“我只是昨天看到了他，今天怎么也找不到。”阿辽沙说。

“你赶快去找他，明天再去，越快越好，把一切事情扔下，赶紧去。你也许还来得及阻止住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我昨天是向他将要遭遇的大苦难叩头。”

他忽然默不作声，似乎沉思了起来。这些话很奇怪。昨天亲眼看见长老叩头的约西夫神父和佩西神父对看了一眼。阿辽沙忍不住了：

“父亲和师傅，”他十分慌乱地说，“您的话太含糊了，……他将要遇到什么样的苦难？”

“你不必探问。我昨天好像觉察到了某种可怕的事情，……就仿佛他的整个前途都在他的眼神中显露了出来。他有那样一种眼神，……使我看了心里立刻就为这人正在替他自己酝酿的某种东西吓呆了。我一生中有过一两次看到一些人有这样的脸色，……仿佛显示出这些人的整个命运的脸色，可惜居然都应验了。我打发你到他那里去，阿历克赛，是因为我觉得你的友爱的面容也许对他会起点作用。但是一切由于天命，我们的命运也都是这样。‘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你应该记住这一点。阿历克赛，你要知道，我一生有许多次心里在暗中为你的容貌祝福，”长老带着温和的微笑说，“我对你的事是这样想的：你应该离开这里，到尘世中去像修士那样地生活。你会有许多敌人，但就连你的敌人也会爱你的。生活将给你带来许多不幸，但你会恰恰为了这些不幸而感到幸福，并且祝福生活，还使别人也祝福，——这是最重要的。你就是这样的人。我的神父和师傅们，”他对客人们说，脸上带着感动的微笑，“直到今天为止，我没有说过，甚至没有对他说过，为什么这个年轻人的脸在我的心里会感到那么地亲切。现在我才对你们说：他的脸对我来说就好像是一种提醒和预告。在我的早年，还是小孩的时候，我有一位哥哥，在十七岁上，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就亲眼看见他死去了。以后，随着我的生命一年年度过，我渐渐地

深信，我这位哥哥在我一生的命运里就好像是一种上天的指示和感召，因为假如他不曾在我的生活中显示，假如根本没有过他，我想，我也许永远不会当修士，走上这条宝贵的道路。这种最早的显示是出现在我的童年时代，可是到了我一生的暮年，它又仿佛在我的眼前重现了。奇怪的是，神父和师傅们，阿历克赛的脸和他虽不十分相像，只有一点点近似，可是在精神上我却觉得相像极了，以致有许多次我简直就把他当作是那个年轻人——我的哥哥——在我一生将终时，作为一种提醒和感召，又神秘地来到了我的面前。我对我自己，对我有这样奇怪的幻想，简直都感到惊奇。你听见么，波尔菲里，"他朝这位平素服侍他的见习修士说，"我有许多次看见你的脸上好像有不高兴的神色，因为我爱阿历克赛胜过爱你。现在你知道这是什么缘故了，但你要知道，我也是爱你的，而且常常为了你的不高兴而感到发愁。亲爱的客人们，现在我想把这青年，我的哥哥的故事讲出来，因为在我的一生中再没有另外一种显示比它更为宝贵、更为动人和富有预言意味的了。我的心深受感动。在这时候我反省我的一生，好像又一次从头经历了它。……"

在这里我应该声明一下：长老同他生活中最后一天来访的客人们所作的最后一次谈话有一部分记录了下来。那是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在长老去世几天以后，凭着记忆追记的。然而这是不是完全是那天谈的，或者是阿辽沙把他的师傅以前同他所谈的话也加了些进去，我没法判断。而且在这记录里，长老的话似乎是不间断的，似乎是在用说故事的形式向他的朋友们叙述他的一生，而根据以后的叙述来看，实际情况无疑并非如此，因为这天晚上是作一般的闲谈，虽然客人们不大打断主人的话，但他们也还是插进去谈自己的想法，甚至或许也讲了些自己的事情。况且这次叙述决不会这样的不间断，因为长老有时喘不过气，说不出话来，甚至还躺到自己的床上休息过，尽管他并没有睡，客人们也仍坐在原地没有离开。有一两次谈话还被佩西神父诵读圣经所打断。有意思的是他们中间谁也没有想到他当夜就会死去，尤其是因为他在这自己一生的最后一晚，经过白天睡了一大觉之后，忽然似乎获得了一种新的力量，使他能够

从头到尾坚持和他的朋友们所作的这次长谈。这似乎是一种最后的爱,由于它才使他维持了一种几乎不可思议的活力,但是时间极短,因为他的生命突然中止了。……不过这话容后再说。现在我要声明的是我不打算把谈话的详情全写下来,而仅限于长老所讲的故事,像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所记录的那样。这样可以简短些,不那么累人,虽然我还要重说一遍,有许多自然是阿辽沙从以往的谈话里取来,加在一起的。

二 已故司祭佐西马长老的生平,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根据他的自述编写(传略)

1. 佐西马长老的哥哥

亲爱的神父和师傅们,我生在辽远的北方某省B城,父亲家是贵族,却不是名门望族,也没有出过大官。我两岁上父亲就去世了,所以我完全不记得他。他遗给我母亲一所不大的木头房子,还有一点资财,虽然不大,却也足够她同孩子们维持生活,不致穷困。我的母亲只有两个儿子:哥哥马尔克尔和我——季诺维。哥哥比我大八岁,脾气暴躁,爱生气,但是心地善良,不会嘲笑人,沉默得出奇,在自己家里,同我,同母亲和仆人们尤其是这样。他在中学里读书很用功,但是和同学们合不来,不过也不吵架,至少据母亲说是这样的。他是十七岁死的,在他死前的半年,他开始常常拜访我们城里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他好像是个政治犯,因为怀抱自由思想,从莫斯科流放到我们城里来的。这位被流放的人是一位大学者和著名的哲学家,在大学教书。不知为什么,他爱上了马尔克尔,开始接待他。这个青年整晚上坐在他家里,一冬天全是这样,直到这个被流放的人申请获准,——因为他有靠山,——被重新召回彼得堡替政府服务为

止。开始过四旬斋了，但是马尔克尔不愿持斋，他又骂又嘲笑，说："这全是胡说，根本就没有什么上帝。"弄得母亲和仆役们都大惊失色，连我这小家伙也不例外，我虽然只有九岁，但是听见了这话，也害怕得要命。我们的仆人都是农奴，一共四个，全是从一位我们相熟的地主的名下买下来的。我还记得，我母亲后来把其中一个叫阿菲米亚的瘸腿老厨妇以六百卢布纸币的代价卖掉了，另外雇了一个自由的农妇来代替她。在四旬斋的第六个星期上，哥哥忽然病了。他的身体一向是不健康的，胸间常隐隐作痛，体质衰弱，像有痨病的样子；他的个子并不矮，但又瘦又弱，面容倒很清秀。他大概只着了点凉，但医生来到后，立刻对母亲低声说，这是急性肺痨，活不到春天了。母亲哭哭啼啼，开始小心婉转地(主要是为了不让他吓着了)劝哥哥到教堂去忏悔，行圣秘礼，因为他在那时候还能起床。他听了以后，生起气来，痛骂上帝的殿堂，但心里却沉思起来：他立刻就猜到自己是病得很厉害，所以母亲才打发他乘还有力气的时候到教堂去忏悔和受圣秘礼。而且他自己也知道他早就有病，还在一年以前，有一次他在吃饭的时候就曾对我和母亲不动声色地说过："我不是你们尘世上的人，也许连一年也活不到了。"谁知这话竟成了谶语。过了三天，复活节前周到了。哥哥从星期二早晨起出去忏悔。他说："妈妈，我是为了你才这样做的，为了使你快乐，得到安慰。"母亲又喜又悲，哭了起来，说："你忽然变了脾气，大概快要完了。"但是他到教堂去没有很久，竟卧床不起了，所以只好在家里举行忏悔和圣秘礼。那年的复活节很晚，那几天天气晴朗，空气中充满芬芳。我记得他整天咳嗽，睡不好觉，早晨总是穿起衣服来，尽量到软椅上去坐坐。我还记得：他不声不响地坐着，态度恬静，面露微笑，虽是病人，脸上却显得开朗而快乐。他精神上完全变了，——在他身上好像突然发生了一种惊人的变化！老奶妈到他屋里，说："好宝贝，让我把你这里神像前的油灯也点上吧。"以前他决不答应，甚至会吹灭它。这次他却说："点吧，亲爱的，点吧，我以前拦阻你，真是混账极了。你点上油灯，祷告上帝：我一边高兴地看着你，一边也在祷告。这样我们祷告的就是一个上帝。"我们听到这些话觉得奇怪，母亲回到自己屋里一个劲地哭，只

在走进他的房间的时候才擦干眼泪，装出高兴的样子。“妈妈，亲爱的，不要哭，”他时常说，“我还要活很长时间，和你们一起快乐地过活，生活是多么快乐，多么高兴呀！”“唉，亲爱的，你还有什么快乐，整夜发烧，咳嗽，几乎咳得把你的胸脯都震裂了。”他回答说：“妈妈，你不要哭，生活就是天堂，我们大家都活在天堂里，可是我们却不愿意知道这个，如果愿意知道，那么明天全世界就都会成为天堂了。”大家都奇怪他的话，他是说得那样奇怪而坚决；大家都感动得哭了。朋友们到我们家里来看望。他就说：“可爱的亲人们，我有什么值得你们这样爱，你们为什么爱我这样的人，我以前又是多么不懂得珍重这个啊！”他时时刻刻对走进来的仆人们说：“亲爱的，你们为什么侍候我，我配得上受大家的侍候么？如果上帝开恩，让我活下去，我也要亲自为你们服务，因为大家应该互相服务。”母亲听了摇摇头说：“亲爱的，你因为有病才这样说呀。”他说：“妈妈，亲爱的妈妈，既然不可能没有主人和仆人，那么让我也做我的仆人的仆人，就像他们做我的仆人一样。我对你说，妈妈，我们大家在众人面前都有过错，尤其是我比别人更有错。”母亲甚至发笑了，一面哭，一面笑，说道：“你怎么在众人面前比别人更有错？世上有的是杀人的、抢人的，你来得及干哪一件，干吗要比别人更严厉地责备你自己？”他说：“妈妈，我的嫡亲的妈妈，”——他当时出人意外地喜欢说起这些亲热的话来，“我的嫡亲的，可爱的妈妈，你要知道，每一个人的确都在众人面前对一切人和一切事担有种种罪责。我不知道怎样给你讲明白，可是我痛切地深深感到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怎么能活在那里，生着气，却一点也不自觉这一点呢？”他每天醒来以后，一天比一天更显得亲切，愉快，心中洋溢着爱，一个老德国医生埃森斯密特时常来，有时来了，他就和医生开玩笑：“怎么样，大夫，我还能在世上再活一天么？”医生回答他：“不但一天，还能活许多天，——还能活几个月，几年。”他嚷起来：“干吗几年，几个月！用得着计算什么日子，人只要有一天就可以体会到全部的幸福。亲爱的，我们干吗要争吵，互相夸耀，互相记仇：我们大家只应该到花园里去，游玩，嬉戏，互相亲爱，互相夸奖，亲吻，为我们的生活祝福。”“您的儿子已经不是这世上的人了，”在母亲送医生到台阶上的时候，医生悄声对她说，“他因为病，变得神经不正常了。”他

的房间的窗子是朝花园的。我们家的花园很阴凉,有许多老树,春天树上正在发芽,早春的小鸟飞了过来,叽叽喳喳地鸣叫,在他的窗外唱歌。他望着,欣赏着它们,突然向它们也请求起饶恕来:"上帝的小鸟,快乐的小鸟,你们也饶恕了我吧。因为我在你们面前也犯过罪孽。"当时我们家里谁也没法理解这种话,但是他却快乐得哭了。他说:"是啊,我的周围全是上帝的荣耀:小鸟,树木,草地,天空,只有我活在耻辱里,糟蹋了一切,完全没有注意到美和荣耀。""你竟把许多罪孽往自己身上揽。"母亲说着就哭了。"我的亲爱的妈妈,我哭是因为快乐,并不是因为悲伤,只是我不知道怎样对你说才好,我是自己愿意向他们认错的,因为我不懂得应当怎样去爱他们。尽管我在大家面前有罪,大家也会饶恕我的,这就是天堂。难道我现在不在天堂上么?"

还有许多事我都记不起来,也写不下来了。只记得我有天一个人到他屋里去,里面一个旁人也没有。那时候已将薄暮,天气清朗,太阳已快要落山,斜晖照亮了整个屋子。他看见了我,向我招手,我走近去,他两手抓住我的肩膀,温存和蔼地看着我的眼睛,不说一句话,只是看了我好大一会儿,然后说道:"好了,现在你去吧,去替我游戏、生活下去吧!"我当时走出去玩耍去了。以后我一生里有许多次含泪想起,他怎样吩咐我替他生活下去。他还说了许多像这样奇怪,美丽,但当时我们还不了解的话。他是在复活节后第三个星期去世的,死时神志清醒,虽然已不会说话,但是直到最后一刻神色也一点都没有改变:快乐地看着周围,眼睛里充满喜悦,目光寻觅着我们,向我们微笑,招呼我们。甚至城里也有不少人谈论起关于他死的事情来。这一切当时使我震撼,但并不很厉害,虽然殡葬的时候,我曾大哭一场。我那时很年轻,还是一个孩子,但是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一种深藏的感情,却一直留在我的心上。到了时候全会复活过来,发出回响。后来真的应验了。

2. 圣经与佐西马长老的一生

那时候只剩下我和母亲两个人了。不久,有些好心的朋友对她

说：现在你既然只有一个儿子，你又不是穷人，有点财产，为什么不效法别人，打发令郎到彼得堡去，如果一直留在故乡，也许你会使他丧失发迹的机会的。他们劝母亲把我送到陆军士官学校去，以便以后加入皇帝近卫军。母亲迟疑了许久，舍不得和最后一个儿子离别，但是为我的幸福着想，虽然流了许多眼泪，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她把我带到彼得堡，送进陆军士官学校，从此我再没有看到她；因为她为我们两人悲痛、思念了整整三年以后就去世了。父母的家里给我留下的完全是宝贵的回忆，因为一个人再没有比他在父母家里所度过的幼年时代留下的回忆更为宝贵的了，而且只要家庭里有一点点的爱情和和谐的气氛，就差不多永远这样。甚至从最坏的家庭里也会遗留下宝贵的回忆来，只要你的心灵本身懂得寻找宝贵的东西。在我关于家庭的种种回忆中，也包括关于圣经的故事的回忆，这当我在父母家里，虽然还是孩子时，就已经很感兴趣了。我当时有一本圣经故事书，其中附有各种精美的插图，书名是：《新旧约故事一百〇四则》，我就是从这本书开始学会读书的。现在这本书还放在我这里的书架上，作为珍贵的纪念品来保存。但是我记得，在我学会读书以前，还在八岁的时候，某种灵感就已经初次降临到我的身上。母亲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一，领我一个人到教堂去做弥撒（我不记得当时哥哥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天天气晴朗。我现在回忆的时候，好像还能看见薰烟怎样从香炉里升起，静悄悄地袅袅上升，阳光从圆顶上狭窄的小窗里倾泻到教堂中我们的头上，而香烟弯弯曲曲地升上去，就好像融化在阳光里一般。我感动地望着，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心灵里有意识地种下了上帝的话语的种子。一位少年拿着一本大书，走到教堂中央，——那本书大得我当时觉得他甚至拿着都很吃力。他把它放在诵经台上，打开来开始朗诵。当时我忽然第一次懂得了一点意思，有生以来第一次懂得了在上帝的殿堂里读的是什么。在乌恩地方有一个正直、虔信的男子，广有财产，有许多骆驼，许多驴羊，他的孩子们终日寻欢作乐，他很爱他们，替他们祷告上帝：因为他们这样寻欢也许会犯罪的。魔鬼同神子们一块儿来到上帝面前，对上帝说，他已经走遍地上和地下各处。“你看见我的奴仆约伯了么？”上帝问他。于是上帝指着他的伟大而神圣的奴仆，对魔鬼夸奖起来。魔鬼听了上

帝的话，冷笑了一声：“你把他交给我，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奴仆会发出怨言，诅咒你的名。”于是上帝把他所心爱的这个恪守教规的人交给魔鬼，魔鬼杀害了他的子女和牲畜，毁尽了他的财产，一切都是那样突然，好像神的霹雳一般。于是约伯撕裂自己的衣裳，扑在地上，大声喊道：“我赤身从母胎里出来，再赤身回到大地。上帝赐与的，上帝又取了回去。愿上帝的荣名千年万世永受祝福！”神父和师傅们，请你们宽恕我现在的眼泪，——因为我的全部童年生活现在好像重新又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现在仿佛又像当时那样以一个八岁小孩的胸脯呼吸，又跟当时一样地感到又惊又喜又敬畏。当时那些骆驼是那么引起了我的想象，还有那个敢同上帝那样说话的撒旦，那把自己的奴仆交出去受罪的上帝，以及他那喊着“不管你怎样惩罚我，你的荣名将永受祝福”的奴仆。随后就是教堂里那宁静而甜蜜的颂歌：“愿我的祷词得闻”，然后又是神父香炉里的薰烟和跪地的祈祷！从那时起，每逢我重读这篇圣者的故事就不能不流下泪来，——甚至昨天还是这样。这里面有许多伟大、秘密、无从想象的东西！我以后听到过嘲笑者和亵渎神明的人傲慢不逊的话：上帝怎么能把他所爱的圣者交给魔鬼去供它取乐呢？还夺走他的子女，用疾病和毒疮打击他，使他用瓦片去挤身上的脓疮，这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单单为了在撒旦面前夸口说：“你瞧我的圣者能为了我受什么苦！”但是伟大之处正在于这是一种神秘，——一个朝生夕死的尘世形象和永恒的真理结合在一起了。在地上的真理面前永恒的真理在显示它的作用。这里创世主就像在他创世的最初几天，每天做完后总要夸奖“我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很好的”一样，他看着约伯，重新又在夸奖他自己的造物。约伯赞美上帝的时候，不仅是在为他效劳，而且也是在为他千年万世，一代又一代的造物效劳，因为他被创造出来时的天职就是如此。主啊，这一本书太好了，里面有多少宝贵的教训！圣经真是一部了不起的书，它带给人多么神妙的奇迹和力量！真是世界和人，以及各种人类性格的样板，一切都在这里面提到了，一切都给我们永远指示出来了。里面有多少神秘得到了解决和揭示：上帝重又恢复了约伯的地位，重又赐与他许多财产，又过了多少年，他又有了新的子女，另外的子女，而且他也爱他们。主啊！“在以前的那些子女已经没有，已经

被夺去以后,他怎么还能爱这些新的子女呢?当想起以前的子女来的时候,尽管他也很爱新的子女,但是难道他跟他们在一起,能够感到完全幸福,像以前一样么?”然而这是能够的,能够的:旧的悲愁,由于人生的伟大的神秘,会渐渐转化为宁静的、感人的欢乐,而年轻的、沸腾的热血将由驯顺的、明朗的暮年所取代;我祝福着每天的日出,我的心也依旧对它歌颂,但是我现在却更爱日落,爱它那长长的斜晖和随之而来的宁静,温驯,动人的回忆,整个漫长而幸福的一生中各种可爱的形象;而在这一切之上是上帝的使人感动、使人安慰并宽恕一切的真理!我的生命即将终结,我知道,也听到了,但是在剩下的每一天中,我感到我的地上的生命已和新的、无尽的、不了解的、却已十分临近的生命相接触。在预感到这新的生命时,我的心灵喜悦得颤抖,我的头脑清澈,心中高兴得流泪。……朋友们,师傅们,我屡次听到,在最近一些时候以来更加时常听到,我们的神父们,尤其是乡村的神父们,到处哭哭啼啼诉说自己的薪俸太少,地位太低,公开地说,甚至写成文字,——我就曾亲自读到过,——说他们现在好像无法对人民讲解圣经,因为他们的薪水太薄,假使有路德教徒和异教徒前来抢夺羊群,只好让他们抢去,因为我们挣的钱太少。天呀!我心想,但愿上帝把他们认为那么宝贵的薪俸加多些吧,因为他们的抱怨也是有理的,但是说实话:如果谁在这件事上有错的话,那有一半是错在我们自己!因为即使没有时间,即使他说全部时间都忙于工作和各种圣礼确是事实,但到底总还不是全部时间,他在一个星期中至少总还可以找到一两个钟头来想想上帝的吧。而且也不是整年都有工作。他可以每星期一次,在晚上,起初只召集一些孩子们前来,——父亲们听到以后也会来的。做这事情也用不着建造什么房子,只要在自己的屋子里接待一下就行,用不着担心,他们不会糟蹋屋子的,因为集会总共只有一两个钟头。他可以对他们打开这本书,就诵读起来,不要讲大道理,不要装腔作势,也不要露出高高在上的样子,而是要带着亲切感动的态度,高兴自己能为他们诵读,高兴他们喜欢听,也听得懂,而且要自己也爱所读的那些话,只要偶尔停下来,把一些老百姓不大懂的话解释一下,不必着急,他们全会了解,正教徒们的心是完全了解的!你给他们读亚伯拉罕和萨拉的故事,伊

萨克和丽碧卡的故事,读雅各怎样到拉朋去,梦中和上帝相斗,说道:"这地方是令人敬畏的,"你就一定可以使普通老百姓虔信的心产生深刻的印象,你给他们读,尤其应该给小孩们读:几弟兄如何把他们的亲弟弟,一个可爱的少年,一个爱做梦的人和伟大的预言者约瑟夫卖去作奴隶,却拿着他的血衣去对父亲说,是野兽把他的儿子撕成碎块了。给他们读,后来这几弟兄如何到埃及去找粮食,那时约瑟夫已成了伟大的帝王,可是他们没有认出来。他折磨他们,治他们的罪,把弟弟便雅悯扣住,却完全出于爱:"我爱你们,一面爱,一面折磨你们。"因为他一辈子也忘不了,他怎样在酷热的沙漠中,水井旁边,被他们卖给商人,他怎样拧着双手,放声哭泣,求弟兄们不要把他卖到陌生的地方去充当奴隶,现在过了许多年以后,看到了他们,重又无限热爱他们,一面爱,一面加以折磨和压迫。他后来离开他们,忍不住心中的痛苦,扑到床上哭了;后来他擦干脸,喜喜欢欢地走出来,对他们说:"哥哥们,我就是约瑟夫,你们的弟弟!"然后再往下读,老雅各得悉他的可爱的小儿子还活在人世,多么喜悦,急着到埃及去,甚至抛弃了祖国,死在异乡,在遗嘱里向后世说出了伟大的预言,一生秘密地藏在他的温顺畏怯的心里的预言,说他这犹太族里将出现宇宙的伟大的希望——调解人和救世主!神父和师傅们,请宽恕我,不要责怪我像小孩一样谈论你们早就知道,而且会更加巧妙而动听百倍地宣讲的东西。我只是由于高兴才讲这些的。请你们宽恕我的眼泪,因为我真爱这本书!让他,上帝的牧师,也哭泣一下,他就可以看到听他诵读的人的心会怎样受到感动。只需一个小小的子粒:只要他把它播进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心里,它就决不会死去,而会一辈子活在他的心灵里,在黑暗和他所犯的种种罪孽的污秽中,作为一线光明,作为一种伟大的警戒而潜藏在他的身上。而且完全不必多加解释和教训,一切他全会直接了解的。你们以为普通群众不会了解么?你们可以试试再对他们念一段动人的故事,关于美丽的以斯帖和骄傲的瓦实提的故事,或是先知约拿在鲸鱼肚里的奇妙的故事。还不要忘记读神的寓言,尤其是读《路加福音》里的(我就这样做过),以后是读《使徒行传》里圣保罗的谈话(这是一定要读的,一定要读的!),最后,也不妨读读《圣徒传》里神人阿历克赛的行述,和最为伟大的快

乐的殉难者，神的目睹者埃及来的圣母玛丽亚的生平，你会使他们的心深深地被这些简单的故事所打动，而这样做只要每星期一个钟头就行，不管你的薪水多么少，有一小时就够了。他就会亲眼看见，我们的民众是厚道的，感恩的，会给予百倍的答谢。他们记住神父的关怀和他的感人的话，会心甘情愿地到他地里和家里来帮他的忙，而且比以前更加尊敬他，——而这也就等于增加了他的薪水。事情是很简单的，有时候我们甚至都害怕说出口，因为怕人家会笑你，然而这是完全真实的！凡是不信上帝的人，也不相信上帝的人民。相信了上帝的人民，就能明察上帝的神圣，虽然以前自己并不信它。惟有人民和他们的未来的精神力量可以使我们那些脱离故土的无神派产生信仰。没有实例，基督的话还有什么用？而人民要没有上帝的话，会活不下去，因为他们的心灵迫切需要他的话和一切愉快美好的事物。在我年轻的时候，——这已经是好久以前，差不多有四十年了，我曾同神父阿菲姆长时间周游全俄，为修道院募捐，有一次在一条可以通航的大河的岸旁和渔夫们一同过夜，一个面目清秀的青年农民和我们坐在一起。看他样子已有十八岁。他要在第二天赶到一个地方去给货船拉纤。我看见他用明朗柔和的目光朝前面望着。七月的夜是很明朗、宁静、温暖的。河面宽阔，水气升上来，使我们感到凉爽，小鱼轻声戏水，小鸟沉默着，万籁俱寂，无限美妙，一切都在向上帝祈祷。只有我们两人没睡，我和这青年谈论这个上帝的世界的美丽和它的伟大的神秘。每根小草，每个昆虫，蚂蚁，金蜂，全都奇怪地知道自己应走的道路，虽然它们并没有智力。它们为上帝的神秘作证，而且不断地自己显示这个神秘。我看出，这可爱的青年的心燃烧起来了。他告诉我，他爱树林，爱林中的鸟；他是捕鸟的，了解它们的每一声啼鸣，会召唤每一只小鸟。他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呆在树林子里更好了，不过实在说，一切都很好。我回答他：“确实，一切都很好，一切都美妙，因为一切都是真理。你瞧那匹马，站在人身边的巨大的畜生，或是那头低头沉思着的牛，它替人做工，养活着人。你瞧瞧它们的脸庞：对于时常无情地痛打它们的人类是多么温顺，多么依恋，它们的脸上是多么地不怀恶意，多么地信任，多么地美丽。甚至想想都觉得感动：它们是没有任何罪孽的，因为一切都是崇高的，除了人

类以外一切都没有罪孽。基督远在我们以前就和它们同在。”青年问：“难道它们也有基督么？”我说：“怎么没有呢？因为话是为大家而说的。一切创造物，一切生物，每片树叶都在倾听着它，为上帝唱颂诗，对基督哭泣，藉着它们的无辜生活的神秘不自觉地完成这一切。你瞧，树林里有一只可怕的狗熊徘徊着，既吓人，又凶横，可是它这样却并没有什么错。”于是我讲给他听，有一次一只狗熊走到一位在林中小修道室里隐修的大圣徒那里去。这位伟大的圣徒可怜它，不假思索地就走到它的面前，给它一块面包，说道：“你去吧，愿基督和你同在。”这只凶横的野兽竟服服帖帖地走开了，不加一点伤害。青年听见它不加一点伤害地离开，显然基督也和它同在的话，十分感动，说道：“这真好极了！神的一切是多么好，多么奇妙啊！”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地、恬静地沉思着。我看出他悟解了。接着，他就在我的身旁纯洁无邪、无忧无虑地睡熟了。愿上帝赐福给青春！我临睡以前，为他作了祈祷。主啊，愿你赐给你的人们和平和光明！

3．佐西马长老弃俗以前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回忆。决斗

我在彼得堡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间很长，差不多有八年，新的教育把儿童时代的印象淹没了不少，虽然一点也没有忘却。学到了许多新的习惯，甚至新的看法，以致变得近乎野蛮、残忍和乖僻了。在学会法语的同时，我学会了一套浮面的客气和交际礼节，但我们却把学校里侍候我们的兵士完全当作畜生看待，我也并不例外，说不定还更加厉害些，因为我在全体同学之中对一切最为敏感。而到我们毕了业，充当了军官以后，我们就一心准备为受到侮辱的部队荣誉而流血，可是对于什么是真正的荣誉，我们里面却似乎谁也不知道，即使知道，我也一定会立即首先加以嘲笑。酗酒、闹事和大胆胡为几乎被认为是值得骄傲的事。我不说我们是蛮横恶劣的；所有这些青年人本性都是好的，但是他们的行为却十分恶劣，而我尤其比别人厉害。主要的是因为我手头有自己能动用的钱，所以尽情过愉快的生活，染

上了青年人的一切嗜好,随心所欲,毫无克制。最奇怪的是我当时也读书,甚至极愉快地读着;只有圣经我几乎一次也没有翻过,但却永远到处携带着,从不分离,真正是“每年每月,每日每时”都在小心珍藏着这本书,尽管自己也没有注意到。我这样服役了四年以后,最后偶然来到了K城,当时我们的团驻扎在那里。那个城里的社交界人数众多,各种人物都有,都很有钱,好客,会寻欢作乐。我到处受到极好的招待,因为我生性乐观,而且人家都知道我不穷,这在社交界是个重要条件。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一切故事都由此开端,我爱上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女郎,她为人聪明,端庄,具有明朗而高尚的性格,父母是受尊敬的人。他们不是小户人家,有财有势,接待我的态度很和蔼亲热。我觉得这女郎也对我有意,——我的心在产生这种幻想时不由得燃烧起来。以后我自己意识到,而且完全判断清楚,也许我并不多么爱她,只是钦佩她的聪明和崇高的性格,那是不能不令人起敬的。但一种自私心使我没有立刻向她求婚,因为在这样年纪轻轻的时候,加上又有钱花,就放弃自在放荡的独身生活的种种乐趣,在我觉得是痛苦而又可怕的事。固然,我曾做了一些暗示。但无论如何,我把采取决定性的步骤暂时地推迟了。可是突然,我奉命到外县出差去了两个月。两个月以后回来的时候,我忽然得知这位姑娘已经结婚,嫁给离城不远的一位有钱的地主。这人虽比我年长几岁,却还算年轻,在京城和最上等的社会里有靠山,而我是没有的,他既有礼貌又有学问,我却完全没有学问。我听到了这个意外的消息,十分惊愕,甚至脑筋都混乱了。特别是我当时打听出这个年轻的地主早就跟她订了婚,我曾在她们家里见过他多次,却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因为自负蒙蔽了我的心。但是最使我感到难受的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人全知道,惟独我一个人却毫无所知呢?我忽然感到一阵按捺不住的恼怒。我面红耳赤地回想起,我有许多次几乎是对她明白吐露了我的爱情,既然她不阻止我,也不加以警告,那么我觉得,这就说明她当时是在耍笑我。当然,后来我回忆起来,也觉得她一点也没有耍笑我的意思,相反地,她曾用开玩笑似的方式打断这类的谈话,用别的话岔开,——但是当时我无法去理会到这一层,只一味渴望着报复。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奇怪,当时我自己对我的这种盛

怒和报仇心情也是感到万分的痛苦而且讨厌的，因为我生性随和，不能长时间对任何人生气，因此我只好仿佛自己有意煽动起自己的火性来似的，这样最后就变得十分荒唐可笑了。我一直在等待着时机，终于有一次在大庭广众前，我忽然借口最不相干的原因，对我的“情敌”加以羞辱。当时他对一件极重要的事件（这是一八二六年的事情）发表意见，我就对他嘲笑了一番，而且据人家说，嘲笑得十分机智巧妙。这样我就迫使他找我讲道理，在讲道理的时候我又是那么蛮横粗暴，使他只得接受我决斗的提议，尽管我们彼此相差悬殊，因为我既比他年轻，又人微言轻，官卑职小。以后我确凿地得知，他接受我决斗的提议，似乎也是由于对我有吃醋的情绪：他以前就曾为了他那当时还未成婚的妻子而嫉妒我；现在他心想，假使他太太知道他受了我的侮辱，而不敢接受决斗的提议，她也许不由得会瞧不起他，因此动摇了她的爱情。我很快地找到了公证人，是一个同事，我们团里的少尉。当时虽然严厉禁止决斗，但是军人间好像还认为这是时髦的举动，——有时野蛮的偏见是十分根深蒂固的。那时是六月末，我们预定于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在郊外相见，——就在这当儿，我确实遇到了一件仿佛是命中注定的事。当晚回家时，我心情凶狠而恶劣，对我的勤务兵阿法纳西大发脾气，用全力照准他脸上狠狠揍了两下，把他的脸都打出了血来。他侍候我还不久，我以前也曾打过他，却从来没有这样野兽似的残忍过。你们信不信，亲爱的，已经过了四十年，我现在想起这事来还感到羞耻和痛苦。我躺下来睡了三小时，起身一看，天已经亮了。我突然起来，不想再睡，走过去打开了窗子，——我的窗子是朝花园的，一看，太阳已经升起，天气温暖美丽，百鸟争鸣。我当时想，怎么回事，我的心灵里怎么好像有一种羞耻和卑鄙的感觉？是不是因为将要去做流血的事情？不，我心想，似乎也不是因为这个。是不是怕死，怕被杀死？不，根本不是，甚至根本不是这个。……忽然一下子猜到是怎么回事：那是因为我昨晚打了阿法纳西！一切忽然重新在我的眼前出现，仿佛一切又重演了似的：他站在我的面前，我狠狠照着他的脸上直打，他的两手却垂直贴在裤缝上面，头挺得直直的，瞪着眼睛，保持立正姿势，每挨一下就哆嗦一下，甚至不敢举手遮挡，——人居然到了那种地步，人居然可以打人！这

真是罪恶！好像一根尖针穿透了我的整个心灵。我站在那里，像呆子一般，但是太阳照耀着，树叶欢跳着，闪烁着，小鸟在赞美上帝。……我用双手捂住脸，倒在床上，放声痛哭起来。我当时想起了我的哥哥马尔克尔和他临死前对仆人们所说的话："亲爱的，你们为什么侍候我，为什么爱我，我配得上受大家的侍候么？""是的，我配得上么？"这个念头忽然钻进了我的头脑。实在，我有什么价值，配受别的跟我一模一样的人来侍候我呢？当时这个问题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钻进我的脑子里去。"妈妈，我的嫡亲的妈妈，每个人的确都在众人面前对一切人担有种种罪责，只是人们不知道罢了。如果知道了，——立刻就成为天堂了！""天呀，难道这不也是千真万确的么——"我一面哭，一面想，"也许我真的比起旁人来更对一切人担有罪责，我比世上的什么人都坏！"我忽然清清楚楚地意识到了全部的真实：我将要去干什么？我将要去杀死一个善良、聪明、正直而对我一点也没有过错的人，并因此永远夺去他的夫人的幸福，使她受折磨而死。我俯伏在床上，脸趴在枕头上，完全没有注意到时间的过去。突然我的同事，那位少尉，拿着手枪跑来找我了，他说："很好，你已经起床了，时间到了，我们走吧。"我当时心慌意乱起来，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好。但后来我们还是出门上了马车："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对他说，"我一会儿就回来，忘下了钱包。"于是独自跑回寓所，一直走进阿法纳西的小屋里，说："阿法纳西，我昨天打了你两下，你原谅我吧。"他竟哆嗦了一下，好像吓了一跳，两眼望着我。我看这还不够，很不够，就穿着全身整齐的制服，猛然向他跪下叩头，说道："饶恕我吧。"他当时完全愣住了："大人，老爷，您是怎么啦？……叫我怎么承受得起。……"说着自己忽然哭了，就像我刚才一样，双手捂住脸，转身向着窗子，哭得浑身发抖。我跑回到同事那里，跳上马车，叫道："走吧。""你看这胜利的人，"我对他大声说，"他就在你的面前！"我心里快活极了，一路上直笑，说呀，说呀，不记得说些什么话。他看着我，说道："老弟，你真是好汉，我看你能保住我们军界的体面。"我们到了那个地方，他们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们。他们把我俩两边分开，互相离开十二步远，让他先放枪，——我高高兴兴地站在他面前，脸对着脸，眼睛也不眨，友爱地看着他，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办。他放了一枪，只

稍微擦破了我的脸皮，擦伤了耳朵。我高声说：“谢天谢地，没有杀死人！”当时抓起手枪，回转身去，高高地把手枪一抛，扔进树林里去，叫道：“滚你的蛋吧！”随后又回过身来对仇人说：“先生，请原谅我这个愚蠢的青年人。都怨我，我侮辱了您，现在又迫使您向我开枪。我比您要坏十倍，也许还要多些。请您把这话转告给您在世上最尊重的那位太太。”我刚说完这句话，他们三人全喊叫起来了。“对不起，”我的仇人说，甚至生起气来了，“既然您不打算决斗，何必又存心来挑衅呢？”我对他说：“昨天我还很蠢，今天已经聪明些了。”我这样快乐地回答他。他说：“关于昨天的事我相信您的说法，但是今天的事，我却很难得出像您这样的结论。”“说得对，”我鼓鼓掌对他大声说，“我也同意您这样的看法，我是罪有应得的！”“先生，您究竟准不准备开枪？”我说：“我不开枪，您如果愿意，可以再放一枪，不过最好您也别再放了。”两个公证人也嚷了起来，特别是我的那位：“站在决斗场上请求饶恕，这真是给全团丢脸。我早知道就不干了！”我站在他们面前，敛起笑容，说：“先生们，难道在目前的时代遇到一个愿意改正愚蠢举动，自己当众认错悔过的人，竟觉得这样奇怪么？”“但是在决斗场上决不能这样。”我的公证人又嚷了起来。“对呀，”我回答他们，“事情本来奇怪，按说在我们刚来到这里的时候，还在放枪以前，就应该自行认错，这样就不至于使他陷于不可饶恕的大罪，但正由于我们自己把我们在这世上的生活弄得那么荒唐，以致要这样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必须在我让他在十二步外放过枪以后，我的话才能对他起点作用，假使在刚来到的时候，开枪以前，就那么办，那你们就只会说，这家伙胆小，害怕手枪，就会不去听他的话了。诸位，”我忽然诚恳地大声说，“你们四下里看看上帝的恩赐：晴朗的天，纯洁的空气，柔和的小草，鸟儿，美丽而无邪的大自然，但是我们，惟有我们不敬神，愚蠢，不明白生命就是天堂，因为只要我们愿意明白，天堂会立即美丽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将互相拥抱，放声痛哭。……”我还想继续说下去，但是不行，我甚至喘不过气来了，那样地甜蜜，那样地年轻，心里是那样地幸福，简直是一生从来没有感到过的。“这些话全很明智，也很虔诚，”仇人对我说，“总之，你是一个古怪的人。”“您笑我好了，”我对他笑着说，“以后您自己会赞同的。”他说：“我现在就

已经准备赞同您，请允许我和您握手，因为看来您的确是个诚实的人。”我说：“不，现在不用，等我以后变得更好些，值得您尊敬的时候，您再伸手，那就更好了。”我们大家动身回去，我的公证人一路上不住骂我，我却吻他。同事们听到了这消息，当天就聚集起来，裁判我。他们说：“他玷污了我们军官的制服，让他辞职好了。”也有替我辩护的人，说：“他到底敢于受枪击。”“是的，但是他害怕再受枪击，所以在决斗场上求饶了。”“假如他害怕枪击，”辩护的人们反驳说，“那么在请求饶恕以前，可以先开枪的，但是他竟把实弹的手枪扔到树林里去了，不，这是另一码事，新鲜古怪的事。”我听着他们说话，瞧着他们，觉得很快乐：“亲爱的朋友和伙伴们，”我说，“叫我辞职一节，你们不必操心，因为我已经做了，我已经递上去了，今天早晨已经交到了团部，等到批准以后，我准备马上就进修道院，我想辞职，也就是为了这个。”我刚说出这话，大家齐声大笑起来，“你早就该明告诉我们，现在一切都解释清楚了，修士是不能加以裁判的。”他们都忍不住笑个不停，而且并不是嘲笑，却是亲切快乐的笑，大家忽然全爱起我来，甚至连反对得最厉害的人也不例外。以后在整整的一个月里，在辞呈没有批准的期间，大家就好像把我捧在手心里一样。“你这个修士呀。”大家说。每人都对我说和蔼的话，开始劝阻我，甚至怜惜我：“你何必这样自寻苦恼？”他们又说：“他这人是勇敢的，他接受了枪击，本可以用枪还击的，但是他在第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要他出家当修士，所以他才那样做。”城里社交场上也是同样情形。以前没有特别注意我，只是乐意招待；现在却忽然都争着和我结识，邀请我去作客：大家虽都笑我，却都爱我。还要说明的是，当时虽然大家对我们决斗的事情议论纷纷，但是上级却把这事搁下了，因为我的仇人是我们将军的近亲，既然事情并没有弄到流血的结局，似乎只是开了点玩笑，再说我又主动提出了辞呈，所以就真的把这件事当作玩笑了。我当时开始无所顾忌地高声谈论，不管人们怎样哗笑，因为到底那不是出于恶感，而是善意的笑。这一切谈话大半发生在晚间太太们的交际场中，妇女们特别爱听我谈话，并且也强迫男人们听。“怎么能叫我替大家担错呢？”每人都当面这样取笑我说。“比方说，难道我能替您担过么？”“当然，”我回答他们说，“当整个世界早就走上了歧路，把不折不

扣的谎言当作真实，并要求别人也同样地说谎的时候，你们怎么能弄得清真假呢？比如我平生偶然一次不顾一切做了件诚恳的事，你们大家就竟认为我仿佛是个疯子了：因为你们虽然爱我，却总是在笑我。”“是的，像您这样的人怎么能不爱呢？”女主人对我大声笑着说，当时她家里聚集着许多客人。忽然我看见有一个年轻太太从人群里站起来，这就是我当时为了她提议决斗，不久以前还想向她求婚的那一位，我没有注意到她也到晚会上来了。她站起身来，走近我身边，伸出手来，说道：“请允许我对您声明，我第一个不笑您，反而含着眼泪感谢您，并且为了您当时的举动向您致敬。”她的丈夫也走了过来，忽然大家全拥到我的身边，几乎全想吻我。我心里真快乐，但是忽然看见一位老先生也走近我的身边。我虽然以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从来没和他交往过，一直到那天晚上为止，甚至一句话也没有和他说过。

4. 神秘的访客

他在我们的城里做官已经很久，占据着显要的位置。他广有钱财，为大家尊敬，乐善好施，给救济院和孤儿院捐过许多钱，此外还隐名做过许多慈善事情，到死后才被人发现。他有五十岁模样，态度近乎严肃，不大说话；他结婚不到十年，太太还年轻，生了三个子女，都还很小。就在第二天晚上，我正坐在自己家里，门忽然开了，这位先生走了进来。

应该说明的是我当时已经不住在以前的寓所里了，刚提出辞呈就搬了家，向一位老妇人，官员的寡妻，租下了房子，并由她的仆役照顾生活，我这次搬家完全是因为我在当天从决斗场回来以后，就把阿法纳西送回了连队，因为在我不久以前那样对待过他以后，在他面前未免觉得惭愧，——一个没有修养的俗人，甚至对于极合理的事情都会感到惭愧的。

“我在不少人家里，”那位刚进来的先生对我说，“已经有好几天一直在极感兴趣地听着您的谈话，听到后来，我很想能和您当面结识，以便再跟您详细谈谈。亲爱的先生，不知道您愿意赏光么？”我

说:“行,我非常乐意,而且感到十分荣幸。”但是心里却几乎有点害怕起来,他当时刚一开始就使我十分吃惊。因为虽也有人听我说话,感到兴趣,但是谁也没有抱着这样严肃和正经的态度来找过我。而这位先生却竟然亲自跑到我的寓所里来了。他坐定以后,接着说道:“我看出您具有极坚强的性格,因为您敢在这种容易受到大家普遍轻视的事情上毫无畏惧地坚持真理。”“您也许过奖了。”我对他说。“不,我并不过分,”他回答我,“您要知道做这种举动比您所能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我就是为了这一点才感到惊讶,所以才跑到您这里来的。假使您对于我这种也许不太得体的好奇心不感到嫌弃的话,请您对我介绍一下,您是不是还记得,在决斗场合您决定请求饶恕的那一刹那,您究竟有什么感触?请您不要把我这样提问当作轻浮的举动;相反地,我提出这样的问题,自有我隐秘的目的,以后我也许可以对您说明原委,如果上帝愿意使我们两人再进一步接近些的话。”

他说话的时候,我一直凝神注视着他的脸,忽然对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信任心,同时我也对他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好奇,因为我感到他的心灵里一定有他自己的某种特殊的秘密。

“您问我在向仇人请求饶恕的时候,究竟有什么感触,”我回答他说,“但是我最好先对您讲一件还没有对别人讲过的事情。”于是我就原原本本告诉他我同阿法纳西之间发生的事,和我怎样对他叩头的情形。最后我对他说,“从这上面您自己就可以看出,到了决斗的时候我是感到比较轻松的,因为我在家里就已经作出了开端,而一旦走上了这条道路,那么以后的一切就不但不会困难,甚至会显得高兴愉快。”

他听完以后,善意地看了我一会儿,说道:“这一切非常有意思,我以后还想不止一次到您府上来拜访。”从那时候起差不多每天晚上他都到我这里来。假使他也对我讲一些他自己的状况,我们还会亲近得多。但是他从来一句也不提自己的事情,却老是向我盘问关于我的事情。虽然这样,我还是很喜欢他,把我心中种种情感全向他和盘托出,因为我心想:他的秘密对我有什么关系呢?就这样也可以看出他是个正直的人。更何况,他这人神态俨然,又和我年岁悬殊,却时常跑到我这年轻人住处来,毫不嫌弃我。我从他那里已学到许多

有益的东西,因为他具有很高的才智。"生命就是天堂这一点,"他忽然对我说,"我早就想到了,"接着忽然又补充说:"我一直在想的也正是这事。"他看着我,微笑说:"我比您还更加相信这一点,您以后会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我听见他这样说,自己寻思:"他一定想对我说出什么心事来。"他说:"天堂藏在我们每人的心里,现在它就在我的心里隐伏着;只要我愿意,明天它就真的会出现,而且会终生显现在我的面前。"我看出他是在带着感动的心情说话,而且用神秘的眼色对我望着,似乎在询问我。接着又说道:"关于每个人除去自己的罪孽以外,还替别人和别的事担错一层,您的想法是完全对的,可惊叹的是您竟能突然这样完满地把握这种思想。确实不假,一旦人们了解了这种思想,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天国就不再是在幻想中来临,而是实实在在地来临了。"我当时向他伤心地感叹说:"可是这要在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还会不会实现呢？不会仅仅只是幻想么?"他说:"瞧,您都不相信了,您自己传布着的东西,自己却不相信。您要知道,您所谓的这个幻想,是一定会实现的,这您必须相信,但还不是在现在,因为一切事情都有它自己的法则。这事是属于精神方面的,心理方面的。要想重新改造世界,必须使人们自己在心理上自己走上另一条道路。除非你实际上成为每个人的弟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境界是不会实现的。人类永远不会凭任何科学和任何利益轻松愉快地分享财产和权利。每人都嫌少,大家全要不断地埋怨,嫉妒,互相残害。您问,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实现是会实现的,但是必须先经过一个人类孤立的时期。""什么孤立?"我问他。"那就是现在到处统治人类精神的孤立,特别是在我们的世纪里,但是它还没有完结,它的末日还没来到。因为现在每人都想尽量让自己远离别人,愿意在自己身上感到生命的充实,但是经过一切努力,不但没有取得生命的充实,反倒走向完全的自杀,因为人们不但未能达到充分肯定自己的存在,反而陷入了完全的孤立。我们这个时代,大家各自分散成个体,每人都隐进自己的洞穴里面,每人都远离别人,躲开别人,把自己的一切藏起来,结果是一面自己被人们推开,一面自己又去推开人们。每人在独自积聚财富,心想我现在是多么有力,多么安全,而这些疯子们不知道财富越积得多,就越加自己害自己地陷入软弱无力的境

地。因为他已习惯于只指望自己，使自己的心灵惯于不相信他人的帮助，不相信人和人类，而只一味战战兢兢地生恐失掉了他的银钱和既得的权利。现在人类的智性已到处在带着讪笑地不愿去了解，个人真正的安全并不在于个人孤立的努力，而在于社会的合群。但是肯定总有一天，这种可怕的孤立的末日终会来到，大家都会猛然醒悟，互相孤立是多么不自然的事。等到那样的时代风气一旦形成，人们将会惊讶为什么会这样长久地呆在黑暗里，看不见光明。那时候人子耶稣的旗帜就要在天上出现。……但是在那个时候以前，到底还应该好生保卫这面旗帜，偶尔总还得有人哪怕是单人匹马地忽然作出榜样来，把心灵从孤独中引到博爱的事业上去，哪怕甚至被扣上疯子的称号。这是为了使伟大的思想不致绝迹的缘故。……”

我们两人就这样一个晚上接一个晚上地连续作着这种热烈欢欣的长谈。我甚至放弃了交际，很少出外访友，同时，人人谈论我的那阵时髦风气也已渐渐成为过去。我说这话并没有责备的意思，因为人们还继续爱我，欢迎我；我的意思只是说，大家应该承认，一种时髦风气在这世上的确是常常会左右一切的。至于我对于这位神秘的来客，最后真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因为除了钦佩他的智慧以外，还渐渐预感到他心中一定怀有某种意图，也许正在预备干出某种伟大的业绩。我在外表上从不对他的秘密露出好奇，决不直接或用暗示向他探问，也许这一点也使他感到高兴。但后来我看出他自己也似乎开始露出想告诉我什么事情的迫切愿望。至少从他开始每天来造访我以后过了一个月，这种心情就已经清楚地显示出来了。“您知道不知道，”他有一天问我，“城里面对于我们两人开始感到好奇，奇怪我时常到您这里来；但是随他们去吧，因为一切都会很快地水落石出了。”有时，他会忽然感到心情极度地激动，发生这种情形时他差不多总是马上立刻起来走掉了。有时，他长时间似乎是钻心透骨地注视着我，我心想：“他现在马上就要说出什么来了。”但是他又忽然打断了念头，谈起已经熟悉的，寻常的话题来。他还时常说自己头痛。有一天，完全不曾意料到地，在他热烈地谈了许多话以后，我看见他忽然脸色发白，蹙额皱眉，两眼紧盯着我。

“你怎么啦？”我说，“是不是不舒服？”

他是常常抱怨头痛的。

“我……你知道不知道……我……杀死过人。”

说完以后，微笑了，脸色白得像纸一般。他干吗微笑？在我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以前，这念头忽然先钻进了我的心里。我的脸也发白了。

“您这是什么意思？”我对他嚷道。

“您瞧，”他仍旧面无人色地微笑着回答说，“我费了多大力气，才说出开头的第一句话来。现在说了出来，似乎是走上路了。我可以往前走了。”

我好长时间不相信他，后来也不是一下子就信的，只是在他连到我那里来了三天，把一切详细情节告诉我以后我才相信。我曾以为他是疯了，但是最后，显然带着极大的悲痛和惊讶，到底还是相信了他。十四年前，他曾对一个有钱的太太犯了极可怕的大罪，那是个地主的寡妻，年轻，貌美，在我们城里有自己的住宅，以备进城时居住之用。他对她极为热恋，向她表示爱慕，劝她嫁给他。但是她的心已属于另一位出身高贵、职位显赫的军官，那时他在出征，但是不久就会回来。她拒绝了他的求婚，还请他不要再到她家来。他不再前去以后，因为熟悉她家里房屋的布置，冒着被人家发觉的危险，胆大包天地黑夜里从花园爬上屋顶，溜进她的房间里去。然而正像通常的情况那样，凡是不顾一切大胆去干的罪行反而时常可以成功。他从天窗里爬进阁楼，顺着阁楼的小梯子走到下面她所住的房间里去，他很清楚，小梯子下面那扇门由于仆人的疏忽，往往并不上锁。他希望这一次也能遇到这样的疏忽，而恰巧正被他遇上了。他溜进住人的正房以后，就在黑暗里闯入她正点着灯的卧室。说来凑巧，她的两个侍女正好未经禀明主人，悄悄到本街邻居家赴命名日宴会去了。其余男女仆人都睡在楼下的下房和厨房里。他一看见沉睡的情人，欲火中烧，接着又被一阵渴望复仇的嫉恨情绪控制了他的心胸，他竟不顾一切，像醉人一般，走近前去，一下子用刀子直刺进她的心口，使她连喊也没来得及喊一声。随后又用最奸狡的心计把一切布置得使人家疑心到仆人身上去，甚至故意取了她的钱包，从枕头底下掏出钥匙，打开她的五屉柜，取了一点东西，装得正像是愚蠢的仆人所做的那

样，留下有价证券不取，只取现钱，又挑大的金器拿了好几件，而对价值贵重十倍但却体积较小的东西却弃之不顾。他又取了一点东西，留作自己的纪念，——关于这点以后再说。他干完了这件可怕的事以后，就从原路出去了。无论当第二天事发以后，还是在他以后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没有任何人对他这个真正的凶手起过疑心！况且就连他对她的爱情也没有一个人知道；因为他的性格一向就是沉默寡言，不肯向人多说的，而且他也没有可以推心置腹的知心好友。大家只是把他当作被害人的朋友，甚至还不是亲近的朋友，因为他最近两个星期中根本没到她家里去过。人们立刻怀疑到她的农奴仆人彼得，而且一切情节恰巧又都吻合，因为这个仆人知道，而且死者也不隐瞒，她看到他是单身一人，品行又不大好，想把他送去当兵，以作为她应派的农民应征壮丁。人家还听说他喝醉了酒，曾在酒店里恶狠狠地扬言要杀死她。在她被害前两天他又逃了出去，住在城里某个别人不知道的地方。凶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发现他醉得死沉沉地躺在城外的大道上，口袋里装着一把刀子，右手掌不知怎么还沾满血迹。他说是从鼻子里流出来的，但是没有人相信他。女仆们则坦白说她们曾擅自出去赴宴，直到她们回家以前门廊上的大门一直没有闩好。再加以此外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迹象，因此竟把这无辜的仆人抓了起来。他被拘押，并开始加以审判，谁知一星期后犯人恰巧发了高烧，竟在医院里昏迷不醒地死去了。案子就算这样了结，一切归结为天命，所有的法官，上司，整个社会，大家全都相信这个已死的仆人就是真凶实犯。于是精神刑罚随着开始了。

这位现在已成了我的知己的神秘访客告诉我，他起初甚至完全不感到良心的责备。他曾有许多时候感到痛苦，但不是因为这个，却只是由于遗憾，因为他杀死了心爱的女人，她现在已不可复活，杀死了她，也就是断送了他的爱情，而情欲之火还留在他的血管里。然而对于流了无辜者的血，对于杀了人这一层，他当时几乎没有加以考虑。他一想到他的牺牲品竟能成为别人的太太，就感到无法忍受，因此他有很长时间衷心深信他实在不能不这样做。仆人的被捕，起初使他有点不安，但是被捕者不久得了病，随即死去，他也就安心了，因为十分显然（他当时是这样想的），他的死并不是因为被捕和惧怕，而

是因为他在逃跑在外的几天里喝醉了酒，整夜睡在潮湿的地上，因此得了感冒所致。他所偷的东西和银钱也不大使他感到惭愧，因为(他也仍旧是那样想)，他偷窃的动机不是为了钱财，而是为了躲避嫌疑。而且所偷的数目不大，他不久就将全部数额，甚至还外加了许多，捐给我们城里创办的救济院。他特地这样做，以便在犯了偷窃这件事上安慰自己的良心，有意思的是，据他自己对我说，他甚至有很长一个时期也的确暂时得到了安心。他当时一心扑在繁重的公事上，自己要求担任困难、麻烦的差使，这差使占去了他两年工夫，由于他性格的坚强，差不多忘掉了过去所发生的事；即使记起来的时候，也努力完全不去想它。他又动手办起慈善事业来，在我们城里创办和资助过不少慈善机关，还到京城里去活动，在莫斯科和彼得堡被选为各种慈善团体的董事。然而最后他到底还是怀着痛苦的心情沉思起来，终于没有力量支持了。他当时爱上了一位既长得美丽又明白事理的姑娘，不久就娶了她，自以为结婚可以驱走孤独的烦恼，在走上新的道路，尽心履行对妻子和儿女的义务以后，就可以摆脱旧日的回忆。但是恰巧发生了和预期相反的情形。在婚后第一个月里，一个念头就不断地困扰着他："妻子现在很爱我，但是一旦她知道了又会怎么样呢？"当她第一次怀了孕，并且告诉了他的时候，他忽然惭愧了："我诞生生命，自己却曾夺走过别人的生命。"孩子们一个接一个生下来了："我自己做过杀人流血的事情，怎么敢去爱他们，抚养教育他们，怎么去对他们谈论道德呢？"孩子们出落得十分好看，他时常想爱抚他们："但是我无法直望着他们那天真无邪、明朗清澈的脸：我是没有这个资格的。"后来被杀的牺牲者的血，她那年轻被害的生命和呼号着要求复仇的血，开始咄咄逼人、苦苦不休地时常出现在他的脑际。他开始做可怕的梦。但是因为他心肠坚硬，长期忍受住痛苦的煎熬："我将用秘密的痛苦来清赎这一切。"但是这个希望也落空了，痛苦越来越加强烈。社会上因为他从事慈善事业，尽管十分惧怕他的严肃、阴郁的性格，对他还是很尊敬，但是人家越尊敬他，他越觉得无法忍受。他对我承认，他曾经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但是，随着又产生了另一个幻想，——他起初认为绝对不可能，认为是发疯，而后来竟牢牢粘在他的心上，无从摆脱。他幻想着：挺身站起来，走到民众

面前，向大家宣布自己杀了人。他怀着这个幻想过了三年，在各种不同的形式里酝酿着这幻想。最后他完全相信，他在公开了自己的罪行以后，一定可以治好自己的心病，永远安静下来。但是相信了这一点以后，心里又感到恐怖：到底怎样实行呢？这时忽然发生了我在决斗时的举动。"我瞧着您，现在终于下定了决心。"我看了他一眼。

"难道说，"我举起双手一拍，对他大声说，"这样一件小事会使您下定了决心么？"

"我的决心已经产生了三年，"他回答说，"您的事只是给它一点推动力。我看着您，既责备自己，又有点嫉妒。"他甚至沉着脸对我这样说。

"但别人不会相信您的，"我对他说，"都已经过了十四年了。"

"我有证据，很大的证据。我要把它们提出来。"

我当时哭了，吻着他。

"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请您替我决定一下！"他对我说，好像现在一切都系在我的身上似的，"妻子和孩子们！妻子也许会伤心致死，孩子们虽然不会丧失贵族的头衔和财产，——但是将永远成为罪人的孩子了。在他们的心上会留下怎样的创痕，怎样的创痕啊！"

我默不作声。

"而且要同他们分手，永远离开他们，永远，永远地离开！"

我坐在那里，默默地祈祷着。最后终于站起身来，心里觉得可怕。

"怎么样？"他望着我。

"去，"我说，"对人们宣布吧。一切都会过去，惟有真理长存。孩子们长大会明白，您的伟大的决定中包含着多少高贵的精神。"

他当时从我那里走出去，似乎确已经下了决心。但是以后有两个多星期他仍每晚连着到我家来，老是在准备做，老是不能决定。我的心被他折磨着。他来的时候意志坚决，感动地说：

"我知道天堂即将对我降临，我一宣布以后，立即就会降临。我已经在地狱里过了十四年了。我愿意受痛苦。我将接受痛苦，开始真正生活。一个人可能说着谎言在这世上度过一辈子，临了再也无法追悔。现在我不但对邻人，连对我的孩子都不敢爱。主啊，孩子们

也许会理解我因受苦曾付出了多少代价，因而不再来责备我！上帝不在力量里，而在真理里。”

“大家都会理解您舍身的行为，”我对他说，“即使现在不理解，以后也会理解的，因为您献身于真理，献身于最高的、非尘世的真理。……”

他离开我的时候，好像得到了安慰，但是第二天又恶狠狠地来了，面色苍白，说话带刺。

“每次我走进来的时候，您总是露出好奇心看着我，似乎说：‘又没有宣布么？’您等一等，不要太看不起人。这不像您所料想的那样轻而易举。而且我也还有可能根本不想实行哩。如果那样您会不会出面去报告？”

实际上我非但没有带着轻率的好奇心看他，甚至根本连看都怕看他。我痛苦得简直像生了病，我的心里充满了眼泪。甚至夜间都失眠了。

“我刚才从妻子那里来，”他继续说，“您明白不明白，妻子是什么？我离开的时候，孩子们对我叫道：‘再见，爸爸，快回来给我们念《儿童读物》。’不，您不明白这个！别人的灾难是不容易了解的。”

他的眼睛冒火，嘴唇打颤。突然用拳头猛敲桌子，敲得桌上的东西都跳了起来。那样和善的人，第一次发这样的脾气。

“有必要么？”他大声嚷叫，“用得着么？谁也没有被判罪，谁也没有因我受流放，那个仆人是病死的。至于我杀人流血，已经受到痛苦的折磨的惩罚了。再说人家也根本不会相信我的，我无论提出什么证据来也没人相信的。有宣布的必要么？有这必要么？为了杀人流血，我准备继续受一辈子折磨，只要不使妻子孩儿遭受打击。让他们和我一块儿毁灭是合理的么？我们不会做错么？真理在哪里？而且人们会了解这种真理，加以珍视和尊重么？”

“主呀！”我心想，“到了这种时候还想到人们的尊重！”我当时开始可怜他，真愿意和他分担命运，如果能使他轻松一些的话。我看他好像疯了似的。我害怕起来，不但从理性上，而且从感性上了解这决心有多大的代价。

“您决定我的命运吧！”他又向我喊道。

"去宣布吧。"我对他低声说。我几乎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但仍坚决地低声这样说。我从桌上拿过一本福音书,是俄文的译本,翻出《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四节给他看。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在他来访以前刚好读过这一节。

他读完了,说道:"说得对。"但是苦笑了一下。"是的,"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在这种书里可以找到许多可怕的东西,把它硬塞给人家是再容易不过了。而且这些话又是谁写的?难道是人写的么?"

"圣灵写的。"我说。

"说空话容易,"他又冷笑说,已经差不多怀着怨恨了。我又拿起圣经,翻了一下,把《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一节给他看。他读下去:

"落在永生的上帝手里真是可怕的。"

他读完后,把书一扔。甚至浑身哆嗦起来。

"可怕的一节,"他说,"没什么可说的,您真算挑准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说:"别了,我也许今后不会再来,……我们在天堂相见吧。这样说来,我已有十四年'落在永生的上帝的手里'了,原来这十四年就是这么回事。明天我就请求这只手放了我。……"

我想拥抱他,和他接吻,但是不敢,——他的脸抽搐得那么厉害,看着都叫人难受。他走出去了。"主啊,"我心想,"这人就要去干出什么事来呀!"我当时跪倒在神像面前,为他向圣母哭泣,向救苦救难的圣母哭泣。我含泪跪着祈祷,足足有半个钟头,这时已经是深夜,大约十二点钟光景。门忽然开了,我一看,他重又进来。我惊讶起来。

"您到哪儿去了?"我问他。

"我……"他说,"我大概忘了什么,……好像是手帕。……也许什么也没有忘,您让我坐一会儿吧。……"

他坐在椅子上。我站在他跟前。"请你也坐下。"他说。我坐下。坐了两分钟,他盯着我,忽然笑了笑,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接着他站起来,紧紧地抱我,吻我。……

"你要记住，"他说，"我第二次怎样到你这里来的。喂，你要记住这一点。"

他初次用"你"字称呼我。说完，他就走了。我心想："明天呀……"

事情果真发生了。那天晚上我不知道第二天恰巧是他的生日。我在最近的几天一直没有出过门，所以一点也没有听人说起过。每年这一天他家里有许多宾客，全城都聚集到那里。这一次也是宾客满堂。就这样，吃过饭以后他走到屋子中央，手里拿着一张纸——给上级长官的正式呈文。因为既然他的上级长官全在那里，所以他就当场对全体宾客朗读了那张呈文，里面把他的犯罪的情节详细写了下来："我要把自己当作一个魔怪那样逐出人群，因为上帝降临到了我的身上，"他结束这纸呈文时说，"我甘愿受苦！"他当时把保存了十四年，自认为可以证明自己犯罪的东西拿出来全摆在桌子上：他为了脱卸嫌疑而偷走的被害人的金器，从她脖颈上摘下来，上面嵌着她未婚夫的肖像的金像章，十字架，还有一本日记，两封信：未婚夫写给她告诉他自己快要回来的信，和她的复信，——她刚开始写，还没有写完，放在桌上预备第二天再寄的。他把这两封信都拿走了，为了什么？他为什么把这信保存了十四年而不把它们作为罪证加以销毁？当时的情况是：大家都十分惊讶，而且害怕，谁也不愿意相信，虽然大家带着异常的好奇听完了一切，但却都把他当作病人说的胡话，而且几天以后大家都断然肯定这不幸的人是发了疯。上级和法院方面不能不侦查这案件，但是不久就停止了：虽然物件和信札大有考虑的余地，但仍然认为，即使证件是确实的，也不能单单根据这些证件决定提出控诉。此外，他既是她的朋友，那么就是那些东西也有可能是她亲自给他，或者托他代为保存的。其实我听说经过被害人的许多朋友和亲属鉴定，那些东西确属于她，并无疑问。但这件案子却仍旧注定是永远得不到澄清的了。过了五天以后，大家得知这个受痛苦的人得了病，有性命之忧。他得了什么病，——我说不清，听说是心律失调，但后来又听说，由于他的夫人坚持，几位医生会诊了他的精神状态，得出的结论是确有疯狂的征兆。虽然大家纷纷跑来向我探听，我一点也没有敢泄露，但当我想要见见他的时候，却很长时期遭到别

人，尤其是他的夫人的禁止。“这是您把他弄得情绪失常的，”她对我说，“他以前已经十分阴郁，最近一年来大家全看出他特别烦躁不安，还常有奇怪的举动，恰巧又加上您，就把他给害苦了；那全是您向他传道的结果，他整整有一个月没有离开您左右。”真没办法，不但是他的夫人，甚至全城的人都攻击我，责备我：“这全是您弄出来的。”——他们说。我沉默不响，心里却很喜欢，因为看出其中显然反映了上帝对那反抗自身、惩罚自己的人所施的恩惠。至于说他发了疯，我是决不能相信的。后来他们总算允许我去见他了，因为他自己坚决要求见我，以便和我作别。我一走进去，就看出他不但活不上几天，连还能活几个钟头也屈指可数了。他很衰弱，脸色焦黄，手哆嗦着，呼吸困难，但是神态既和蔼又快乐。

“做到了，”他对我说，“我早就渴望见到你。你为什么不来？”

我没有对他说人家不许我见他。

“上帝怜悯我，召唤我去。我知道我就要死了，但是多年以来还是第一次感到了快乐和平静。我刚刚履行了应做的事，心灵里就立刻出现了天堂。我现在已经敢去爱我的孩子们，吻他们了。他们不相信我，谁也不肯相信，无论是妻子和我的审判官都不相信。孩子们也永远不会相信。我看出这里面有上帝赐给我的孩子们的恩惠。我死后，我的名字在他们看来是没有污点的。现在我已经预感到上帝，心像在天堂上似的快乐，……我尽了我的义务。……”

他说不出话来了，喘着气，热烈地握我的手，一团火似的望着我。我们谈得不久，他的夫人不断进来张望。但是他还是抓紧时间悄悄对我谈了要说的话：

“你记不记得，我在半夜里，第二次到你家去的情形？还嘱咐你记住，有没有？你知道我是干什么去的？我是去杀死你的！”

我打了个哆嗦。

“我那时从你家出来，走进黑暗里，在街上徘徊着，心里充满了矛盾斗争。突然我对你憎恨起来，恨到忍不住的地步。我心想：‘他现在是惟一缚住我手脚的人，是我的审判官，我已经无法不去接受明天的惩罚，因为他全都知道了。’我并不是怕你告发，——连这样的念头也没有产生过，但是心想：‘假使我不自首，叫我怎么见他的面呢？’即

使你远在天涯，只要还活在世上，那么每当我一想到你还活着，知道这一切，并且在那里谴责我，也总是会感到无法忍受的。我恨你，好像你是造成一切的原因，一切全都怪你。我当时回到你那里去，心里记得你的桌子上放有一把匕首。我坐下来，还请你坐下，暗自寻思了整整一分钟。假如我杀死了你，即使我不宣布以前的罪行，就为这次的谋杀我也是要完蛋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这样想，在那个时候也不愿意想这点。我只是一味恨你，为了种种原因拚命想对你报复。然而我的上帝终于战胜了我心灵里的魔鬼。但是告诉你吧，你还从来没有那么近地面临过死亡的威胁。”

一星期后，他死了。全城的人送他的棺材直到墓地。大司祭的演说充满了感情。大家痛惜着说这是可怕的疾病使他未尽天年。但全城的人在殡葬他以后都对我很有反感，甚至不再接待我。不过有几个人，起初是少数，以后越来越多，开始相信他的供词是实在的，就又开始纷纷来拜访我，带着极大的好奇和快乐的心情仔细打听，因为人们看到一个正人君子身败名裂总是幸灾乐祸的。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不久就完全离开了这个城市，五个月以后终于蒙上帝恩准，走上了一条坚定和庄严的道路，衷心祝福着那只无形的手给我明白指出了这条光明大道。而这位受了许多苦难的上帝的奴仆米哈伊尔，也从此每天在我的祷词里被我提到。

三　佐西马长老的谈话和训言

5. 关于俄罗斯教士及其可能的意义

神父和师傅们，教士是什么？在现在的文明世界里，有些人已经在以嘲笑的口吻说这两个字，另有一些人则简直把它当作骂人的话。而且越来越多。唉，的确，教士阶层里的确是有许多游手好闲、贪吃好色的人和流氓无赖。俗世里有学问的人指着他们说：“你们是懒汉和社会上的废物，你们靠别人的劳力生活，你们是些不知耻的乞丐。”

然而在教士阶层里却也有许多驯良、温顺的人，他们渴求隐修，渴望热诚地独自潜心祈祷。对于这类人人们就不大加以注意，甚至还故意一字不提，而且也一定会感到奇怪，如果我说，也许就靠着这类渴求隐修祈祷的温顺的人，俄罗斯有朝一日还会得到拯救！因为他们确乎“每年每月，每日每时”在潜心提高自己的修养。眼前，他们维护着那些最早的神父、使徒和殉难者们所维护的上帝的真理的纯洁性，庄严而纯正地保存着基督的形象，以备一旦需要，就把它显示在尘世的动荡不定的信念之前。这是一种伟大的思想。这颗明星将要从东方升起来。

这就是我对于教士的想法，难道说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傲慢不逊的吗？你们看一看那些凡夫俗子，和凌驾于上帝的子民之上的人吧，他们不是把上帝的面貌和他的真理都给歪曲了吗？他们有科学，但是科学里所有的仅只是感官所及的东西。至于精神世界，人的更高尚的那一半，人们却竟带着胜利甚至仇恨的心情把它完全摒弃、赶走了。世界宣告了自由，特别是在最近时代，但是在他们的自由里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只有奴役和自杀。因为世界说：“你有了需要，就应该让它满足，因为你跟富贵的人们有同等的权利。你不必怕满足需要，甚至应该使需要不断增长。”这就是目前世界的新信条。这就是他们所认为的自由。但是这种使需要不断增长的权利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富人方面是孤立和精神的自杀，穷人方面是妒嫉和残杀，因为只给了权利，却还没有指出满足需要的方法。有人说，世界正愈来愈趋于一致，因为距离缩短了，可以从空中传达思想，所以友善相处的局面正在形成。唉，像这样的所谓人们的一致你们不必去相信。当他们把自由看作就是需要的增加和尽快满足时，他们就会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因为那样他们就会产生出许多愚蠢无聊的愿望、习惯和荒唐的空想。他们只是为了互相妒嫉，为了纵欲和虚饰而活着。酒宴，车马，官位，奴仆，被看作是那么必不可少，以致可以不顾性命、名誉和仁爱之心，但求能满足这种需要，假使不能满足，甚至可以自杀。那些不富的人们，他们的情形也是如此，至于穷人，他们需要的无由满足和妒嫉心，暂时还在借酗酒加以排遣。但是不久，血就将会代替

酒的位置，他们正在被引到这条路上去。我问你们：这样的人自由么？我认识一个“为理想奋斗的人”，他自己对我说，当他在监狱里不能吸烟时，他曾因此感到那么痛苦，以致单单为了求点烟抽，差点儿想出卖自己的“理想”。而这样的人却口口声声说“我要去为人类奋斗”。但这种人能往哪里去？他能干出什么事情来呢？也许能逞一时之勇，却决不能持久。因此毫不足怪，他们不能得到自由，只会陷身奴役，不但不能为友爱和人类的一致服务，反而会陷入纷争和孤立，就像那个神秘的访客和老师在我的青年时代对我所说的那样。因此为人类服务的思想，人类博爱和团结的思想，在世上愈来愈销声匿迹，甚至被人嘲笑，因为既然一个人已习惯于满足自己想出来的无数需要，那还怎么能叫他放弃自己的习惯，这样一个身不由己的人又能走向何处？他既已孤身独处，人类的整体与他又有什么相干。结果是：财物积得越多，快乐却变得越少。

教士所走的路就完全不同了。人们对修持、守斋和祈祷甚至加以嘲笑，其实惟有通过这些才能走上真正的、实在的自由的大道，因为只要我能戒除多余的、无用的需要，压制自私的、骄傲的意志，以修持来自行鞭策，就能借上帝的帮助达到精神的自由和随之而来的精神的快乐。真正能理解伟大的思想，实际去为它服务的，究竟是那个孤立的富翁呢？还是从物欲和习惯的摆布下解放出来的人呢？人们责备教士隐居说：“你在修道院里隐居，拯救自己，而忘却了友爱地为人类服务。”但是我们还要看一看究竟是谁最为友爱尽力？实际上隐居的不是我们，而是他们，然而人们看不到这一点。古来就从我们里面产生民众的领袖，为什么现在就不会出现呢？也跟他们同样驯良温顺的持斋者和沉默者有朝一日终将会站起来，建立伟大的事业。只有人民能够拯救俄罗斯。而俄国的修道院从古以来就和人民在一起。人民隐居的时候，我们也隐居。人民像我们那样地信仰上帝，没有信仰的领袖，即使他的心很诚恳，他的智慧很出众，在我们俄国也是一点事情都做不出来的。这一点你们应该记住。人民一旦起来迎战无神派并且战胜了他们，统一的、正教的俄罗斯就会出现。你们应该珍重人民，保护他们的心，静悄悄不事张扬地教育他们。这就是你

们教士的义务,因为人民的心中是有上帝的。

6. 论主与仆以及主仆间精神上能否成为兄弟

主啊,谁会否认,人民里面也有罪孽。腐败的火焰甚至眼看着随时在增加,在公开蔓延。人民里也有了孤立的现象:出现了富农和高利贷者,商人也越来越想装得体面些,实际什么也不懂,却拚命显出有学问的样子,因而卑鄙地忽视古老习俗,甚至把父辈们的信仰看作是丢人的。出入豪门,其实自己不过是一个忘了本的庄稼人。老百姓好酒贪杯,不能自拔。对待家庭,妻子,甚至孩子们十分残忍,全是由于酗酒的缘故。在工厂里,我竟看见过十来岁的孩子:弯腰驼背,瘦瘦的痨病样儿,却已经学会淫荡。闷热的厂房,喧闹的机器,整天的工作,满口的脏话,再加上酒、酒,难道这是一个小小孩子的灵魂所需要的吗?他需要的是阳光,孩子的游戏,普遍的好榜样,以及至少是一点点爱抚。上述一切现象不应该再有了,教士们,不应该再有折磨小孩的事了,你们应该挺身而出,宣讲这些,要赶快,赶快。但上帝是会拯救俄罗斯的,因为普通老百姓虽然已经腐败,无法洗手不干肮脏的罪孽,但是总还知道他们那肮脏的罪孽是受上帝诅咒的,他们的行为是不好的,有罪的。所以我们的人民仍旧相信真理,承认上帝,在感动地哭泣。上等社会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随在科学的后面,想单单依靠自己的智慧来建设合理的生活,而不像以前一样依靠基督,他们已经宣告犯罪是没有的,罪孽也是没有的。按他们的想法这话也对:因为如果没有上帝,还哪里有犯罪呢?在欧洲,人民用武力反对富人,人民的领袖到处领他们杀人流血,教训他们说愤怒是应该的。但是“他们的愤怒是可诅咒的,因为是残忍的”,惟有上帝能拯救俄罗斯,像他已经拯救过许多次那样。拯救将来自人民,因为他们保持着信仰和谦恭。神父和师傅们,你们应该珍重人民的信仰。这不是幻想。在我们伟大的人民里面,那种庄严真实的高贵品格使我终身感到惊愕,我亲自看见过,亲自可以证明。我看见过,并且感到十

分惊异。虽然他们的罪孽深重，贫穷不堪，我还是看见了这一点。他们虽然做了两世纪的奴隶，却并没有奴性。态度和举止是自由的，没有一点委屈的样子。不记仇，不妒忌。“你有钱有势，你聪明而有天才，——好吧，愿上帝赐福给你。我尊重你，但是我知道我也是人。仅仅我尊敬你而不加妒忌这一点，就向你显示了我做人的尊严。”实际上，即使他们不这样说（因为还不会这样说），他们也是在这样做。我自己看见过，也经历过。你们信不信：我们俄国人越穷，越低下，他们身上就越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庄严的真实，因为在他们当中，有钱的富农和高利贷者多半都堕落了，而这里有大部分、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懒惰和不注意！但是上帝会拯救他的子民，因为俄罗斯由于谦卑，是伟大的。我向往着看见，而且仿佛已经清楚地看见了我们的未来：将来甚至最淫荡的富人最终也会在穷人面前为他的富有感到羞惭，而穷人看到这谦卑，自会谅解，欣然对他让步，以和蔼的态度对待他的庄严的羞惭。你们应该相信，结果是会这样的，因为情况正在朝这方面演变。平等只有在人的精神品格里才能找见，而惟有我们能够懂得这一点。是弟兄，才会有友爱情谊，而在还未出现友爱情谊之前，是永远无法均分财产的。我们将保存基督的形象，它将像宝贵的金刚石一样，照耀着整个世界。……这是会来的，这是会来的！

神父和师傅们，有一次我曾遇见一件感动人的事情。我在云游的时候，有一天在K省城里遇见了我以前的勤务兵阿法纳西。我和他已经分别八年了。他在市场上偶然看见了我，辨认了出来，天啊，他是那么高兴，急忙地跑到我面前，说：“老爷，是您么？我难道看见的是您么？”他把我领到家里去。他已经退伍，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他同他的妻子在市场上摆摊度日。他所住的房子虽然狭小简陋，却很清洁，愉快。他让我坐下，升起茶炊，打发人把妻子叫来，好像我到他家里，对他是一件值得欢庆的大事。他把孩子们叫来，说道：“请您祝福他们，神父。”我回答说：“我哪里能祝福？我不过是普通的、卑微的修士，我将为他们祈祷上帝。至于对你，阿法纳西·巴夫洛维奇，我从那天起，就每天为你祈祷上帝，因为一切都是从你引起的。”我就尽力对他解释这事的原委。可你们瞧，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他望着我，总是不能想象，我，他以前的老爷，一个军官，现在竟成

了这个样子，穿上这种衣服，在他的面前出现。他最后甚至哭了。“你哭什么？”我对他说，“你这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人，亲爱的，你应该为我高兴，因为我的道路是快乐而光明的。”他不说什么话，只一味叹气，感动地看着我摇头。“您的财产呢？”他问。我回答说：“捐给修道院了，我们过着集体的生活。”喝完茶以后，我和他告别，他忽然塞给我半个卢布，是给修道院的捐款，另外又把半个卢布塞到我手里，匆匆忙忙地说：“这是给您的，给游方修士的，您也许有用处。”我收了他半个卢布，对他和他的妻子鞠躬，欢欢喜喜地走了，一路心里想：“现在我们两人，他在自己家里，我走着路，大概全在既叹息，又欢笑，心里很高兴，点着头回想着上帝引导我们重逢的情景。”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我曾做过他的主人，他做过我的仆人，而现在我却同他友爱地亲吻，心灵十分感动，人和人发生了伟大的人类的团结。我对于这一点想了许久，现在我这样想：这种伟大而纯朴的团结，有朝一日定会在我们俄罗斯人中间普遍出现，难道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么？我相信一定会出现，而且时间已不远了。

关于仆人，我还要补充说几句：我在年轻的时候常对仆人发脾气：“厨妇端上来的菜太烫，勤务兵没把衣裳刷干净。”但是那时候我亲爱的哥哥的一种思想突然启开了我的心窍，这就是我在童年时曾听他讲过的：“我配让别人侍候我，而且就因为他们贫穷和无知无识，就该任意支使他们么？”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这样简单的思想，清楚异常的思想，在我的脑筋里会出现得这样迟。世界上固然不可能没有仆人，但是应该设法使你的仆人在精神方面比他即使不做仆人时还要更为自由些。为什么我不能做我仆人的仆人，甚至让他明白这一点，而且这样做时我没有一点傲色，在他毫不产生猜疑呢？为什么我的仆人不能就像是我的亲人一样，使我最后可以把他列为我家庭的一员，并且引以为快呢？甚至现在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作为将来的、人类伟大团结的基础，在那个时候人将不再找仆人，而且不愿再像现在的样子，把同样的人当仆人看待，相反地，将照新约的精神，尽力做大家的仆人。人最终将只在教化和慈爱的功业中寻到他的快乐，而不像现在那样在残忍的欢愉，例如贪食、淫荡、虚饰、夸耀和互相嫉妒竞争中寻找快乐，难道这只是一个梦想么？我深信决不是梦

想，而且这样的时间就要临近了。有人会嘲笑地问：这样的时间究竟什么时候来到，而且确实像是要来到了吗？我想我们和基督在一起总会完成这伟大的事业的。在人类的历史中，世界上曾有过多少理想，甚至在十年以前还认为不可思议的，却竟能在时间悄悄来临的时候忽然出现，风行整个大地。我们这里也一定会这样，我们的人民将会赫然显现在世界面前，所有的人们将会说："一块曾被建筑师嫌弃的石头竟成了基石。"我们倒要反问那些嘲笑的人自己：假如说我们是在那里幻想，那么你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不靠基督，只凭自己的智慧盖起大厦，建立起合理的生活来呢？如果他们反而说他们才是在追求团结，那么实际上只有他们当中最最头脑简单的人才会相信，因此我们只能对他们的这种头脑简单感到惊讶。实际上他们比我们更为幻想。他们想建立合理的生活，但一旦否定了基督，结果必将流血遍地，因为血可以召来血，动剑的人将被剑所伤。当初如果没有基督的约言，人们一定会互相残杀，直杀到世上只剩下最后的两个人为止。就连这最后的两人由于骄傲也不能克制，于是那最后的人将残杀那倒数第二个人，然后再自杀了事。这本来是一定会应验的，假使当初没有基督的圣约，要求为了驯顺谦卑的人们，让这种勾当早日停止下来的话。当时我在决斗以后，还穿着军服的时候，就在社交场中谈到主仆的问题，我记得大家都对我的话感到奇怪。他们说："难道我们应该请仆人坐在沙发上，给他倒茶么？"我当时回答说："为什么不能呢？至少有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这样呢？"当时大家都笑了。他们的问题是轻率无聊的，我的答语也是不够明确的，但是我想里面多少有点真理。

7．论祈祷、爱和与另一世界相连的问题

青年人，不要忘记祈祷。在你的祈祷里，如果它是诚恳的话，每次必定会闪现出新的情感来，而在这种情感里，还会包含着你以前所不知道的，使你得到新的鼓励的新的思想；这样你就会明白，祈祷就是一种教育。你还要记住，每天，而且在一切可能的时候，你必须反复诵祷："主，愿你宽恕一切今天来到你面前的人。"因为每小时，每一

刹那，都会有千百人失掉他们世上的生命，他们的灵魂将来到主的面前；而其中有不少人在离开地上的时候是孤独而默默无闻的，他感到悲伤而烦恼，因为没有人惋惜他，甚至完全不知道他究竟还是不是活着。这时你为他灵魂的安息所作的祈祷，也许会从天涯海角传到上帝的座前，虽然你不知道他，他也不知道你。他那战战兢兢来到上帝面前的灵魂在那一刹那将怎样欣慰地感到，终究还有一个为他祈祷的人，还有一个爱他的人留在地上。这样上帝也将更加慈悲地望着你们两人；因为假使你可怜他，那么慈悲和怜爱超过你无数倍的上帝就更要可怜他了。他将看在你的分上宽恕他。

兄弟们，你们不要害怕人们的罪孽，要爱那即使有罪的人，因为这接近于神的爱，是地上最崇高的爱。你们应该爱上帝创造的一切东西，它的整体和其中的每一粒沙子。爱每片树叶，每道上帝的光。爱动物，爱植物，爱一切的事物。你如果爱一切事物，就能理解存在于事物中的上帝的神秘。一次有了理解，以后你就会无止境地一天天对它有更深一步的认识。最后，你就会以笼罩全宇宙的无所不包的爱，来爱整个世界。你们要爱动物，因为上帝曾给了它们初步的思想和无忧无虑的快乐。不要去搅乱它，不要折磨它们，不要夺去它们的快乐，不要违背上帝的意思。人，你不要对动物自高自大，因为它们并没有罪孽，而你即使伟大，却一出世就在玷污大地，并且在你的身后留下自己的污痕，——唉，差不多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你们尤其要爱小孩，因为他们也没有罪孽，像天使一般，他们活在世上，好像是对我们的一种指示，使我们感动，使我们的心变得纯净。侮辱小孩的人是可悲的。阿菲姆神父曾教导我爱小孩：他生性和蔼，在我们云游的时候沉默寡言，可是却常用募化来的零钱买糖饼分给他们，他从来不能冷漠地从小孩的身边走过而不动感情，他的性格就是这样。

一个人遇到某种思想，特别是当看见人们作孽的时候，常会十分困惑，心里自问："用强力加以制服呢，还是用温和的爱？"你永远应该决定：用温和的爱。如果你能决定永远这样做，你就能征服整个世界。温和的爱是一种可畏的力量，比一切都更为强大，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和它相比。你应该每天、每小时、每分钟反省自己，留意使你的

形象显得庄严。你如果怀着悢悢的心情，恶狠狠地走过小孩的身边，说出难听的话，你也许不注意他，可是他却看见了你，你那丑恶渎神的形象就会留在他的嫩弱的小小心眼里。你还没有觉察这一点，可是说不定你这样就已经把不好的种子撒进了他的心里，也许它还要生根长大，而这全是因为你在孩子面前不加检点的缘故，因为你在自己身上没养成积极而慎重体贴的爱。师兄们，爱是一个教师，但是必须懂得怎样掌握它，因为它是不易掌握的，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下极大的功夫，还要经过长久的时间；因为不应该只是偶然一时地爱，而是要始终不渝地爱。偶然一时的爱是每个人都会的，连凶手也会。我年轻的哥哥向小鸟请求饶恕，这似乎是无意义的，但却是真实的，因为万物像一片海洋，一切都在流动，汇合，在一个地方触动一下，就会在世界的另一端生出反响。就算向小鸟请求饶恕是无意义的，但是如果你能比你现在再庄重一些，哪怕是一点点也好，那么就连小鸟也会感到轻松些，孩子和在你周围的一切动物也都如此。我对你们说，万物像一片海洋。这样你就会向小鸟也虔心祈祷，满怀着无所不包的爱，怀着喜悦心情，祈求他们也赦免你的罪。你必须珍重这种喜悦，无论人们觉得它多么无意义。

我的朋友们，你们要向上帝乞求快乐。要像小孩那样，像天上的小鸟那样快乐。不要让人们的罪孽干扰你这样作。不要怕它坏了你的事，使得它无法实现。不要说："罪孽是万能的，邪恶是万能的，恶劣的环境是万能的，而我们是孤独的，无力的，恶劣的环境会妨碍我们，使我们的善行无法实现。"你们要摆脱这种气馁，孩子们。自救之道惟有保持冷静，使自己为人们的全部罪孽担负起责任。朋友，这的确是应当的，因为你只要诚心地认为自己应对一切事物和一切人负责，你就立即会看出事实确实就是这样，你确是对一切人和一切事物担有过错。相反如果你把自己的懒惰和无能推到别人的身上，结果你就一定会染上了撒旦的骄傲，对上帝产生怨艾之心。关于撒旦的骄傲，我以为我们在世上是很难看透它的，因此极容易失足，在染上它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其实我们的天性中有许多最强烈的情感和冲动，我们在地上暂时对它们还无法理解，因此你不要为它们所迷惑，以为它们可以作为你替自己辩解的理由，因为永恒

的裁判者只过问你所能理解的东西，而不是你不能理解的东西，这一点你自己将来也会深信不疑的，因为那时候你已经能正确地看待事物，而不会再争论抬杠了。我们在地上确实就像是在盲目游荡，假如我们面前没有可贵的基督形象的话，我们真会完全迷路，遭到灭亡，就像洪水来临前的人类一样。地上有许多东西我们还是茫然无知的，但幸而上帝还赐予了我们一种宝贵而神秘的感觉，就是我们和另一世界、上天的崇高世界有着血肉的联系，我们的思想和情感的根子就本不是在这里，而是在另外的世界里。哲学家们说，在地上无法理解事物的本质，就是这个缘故。上帝从另外的世界取来种子，播在地上，培育了他的花园，一切可以长成的东西全都长成了，但是长起来的东西是完全依靠和神秘的另一个世界密切相连的感觉而生存的。假使这种感觉在你的心上微弱下去，或者逐渐消灭，那么你心中所长成的一切也将会逐渐灭亡。于是你就会对生活变得冷漠，甚至仇恨。我是这样想的。

8. 能不能做同类们的裁判？论信仰到底

应该特别记住，你不能做任何人的裁判官。因为没有人能在地上裁判罪人，除非他自己觉悟到他和站在他面前的人同样有罪，而他对站在他面前的人所犯罪行的责任也许比任何人都要大。只有当一个人悟到了这一层的时候，他才能成为裁判官。这话听来虽然奇特，但却是真实的。因为假如我自己是正直的，也许就不会有站在面前的罪人了。如果你能够把在你面前受你良心裁判的罪人所犯的罪承担过来，那你就应该立刻承担下来，自己替他受苦，而把他赦免，不加责备。甚至即使法律派你做他的裁判官，你也应该在可能范围内这样做，因为他走了以后，会自行惩罚，比你们裁判还要重。假使他受到你的亲吻后竟无动于衷地走开，并且还要笑你，那你也不必受这种现象所迷惑，因为那是说明他的期限还没有到，而期限是自然会到的；即使不到，也是一样，因为不是他，就有别人替他认罪受苦，并且

责备自己，控诉自己，真理就实现了。你要相信这个，一定要相信，因为圣徒们的一切期望与信仰正是在这里。

你应该毫不间断地做去。假如夜里睡觉时想到："我没有做到应该做的事，"那就应该立即起身去做。如果你的周围都是些恶狠狠而麻木不仁的人，不愿听你的话，你就跪在他们面前，请求他们饶恕，因为他们不愿意听你的话，实际上也是你的过错。假如你实在无法同满腔怨气的人说话，可以默默地忍着羞辱为他们效劳，永远不要绝望。假如大家离开你，用强力驱逐你，那么到剩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应该跪下来，吻大地，用眼泪浸湿它。大地由于你的眼泪会生出果实，虽然你处于孤寂之中，谁也不会看见你，听见你。你应该信仰到底，即使大家在地上迷了途，只有你一个人还坚守着信仰；即使那样你也要呈上贡献，独自留在那里颂赞上帝。如果有你这样的两个人聚在一起，那就是整个世界，生动的爱的世界，你们应该感动地互相拥抱，颂赞上帝；因为虽然只有你们两个人，但是上帝的真理却已在你们身上实现了。

假如你犯了罪孽，自己在为自己的罪孽或意外的过错悲痛得要死，那么你可以替别人喜欢，替正直的人喜欢，庆幸你虽然犯罪，他的行为却是正直的，并没有犯罪。

如果人们的恶行使你悲愤得无法克制，甚至产生了要想报复作恶者的愿望，那么你应该千万对这种情感保持戒惧；你要立刻去自求受苦，就像是你自己对人们的恶行负有罪责似的。你要甘于受这种苦，耐心忍受，这样你的心就会得到安慰，你就会明白你自己确也有错，因为你本可以甚至作为世上惟一无罪的人，成为引导恶人的一线光明，但你却并没有做到。如果做到了，那么你的光本可以给别人照亮道路，作恶的人在你的光照耀下也许就不至于做坏事了。即使你做到了，却发现人们甚至在你的光照耀下也并没有得救，那么你也仍应该坚信不移，不要怀疑天上的光明的力量；你应该相信，现在不得救，以后必将得救。即使以后不得救，他们的儿孙也必将得救，因为你虽死而你的光不死。正直的人逝去了，他的光明仍将留存下来。人们总是在拯救他们的人死后才得救的。人类不承认他们的预言者，残害他们，但是人们却总是爱他们的殉难者，尊敬受他们磨难的

人。你是在为整体而工作，为未来而尽力。你永远不要要求奖赏，因为没有这个，你在地上的奖赏已经很大了。那就是惟有正直的人才能得到的精神的喜悦。你不要怕贵人豪门，而要做一个明智的人，永远保持庄重。你应该知道分寸，知道时间，要学会这个。处在孤独中时，你应该祈祷。要乐于常匍匐在地，吻它。一面吻着大地，一面无休无止地爱，爱一切人，一切物，求得那种欣喜若狂的感觉。用你欣喜的眼泪浸润大地，并且热爱你的眼泪。不要因为这种狂喜而羞惭，应该加以珍重，因为这是上帝的，伟大的赐予，它不赐与许多人，而只赐与被选择的人们。

9．论地狱与地狱的火——神秘的议论

神父和师傅们，我老在想："地狱是什么？"我以为它是"由于不能再爱而受到的痛苦"。有一次，在无穷无尽，不能用时间和空间衡量的存在里，有某一个有灵的生物，在他出现于世时被赋予一种能力，能自夸说："我在故我爱。"一次，仅仅只有一次，他曾被赋予了一瞬间的积极、热烈的爱，而且正是为此而赐给了他世上的生命，以及与此同时还有季节和时令，可是结果这幸运的生物却摈弃了无价的赐予，不知珍爱，反加嘲笑，并变得永远冷漠无情。这个人离开世上后，也看见了天国，和亚伯拉罕谈了话，像在关于富人和拉撒路的寓言中所说的那样。他也留心观察了天堂，也可以到主面前去，但是使他感到苦恼的，恰恰是当他到主面前去的时候，却明知自己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当他现在要去和那些曾经爱过人的人接触时，他知道自己过去曾经轻视过他们的爱。因为这时他已经明白并且心中暗自说："现在我已懂事，虽然已经渴望去爱，但是我的爱已经毫无功绩，也毫无贡献了，因为我地上的生命已经完结，亚伯拉罕再不会用一点点活命之水（那就是重新赐予以往那种积极的地上的生命）来稍稍舒解那渴求精神之爱的炽烈的火焰，这火焰现在在我心头燃烧着，在地上时却曾加以轻视；现在生命已经消逝，时间也不会再有了！即使愿意为他人牺牲性命，也已不可能，因为可以为爱牺牲的生命已经过去了，现在在这生命和我目前的存在之间已存在着一道鸿沟。"人们谈起地狱的

火焰时常把它看作是物质的火焰；我不去探讨这秘密，回避它，但是我以为即使那确是物质的火焰，也应该觉得高兴，因为我这样想，在物质的磨难里，他们至少可以暂时忘却那更可怕的精神的磨难。况且要使他们摆脱精神的磨难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磨难不是外在的，而是在人们的内心里的。即使能以摆脱，我以为他们也会因此更加感到不幸。因为就算天堂里正直的人们看见他们受磨难，会对他们加以宽恕，并且出于无边的慈爱，仍召唤他们到自己的身旁，但因此却将更增加他们的痛苦，因为这会反过来使他们心中燃起更强烈的火焰，渴望去从事积极的、感恩的爱，而这样的爱现在已是不可能的了。不过以我这畏怯的心灵来想，认识到这种不可能，最后也会使他们心中稍感到轻松一些，因为接受了正直者们的爱，既不能有所偿报，那么由于这种恭顺和感动心情的影响，他们终会找到以前在地上时所忽视的那种积极的爱的某种表现方式，做出某种和这种爱类似的行为。……我的弟兄和朋友们，可惜我不会把这个思想明白地说出来。但是地上自己残害自己的人们是可悲的，自杀者是可悲的！我以为再没有比他们更不幸的人了。有人对我们说，为他们祈祷上帝是罪孽的，教堂似乎也公开地责备他们，但是我在内心深处却认为还是可以替他们祈祷的。基督决不会为了爱而生怒。我这一生内心里经常为他们祈祷，我对你们忏悔，神父和师傅们，而且现在每天仍旧在祈祷。

唉，有的人在地狱里还是骄傲而且凶狠，虽然无疑地已经有所认识，也已经察觉了无可辩驳的真理；有些可怕的人完全接受了撒旦和他的骄傲的精神。对于这类人，地狱简直是他们心甘情愿、心向往之的；他们是自愿的殉难者。因为他们诅咒上帝和生命，因而也就自己诅咒了自己。他们赖他们自己恶意的骄傲为生，就好像沙漠中饥饿的人喝自己身上的血。但他们永远不会餍足，他们拒绝宽恕，诅咒召唤他们的上帝。他们永远怀着怨恨看上帝，而且要求消灭创造生命的上帝，认为上帝应该消灭自身和他所创造的一切。他们将永远在自己的怒火中燃烧，他们渴求死和虚无。但是他们得不到死。……

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的笔记到这里完了。我再说

一遍：这笔记不完整，并且是零零碎碎的。例如传记的材料只限于长老很年轻的时代。他的这些教诲和意见虽然似乎联成一个整体，但却显然是在不同时期内，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而说的。究竟哪些话是长老在死前最后的几小时内亲自说出的，没有得到确定，这次谈话的精神和性质，如果能同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从以前的训话里所摘记下来的两相比较，就可以知道它的梗概。长老的最后去世是完全突如其来的。因为虽然那些最后一晚聚集在他身边的人们十分明白他离死期已近，但也没有料想到它会来得这样突然。相反地，他的朋友们，我在上面已经说过，看到他那天晚上看来似乎那么精神饱满，娓娓健谈，甚至还以为他的健康有了显著好转，虽然也知道仅仅只能维持极短的时间。以后大家惊奇地传说着，甚至在他死前五分钟也一点看不出就要死的迹象。他似乎突然感到胸内一阵剧痛，脸色发白，两手紧紧按住心口。当时大家全从座位上站起来，奔到他的面前去；但他虽然感到痛苦，却还含笑看着他们，轻轻地从躺椅滑到地板上，跪了下来，脸伏在地上，伸开两手，似乎怀着欣慰喜悦的心情吻着地，祈祷着（正像他自己曾经教导的那样），平静而喜悦地把灵魂交给了上帝。关于他死的消息立刻传遍庵舍，传到了修道院。和死者亲近的人和按教职应该出面的人，开始依照古礼收拾他的遗体，全体教士则都聚集到大教堂里。以后听说，天还没破晓，长老逝世的消息就已传到城里。清晨时分，几乎全城的人都在谈论这件大事，有许多人纷纷拥到修道院来。但这事我们下一卷再说，现在只想预先说一句：那就是一天还没有过去，就发生了对于大家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件，这事从它在修道院里和全城范围所产生的印象来看，似乎是那么奇怪，那么令人心慌意乱、迷惑不解，以致在过了许多年以后，直到今天，我们的城里还对这曾使许多人心神不安的日子保留着极为生动的回忆。……